武俠世界



第35年

17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民初追捕故事「怒懲地頭蟲」。蕭原與蔡建行、溫耀通兩好友往賀林百坤小登科之喜，返回路經玉林鎮時，無意中救了惡霸朱七爺的逃妾梁婉蘭，却因此惹禍上身，被朱七爺扣留下兩好友，要脅蕭原十天內捉回姦夫——江中富，方能換得好友性命……江中富劫色又劫財，尚不遠走高飛，原來……故事曲折迂迴，情節緊湊，使人有急欲知道結局之衝動。欲知江中富的所為何許目的也？蕭原兩好友的安危如何？請君一閱便知。

*　　　*　　　*

本期刊載的短篇「女殺手」，文字簡潔流暢，故事描寫生動，是頗值得茶餘飯後欣賞一番的小品文，請鑑賞。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的新作品「十個小紅番」，屆時請留意。

另有兩期完短篇故事「恩仇劍」刊出，喜歡短篇故事的讀友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7期

（總號17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怒懲地頭蟲

救人惹禍　惡霸逞兇

蕭原應一個朋友的邀請，到距南寧約四十里外的連山鎮喝喜酒。

跟他一起去喝喜酒的還有兩個人──既是他的朋友，亦是那個快當新郎的朋友，說起來，他們以前既是同行，亦是頗說得來的朋友，因此，那位早已改行回鄉做生意的朋友小登科，沒有忘記他們三個，專誠於月前到南寧，請三人屆時務必賞臉去喝他的喜酒。

盛情難却，加上三人都有空，便聯袂一起去連山鎮喝那位朋友的喜酒。

那個快做新郎，於兩年前已改行──不再幹捕手生涯──返鄉開了家飯店的朋友，名叫林百坤，與蕭原年紀相若。他當初幹上捕手這生涯，本就存着儲一筆錢便改行不幹的打算。幹了兩年，倒也給他弄了一筆錢，便跟當廚師的兄長返回家鄉，開設了一家飯店，生意頗為興旺。



與蕭原同行，一起去祝賀林百坤大婚之喜的兩個朋友，在「捕手」這一行中，雖然名氣不及蕭原，但也薄有名氣，兩人聽聞好友──林百坤生意有成，並快將成家立室，兩人都大爲羨慕，亦萌生了改行的念頭。

那兩個朋友年紀都比蕭原和林百坤稍大──都是三十出頭，一名蔡建行；一名溫耀通。兩人比蕭原早入行幾年，也深知幹「捕手」這一行朝不保夕，隨時有生命危險，縱使有驚無險，也不可能幹一輩子。

兩人本也打算儲一筆錢，便「洗手」不幹，改行幹別的。無奈兩人都好賭，每次冒險捕到一個逃犯，領取到一筆賞金後，就去豪賭一番，偏是兩人運氣都不好，幾乎十賭九輸，至今沒有儲下幾個錢，因而遲遲未能償願──改行。

這次聽聞林百坤生意有成，並成家立室，兩人替好友高興之餘，亦痛下決心，發下毒誓，從此戒賭，儲一筆錢後，便「洗手」不幹捕手這一行，改行做生意。

蕭原以前曾苦口婆心勸說兩人不要那麼嗜賭，由於屢勸無效，他也不再作「小人」，免得傷了彼此間的和氣。如今聽兩人說要痛下決心戒賭，當然大加鼓勵，並自言再幹一兩年後，便「洗手」不幹，避免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個厄運。

由於林百坤定於初十成親，從南寧到連山鎮乘馬車要走一天，所以，蕭原跟蔡、溫兩人於初八那日便乘馬車趕去連山鎮，初九那日休息一天，到初十那日，便不致於風塵僕僕，拖着一身疲態去喝喜酒。

天剛亮，三人便坐馬車起程去連山鎮，傍黑終於趕到連山鎮。

＊　＊　＊

林百坤見三位好友到來賀他大婚之喜，可高興極了，跟家裏人一起殷勤招呼蕭原三人，還在飯店內特地弄了一桌酒菜，由他跟父兄作陪，一直吃喝到夜深。席間談起舊事，更是興緻勃勃，散席的時候，六個人幾乎醉倒。

成親那一日，可熱鬧了，照例迎親、拜堂，然後設下酒宴，招待到賀的親朋戚友。總之，那一日一片喜氣洋洋。

蕭原跟蔡、溫兩人眼見好友成家立室，都替他高興，同時亦心生羨慕。特別是蔡、溫兩人，想到已是三十出頭，仍是孤家寡人，感慨更深，暗自發下誓言，從今後戒賭，儲夠錢便改行幹別的，然後娶妻生子，免得老來孤苦淒涼。

蕭原看到好友成親，喜氣洋洋的，雖則他已打算在一兩年內跟未婚妻張鳳琴成親，仍然禁不住興起一股馬上便結婚的衝動。

那一晚，林家就在自家的飯店內筵開二十多席，招待親朋戚友飲宴，蕭原跟蔡、溫兩人在飲宴的時候，頂替新郎喝了不少酒，結果，新郎沒有給人灌醉，蕭原跟蔡、溫兩人却喝醉了。

蕭原三人本打算翌日便返回南寧，由於酒醉的關係，推遲一日才辭別林百坤一家，乘馬車返回南寧。

由於三人並不急着趕路，因此，蕭原三人着趕車的不用走得那麼急，打算在途中一處叫玉林的地方過一晚，好待三人有閒情欣賞一下沿途的景色。

馬車來到玉林的時候，才不過是黃昏時分，三人在鎮內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來，洗個臉，便離開客棧，往附近一個叫玉池的地方走去。

玉池是一個遊玩的好去處，不少人慕名到那裏遊玩，三人在途中跟趕車的聊起，聽趕車的說有那麼一個好去處，於是決定到那裏去走走。

玉池有山有水，有樹有花，還有一座玉池寺，雖是黃昏時分，仍有遊人在賞玩。

玉池其實是一個佔地約畝許的水潭，位於一個陡崖下面，岸上有十數道如玉帶般的細流直掛而下水潭中，發出淙淙的水聲，恍似天樂一般，煞是好聽。最教蕭原三人讚嘆的是，潭石色白如玉，由於水清澈關係，不但可見潭中游魚，還可以看到池底，就像是一個大大的玉盆養着魚兒，看着潭中的魚兒有的優悠徜徉，有的穿梭如箭覓食，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玉池寺雖然不大，但却幽靜出塵。寺前綠樹成蔭，寺後修竹如

林，鳥聲婉轉，人在其中，但覺心平氣和，俗慮皆忘，大有出凡入道之意境。

三人直遊到傍晚時分還捨不得離去，要不是約了趕車的一起吃晚飯，三人眞想在玉池寺內住宿一宵，領略一下這禪寺靜夜的出世境界。

原來，玉池寺有客房供遊人住宿，並有素膳供留宿的善信品嚐。蕭原三人便看到有些遊人於日落後，寺鐘響起時，向寺中走去。

三人返回鎭上時，已是掌燈時分，趕車的兀自在旅店內等得不耐煩——天黑下來還未見三人返回旅店，不免擔心三人是迷了路，又或是出了什麼事，看到三人回來，才鬆口氣。

三人跟趕車的吃過晚飯，便各自去洗個澡，然後返回客房內歇息。

三人打算明天早點起程，所以，都早早上床睡覺。

其實，三人也不算早睡覺了，蕭原在上床前曾看過掛錶，已是晚上九時還差一刻鐘左右。那時候由於習慣了早睡早起，加上只有油燈或煤油燈作照明，爲了省點燈油，都養成了早睡早起的習慣，一般的人家在晚上八時許，有些甚至更早，便上床睡覺。

睡到半夜時分，蕭原他們都給一陣呼喝聲驚醒過來，忙穿衣下床，走出房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三人走出房外，只見黑暗中有七八個手執長短火的人推開擋着的店家跟伙計，聲勢洶洶地到處亂竄，看那架勢，似乎有點像土匪闖入搜劫住宿的人客。蕭原三人忙閃到門邊，拔出隨身帶着的短鎗，朝那些人喝道：「站住，想幹什麼？」

其他的客人眼見那些持鎗的人兇神惡煞般竄過來，都嚇得慌忙縮回房內，將門關起來上了門，急急將錢財收藏起來，希望不會給那些闖進來的人劫去。

原來其他的客人跟蕭原三人一樣想法，以爲那些持鎗闖進來的人是土匪。

「咋唬什麼！」一個拿鎗的傢伙厲聲回應。「咱們是來找人的，所有人都給我滾出來，在外面站着，別自討苦吃，咱們要逐個房間搜查！」

「你他媽的是什麼人？」蔡建行不忿那人的囂張氣焰，怒聲喝問。「再走近一步，我便不客氣！」將鎗嘴往外伸出一些，好讓那些人看到。

那些人果然看到了，立刻停下來，各自散開來，手上的鎗却對準蔡建行匿着的地方——門邊。

「咱們是朱家的人！」仍是剛才那人發話。

「朱家？我不知道朱家是何許人家，就算是朱家的人，便可以夜闖客店，擾人睡覺麼？」說話的是溫耀通。

「朱家也不認識？」發話的那人冷笑連聲。「你他媽的聽清楚了，駐防梧州的朱師長，便是我家老爺的二公子，咱們奉行我家老爺之命，來這裡搜尋捉拿朱家一個逃妾，誰敢不賣賬的，別怪咱們不客氣！」

那時候，手上有鎗把子的人，像是皇帝老子，誰敢不賣賬！縱使是一省之長，也不及一個手下有萬多官兵的師長氣焰那麼大。所以，手握鎗把子的丘八，可以橫行霸道。

蕭原雖然亦不忿朱家的人目中無人，却不想生事，當下說道：「既然你們是朱家的人，一場誤會，請別放在心上，咱們收起鎗，絕不阻攔你們搜查。」說完，將手上的鎗收起來，並從門後面走出來。

蔡、溫兩人亦不想惹事，雖然沒有將手上的鎗收起來，亦從匿着的門後走出去。

兩人之所以沒有將鎗收起來，是以防萬一——朱家的人惱他們拔鎗相向，不肯就此罷休，對他們不利。

「你們又是什麼人？」發話的那人語聲仍然很不友善。「可是縣裏那個……隊上的人？」

「咱們是南寧來的。」蕭原道：「兄台快帶人到處搜搜吧。」

那人走到蕭原的身前，上下溜了他一眼，不客氣地道：「姓甚名誰？」

蕭原按捺着道：「兄台可是想跟我對親家？」

那人哼了一聲，狠狠地瞪了蕭原一眼，轉身揮手對同來的人道：「搜！搜清楚！」

同來的七八個人應一聲，各自分頭走入那些客房內逐間搜查起來。

那個帶頭的人並沒有參與搜查，站在天井內看着。

若非不想惹事生非，蕭原眞想狠狠地教訓那人一頓，煞煞那人的氣焰。

那口氣眞難吞下去。

那些人搜查蕭原三人的房間時，蔡、溫兩人都跟着走入房間內看着，提防那些人混水摸魚，拿走他們的行李。

那些人搜遍了旅店每一個地方，都搜不到他們要捉拿的人，立刻跑出客棧，很快不知往那裏追下去了。

待那些朱家的人走後，蕭原三人返回房中。蔡建行氣忿地道：「他媽的，那些傢伙簡直目中無人，

要不是不想惹是生非，眞想狠狠教訓那些傢伙一番。」

溫耀通接口道：「朱家的人太可惡了，從那些傢伙的橫行無忌看來，朱家不會是好東西，仗着兒子是師長，橫行鄉里。」

「算了吧！」蕭原搖頭嘆口氣。「那裏也有這種人，咱們可說見慣不怪了，有什麼好生氣的！」

蔡建行道：「我是不忿他們那種囂張氣焰，朱家不過有一個兒子在外面當師長，又不是他全家人都當官帶兵，朱家的人憑什麼亂闖民居，大肆搜查，擾人清夢？」

溫耀通道：「憑朱家那些人的所爲，恐怕縣裏的保安隊，甚至縣長大人也不敢對朱家怎麼樣，恐怕還要聽朱家的話。要不，那個朱師長只要帶一連軍防回來這裏，便可以將縣裏的大小官兒趕走或是抓起來。這個年頭，手上有鎗的確是可惡！」

蕭原笑道：「可不是，咱們身上要不是有鎗，剛才怎敢說話？不吃虧才怪。」

一頓，接道：「算了吧，明早還要早起返回南寧，趁早再睡一覺吧。」

蔡、溫兩人點點頭，不再說話，各自上床睡覺。

翌日天剛亮，三人便起床漱口洗臉，會合了趕車的，離開玉林，馬車沿着通往南寧的泥土大道馳去。

馬車馳出六七里左右，溫耀通忽然感到肚痛如絞，強忍了一會，無法再忍，急忙叫趕車的停下來，跳下車子，往路邊不遠處的一個樹叢奔去，幾乎趕不及奔到，差點拉在褲襠內。

蕭原跟蔡建行看到溫耀通那個狼狽的樣子，忍不住笑起來，不知他在樹叢內要蹲多久，便下了車，走動一下，活動雙腿。

蔡建行拿出一包洋烟，給了一支蕭原，再給了一支趕車的，三個人就在車旁抽起烟來。

趕車的第一次抽洋烟，捨不得大口抽，每次一小口，久久才將烟噴出來，還像看寶貝般細細欣賞手上那支烟，抽了一半，他忽然將之捺熄，鄭而重之地放入袋內，然後用手摸摸衣袋，確定那支洋烟在袋內，才放心地朝蔡建行咧嘴笑道：「阿哥，洋烟的味道眞好，很貴吧？」

蔡建行忍笑道：「不貴，兩個銀毫一包，你從未吸過洋烟？」

趕車的大搖其頭，咋舌道：「兩個銀毫一包還說不貴，我抽的烟一個銀毫可以買五包了！」

蔡建行拿出那包洋烟，倒出兩支烟，遞給趕車的。「拿去慢慢抽吧。」

趕車的大喜過望，連聲多謝，將兩支烟小心地放入內衣裏袋，外衣袋裏的半支烟仍然捨不得拿出來繼續抽。

「阿蔡！那邊好像有個人！」蕭原忽然疾聲說，伸手指着路的另一邊。

蔡建行聽蕭原那麼說，忙向蕭原手指的地方望去，却看不到有人。「在那裏？」

蕭原似乎也不敢肯定，沒有即時答蔡建行，兩眼定定地看着手指的方向，一會，才疾聲道：「那裏！在那很細小的樹下，瞧到沒有？」

蔡建行忙向蕭原所說的那棵細小的樹下瞧去，仍然瞧不到樹下有人。「沒……有啊，樹下只有野草，那有人？」

話聲未落，那棵細小的樹下響起一聲痛苦的呼叫：「救……救命……呀……」

叫聲雖然微弱，不但蕭原跟蔡建行都聽到，連那個年近五十的趕車的也聽到了。

「樹下果然有人！」蔡建行一手將烟蒂摔在地上，搶在蕭原前面，往那棵樹下奔去，「是個女人，看看她怎麼了！」

蕭原跟在蔡建行身後跑到那棵細小的樹下，只見小腿高的野草下——地上，躺着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看上去三十歲不到，頗有幾分姿色，頭上有一處傷口，血已凝結，衣衫有幾處破爛了，一手捂着右腿上一處地方，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看到蕭、蔡兩人跑來，頓露驚喜之色。「兩位大哥，救救我……」突然間嗚嗚地哭起來。

蔡、蕭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蕭原問道：「大嫂，發生了什麼事？」他從那女子的髮飾看出她是個已婚婦人。

那女子哭得更加淒切。

蔡建行道：「妳不說發生了什麼事，你又是什麼人，我們恐怕不方便幫妳。」

那女子一聽，忙止住哭聲，咽聲道：「求兩位大哥大發善心救救我，我……要是給捉回去，會給打死……」突地又哭起來。

「大嫂，可否說清楚一點？」蕭原好聲好氣道：「能夠幫忙，我們一定幫忙。」

那女子嗚咽了幾聲，才又開口說話：「我……不甘做老淫蟲的侍妾，跟我……那個相好的……私奔……那知道……他存心不良，嗚……無良心，天亮前就在這裏……乘我不備，拿石塊欲將我擊暈，我跟他糾纏，結果給他擊暈過去，醒來後，什麼也給他拿走了……嗚……要是給捉回去，一定會打死我。」

「你可是朱家的人？」蕭原忽然問。

他所以那樣問，實因他忽然想起昨晚闖入客棧搜查的人自稱要捉拿一個逃妾，因而聯想起來。

那女子聽蕭原那樣問，頓時驚慌起來，恐駭地道：「你……兩個……是朱家叫你們……捉我回去的？」一個身子不斷發抖，往後退縮。

看到女子那驚慌駭恐的樣子，蕭原跟蔡建行心裏大是不忍，忙道：「不是，別怕，我們是過路人，正要返回南寧去。」

那女子聽着，臉上驚恐之色稍退。「兩位大哥，求你倆行行好，帶我到南寧去，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兩位的大恩大德。我不想死啊，嗚……我好苦命啊，倒不如死了。」

蔡建行想起昨晚朱家的人氣焰囂張，又來了氣，眼見那女子哭得那樣淒涼，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偏首對蕭原道：「老蕭，古語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於心何忍啊？」

蕭原也不忍心見死不救，當下說道：「阿蔡，幫忙扶她上馬車。」

那女子見兩人肯送她去南寧，大喜過望，連聲多謝。

蕭、蔡兩人扶起那女子，往馬車走去。「大嫂，你叫什麼姓名？」蕭原問。

那女子道：「我娘家姓梁，我叫婉蘭。」雖則有蕭、蔡兩人相扶，她走起來仍然一跛一跛的，原來她的一邊足踝扭傷了。

「老蕭，阿蔡，這位……怎麼哪？」溫耀通靠在馬車旁邊，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大概剛才拉肚子，拉得他渾身沒了氣力。

蔡建行大聲道：「這位大姐給人搶了財物，還被打傷了，她要我們送她到南寧去。」

溫耀通呼口氣：「既是順道，無關係哪。」

蕭、蔡兩人扶梁婉蘭走到馬車前，扶她坐上馬車，跟着與溫耀通坐上馬車，立刻吩咐趕車的驅車往前走。

「阿通，肚子還痛嗎？」蔡建行關切地問。

溫耀通摸摸肚子，苦笑道：「不痛了，疴得我手脚發軟，幾乎無氣力走回路上。」

蕭原道：「那躺一會吧，回到南寧，馬上找個醫師看看。」

蔡建行笑道：「大概那一天吃喝得太多了，肚子消化不了，以後別見到好酒好菜便拚命吃喝。」

溫耀通見有女子同車，不好意思躺下來，靠在車板上，瞥了梁婉蘭一眼，忍不住道：「老蕭，她可是遇上匪盜？」

蕭原搖搖頭。「她就是昨晚朱家那伙人要抓回去的人。」將梁婉蘭對他和蔡建行說的一番話，說給溫耀通聽。

溫耀通聽得雙眼大睜。「世上有那麼巧的事，我們居然遇上了朱家要找尋的人，看昨晚那伙人目中無人的樣子，朱家是怎樣的人，可想而知，我們該幫這位大嫂的忙，絕不能見死不救。」

梁婉蘭在蕭原說出她的身份遭遇時，低下頭，一副沒顏面看人的樣子。

蔡建行忍不住道：「大嫂，怎麼不帶眼識人，弄到自己落得這般境地，要不是遇上我們……」

梁婉蘭悲泣起來。「我怎知他那樣沒良心，哄我跟他逃到別處去過日子，其實不安好心，並不是喜歡我，志在我從朱家帶走的首飾財物。」

「大嫂，到了南寧，有什麼打算？」蕭原問。

梁婉蘭淚眼茫然，搖頭道：「走一步算一步，到了南寧再作打算。」大概想到日後的日子毫無着落，禁不住悲泣起來。

「妳在南寧有親戚可以投靠嗎？」蔡建行問。

梁婉蘭搖搖頭。

「妳在南寧沒有人，到了南寧，不要說住的，連吃的也成問題啊。」溫耀通道：「如何生活？」

「倒不如死了。」梁婉蘭放聲悲哭起來。

看她哭得那樣傷心，蕭原三人都替她難過。「大嫂，別哭，古語有云：天無絕人之路。妳遇上我們，那是說妳命不該絕，俗語有云：救人需救到底，我們不會看着妳舉目無親，撒手不理的。」溫耀通慨然道。

蕭、蔡兩人看了溫耀通一眼，點點頭。

溫耀通又拍拍心口道：「到了南寧妳無處落脚，大可到我那裏暫住幾天。」忽然瞥到蕭、蔡兩人瞧着他直笑，心虛地咽住下面的話，垂下目光，不敢跟蕭、蔡兩人的目光接觸。

梁婉蘭聽聞溫耀通可以暫時收留她，大喜過望，忙止哭道：「謝謝，你們的大恩大德，今生報答不了，來生必報。三位都是大好人，好心必有好報。」

「停車！」前面忽然傳來一聲吆喝，馬車驟然停下來，車子震晃一下，蕭原四人都坐不穩，梁婉蘭身子搖晃，無法穩住，歪倒向溫耀通那一邊。

溫耀通怕她撞在車板上，忙伸手將她扶住。

蔡建行一手扶在車板上，穩住身子，看到溫耀通一手扶住梁婉

蘭，後者則倒在前者的臂彎內，不由朝溫耀通咧嘴一笑。

溫耀通臉上發熱，放開梁婉蘭又不是，不放又怕蔡建行笑他，一時間不知所措地呆住。

「車上的人通統下車！」車前又響起一聲吆喝。蕭原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却猜到不會是什麼好事，一手往腰間摸着插在腰間褲頭上的匣子鎗，探頭往前面看。

「別亂動，立刻滾下車！」車後兩邊忽然閃出兩個手持駁殼鎗的漢子，指着車內的蕭原四人，機頭已扳開，食指緊扣在扳機上，只要食指一勾，鎗嘴便會吐出鎗火！

蕭原三人雖然身上有鎗，在這種情形下，可不敢莽動的拔鎗相向，睜大眼瞪着那兩個漢子。

梁婉蘭一眼看到那兩個漢子，頓時臉色大變，一個身子不斷發抖。

「你們是什麼人？」蔡建行喝問：「想怎麼樣？」

「嘿嘿……」左邊那個持鎗漢子發出連聲冷笑。「你們幹的好事，膽敢拐帶我家老爺的侍妾私逃！不想活了？」

「你們是朱家的人？」蕭原失聲問。

「嘿嘿！如今知道咱們是什麼人了！」那漢子眼中兇光閃閃。「將手舉起來，要是亂動一下，別怪在你們身上開幾個洞孔！」

右邊那個漢子接口道：「咱們知道你們身上有鎗，昨晚在客棧中咱們照過面，你他媽的，咱們早知你們不是好東西，昨晚你們見到咱們到客棧去搜查，你們拔鎗相向，咱們便知道你們心裏有鬼，果然給咱們猜到！」

「快滾下車！」左邊那人喝道。

喝聲未落，忽地又有兩人衝到車後，拿鎗指着車上的蕭、蔡、溫三人。

三人相顧一眼，無奈之下，舉着雙手跳下車。

梁婉蘭忽尖聲叫道：「別難爲他們，我私逃的事跟他們無關，他們不過在路上好心救了我，見我走不了，載我一程，我根本不認識他們，放了他們，我跟你們回去！」

一個漢子自車子前面走到車後來，打量了蕭原三人一眼，「嘿嘿」笑道：「還認得我麼？」

蕭原三人細看那人一眼，認出那人就是昨晚闖入客棧內搜尋梁婉蘭的那伙人中帶頭發話的人。

蕭原跟蔡、溫兩人怎會認不出那人。「我們又不是瞎了眼，焉會認不出你！」蔡建行冷冷道。

「三位昨晚好神氣啊！」那人陰冷地道：「你們身上有鎗啊，怎麼不拔鎗？」

蕭原冷然道：「你以爲我們是傻瓜？這時候拔鎗，豈不是給你射殺我們的機會和藉口？」

那人年約三十五、六年紀，一臉兇悍之色，看得出不是一個善類。「你們雖然識時務，可是，却色迷心竅，居然拐帶我家老爺的侍妾私逃，那是自尋死路！」

溫耀通怒道：「你聾了嗎？聽不到那位大嫂說的話？我們在路上救了她，她說要去南寧，我們便載她一程。」

那人喝道：「人在你們的馬車上找到，無論你們怎麼說，也脫不了嫌疑！五姨太的話怎知是眞是假？石松，上去把他們的鎗繳了！」

左邊那個漢子答應一聲，上前去逐一將蕭原三人身上的鎗繳了。

那人又吩咐一個手持步鎗的漢子上前去，將蕭原三人綑綁起來。

蕭原三人在鎗嘴指嚇下，不敢反抗，給綑綁得結結實實，推倒在車上。

梁婉蘭看到那人不肯放過蕭原三人，心裏大急。「羅漢！放了他們，要不，我死也不會跟你們回朱家！」

羅漢咧嘴一笑，笑起來也給人一個惡模樣。「五姨太，妳要是死了，他們在老爺面前，更加無從辯說。若不想他們死，還是乖乖跟我們回去，在老爺面前替他們開脫，說不定還可以救他們一命。」

梁婉蘭用力咬着嘴唇，不再作聲。

「趕車的，將車子趕回玉林鎭！」羅漢大聲向驚慌不安站在車前的車把式吆喝。

蕭原開口道：「趕車的跟這件事無關，我們僱他的車到南寧，載這位大嫂去南寧，是我們的主意。」他不想累及無辜。

趕車的急忙接口道：「哥們，不關我的事，我趕車討生活，求你們放了我。」

「住口！」羅漢厲喝一聲。「快趕車回玉林，自會放了你！」

趕車的馬上閉上嘴巴，抓起韁繩吆喝一聲，馬車隨即往前走去。

羅漢跟五個漢子走在馬車兩旁和後面，押着馬車往回走。

蕭原三人趴在車上，互相看着，誰也笑不出來。

給押回朱家去，恐怕兇多吉少。

三人仍然抱着一絲希望，朱家那個老爺還講道理，要不，他們恐怕回不了南寧。

梁婉蘭眼見三人因他而受累，心裏很過意不去，忍不住對三人道：「三位一番好心，是我不好，害了你們。」

溫耀通豪氣上湧：「大嫂，不要這麼說，又不是妳强要我們載妳

到南寧去的，是我們倒霉，我們不會怪你。男人大丈夫，死也不怕！」

梁婉蘭抽泣起來，「我不該要你們載我去南寧，已經做錯了一件事，還再錯一次，我該死……」嗚嗚咽咽地悲哭起來。

蕭原平靜地道：「大嫂，不要哭，無論怎樣，朱家的人不敢對我們怎麼樣的，諒他們也不敢無法無天，不講道理，私自對付我們。」

「閉上臭嘴！」羅漢在車後厲喝一聲：「回到朱家，有什麼話跟我們老爺說！」

「狐假虎威。」蔡建行忍不住罵一句，換來羅漢一鎗柄砸在背上，痛得他哼出聲來。

「你他媽的再開口說話，砸斷你的腿！」

好漢不吃眼前虧，蕭原忙向蔡建行連使眼色，示意他忍氣吞聲。

蔡建行用力咬着嘴唇，雙眼怒火噴射，按捺着性子。

* * *

朱家就在玉林鎮上。

朱家的房屋很大。進入大門，便是一個很大的前院，蕭原三人給推推拉拉押入大門，走過前院，來到正面一個廳堂前，一個精瘦的老人已站在廳堂上，看到蕭原三人跟梁婉蘭給押進來，二話不說，立刻喝叫一聲：「都給我打！」

將蕭原等人押入宅內的六個漢子不由分說，將三人推跌地上，拳打腳踢。

梁婉蘭在旁看着，嚇得臉無人色，一個身子不斷發抖，瑟縮作一團，聽到蕭原三人抵受不住毒打發出痛叫聲，終於忍不住鼓起勇氣大叫：「老爺，根本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不過好心救起我，跟我私奔的是我表哥，不是他們呀，求你不要再打他們，你要殺我，便殺吧！」

那精瘦的老者看年紀約在六十開外，足以做梁婉蘭的祖父，但却是她的主人兼丈夫，直教人嘆一句：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上來！」那精瘦老者朱老爺厲喝一聲，眼中兇光閃閃。

梁婉蘭大概已豁了出去，毫不猶豫便向廳上走去。「老爺，不要再打他們啦，會打死人的！要打，打我吧！」

朱老爺搶前一步，迎上走前去的梁婉蘭，揚手一巴掌摑在梁婉蘭的臉上。

梁婉蘭慘叫一聲，給摑得身子打了個半轉，跌倒下去，臉上又紅又腫，指痕宛然。

別看朱老爺精瘦得像個人乾，那一掌之力道却頗爲驚人。

接下來，朱老爺抬脚向梁婉蘭亂踢，梁婉蘭給踢得在地上翻滾，發出聲聲痛叫。

蕭原三人終於給毒打得暈死過去，羅漢等人才罷手。

這一次，蕭原三人可謂無端惹上了無妄之災。

梁婉蘭雖然沒有給朱老爺打得暈死過去，可也死去活來。朱老爺還不肯罷休，着人將她抬回房內，要繼續整治她。

蕭原三人醒過來的時候，發現給關在一間黑漆漆的屋子內，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三人是在各自聽到另外兩人發出的呻吟聲，才知道他們都給關在一起的。

三人不但渾身疼痛，而且口渴肚子餓，難受得幾乎又暈死過去。

「水，我要喝水！」溫耀通忍着疼痛，嘶聲大叫。

他以爲嘶叫聲很大，但在蕭、蔡兩人聽來，却僅能聽到，門外要是有人守着，當然不可能聽到，因此，屋外沒有絲毫反應。

蕭原咽動一下乾涸的喉嚨，啞着聲道：「阿通，別叫了，省口氣吧，忍耐一下。」

蔡建行眨動一下雙眼，艱澀地道：「老蕭，那個老鬼，會不會……放過……我們？」

溫耀通牙齒咬得格格作響。「若……放……早已放了……我們……還將我們……關在……這裏……幹嗎？」

「難道……姓朱的……老鬼……會殺我……們？」溫耀通語聲憤怒。「還有……王法……嗎？」

「這個世道……鎗桿子便是……王法。」蔡建行道，「朱……老鬼……殺了人，……自有他那個當師長的……兒子頂着……誰敢吭一聲……」

「要是……給朱老鬼……殺死……眞不甘心！」溫耀通道。

「我們……必須想個辦法……脫身……」蔡建行發覺蕭原一直沒有作聲，忙叫道：「老蕭，你……怎麼啦？」

蕭原開口說道：「別擔心……我還活着。」

蔡建行跟溫耀通聽到蕭原說話，頓時鬆口氣。

「老蕭……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蔡建行道。

「省點氣力，好好躺一會。」蕭原道：「眼下，我們……有什麼辦法好想？待天亮後，看他們如何對付我們，再作打算。」

一頓，又道：「依我……看，姓朱的……不會殺死……我們……要殺……早已將我們活活打死，不會讓我們……活着……還關在這裏。」

「老蕭說得也有道理。」蔡建行道：「朱老鬼若要殺我們，還會……讓我們活着？」

「只要我活着離開這裏，這個

仇我一定要報！」溫耀通咬牙切齒。

「阿通，待我們活着離開這裏後，才說那句話吧。」蔡建行道：「如今說什麼也是白說。」

默然了一會，溫耀通突然開口說道：「不知那老鬼會怎樣對付……那女子。」

「阿通，我們如今自身難保，你還有心情掛念那女子？」蔡建行啞澀地笑了兩聲，「你不是看上那女子吧？」

溫耀通立刻有反應。「你說到那裏……去了？虧你還有心情說笑！」

「自己的女人與別的男人挾帶私逃，乃是天大的耻辱！我看，那老淫蟲決不會放過那女子！」蔡建行道。

「那老淫蟲會不會將她浸豬籠？」溫耀通顯得有點緊張。

「我怎知道？」蔡建行道：「我又不是那老淫蟲。阿通，有機會見到那老淫蟲，記得問問他。」說完嘎嘎笑了幾聲。

溫耀通沒有作聲，睁大眼，望着黑漆漆的瓦面，腦海裏浮現起梁婉蘭的影子。

說實話，他確是對梁婉蘭有意思，打從第一眼看到她，心裏便喜歡起來。

大概是受到好友林百坤那一日成親的影响吧，他一直渴望也能夠成家立室，看到樣子不俗的梁婉蘭，情不自禁喜歡上她。

* * *

天亮後，蕭原三人給拉出屋外，看到日頭已快升到當空，才知道已近中午。

換言之，三人已有一天半沒有水米下肚。

三人幾乎無力站穩，蔡、溫兩人渴得難受，不住聲要水喝。

一個漢子拿來一大瓢水，讓三人轉流像馬喝水一樣，湊到水瓢內喝水。

喝過水後，三人精神一振，感覺舒脫了很多，連身上的疼痛也感到減輕了。

跟着，三人給押到廳前站着，未幾，朱老爺從廳內走出來，站在廳前階上，陰笑着，掃了三人一眼。

溫耀通看到朱老爺，不由氣往上衝，怒視着朱老爺。「快放了我們，別仗着家裏有人在外當官，便可以胡作非爲，無法無天，官府殺人，也要依據律例辦！」

朱老爺抬手拈着頷下幾根疏落的鬍鬚，嘿嘿直笑。「好傢伙，居然跟我說什麼官府律例！哼哼，可知道山高皇帝遠這句話？不怕對你們說，殺你們，如殺三隻鷄！縣裏大老爺也要看我臉色辦事！你們幫忙那賊妾逃走，便是跟我作對，犯了我家的法，殺了你們也不用償命！」

蕭原開口了，「朱翁，我知道你家有人在駐防梧州的部隊中當師長，所以，你才那麼氣焰囂張，不將縣裏官府放在眼內！我也告訴你，我們不是普通人，省裏偵緝隊的劉隊長是我們的好朋友，我也認識駐防省城的李軍長、吳督軍，你要是敢將我們怎麼樣，准會吃不了，兜着走！」

一頓，又道：「我們不過好心救了你的女人，載她一程，根本沒有犯着你啊！就算責怪我們載你女人一程，你着人揍了我們一頓，也該抵消了，你還想怎樣？」

蕭原根本不認識什麼李軍長、吳督軍，他胡謅一通，不過是想將朱老爺唬住，不敢對他們怎樣。

朱老爺雙眼一翻，撇撇嘴道：「誰知你說的是眞是假，就算是眞的，那又怎樣？有什麼了不起？大帥去年曾到我家作客，只要我兒向大帥說一聲，什麼李軍長、吳督軍，統通站到一旁去！」

蔡建行怒道：「你到底想將我們怎樣？」

朱老爺掃了三人一眼，沒有理會蔡建行說的話，陰聲問：「你們是幹什麼的？身上爲何帶着鎗！」

「咱們是玩命的！」溫耀通道：「咱們不知將多少官府懸獎通緝的逃犯捕捉歸案！」

「你們是吃餉當差的？」朱老爺瞇起雙眼。

「差不多！」蔡建行接口道：「咱們是捕手，專門對付官府對付不了的逃犯悍匪，經常跟官府打交道！」

「哈哈，說來說去，總之不是當差吃餉的！幾乎給你們唬倒了！」朱老爺笑起來。

「老蕭曾經替李軍長抓回一個竊去了他的愛妾一批珠寶的副官。李軍長高興之餘，拍胸口對老蕭說，他要是遇上什麼事，只管去找他！」蔡建行吹了個好大的牛皮。說完，扭頭向蕭原看一眼，表示蕭原就是他口中的「老蕭」。

朱老爺頓時不笑了，盯着蕭原，緩緩道：「這麼說，你們的本領不小啊？」

溫耀通挺挺胸。「好說！要不是有兩下子，怎會混到現在，早已死在那些逃犯悍匪的鎗下了！」

朱老爺嘿嘿笑了幾聲：「既然你們有本領對付那些逃犯悍匪，那你們一定可以替我捉回那個唆擺我那個賤妾挾帶私逃的傢伙了！」

一頓，接道：「我跟你們來個交易，只要你們替我捉回那傢伙，我答應放了你們！」

溫耀通道：「你不放我們，我

們怎樣去捉那個……人？」

「我會放你們其中一人去捉那傢伙回來！」朱老爺道，「十日之內捉不到那個傢伙回來交給我，留下來的兩個人便會給我殺死！」

一頓，又道：「所以，你們一定要給我將那傢伙捉回來，你們其中一個出去捉人，若不想其中兩人沒命，就要全力去捉那傢伙，別打歪主意，也別想仗着什麼李軍長、吳督軍之力，要我放人，我絕不會賣賬！」

「說話算數？」蕭原問。

「我要的是那個不知死活，膽敢勾引我女人私逃的傢伙，不是你們。」朱老爺道：「你們可以商量一下，推選那一個去捉人？」

蕭原跟蔡、溫兩人站在一起，互相看着，一時間，他們不知該由誰去捉人，因此，沒有馬上說話。

一會，蔡、溫兩人幾乎是同聲說：「老蕭，你去吧，我倆留下來！」

蕭原正想說話，蔡建行又說道：「老蕭，我跟阿通都信得過你。而且，論本領，你比我和阿通高，你去捉人最適合不過，但却辛苦了你。」

溫耀通接口道：「老蕭，我相信你一定能夠捉到那傢伙，我跟阿蔡都有自知之明，我跟阿蔡的本領都及不上你，希望你不要推辭。」

蕭原聽兩人那麼說，慨然道：「難得你倆對我如此信任，我不會叫你倆失望的！」

溫耀通立刻轉對廳上的朱老爺道：「我們選他去捉那個人！」說完，回頭看着蕭原。

「你叫什麼名字？」朱老爺立刻看着蕭原。

蕭原道：「蕭原。」

「你兩個呢？」

溫蔡兩人分別報上姓名。

「可以替我們鬆綁了吧？」蕭原道。

朱老爺猶豫了一下，才揮手道：「替他們鬆綁！」

將三人押來的四個漢子（其中一人是羅漢），馬上替蕭原三人鬆了綁，拿鎗指着三人。

蕭原跟蔡、溫兩人活動一下手脚，然後才對朱老爺說道：「我們餓得幾乎站不穩，可否讓我們吃飽肚子再說？」

朱老爺點點頭，對羅漢道：「將他們帶到廳上，着人到灶間去拿飯菜來給他們吃！」

羅漢答應一聲，推着三人走入廳內，喝叫三人在廳內一角坐下來，等待拿飯菜來給他們吃。

朱老爺已走入廳後，大概也去吃午飯了。

蕭原三人在羅漢及三個持鎗漢子的看守下，將拿來的飯菜吃個清光，仍然意猶未足。

羅漢看着蕭原三人吃完飯後，冷冷道：「算你們走運，認識什麼軍長督軍，又擅長捉人，要不，哼哼，你們根本沒命活下去！」

羅漢這傢伙似乎對蕭原三人沒有什麼好感，動手揍三人時，下手最重的是他。

蔡建行看不慣羅漢那副嘴臉，冷冷道：「狗才！你不高興麼？可惜你家主人已經拿定了主意，有本領便去說動你家主人，不要放過我們！」

羅漢氣得哼了一聲，咬着牙道：「我會記住你說的話！走着瞧吧！」

蔡建行還想反唇相稽，被蕭原阻止。「阿蔡，省點力氣吧，跟這種人嘔什麼氣。」低聲對蔡建行說，跟着高聲對羅漢道：「喂，我要見你們老爺，有話跟他說。」

羅漢瞪了蕭原一眼。「坐着等吧！老爺吃過飯，自會來見你們！」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朱老爺才從裏面走出來，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羅漢，將姓蕭的鎗和錢交還給他。」

羅漢答應一聲，快步往廳後走去，未幾快步走出來，將一支匣子鎗，十多個大洋和一張大洋票子交還給蕭原。

蕭原被搜去的錢不止那一些，開口說道：「朱翁，還少一張五十大洋的票子。」

羅漢氣勢汹汹地道：「你胡說什麼？我們從你身上只搜出那些錢，多一個銅板也沒有，你他媽的想詐騙我家老爺五十個大洋？」

朱老爺板起臉。「羅漢說只有那些錢，便是交給你的那些錢，你別三分顏色上大紅，要不要隨便你。」

蕭原知道爭拗下去只會徒費口舌，因此，他不再爭下去，將大洋和票子收起來。然後看看鎗匣內是否有子彈，那知道彈匣內空空如也。「不將子彈一併交還給我，拿着空鎗有什麼用？」

「你放心。」朱老爺道：「在你走出我家大門後，自會將鎗彈還給你。」

「我們又怎樣？」蔡、溫兩人同聲問。

「只要你倆的朋友將那個傢伙帶回來，我自會在放你兩個的時候，交還你兩個的鎗和錢。」朱老爺神態緩和下來，「你倆最好求神拜佛，保佑他在限期內將人帶回來，要不，那些錢還給你兩個也沒用。」

蕭原道：「可否交還用油紙包着的刀傷藥？」

羅漢撇撇嘴，「扔掉了。」

蕭原瞪了羅漢一眼，轉對朱老爺道：「我想跟……你……那個女人談談，行嗎？」

「談什麼？」朱老爺一張臉繃起來。

「我想從……她口中知道，那個……傢伙是那裏人，多大年紀，姓甚名誰，跟些什麼人來往，有些什麼親戚朋友，總之有很多話要問她。對那個傢伙知道得越多，對我能夠盡快捉到他越有幫助。」

朱老爺眼珠轉了轉，點頭道：「好吧，跟我來，帶你去見她。」

隨即站起來，往廳後走去。

蕭原跟着走，羅漢跟一個漢子在後跟着。

＊　＊　＊

在一個小房間內，蕭原看到梁婉蘭。

梁婉蘭臉青唇腫，頭髮蓬亂，兩眼無神，身上及手脚有多處瘀傷，躺在地上，雖則看到開門有人進去，似乎無氣力站起來，甚至連眼皮也不抬一下。

「賤人，姓蕭的來跟妳說話。他問什麼，妳要答什麼，不說話，小心妳身上的皮肉！」朱老爺狠厲地對梁婉蘭說。

梁婉蘭的身子抖動一下，掙扎着坐起來，張眼看清楚跟朱老爺走進來的是蕭原，目光閃亮了一下，抖着嘴唇啞聲道：「是，老爺。」

「蕭原，有什麼要問的，只管問她。」朱老爺對蕭原拋下一句話，便走出房外。

房門沒有關上，羅漢跟那個漢子就守在門外。

蕭原看到梁婉蘭給折磨成那個樣子，心裏一陣難過，對她大為同情。「太太，為了救我兩個朋友離開這裏，我必須去捉妳那個沒天良的表哥回來。我對妳表哥一無所知，因此，我特來問妳一些有關妳表哥的事情，希望妳據實答我。」

梁婉蘭在蕭原說到她表哥的時候，神色很激動，兩眼噴火，咬得牙齒「格格」有聲。「你想知道那個……天殺的什麼，只管問。」語聲因為抑制不住的憤怒而發抖。

蕭原問：「妳表哥姓什麼？」

「江中富。」

「那裏人？」

「離玉林約七里外的麻坡村人。」

「多大年紀？」

「二十七歲。」

「身形樣貌呢？」

「跟你差不多高矮。」梁婉蘭抬眼瞧着蕭原。「國字口臉，下巴左面有一顆豆大的黑痣，口甜舌滑，我就是被他的甜言蜜語所哄，相信了他，那知道他……根本……只為了我的錢！」忍不住傷心地哭起來！

外面有羅漢跟一個漢子看着，蕭原不便對梁婉蘭好言相慰。「太太，妳表哥會有報應的。」

梁婉蘭忽然激動地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蕭……先生，你一定要將那個天殺的捉回來，我死，也要他陪我一齊死，要不，我死不甘心！」

蕭原給梁婉蘭抓着手，大感為難，掙脫不是，讓她抓着又不是（恐怕在外面的羅漢看到後向朱老爺說三道四，以至節外生枝），只好溫聲說道：「妳放心，我一定會捉那個傢伙回來！」邊說，邊輕輕掙開梁婉蘭的抓握。

梁婉蘭也驀然發覺自己情急之下，做出不該做的舉動，忙縮回手。「蕭先生……我……」

蕭原搖手阻止她說下去。「妳表哥成了親嗎？」

梁婉蘭咬咬咀唇。「成親不過兩年，他老婆便病死了，之後，他沒有再娶。」

「他家裏有些什麼人？」

「有兩個妹子，已嫁了。一個嫁到十里外的鵝塘村王家，一個嫁到獅山鄉趙家。他阿媽在兩年前已病死，只剩下他一個人。」

接下來，蕭原向梁婉蘭詳細詢問了江中富有那些親戚和朋友，梁婉蘭將她所知的，一一說出來。

要問的都問過了，蕭原向梁婉蘭說了聲謝謝，便欲走出房外。梁婉蘭突然飛快地向他低聲說了一句話：「請救我離開朱家！」

蕭原怔了怔，看着一臉懇切期盼的梁婉蘭，實在不忍心拒絕她，微微點一下頭，走出房外。

羅漢跟那個漢子立刻將蕭原「帶」到外面，負責看守梁婉蘭的一個漢子隨即將房門關上，下了鎖，在門外守着。

回到前廳，只有朱老爺坐在太師椅上，蔡建行跟溫耀通不見了影踪。蕭原忍不住問：「我兩個朋友呢？」

朱老爺睨了蕭原一眼。「他倆給招呼到客房去休息，放心吧，我不會虧待他們，我還要拿他們來跟你交換姓江的殺頭傢伙。」

「走之前，我要見他們一面。」蕭原提出。

「可以。」朱老爺一口答應。

「還有，請你多給三天寬限期。」

朱老爺這一次沒有答得那樣爽快了，轉着眼珠在蕭原身上溜了幾轉，才點頭道：「好吧！別再諸多要求了，我不會再答應。」

「是否從明天開始計算？」

朱老爺點點頭。「嗯。」

「我這就走，請着人帶我去見見我兩個朋友。」

朱老爺向羅漢說道：「帶他去

右廂客房見姓蔡的和姓溫的。」

羅漢答應一聲，跟原先那個漢子一起帶蕭原去見蔡建行和溫耀通。

溫耀通跟蔡建行分別給關在兩個房間內，羅漢將溫耀通帶到蔡建行的房中跟蕭原相見，免得麻煩。

蔡、溫兩人見到蕭原，沒有說話，只是緊緊地握住他的雙手。

蕭原從兩人的目光中，看出兩人對他的信心和信任，他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用力握着兩人的手，臨走才說了一句話：「我一定會帶那個姓江的傢伙回來，跟你們一起離開這裏。」

蔡、溫兩人用力點一下頭，各自搖晃一下握着蕭原的手，跟着鬆開。

蕭原深深地看了蔡、溫兩人一眼，轉身走出房外。

羅漢跟那個漢子「帶」着蕭原直往外走，沒有「帶」他返回客廳，將蕭原「送」出大門後，羅漢從身上取出一個彈匣，遞給蕭原，一句話也沒有說，便跟那個漢子返回宅子內，兩扇大門隨即關上。

蕭原本來帶了兩個彈匣在身上的，如今只得回一個，也不計較(計較也沒用)，看看彈匣內的子彈，還好，裝得滿滿的，於是將插在身上的匣子鎗抽出來，裝上彈匣，插回身上，然後扭頭看一眼身後的朱家。這時候，他才看清楚朱宅整座房屋的格局。

朱家的房屋就像一個四方格，當中有一座三層高的樓房，大門樓上有一個放哨碉堡，內有一個傢伙正用鎗指着他，剛才他要是有什麼異動，門樓碉堡內的傢伙早已向他開鎗射擊。四個牆角皆有鎗洞，足以控制屋外四面的形勢，加上當中那麼三層高的樓房(他相信樓房的第三層是整座房屋的制高點)，互相配合之下，簡直堅如磐石，尋常的土匪，根本不可能攻入房屋內，就是人數不多的軍隊，亦很難攻進去。

若說朱家房屋有如一座堅固的碉堡，一點也不誇張。

本來，蕭原還打算看看是否有機可乘，先想辦法救出蔡、溫兩人，如今看來是沒指望了，要救蔡、溫兩人，看來只有盡快捉到江中富，拿他來交換一途。

吸口氣，蕭原往大街那頭走去。

他先要治理一下身上的傷痛，才方便去追尋江中富的下落捉拿他。

事實上，他傷得不輕，不要說走動，說話也感到一陣陣疼痛，一直強忍着吧了。

走到大街上，找了一家藥鋪，買了十多種藥，再去買了一套衣服，他身上那套衣服已又髒又破，然後到前晚住宿過的旅店要了個房間，呆一晚，明天才去追尋江中富的下落。

在房間內，蕭原拿出其中七八種搗碎了的藥混在一起，製成一種刀傷藥，其餘那幾種藥則叫店裡一個伙計替他拿去煎，並叫那個伙計幫他敷不到的腰背地方敷上自製的刀傷藥。

那個伙計看到蕭原身上幾乎遍體傷損，忍不住問道：「阿哥，你身上怎會弄到那麼多傷的？不是從山上滾跌下來吧？」

蕭原不想多說，順着伙計的話道：「是啊，沒有摔死，撿回一條命。」

那個伙計咋舌道：「換了是我，那麼多傷，痛也痛死啊，虧你像個沒事人一樣。」

蕭原笑笑。「我忍着吧了，其實我渾身痛得連說話也感到難受。」

那伙計替他敷好藥，立刻又去把替蕭原煎好的藥拿來。

蕭原給了那伙計一個大洋作打賞，那伙計歡喜得連聲多謝，還殷勤地對蕭原說，有什麼要他做的，只管吩咐他。

蕭原喝下那碗藥，乘機說道：「鎮上的人，你都認識嗎？」

那伙計道：「不敢說全部，但大多數都認識。」

「鎮上有一個叫矮脚虎張權的人，認識嗎？」

那伙計連連點頭。「認識，若是不認識矮脚虎張權，就不是鎮上的人啊！」

「聽你這麼說，矮脚虎在此地是個聞人了？」

「嗯！」那伙計道：「阿哥是張矮子的朋友？」

蕭原搖搖頭，「我有一個朋友是他的親戚，我那個朋友叫我路經此地時，替他捎點東西給他，我在摔下山的時候，掉了一個包袱，裏面有捎給矮脚虎張權的東西和地址，想向你打聽一下他住在那裏。」

那伙計立刻將矮脚虎的住址說出來。「他就住在西橫街仁和巷第二間房子。」

「你跟他很熟？」

「我家就在附近。」那伙計道：「說不上很熟。」

「嗯，沒什麼事了，你去做你的事吧。」蕭原站起來，伙計立刻識趣地走出外面。

喝過藥，身上的傷處又敷了藥，身上的傷痛減輕了一點，却感到有點睏，於是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覺。

明天，他便要全力追尋江中富的下落。

＊　＊　＊

翌日，蕭原依照那個伙計說的話，來到西橫街仁和巷，找到矮脚虎張權。

張權人如其號，長得很矮小，大約五尺高矮，比蕭原矮了一截。

蕭原找到張權，他還未起床，看到蕭原是個陌生人，立刻露出戒備的神色，兩眼在蕭原身上直溜。「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蕭原說出姓名，跟着道出來意。「我想問你一些有關江中富的事情。」

張權聽蕭原說出江中富這個姓名，頓時雙眼一睜，急不迭道：「我跟他不過是泛泛之交，他的事，我不大清楚。」

蕭原冷笑一聲，「別一下子推得一乾二淨，若我去對朱老爺說，你是江中富的朋友，你想，朱老爺會怎麼想？不怕對你說，我是受朱老爺所托，找尋江中富的下落，捉拿他回去見朱老爺！」

張權頓時改了口風。「亞富的事情，我知道一些……」

「那還不說出來？」蕭原冷冷道。

矮脚虎張權咽口口水。「他兩日前曾來找過我，當時我不知道他膽敢打朱老爺的……侍妾的主意，招呼他在家裏住下，怎也想不到，他這次到玉林來，是跟……那個侍妾私逃。他事先一點口風也沒有露，我曾問他來玉林有何事幹，他對我說來辦一點事，辦完事便回去，我沒有再問他……」

「你們怎樣認識的？」蕭原打斷張權的話。

「在賭枱上認識的。」張權道：「一年多前認識的。他手上有錢的時候，很豪爽。那一次我手風很差，連最後一個銀毫也輸掉了。當時他手風很順，贏了二十多個大洋，看我輸光，居然給我兩個大洋翻本，結果，我就憑那兩個大洋翻了本，還贏了五個大洋，他却輸了十多個大洋，我要還他兩個大洋，他不肯收，就這樣，我跟他交上朋友。」

「他每次到玉林，都在你家落脚？」

「嗯。」張權說，「他在玉林雖然認識幾個賭友，但眞正交上朋友的，只有我一個。」

「他最近可有來賭？」

「有。」張權似乎很合作，「這兩個月，他一共來玉林賭了六次，每次都輸光。最近這兩次，聽他說欠下三眼神和大脚板二十多個大洋，我還替他擔心沒錢還，他却叫我別替他擔心，他自有辦法弄到錢清還欠下的賭債。」

「他到底還了欠下的賭債沒有？」

「不知道，」張權搖搖頭，「他跟朱老爺……的……私逃，還不逃得遠遠的，惹上朱老爺，他眞是嫌命長，膽大包天。」

「他有沒有對你說過，他會到什麼地方去？」

張權大搖其頭，「沒有，他的嘴巴很緊，沒有說過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帶我去見三眼神和大脚板。」蕭原道。

張權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待我洗個臉，帶你去找三眼神和大脚板。」

蕭原恐張權乘機開溜，看着他洗過臉，漱過口後，馬上跟他去找三眼神。

走在路上，蕭原問張權，「三眼神跟大脚板幹什麼的？」

「開賭。」張權道：「待會你可要小心啊，他倆都不是善男信女。」

蕭原「嗯」了一聲，沒有說話。

在一座房屋的後進，蕭原見到三眼神。

三眼神正在吃飯，看上去年紀在三十上下，生得膀粗腰圓，剪了個平頭裝，髮粗如針，最奇異的是，印堂上有一塊像一隻眼睛般的胎痣，微微凸起，乍看上去，就像三眼那樣。

三眼神名叫黃牛，看到張權帶了一個人來，立刻露出不滿的神色。「矮脚虎，來幹甚麼？借錢免問！」

矮脚虎陪着笑道：「牛哥，我不是來借錢的。」

「來賭錢？還早啊！」三眼神黃牛大聲打斷矮脚虎的話。

矮脚虎忙道：「牛哥，這位是朱老爺派來的人，有事要問牛哥你。」

三眼神黃牛聽聞蕭原是朱老爺的人，立刻改容相向，站起身，連聲道：「這位阿哥快請坐，有怪莫怪，剛才失禮了。」

蕭原淡然一笑，大剌剌地坐下來，三眼神一迭聲叫他的女人去倒茶給蕭原。跟着陪笑道：「這位阿哥……面生得很，可是最近才到朱老爺家？」

蕭原道：「我是朱老爺剛請來的，就爲了逃妾那回事，你也有聽聞吧？」他從張權聽聞朱老爺的大名後那種畏懼的樣子，看出朱老爺在玉林很多人都怕他，所以，決定借朱老爺的名頭使用，方便自己追查。

三眼神黃牛猶豫了一下，才道：「略有所聞。」跟着又急急道：「我也是昨晚才聽聞，對那回事我是一無所知。」

蕭原道：「別慌，我沒有思疑你。我找你，是想向你打聽一個

人。」

「誰？」黃牛大為緊張。

「江中富。」蕭原眼睛眨也不眨看着黃牛。「聽說他欠了你的賭債？」

黃牛瞪了矮脚虎一眼。「是呀，欠了我十一個大洋。」

「還了麼？」

「他說昨天還給我的，至今仍不見他的影子！」黃牛大為生氣。「今日再不見他來還錢，找到他，有他受的！」

「你若見到他，到泉安客機去告訴我，我不在，可向伙計留下口訊，知道嗎？」

黃牛連聲答應。蕭原沒有再說什麼，招呼矮脚虎馬上離開，去找大脚板李昌。

李昌眞是人如其號，一雙脚板大得驚人，蕭原看到他那雙大脚板時，也為之咋舌不已。

蕭原跟矮脚虎是在李昌的家門前遇上他的，原來他正要外出，去找一個朋友喝酒。

對於矮脚虎張權，李昌毫不賣賬，但當他聽聞蕭原是朱老爺派來的人，頓時對蕭原笑臉相向，可見朱老爺的「威名」在玉林鎮有多大了。

蕭原不再繞彎子，直截了當地道：「聽說江中富欠了你的賭債，還了麼？」

李昌居然點點頭：「還了。大清早便來吵醒我，二話不說，還了欠我的十五個大洋，便匆匆走了。」

「當眞？」蕭原大出意料之外，睜大雙眼瞪着李昌。

江中富居然不遠走高飛，還在朱老爺的眼皮子底下出現，眞是膽大包天，莫非他不怕死？

李昌看到蕭原一臉不置信的神色，愕了一愕。「當然是眞的，白花花沉甸甸的十五個大洋，已揣在我身上，還有假的？」

一頓，又道：「就因為他還了錢給我，才去找朋友喝酒。」

蕭原吸口氣。「今早什麼時候？」

「天還未亮。」大脚板道：「我是在睡夢中給敲門聲驚醒的，起床看看是什麼人，看到是他，正想開口罵他，他一手將一包大洋塞入我手上，說了一句話『還錢給你。』跟着扭頭便走了。」

蕭原沒有再問什麼。「不阻你了，去喝酒吧。」

李昌看蕭原一眼，急急往前走。

待李昌走遠，蕭原才對矮脚虎道：「江中富那傢伙在這裏還有別的地方落脚嗎？」

張權想了想，搖頭道：「不知道。他每次到玉林來，都到我家落脚，沒有聽他說還有別的要好朋友。」

「他要是來找你，馬上到客棧告訴我。」蕭原看了矮脚虎一眼。「我請你去吃飯，喝兩杯。」

張權立刻點頭。「我帶你到一家飯店去，那裏的師傅手藝不錯。」

蕭原點點頭，張權馬上往鎮口那頭走去。

追擊淫棍　幾番鎗戰

蕭原怎也猜不透，江中富居然無懼朱老爺的勢力，誘拐了朱老爺的愛妾後，不遠走高飛，還敢在附近出現，豈不是不將朱老爺放在眼內？他憑什麼如此斗膽？

除非他背後有什麼人給他撐腰。

看來，這件事不簡單。

跟喝得有七八分酒意的張權分手後，蕭原並沒有回客棧，而是繞路趕在張權前頭，來到張家附近，監視張家的動靜。

大約一刻鐘左右，蕭原看到張權搖搖晃晃地走回家，之後，一直沒有出門，大概酒意上湧，支持不住，醉倒了。

他是故意將張權灌醉的。

醉倒的張權一定會留在家中，那方便他監視。

蕭原那樣做，因他認為江中富既有膽找上大脚板還錢，那就極有可能會去找張權這個好朋友，所以，他願意花點時間在張權身上。

不知是他走運，還是怎麼的，他在張家附近監視了大約個半個時辰左右，就在家家都忙着燒晚飯的時候，他發現一個人走到張家門前，突然閃身推門走入張家，那扇門隨即關上。

蕭原頓時心頭劇跳了幾下，雖則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從身形來看，跟梁婉蘭所說的江中富差不多。

換言之，那人極可能是江中富。

吸口氣，蕭原快步從匿着的地方走出來，往張家走去。

就在這刹那，張家屋後响起一下鎗聲，跟着又是兩下鎗聲。

蕭原心頭一震，急忙快步跑。

那知道自張家斜對面的一戶人家內，突然間衝出五六個持鎗漢子，撲向張家，領頭的一人，蕭原一眼便認出是朱家那個羅漢，只見他一脚踢開張家大門，却不是第一個衝入張家，而是讓身後的漢子衝入張家後，他才跟着衝進去。

蕭原料不到朱家的人早已釘上了張權，還一早便在那戶人家裏躲着，還比他搶先一步衝入張家，要是讓朱家的人先捉到江中富，那豈

不是他不能夠拿江中富到朱家去交換蔡、溫兩人？蔡建行跟溫耀通豈不是沒命？

一念及此，蕭原大為着急，情急之下，不加思索，狂奔向張家。

狂奔了幾步，他猛地窒停下來，嘴角泛起一抹笑意，然後才閃到張家門邊往屋內張望。

他突然改變主意，是不想淌這趟渾水，憑他一人之力，恐怕不可能從朱家或是另一伙人的手上搶出江中富，因此，他想到一個漁翁得利的主意。

與其加入鷸蚌相爭之中，倒不如來個漁翁得利，那省氣省力多了。

打從屋後鎗聲乍響，跟着朱家的人從張家斜對面的一戶人家衝出來，撲入張家，蕭原便知道除了他和朱家之外，還有第三伙人盯上了張家矮脚虎張權，要捉到江中富。

這又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朱家的人出現，還在情理之中，另一伙人的出現，蕭原大感意外。

朱家的人衝入張家後，先是响起一陣吆喝聲，蕭原在屋外聽到，朱家的人紛紛表明身份，但却沒有回應，不回應就開鎗，跟着，屋內便鎗聲大作，聽得出，屋內有兩伙人在駁火。

巷內的人家大概都給鎗聲嚇着了，家家戶戶都緊閉上門戶，一個人影也沒有。

鎗彈無眼，萬一被流彈所傷，那就無辜了。

屋內鎗聲持續响起，但已沒有剛才那樣激烈，鎗聲混着叫罵聲傳出屋外。蕭原從門縫往內窺看，只見朱家的人匿在屋堂各個可以遮蔽的地方，叫罵着往屋裏開鎗射擊。

屋裏亦有鎗火射出來，因此，形成了對峙之局，前後兩邊的人誰也無法向對方衝擊，壓倒對方。

「你他媽的到底是什麼人？可知道我們是朱家的人，吃了豹膽熊心麼，敢跟我們對着幹？」羅漢在屋堂內吆喝，屋外的蕭原聽得清清楚楚。

回答羅漢的，是連續不斷的鎗聲。

「阿陸，快回去召多些人手趕來，前後包抄！」羅漢喝叫。

一個漢子立刻從左邊墻下一張推翻的椅子後轉身向敞開的屋門竄去，蕭原在門縫中窺看到，立刻飛快地閃到屋角後，差一點便給竄出屋外的那個漢子瞥到。

屋內的鎗聲忽然激烈起來，蕭原也在那刹那心頭一動，心裏暗忖，屋內的張權跟那個像是江中富的人不會傻到只曉得躲起來，不曉得想辦法逃吧？

一念及此，蕭原隨即想到，張權跟那個像江中富的人要逃，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是飛天，二是遁地，除此無路可走。

遁地根本不可能，他不相信張權的屋內早有地道。飛天倒有可能，那時候的房屋大多有天窗，只要從天窗爬出瓦面外面，就可以沿着瓦面逃走，這個可能性極大。

既然「飛天」的可能性極大，蕭原不再呆下去，立刻向巷子的裏頭跑去。

——若張權跟那個像是江中富的人從瓦面上竄逃，不大可能往巷口這頭竄逃，因張家就在巷口數入第三間房屋，很易給前後兩伙在火併的人發覺，往巷尾逃，肯定沒有那樣容易給人發現。所以蕭原在思量之下，才決定向巷裏那頭跑去。

蕭原跑到巷那頭的時候，屋內的兩伙人才曉得各自從前後跑出來，欲包抄對方，結果，兩伙人又在巷口的前後駁上火。

蕭原懶得理會朱家那伙人跟另一伙人的火併，跑出巷尾外頭，一眼便瞥到有兩條人影閃沒在前面數丈外的一個巷口內，其中一人的身形特別矮小，不用說，那該是矮脚虎張權，另一人極可能是江中富，蕭原立刻飛快地追下去。

也不知追了多遠，在街巷內左拐右穿，追出塊空地時，蕭原追近了很多，近到在前面飛跑的張權和那個人不用回頭，也發覺到後面有人追上來。

張權跟那個人幾乎是同時扭頭回望，那人果然是江中富，蕭原看得很清楚，那人的下巴左邊有一顆豆大的黑痣，不是江中富還有誰！

張權一眼看到追上來的是蕭原，頓時雙眼大睁，怪叫一聲，一手拉着江中富，沒命往前跑。

江中富並不認識蕭原，但見張權拉着他拚命往前跑，怎會猜不到在後面追上來的人是衝着他倆(主要是他)來的，因此，他跑得比張權還快。

蕭原喝道：「矮脚虎，別跑，跑不掉的，再跑，我開鎗！」

話聲未落，一下鎗聲果然响起。

可是，開鎗的並不是蕭原。

是別人向蕭原開鎗射擊。

不過，向蕭原開鎗射擊的人亦不是矮脚虎與江中富，而是另有其人。

那一鎗幸好沒有射中蕭原——自他的頭頂旁邊射過，但也阻止了蕭原繼續追下去。

蕭原於鎗聲乍响的刹那，立刻飛身撲在地上，另一下鎗聲緊接响起，蕭原若不是飛撲地上，第二顆鎗彈可能會射中他。

蕭原撲在地上，立刻開鎗還擊——射向右後方一棵斷樹。

兩下鎗聲，都是從斷樹的旁邊

響起的。

狙擊蕭原的人自斷樹的另一邊向蕭原射擊。

蕭原於開鎗射擊後，立刻滾到左邊數尺外的一個野草叢後，趴在地上，自草叢的罅隙往那棵斷樹窺望。

對於那個狙擊他的人，蕭原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一鎗轟掉他的腦袋！

要不是那人驀然向他狙擊，他早已追上張權跟江中富，如今却眼睜睜看着兩人跑掉了。

可是，恨歸恨，蕭原奈何那人不得，由於只得一匣子彈，他不敢亂開鎗，加上那個傢伙很機靈，蕭原連脫身也不可能，給那傢伙纏着。

既然無法脫身，不可能追上矮脚虎與江中富，蕭原狠下心，決定跟那傢伙週旋到底，將他擒下，看看他是何方神聖。

他這麼想，對方却不跟他「纏」下去，跟他僵持了一會，便且戰且退，終於給他逃脫了。

不過，蕭原總算看到那人的樣貌，並不是一無收穫。

他當然並不認識那人是誰。但若日後再遇上，也不至懵然不知那人就是襲擊過他的人。

給那人跑掉後，蕭原便折返張家，看看朱家的人跟那伙人火併完了沒有。

其實，他眞正的目的是想查清楚跟朱家的人對着幹的那伙人是何方神聖。

知彼知己，才能夠百戰百勝。

可是，待他折返張家，那裏已「曲終人散」，朱家的人跟那伙人都已經走個清光，倒是那條巷內的人家都走出來瞧看，並議論紛紛。

張家內外都聚滿了人，蕭原費了好一番氣力，才能夠擠入屋內。只見屋內猶如一個戰場，到處都是彈痕，還有血漬，前後皆有。不用說，鎗戰的雙方都有人中鎗流血。

蕭原從屋前到屋後看了一遍，聽那些男女議論了一會，聽不出什麼，便離開那裏，返回旅店。

路上，他一直在思索着一個問題，到底江中富這個人是個怎樣的人，爲何會有另外一幫人要捉拿他，又有人幫他脫身？此中內情越想越複雜，此時他當然不可能想得通。

不過，有一點他是可以肯定的，他要捉到江中富，並不如起初所想般容易。

快要走到客棧的時候，他突然折向朱家那個方向，加快脚步走去。

他想到朱家去問一問，跟羅漢等人在張家鎗戰的那伙人到底是什麼來頭，朱家的人或許知道。

來到守衛森嚴的朱家，見到朱老爺，蕭原開門見山問：「朱翁，請問在張權家跟你的人鎗戰的那伙人，是何許人？」

朱老爺顯然正在氣頭上，沒好氣地道：「我正派人去查！他媽的，居然有人敢跟我朱某人對着幹！要是給我查出是什麼人，我不將他媽的連根鏟掉，不姓朱！」

蕭原心裏大感痛快，口裏說道：「憑朱翁在地方上的名望，什麼人敢捋虎鬚？簡直不知死活。」

朱老爺氣呼呼地道：「太可惡了，羅漢他們都是飯桶，給那伙人逃了，捉到那伙人，就不用再派人去查他們的底細了。」

跟着翻着眼，瞪着蕭原：「當時你在那裏？」

蕭原撒了個謊：「我去到張家時，人都走了。我是聽巷內那些人家說的啊，知道朱翁你的手下跟一伙人發生鎗戰，所以趕來問一聲，可知道那伙人是什麼人，怎會跟你家爭奪那個江中富？之前，我以爲只有朱翁你一個要捉拿江中富，如今居然還有別的人要對付他，大出意料之外，要捉到江中富，恐怕不容易，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更想救回我兩個朋友，所以，我才來問個清楚。如今朱翁也說不知道那伙人的底細，事情就棘手得多了。」

「無論如何，你捉不到江中富，拿他來交換，你兩個朋友只有死！」朱老爺道。

「朱翁，你的手下亦插手捉拿江中富，萬一給你的手下捷足先登，捉到江中富，是否一樣放了我兩個朋友？」

朱老爺雙眼轉動了一下，嘿嘿笑了兩聲，才道：「只要你是盡心盡力替我去捉那個傢伙，你雖然捉不到他，由我的人捉到，我仍會放了你兩個朋友。」

一頓，接又道：「不過，那要看我當時的心情和你有否全力去替我辦事而定。你若想救你兩個朋友，最好在期限之前將那傢伙捉回來交給我！」

蕭原眼見無話可說，起身告辭，返回旅店。

＊　　＊　　＊

蕭原作夢也料不到，矮脚虎張權會到旅店找他。還以爲自己一時眼花，看到的人不是張權。

張權看到蕭原睜大眼看着他，不由退縮了一步，正想開口說話，蕭原已突然一手抓住他。「是你！」

張權痛得「唷」了一聲，蕭原那一抓力道頗大，張權眼裏露出驚恐之色，「你……我是來告訴你江中富……」

「他怎麼了？」蕭原情急之下，抓得更緊。

張權痛叫一聲，「抓得我很痛

快呀……」

蕭原驚覺，放開手，放緩語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

張權揉揉被抓痛的手臂，「他……給人捉走了！」

蕭原大吃一驚，「什麼人捉了姓江的？可是朱家的人？」

張權搖搖頭：「不知道，我從未見過那些人。」

「有多少人？」

「我只看到兩個。」張權咽口口水，「我來找你，是想你幫我救出阿江。」

「你知道姓江的給捉到那裏去？」蕭原無暇多想。

「若不知道，怎會來找你。」張權似乎比蕭原還着急，「快跟我走。」

蕭原跟着張權往鎭西頭走去，邊走邊問：「你不是跟姓江的在一起的嗎？怎麼你沒有給捉住？」

張權走得很急，「當時我在附近一棵樹後小解，突然間有兩個人撲出來，捉住阿江，抬起他便跑，我驚覺的時候，阿江已給抬着跑出十多丈遠，我想救他，那兩個人的手上有鎗，我身上什麼也沒有，所以不敢輕舉妄動，暗暗跟下去。當時我若不是跑到樹下去解手，恐怕我也給那兩個人捉去。」

「爲什麼來找我？你知道我捉到姓江的，會將他交給朱老爺。」蕭原說出心裏的疑問。

張權想也不想便道：「不怕對你說，找你去救阿江，或許還有逃脫的機會，若去告訴朱老爺，他一定會派很多人去捉他，恐怕他沒有逃脫的機會。」

一頓，又道：「我要是手上有鎗，絕不會找你，我會一個人去救他。」

「你以爲我一定可以救出姓江的？」

「我不知道。」張權搖搖頭，「救得了他最好，救不了，也沒有什麼壞處。」

「你若是去告訴朱老爺，他一定會打賞你的啊！」

「我不稀罕。」張權搖頭道：「我雖然窮，有時貪錢，但我不會出賣朋友！」

聽張權那樣說，蕭原不由對他改觀。一個人能夠輕財重友，其人便有可取之處，值得人敬重。

「你不怕朱老爺知道你幫着姓江的，不放過你麼？」

「怎會不怕？」張權道：「不過，江湖上有句話，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阿江是我的朋友，爲了他，何懼朱老爺會怎樣對付我！」

說來豪氣干雲。

蕭原不由讚道：「你很夠朋友啊！」

張權道：「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朋友有難，若不捨命幫忙，那要朋友來幹嗎？」

「你知道首先從屋後衝入你家的那伙人是什麼人嗎？」

張權搖搖頭，「從未見過那些人，應該不是本鎭的人。」

「若我救了姓江的，他又逃不掉，你會怎樣？」

「這……」張權大約料不到蕭原會那樣說，呆了呆，才說下去：「我會想盡辦法救他脫身。實在救不了他，他只好認命。」

「你會爲了救他殺我嗎？」

「會！」張權毫不猶豫地說：「什麼我也敢幹！」

蕭原笑笑道：「希望不會弄到那個地步。要不，我也會爲了朋友殺你。」

兩人走出鎭外約四里遠，張權忽然指着一個頗大的果園子道：「繞過菜園子後面便是關着阿江的地方。」

蕭原沒有說什麼，跟着張權繞到菜園子後面，張權在一棵樹下停住，用手指着不遠處的一間屋子，說道：「阿江給捉到那間屋子關起來。」

蕭原打量那裏的地形，那間屋子的前面有幾棵樹，左邊是一塊墳地，前面有一條水溝，附近別無人家，地方頗爲隱蔽。

「你跟到這裏，沒有再發現除了那兩個人外，還有別的人？」

張權搖頭道：「當時我在附近看了一會，那兩個人將阿江拖入屋內，便沒有再走出屋外，我也看不到有第三個人。至於屋內是否有人，我不清楚了。」

蕭原道：「你偷偷繞到屋後，找個地方躲起來，然後弄出一些聲響，引屋內的人走出來察看，我乘機制服他們，然後救人。」

張權點點頭，跟蕭原一先一後竄到屋後。蕭原在屋角後匿下來，張權則在距屋後約三丈外的地方匿着，然後由他往屋子的右後側扔石子。

若屋內有人出來察看，必會從蕭原匿着的屋角旁走過，那蕭原就可以出其不意，將那人制住。

張權匿好後，在地上撿了兩塊石子，往預定的地方扔去。石子落在地上，發出足以讓屋內的人聽到的聲響。

蕭原拔鎗等着。

屋內的人果然給驚動了，蕭原隱約聽到屋內響起一陣急疾的脚步聲，跟着，他聽到拉開屋門的聲音，他感覺到有人自屋內輕捷地竄出來，小心地往屋後走來。

蕭原立刻屛住呼吸等待那人走近。

脚步聲雖然很輕，蕭原仍然聽到，因此，他可以憑脚步聲知道那

人一步步走近。

他還聽出，那人很小心。

蕭原從屋角後看到那人往前邁出的一條腿脚。換言之，那人已走到與屋後平行的地方。

那人不是貼着屋子往後走的，距屋子約四五尺遠，蕭原終於看到那人的半邊身子。

就在這刹那，他聽到屋後那一頭響起一聲「刷啦」的疾響聲，那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想也來不及多想，立刻往外撲下去，同時向在眼前露出半邊身子的那人開了一鎗。

鎗聲不是一響，而是兩響。

另一響是從左邊的蕉林內響起的。

蕭原之所以聞「聲」往外疾撲，全因他聽到那一下「刷啦」聲是從蕉林發出的，那表示蕉林內有人，而且可能會對他不利，因此，他才會有那個反應。

也幸好他反應夠快，要不，他肯定會中鎗。

原來，他雖然反應夠快，仍然給射來的鎗彈擦破背側的皮肉，火辣辣般痛。

幸好他那一鎗亦將那個在屋角前露出半邊身的人射倒。

他並沒有射殺那人，將那人的右腿射傷吧了。

蕭原於撲在地上的刹那，右手往上一揮，往蕉林掃射了五發子彈。

子彈射在蕉上，發出噗啦啦的連串響聲。

給蕭原射倒的那人很兇悍，痛叫聲中，身子一翻，向蕭原連開兩鎗。

幸好蕭原已翻滾開去，要不，準會中鎗。

那邊廂——蕉林內的人亦向蕭原開鎗射擊。

蕭原頓時左右受敵。

幸好他於翻滾開去的刹那，向受傷的那人開了一鎗，將那人握鎗的手射傷。

匿在數丈外的張權看到受傷那人手臂中鎗，手上的鎗掉在地上，立刻從匿藏處竄出來，欲撿那支短鎗。

蕭原瞥到張權竄前來，猜到他想幹什麼，立刻向蕉林掃射了幾鎗，隨即從地上竄起來，撲到那受傷的人身前，一脚踢開那人欲抓鎗的左手，接往下撲，左手一把抓住那支鎗。

張權並沒有停下來，改爲向屋子前面跑去。

撿不到鎗，大可搶先一步去救人。

蕉林內那人顯然沒有中鎗，不斷向蕭原那面開鎗射擊，逼得蕭原無暇理會跑向屋前的張權，急不迭連滾帶竄，撲到屋角後，令到匿在蕉林內向他射擊的人無法再威脅到他。

喘口氣，瞥到張權已跑到屋前，忙疾喝道：「張權，站住！」

張權立刻窒住，但馬上又向屋子前面跑去。

蕭原抬手用鎗指住張權。「再不站住，別以爲我不會向你開鎗。」

張權這一次沒有再停下來，繼續向屋子的門前跑去。

蕭原咬咬牙，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並沒有用力一扣，而是鬆開，並將鎗垂下。

他不忍心向一個爲朋友不顧生死的人開鎗射擊。

他不再理會躲在蕉林內的那個人，跳起來，亦向屋前跑去。

他跑到屋前，張權早已衝入屋內。

待到他衝入屋內，只見張權從一個房間內衝出來，口裏大叫：「阿江不在屋內！」

蕭原攔住張權。「你都找遍了？」

張權一手推開蕭原，「你不相信，自己找吧！」一頭衝出屋外，往蕉林跑去。

蕭原往屋內掃了一遍，那裏有人，忙轉身跑出屋外，邊追着張權，邊疾聲叫：「小心啊！那人有鎗啊！」

張權沒有理會蕭原的警告，繼續向蕉林跑去。

別看他雙腿比常人短，跑起上來却很快，蕭原一時間無法追上他。

幸好蕉林內的人沒有向他開鎗，張權跑到蕉林前，沿着田邊向屋後那面飛跑。

蕉林深處響起一陣陣刷啦啦的聲響，不用說，有人在裏面竄。

張、蕭兩人立刻一先一後，一頭衝入蕉林內，往發出聲響的地方急追下去，也不理會如刀刃般的蕉葉擦損頭臉頸脖。

追了一會，蕭原忽然停下來，想了一下，返身往蕉林外跑去。

他忽然想到，蕉林內那人若是帶着江中富竄逃，絕不可能跑得那樣快，既然江中富不在屋內，那一定給藏在蕉林內，那人既然不可能帶着江中富一起跑，那只要不是白痴也想得到，江中富仍然在蕉林內，那人不過想將他們引開，甩脫了他們後，再潛返蕉林，將江中富帶走。

還有另一個可能，那人亦想給受了傷的同伙有時間溜走。

蕭原跑出蕉林，就是想捉住那個受了傷的人，問清楚江中富是否給藏在蕉林內，若得到証實，才返回蕉林內搜尋也不遲，反正江中富不可能逃得了。

一頭跑出蕉林外，蕭原瞥到那個受了傷的傢伙正拖着一條受了鎗傷的右腿，一拐一拐地往菜園子那邊逃去，立刻拔脚追下去，口裏喝道：「停下來，要不我開鎗！」

那人不聽，一個勁拐着脚跑。

蕭原怒喝一聲，開了一鎗，那人應鎗跌倒下去。

蕭原跑到那人身前，拿鎗嘴抵住那人的腦袋。「跑啊，怎麼不跑了？」

那人應鎗跌倒，原來並不是中鎗，而是給蕭原那一鎗擦着他耳邊嚇得跌下去的。

睁着一雙驚恐的眼睛，那人喉頭上下抽動，顫着聲道：「別……開鎗。」

蕭原冷冷道：「快說，江中富是否給藏在蕉林內？」

那人眨眨眼。「是！」

「你們是什麼人？爲何要捉江中富？有多少人？」蕭原一口氣問。

「我……爲了錢……我們……只有三個人。」

「兩個人在蕉林內？」蕭原用鎗嘴戳了戳那人的腦袋。

那人本已傷痛得厲害，再給蕭原拿鎗嘴戳腦袋，痛得他忍不住呻吟出聲。「只有一個人在蕉林內。」

「另一個呢？」

那人猶豫一下，才說道：「去了……找人來帶走……江中富。」

蕭原一聽，顧不得問去找的是什麼人，喝一聲：「你若敢騙我，我會慢慢殺死你！」手起鎗落，一鎗柄將那人砸暈過去，拔脚跑回蕉林，找尋江中富。

找了一會，蕭原終於在蕉林近屋子的邊沿處，找到給擊暈過去的江中富。

那人將江中富藏在蕉林近屋前的邊沿處，倒是別出心思，因大多數的人只會想到將人藏在林深處，那是人之「常情」，就如一般人將貴重的東西收藏起來，總是將之收藏得越隱密越好，那人却反其道而行，確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幸好蕭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人，腦筋轉得很快，在林深處找了一會找不到，便改變主意，改爲在蕉林的邊沿找尋，很快便找到江中富。

江中富若不是給擊暈，恐怕也逃不掉，因爲他不但口裏給塞了一團布，雙手給反綁起來，褲子給褪到膝下，再用褲帶綁在雙脚上，他就算掙扎站起來，只怕也很難行走，會給腿上的褲子絆倒。

第一日便捉到江中富，蕭原雖是有名的捕手，也不敢存有那種奢望。這一次運氣太好了，他替蔡、溫兩人得救感到開心極了。

拔出江中富口裏的布，再解開他給反綁着的雙手上的繩索，然後蕭原才弄醒他。

江中富醒來，張眼看到面前站着一個陌生人，並不是將他捉到這裏來的兩個人，臉上頓現驚疑之色。「你是……誰？」

蕭原恨他欺騙了梁婉蘭，狠心搶去她的財物，棄下她不顧而去，對他全無好感，冷冷道：「別管我是誰，你幹過什麼事，自己知道，快起來跟我走，雙手將褲子拉起來提着，別丟人現眼，露出醜態。」

江中富挺身坐起來，邊解開綁在腿上的褲帶，邊道：「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蕭原道：「押你去該去的地方。」

江中富身子一震，抬頭道：「你要押我到朱家？」

蕭原沒有答他，喝道：「起來，提着褲子走！」

一個人若是雙手提着褲子走，不但跑不快，也騰不出手來幹別的事，就是騰出一隻手，一邊的褲子也會鬆脫下去，妨礙他的行動，這是個提防押着的人逃跑或是反抗的好方法。

江中富眼珠飛快地轉動了一下，雙手抓着褲子站起來，然後將褲子提起到腰間，在蕭原的吆喝下，一步步向蕉林外面走去。

才走出外面，突然間左面有人疾喝一聲，「站住，姓蕭的將雙手舉起來，不聽話我便開鎗！」

蕭原扭頭望去，祇見兩畦蕉後的一叢蕉後，閃出一個人來，手上赫然握着一支駁殼鎗，鎗嘴對着他，飛快地扳開大機頭，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矮脚虎張權。

蕭原不知道張權哪裏弄到一支鎗，而且絕對不是假的，以他多年玩鎗的經驗，一眼便看出來，他雖然身手敏捷，自問不可能快得過張權食指一扣，當下祇好將雙手舉起來。

「鬆開手，將鎗丟到地上！」張權又喝叫。

蕭原硬擠出一絲笑容，說道：「張權，這樣做值得嗎？你可知道姓江的幹了什麼？」

江中富突然轉身，一拳砸在蕭原的肚子上，然後急急忙忙抓起鬆手掉下的褲子，口裏罵道：「我幹了什麼？亂咋唬！他媽的死到臨頭，還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

蕭原痛得彎下腰來，江中富立刻一手奪去蕭原手上的鎗，退後兩步，急急將褲子繫緊，蕭原忽然驚叫一聲，「那邊有人！」

張權跟江中富都嚇了一跳，慌忙往蕭原抬頭望去的地方張望，蕭原就在那刹間飛身撲向江中富。

數下鎗聲乍然響起，蕭原來不及撲在江中富的身上，急忙往下一

撲，嘯嘯兩下鎗彈激掠聲自他身上掠過，他要是繼續掠向江中富，肯定會給射來的鎗彈射中。

江中富亦嚇得驚叫一聲，撲在地上。

張權亦幾乎被射過去的鎗彈射中，慌不迭趴在地上，向鎗彈射來的地方開鎗。

那知道他手上那支鎗沒有鎗火噴射出來。

原來是支空鎗。

鎗聲響起的地方，是在屋子的前面蕉林盡頭的那邊，蕭原於撲在地上之後，瞥到那邊有六七個人一邊開鎗射擊，一邊向這邊衝過來，嘯掠的鎗彈壓得他們幾乎抬不起頭來。

他立刻從身上拔出自己那支匣子鎗（給江中富奪去的鎗是他繳自那個受傷的人那一把），向那幾個衝過來的人連開數鎗。

那幾個狂衝過來的人中，有兩個中鎗倒下，其他的嚇得不敢再往前衝，有的趴下，有的找地方躲匿，繼續向蕭原這邊開鎗射擊。

蕭原於那些人給阻嚇住的剎那，跳起身來竄向蕉林內，一眼看到江中富想往張權那邊竄，立刻喝叫一聲，「趴着別動，將手上的鎗扔過來！」他將手上的鎗對準了江中富。

他必須奪回江中富手上的鎗，因他那支匣子鎗祇剩三發子彈，若將子彈射光，那便無法阻擋那些人的射擊。

江中富忙將手上的鎗指向蕭原，「你開鎗，我也向你開鎗！」

蕭原笑了，「你盡管開鎗啊！我先讓你開鎗。」

江中富食指一勾，向蕭原開鎗，可是，却沒有子彈射出來，他頓時怔住。

其實，他手上那把鎗並不是沒有子彈，可能還是滿滿的一匣，之所以沒有鎗彈射擊出來，全因爲那把鎗的機頭還未扳開，若是扳開了，蕭原又怎會叫他向自己開鎗，他可不是鋼鐵鑄造的。

「快將鎗扔過來，要不，讓那些人衝過來，你不但逃不掉，還會給打死也說不定。」

在兩人說話時，那邊的六七個人見蕭原沒有向他們開鎗射擊，立刻有四個人從地上竄起來，邊衝前來邊開鎗射擊，趴在地上的三個人亦開鎗掩護四個同伴。

「再不將鎗拋過來，我一鎗射斷你的脚，讓你給那些人捉去！」蕭原厲喝。

江中富扭頭看一眼一個勁衝來的四個人，再不將鎗扔過去，便來不及，權衡之下，咬咬牙，將手上的鎗扔給蕭原。

可是，他却故意將鎗扔歪，不讓蕭原一把接住。

那把鎗落在蕭原身旁數尺外的蕉下，蕭原不敢怠慢，邊向那衝前來的四個人開了兩鎗，邊竄到那叢蕉前，伸手抓起那把鎗。

那四個傢伙給蕭原射擊的兩鎗嚇得趴在地上，江中富亦乘這機會，從地上竄起來，箭一樣斜標入距蕭原三畦蕉林中。

蕭原剛抓起鎗，瞥到江中富竄入蕉林中，急不迭疾喝一聲，「別跑，你快不過鎗彈的！」

喝聲未落，給那四個趴在地上的傢伙一輪鎗火射過來，擊得頭上的蕉林噗噗作響，壓得抬不起頭來。

江中富可不理會蕭原的喝叫，標入蕉林後沒命地狂竄。

早已竄入蕉林內的張權看到江中富向他這邊竄來，立刻往內竄去，會合江中富，一起往蕉林深處逃。

蕭原反手向江中富逃的方向開了一鎗，可惜射不中，茂密的蕉林阻擋了他的視綫，遮蔽住江中富的身形，從江中富竄逃的方向一路上響起急促的刷啦聲，便知道江中富一直在逃。

蕭原當然不甘心讓江中富在眼前跑掉，口裏怒罵一聲，扳開抓在手中那把鎗的大機頭，向剛好從地上跳起來，朝他衝過來的四個傢伙連開四鎗。

有兩個傢伙跌倒下去，其餘兩個嚇得慌忙趴下去。

蕭原又向外——那四個傢伙趴着的地方連射數鎗，才猛地扭身竄起來，往江中富竄的方向追下去。

趴在地上的四個人給蕭原第二輪鎗火掃射得將頭伏在地上，子彈射在附近的地上，擊得泥塵飛濺，落在他們的頭臉及身上，嚇得那四個人不敢動一下。

待到塵散土落，兩個沒有中鎗的傢伙才從地上跳起來，邊開鎗，邊往蕉林衝去。

蕭原的身形在蕉林中時隱時現，跑過數畦蕉林了。

兩個傢伙衝到蕉林前，一頭竄入蕉林中，跟着窮追下去。

＊　＊　＊

蕭原追不到江中富跟張權，被兩人逃脫了。

不過，蕭原也不是全無收穫，他逮住一個在窮追的兩個傢伙的其中一人，擊斃了一個。

他恨死了那兩個傢伙，要不是他們窮追不捨，阻礙了他一直追下去，江、張兩人怎會在他眼前逃脫。因此，他將一腔怒氣發洩在那兩個傢伙的身上。

若不是那些傢伙突然殺出來，他雖給張權用鎗指住，仍自信可以「反敗為勝」，扭轉局面，將江中

羅漢等人向屋中猛烈射擊……

富押回朱家，交換蔡、溫兩人。

那個給蕭原逮住的傢伙眼見同伴給擊斃，自己又給擊傷了一條大腿，以至逃不掉，落在蕭原的手上，驚恐得他睜着一雙鼠眼，驚悸地盯着蕭原手上的那把抵在他胸膛上的鎗，顫着聲道：「不……要開鎗……求你不要殺……死我……」

蕭原眼中怒火噴射，「說！你們是什麼人？」

那人翻翻眼，一個身子抖個不停，「我……們是……何……三爺的人……」

「那一個何三爺？叫什麼名字？」

「何三爺……名叫……定天……就是板橋鄉的何三爺。」

「為何要捉江中富？」

「我……不知道，何三爺吩咐我們捉……江中富回去……其他的都不知道。」

「你大概不想活了？」蕭原用鎗嘴大力戳一下那人的胸膛。

那人痛叫一聲，身子一軟，半跪着的身子癱倒下去，「不……不，我……沒有騙你……求你放過我……我家裏還有老婆兒女……」

「近午時，到張權家去捉人，從屋後衝入張家的那夥人，可是你們？」

「不……是。」

「眞的？」

「我怎敢打誑。」那人急急道：「確實不是我們啊！」

「將江中富捉到那間屋子裏的人，跟你們是一夥的？」

「是。」

「你叫什麼名字？」

「牛根。」

蕭原看看天色已傍黑，從牛根的口裏不可能再問出什麼，為難他也沒用，當下說道：「走吧！將那個死了的人背回去。」

那人聽蕭原放他走，喜出望外，立刻跪下，向蕭原千謝萬謝，然後站起身，拖着一條受了傷的腿，走到死了的同伴屍體前，猶豫了一下，為難地道：「我……受了傷，幾乎走不動，怎樣背他回去？」

蕭原看到他行走時很艱難，於是說道：「好吧！你先回去，叫何三爺派人來將那個死了的人抬回去！」

那人鬆了一口氣，拖着一條傷腿，一步步往東南方走去。

蕭原看着牛根走出數丈外，才往玉林鎮走去。

他在擊斃一人，逮住牛根後，已將兩人的鎗繳了，由於牛根跟死去的人用的都是步鎗，不適用，帶在身邊又不方便，因此，他將那兩支步鎗扔了。

將那支駁殼鎗的鎗彈取下來，

裝入自己那支匣子鎗的鎗膛內，蕭原亦將那支駁壳鎗扔掉。

數一下，他那支駁壳鎗內祇剩七顆子彈。

他決定想辦法買些子彈，要不，憑着剩下的七顆子彈，他要對付已知的三撥人（爭着捉拿江中富），恐怕不夠應付。

* * *

吃過晚飯，洗了個澡，蕭原決定到朱家去見朱老爺。

朱家的守門的起初不肯讓蕭原進去，說朱老爺已睡了，要他明早再來，蕭原改口說有急事要告訴朱老爺，朱家的人才肯開門讓他進去。

在客廳上坐了一會，朱老爺才施施然從裏面走出來，臉有不悅之色，「這麼晚了，有什麼急事非要見我不可？」朱老爺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蕭原正想說話，朱老爺又道：「你不是已捉到姓江的傢伙吧？」

蕭原道：「本來已捉到，後來……」下面的話他故意不說下去。

朱老爺雙眼一睜，疾聲問：「後來怎樣，不是給他跑掉吧？」

蕭原搖頭道：「姓江的有什麼本領從我手上逃脫！要不是突然有人殺出來襲擊我，殺我一個措手不及，他插翅也飛不掉！」

「什麼人插手救走姓江的？分明跟我朱家作對！」朱老爺怒容滿臉，「他媽的好大膽。」

「是板橋鄉的何三爺。」蕭原道：「他們不是救姓江的，跟朱翁你一樣，也想捉他！」

「豈有此理！」朱老爺怒不可遏，一手拍落椅旁的几子上，「我要捉的人，何老三也要捉他，分明跟我作對！」

蕭原道：「我不知道何三爺爲何要捉姓江的，我來告訴你，是想朱翁你去跟何三爺說個清楚明白，勸他不要橫插一手，今日若不是何三爺的人突然殺出來，我早已押了姓江的來交給你，換回我兩個朋友。」

「太可惡了！」朱老爺又用力拍一下几子，一張臉因憤怒而發紅，「我明天便去跟他說，他要是不肯罷手，他媽的鏟平他板橋鄉！」

蕭原忙道：「朱翁，我祇想你制止何三爺別插手，免得節外生枝，免得下一次我捉到姓江的，他的人又冷不防出手爭奪，讓姓江的又有逃脫的機會。」

朱老爺吁口大氣，「你放心，我會對何老三說；他要是不賣賬，有他瞧的！」

蕭原又道：「你的人查到在矮脚虎家裏與他們駁火的那夥人是些什麼人嗎？」

朱老爺搖搖頭，「還未查到，嘿嘿！想不到有那麼多人要捉那傢伙，他媽的眞是好事多爲！」

蕭原猶豫了一下，說道：「我今日跟何三爺的人駁火，幾乎射光子彈，祇剩三顆子彈，若是再遇上像今日的場面，恐怕不敷應用。朱翁，可否將另一個子彈匣還給我？我不想因爲不夠子彈應用，錯過捉拿姓江的機會。」

朱老爺看看蕭原一眼，一會才說道：「好吧！我叫人將你的子彈匣還給你。」說完，對站在椅後的一個丫頭道：「去找羅漢，叫他將蕭原的子彈匣拿來。」

那個丫頭答應一聲，往廳外走出去。

蕭原待那丫頭走出廳外，說道：「朱翁，我想看看我那兩個朋友。」

朱老爺搖頭，「待你捉到姓江的，押他來交換你兩個朋友，自會見到他倆，這個時候，不見也罷！」

一頓，又道：「你放心吧！我不會虧待你兩個朋友的，你還是多操點心，看怎樣才能捉到姓江的，越早捉到姓江的，就越快看到你兩個朋友。」

蕭原知道再說也不會答應，不再說什麼，待羅漢隨那個丫頭來到客廳，交還他那個子彈匣，馬上告辭。

返回客棧，他什麼也不去想，躺在床上，很快便入睡了。

他之所以不急着去追查江中富的下落，因他猜測到江中富不可能會逃得遠遠的，必定還在附近匿藏，江中富若要潛逃他方，早已遠走高飛了，又怎會在玉林鎮露面。

他還猜想，江中富不遠走高飛，還留在這附近，其中可能有內情，說不定，暗中有人給他撐腰。

總之，他覺得整件事可能不簡單。

* * *

翌日，朱老爺派羅漢跟一個漢子趕去板橋鄉，請何三爺到梅花溪面談。

梅花溪在玉林與板橋之間，距板橋近一點，那裏雖然祇有十多戶人家，由於那裏是四面八方的人去遊玩的地方，因此，那裏有一家賣茶水酒飯的地方——賞梅居。

朱老爺在賞梅居內等何三爺前來面談。

他一共帶了八個隨從。

何三爺終於來了，一共帶了十二個帶鎗漢子。

何三爺比朱老爺年輕幾歲，但卻禿了頭，祇剩下一圈稀疏的頭髮，有點胖，留了八字鬍頗神氣，不像個鄉紳，倒像個「撈家」地頭

蟲。

看到何三爺走入賞梅居，朱老爺也不起身相迎，皮笑肉不笑地道：「何老三，請坐。」

何三爺也不客氣，坐下來，他帶來的十二個人有八個留在外面守着，四個跟他走入賞梅居，站在他身後。

朱老爺那邊祇有羅漢跟兩個漢子站在椅後，在人數上，朱老爺吃了虧。

可是朱老爺一點也不介意，因他知道，何三爺決不敢動他，何況，他亦不想跟何三爺當場幹上。

何三爺跟朱老爺之間似乎不和，坐下後，也不跟朱老爺客氣，直截了當道：「朱七哥，有什麼事，請快說！」

朱老爺乾笑一聲，「何老三，明人不說暗話，我這次約你到此見面，我要向你問清楚一件事。」說到這裏，停頓下來，故意不說下去。

何老三似笑非笑的，閉着嘴巴不說話，等朱老爺說下去。

朱老爺本待何老三發問，才說下去，見何老三不吭聲，心裏氣惱不已，在心裏暗罵一句，「老狐狸！」臉上有點訕訕的哼一聲，祇好自說下去，「我跟你說的，是關於江中富那回事。」

何老三眉梢一揚，「朱七哥，莫非你要出面保那淫棍？」

朱老爺哼了一聲，「何老三，別裝傻扮懵了！我對你說，姓江的，我要定了！我不管你爲何要捉他，別再跟我爭！」

「嘿嘿……」何老三連聲冷笑，「朱七哥，我不知道你爲何要捉到那淫棍，我可以告訴你，他弄大了我妹子的肚子，我要捉他回去，先閹了他，然後再將他活活淹死！他媽的，我若不將他處置，我還有顏面出來見人嗎？」

朱老爺皮笑肉不笑，「當眞？」

何老三氣往上衝，紅着臉道：「這種醜事，誰願意說謊，自家蒙羞還說給人知！」

朱老爺拱手道：「何老三，算我失言，別見怪。」

一頓，續道：「姓江的好事多爲，他媽的死有餘辜！何老三，就算我求你，別跟我爭着捉拿姓江的，待我捉到他，處置他，等於你處置他一樣，我也不會讓他活下去！」

「朱七哥，別的事還可以退讓一步，這件事恕我不能答應，那口氣，我怎也下不了，除非親手處置他。」

朱老爺頓現不豫之色，「何老三，一點薄面也不給？」

何老三斷然道：「朱七哥，以前我總忍讓你兩分，這一次萬萬不能！我在祖宗面前發下毒誓，非要將那淫棍捉到，在祖宗神位前閹了他，然後再淹死他！我怎能對祖先背信棄言？」

朱老爺一張臉沉了下來，「這麼說，我跟你無話可說了！」霍然站起來，抛下一句話，「我朱家的人若跟你的人碰上了，別怪我家的人不客氣！」大步走出賞梅居。

羅漢跟兩個漢子緊護着朱老爺往外走，跟留在外面的六個漢子會合，擁着朱老爺坐上馬車，返回玉林。

何老三待朱老爺走出賞梅居外，才重重地哼了一聲，磨着牙道：「朱老鬼，以前還忌你三分，這一次，怕你什麼！」

* * *

說起何老三的妹妹，年紀已有三十多歲，本來，憑何家的家勢，早已出嫁了，可惜何八妹是個痴呆女，誰肯要一痴呆女作老婆？是以一直嫁不出去，何家的人起先還想將她嫁出去，這些年下來，心淡了，打消了將她嫁人的念頭，讓她作老姑婆算了，那知道就在月前，驚覺到何八妹懷了孕，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未嫁人的女子有了身孕，眞是羞死人了！盤問何八妹，她依依哦哦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問不出是誰將她的肚子弄大的，後來經過一番追查，終於發覺何八妹在村外的一座破廟內跟一個男人相會，那個男人赫然是江中富，何家的人當然不放過他，却給他及時發覺，逃掉了，後來才知道，江中富不但弄大了何八妹的肚子，還騙去她不少金銀首飾。何老三怒不可遏，發下毒誓，非要將江中富捉到，並請人將妹子腹中塊肉弄掉，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板橋鄉的人無不知曉，因此，何老三才會坦白對朱老爺說出來。

既然已不是秘密，說出來又何妨？

江中富這傢伙，眞是個無良缺德的人！

至於他怎會將何三爺的妹子弄上手，那就要問他才知道了。

* * *

蕭原到昨天捉到江中富又給他逃走的地方看看，到菓園後面那間屋子走了一趟，那裏已人去樓空，連那個受了傷的人亦不知所踪。

跟着，他到菓園子裡，詢問菓園子裏的人，是否認識那間屋子的主人？

菓園的主人一口便說認識，原來那間屋子的主人名叫楊大山，一向都不安份守己，跟他來往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至於他是否替何老三做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楊大山逃到哪裏，菓園主人搖頭說不知道。

在菓園內逗留了一會，蕭原便來到昨天他追緝江、張兩人的地方，給他擊斃的那人的屍體已不在，大概給何三爺的人抬回去了。

在附近走動搜尋了一會，蕭原沿着北方一直走下去。

他是循着江、張兩人的踪跡追下去的。

走走停停，大約走了有一個時辰，蕭原發覺原來繞了個圈，返回距菓園不遠的一個坳谷口。

那個坳谷口長滿了野草雜樹，若粗心大意的話，可能不會發覺那裏是個谷口，可以進入坳谷內。

這個地方倒隱蔽，江中富跟張權兩人極可能躲在裏面。

蕭原將鎗拔出來，輕悄地撥開野草雜樹，放輕脚步走進去。

坳谷口不大，蕭原走進去後，發覺那條谷道很狹窄，不大可能讓人躲藏，直到走入五六丈，眼前才豁然開朗，原來前面另有天地。

谷道的盡頭處，是一個方圓約半畝左右的谷地，左邊有一道山水流瀉在下面的小水潭中，右邊聳立着十多塊比人還高，像是給人亂劈下來的巨石，由於谷地有如一個葫蘆的下半部，山壁上面長滿了茂密的松樹，越往上，空隙越小，祇能夠看到一綫天，因此，谷地並不光亮，祇有在日照當空的時候，陽光才可以直射下去。

這麼樣的一個地方，正是藏人的好地方，蕭原敢肯定，江、張兩人就躲匿在這谷地內。

他悄然向最近的，由四五塊巨石堆叠起來，形成一間「石屋」的地方走去。

那幾塊巨石堆叠得眞似一間石屋，左面一塊巨石，右面兩塊，後面一塊豎起，當中一塊壓在左右三塊巨石上，就像屋頂，下面——左右巨石之間便有一個數尺闊的空間，看上去像一間石屋，雖然不整齊，但却教人讚嘆天地造化之鬼斧神工。

蕭原掩到「石屋」前那塊巨石邊上，探頭往「石屋」內張望，頓時心頭跳動一下，眼裏閃出興奮的光芒。

他果然沒有猜錯，江、張兩人就躲在谷地內，兩個人正在「石屋」內睡覺，仍未醒來。

終於又逮到江中富了。

他慢慢閃身而出，口裏低喝一聲，「醒來！」

分別躺在乾草鋪上的江、張兩人立刻驚醒過來，張眼看到蕭原站在「石屋」門口，手上的鎗指着他倆，頓時勃然變色。

蕭原喝道：「起來，將褲帶解下來！」

江、張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在蕭原的鎗嘴指嚇下，不敢不從，乖乖地站起來，動手解下褲帶。

褲帶一鬆，江、張兩人的褲子便往下滑落，兩人忙不迭用雙手抓住褲頭，提着褲子，不讓它滑落下去。

「往外走！」蕭原擺擺鎗嘴，閃退到石邊。

江、張兩人提着褲子，一先一後走出來。

「蕭……先生，我不是你要捉的人，求你放過我吧！」張權走了兩步，停下來，向蕭原哀求。

蕭原正想說話，瞥到江中富眼中閃射出詭異的目光，頓時有所警覺，可惜太遲了，腦後猛地被人重擊了一下，眼前一黑，跌落地，暈死過去。

倒下去的蕭原身後，站着一個人，手上拿着一支步鎗，就是他，拿步鎗砸在蕭原的後腦上，將他砸暈過去的。

那是個壯年男子，一臉鬍鬚，一臉慓悍之色，一看便知道是個不易對付的人。

江、張兩人鬆口氣，急忙將褲帶繫上，江中富一把抓過蕭原手上的匣子鎗，咬着牙道：「這傢伙像個寃鬼一樣不肯放過我！媽的！一鎗打死他，少了一個痲煩。」說着，扳開大機頭，便要向蕭原開鎗。

張權一把搶去江中富手上的鎗，「別殺他，放過他這一次吧！昨天他曾放過我和你一次，這一次扯平了，下一次才不放過他，好嗎？」

「這人是誰？」那個慓悍漢子問。

「城哥，他叫蕭原，朱老七請他捉拿阿江回去，他不是朱老七的人。」

「這麼說，他是個外地人了？」慓悍漢子道：「朱老七請他來捉阿江，而他又兩次都找到阿江，幾乎將他捉回朱老七那裏，這個人本領不小，不容易對付，張權，若不趁這個機會殺了他，恐怕……會壞在他的手上。」

江中富附和，「城哥說得對，阿權，這個時候還講什麼江湖道義？」

張權搖頭道：「阿江，這次一定要放過他，我決不會做對不起別人的事！阿江，你要殺他，從今後，我跟你不是朋友！」

江中富看到張權一臉認眞，素知他爲人說一不二，祇好將到口的話咽回去，改口說道：「阿權，既然你這麼說，放過他這一次！」

張權道：「我們離開這裏，由他躺在這裏吧！」

江中富與那個强悍漢子沒有說什麼，跟張權一起走出谷地。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一道陽光

從谷頂那條一綫天直射下來，已是晌午的時候了。

雖然醒過來，他却感到腦後劇痛得發昏，忍不住呻吟一聲，躺了一會，才伸手摸摸後腦勺，黏糊糊一片，不用說，給砸破了頭，吸了兩口氣，撑着坐起來，從身上拿出在旅店自製的跌打藥末，敷在後腦傷口上，從衣袋內拿出一條布巾，包紮好站起來，走到水潭邊，掬水洗個臉，再喝了幾口清凉的水，才感覺到後腦的傷口沒有那樣痛，人也感到精神起來。

摸一下身上，沒有失去什麼，昨晚從朱家拿回的那個子彈匣仍在身上，可惜失去了匣子鎗，要再弄回一把鎗，要不，恐怕應付不來。

他知欲捉拿江中富的那些人，都有鎗的，所以，沒有鎗怎成？

在水潭邊歇了一會，蕭原感覺好了很多，肚子却餓得難受，必須要找點東西吃，於是走出坳谷外，來到菓園，請求菓園主人替他弄點飯菜，給菓園主人一個大洋作飯錢。

菓園主人看到蕭原受了傷，問他怎會傷了後腦，蕭原不想多說，撒了個謊——不愼跌倒給一塊石子碰穿了後腦。

菓園主人沒有再說什麼，吩咐家人替蕭原弄了些飯菜，蕭原吃飽後，向菓園主人道聲謝謝，然後告辭離去。

菓園主人在蕭原離去時，硬是將他給的那個大洋塞回給蕭原，弄得蕭原怪不好意思的，推讓一會，看出菓園主人決不肯收下，祇好收回那個大洋，向菓園主人致謝一番，方才離去。

離開菓園，蕭原並沒有立刻返回鎭上，走到他扔掉繳來的駁壳鎗的地方，找回那把駁壳鎗，才返回鎭上。

身上有鎗，心裏踏實很多。

這一次雖然又給江中富逃脫了，並不是沒有收穫，起碼知道除了一個張權外，還有第二個人跟江中富在一起，說不定，那個人就是替江中富撑腰的人，這件事的內情逐漸有眉目了。

本來，他在朱老爺放了他後，想去找新婚的林百坤幫忙的，後來回心一想，林百坤早已不幹這一行了，而且新婚讌爾，怎好拖他下水，萬一出了意外，怎對得起他新婚的妻子！因而打消了那個念頭。

由於後腦隱隱作痛，他決定返回客棧躺一會，找個跌打醫師替他料理一下，還有身上的損傷，雖然已好了很多，仍須治療。

* * *

別以爲朱老爺要蕭原替他捉拿江中富，他家的人便撒手不理，實則，他的人這幾日亦四出追尋江中富的下落，這一日，還查到江中富的下落。

朱老爺恨死了江中富勾引他的第五個侍妾私奔，令到他顏面全無，發下毒誓，非要捉到他不可，聽聞下面的人回報，查到江中富的下落，立刻吩咐羅漢帶了十二個人去捕捉江中富回來。

羅漢帶了人，於傍晚時分來到一個距玉林約七里外的小村子，但却沒有進村，繞到村後，悄然掩向一間建在坡脚下的屋子。

回報的人查到，江中富跟張權就躲在那間屋子內。

屋子的附近，是一片地瓜地，屋子對上的山坡，是疏落矮小的野樹林，若要掩近前去，不會一下子被屋內的江、張兩人發現，最好從山坡上及屋後掩向屋子，羅漢就是那樣做，將十二個人分成兩撥，從山坡上及屋後掩近屋子。

由於天已變黑，在附近田地耕作的農人已返回村裏，因此，附近不見一個人影。

那間屋子則一點動靜也沒有，屋門緊閉，似乎沒有人在屋內。

羅漢跟他帶來的人成功地從山坡上及屋後掩到屋子前，將屋子包圍起來。

羅漢留下兩個人在屋後，左右兩邊各一個，其餘的堵在屋子前面，然後吩咐兩個人上前去撞開屋門，他跟其餘六人拿鎗對準了屋門。

一切準備就緒，羅漢擧手一揮，那兩個站在屋門兩邊的漢子立刻閃出去，抬脚用力踢向兩扇屋門。

那知道屋門祇是掩上，並沒有上門，因而那兩個漢子輕而易擧便一脚將兩扇門踢開！可是，由於沒有阻力，令到兩個漢子因用力過猛，失去重心，隨着那一踢之勢，衝跌入屋內。

兩個漢子吃了一驚，手上的鎗隨即往屋內開了幾鎗。

羅漢他們看到兩個漢子一脚便將門踢開，並搶跌進去，都吃一驚，扣在扳機上的手指一緊，隨即開鎗向屋內射擊，怕屋內有何異動的話。

可是，那兩個漢子跌入屋內地上，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屋內似乎沒有人。

跌入屋內的兩個漢子眼見屋內沒有動靜，都鬆一口氣，屋外的羅漢等人亦鬆一口氣。

可是，就在跌入屋內的兩個漢子鬆一口氣急急跳起身的刹那，屋內乍然響起兩下鎗聲，那兩個漢子隨即又跌倒下去，同時間一個持鎗的人閃出來，正好向着屋門口外面，向外掃射了一輪鎗火。

那些堵在屋外約丈許遠，或蹲

或趴着的人，剛挺身站起來——羅漢跟那六個人，給那一輪鎗火射倒了四個！羅漢額角也給鎗彈擦傷，嚇得他跟兩個僥倖沒有中鎗的漢子疾忙趴下去，向屋內開鎗射擊。

那個向外開鎗掃射的人於掃射後，立刻閃回屋子的左邊，因此，並沒有給羅漢等人射入屋內的鎗彈射中。

守在屋後和左右兩邊的四個朱家的人，驚覺屋子前面的羅漢等人受襲，立刻往屋前衝去。

羅漢等人一死兩傷，又驚又怒之下，一個勁往屋內開鎗射擊。

屋內的人並沒有還擊。

羅漢憤怒得連聲音也發抖，張口嘶叫，「江中富、矮脚虎，你他媽的給我滾出來，我要將你兩個射成馬蜂窩！」

屋內的人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羅漢厲吼，「你他媽的做縮頭烏龜，我們便奈何不了你們？我放火燒屋，看你媽的出不出來！」

吼聲未落，身後的地瓜地裏驀然鎗聲大作，羅漢祇聽頭上「嘯」一聲，後腦勺上像給火炙一樣，火燒般痛，痛得他怪叫一聲，慌忙將抬起來的腦袋貼在地上，出了一身冷汗。

他剛才要是腦袋抬高一點，那顆鎗彈已射入他的後腦勺，一命嗚呼了。

跟他趴在地上的幾個人之中，有一個亦慘叫一聲，挺起的上身猛地往下一碰，沒有聲息，不知是死了還是暈過去。

自兩面往屋前衝撲出來的四個人，亦有一個中鎗跌倒，其他三個嚇得飛撲地上，向地瓜地裏開鎗還擊。

羅漢等人亦扭轉身，向後——地瓜地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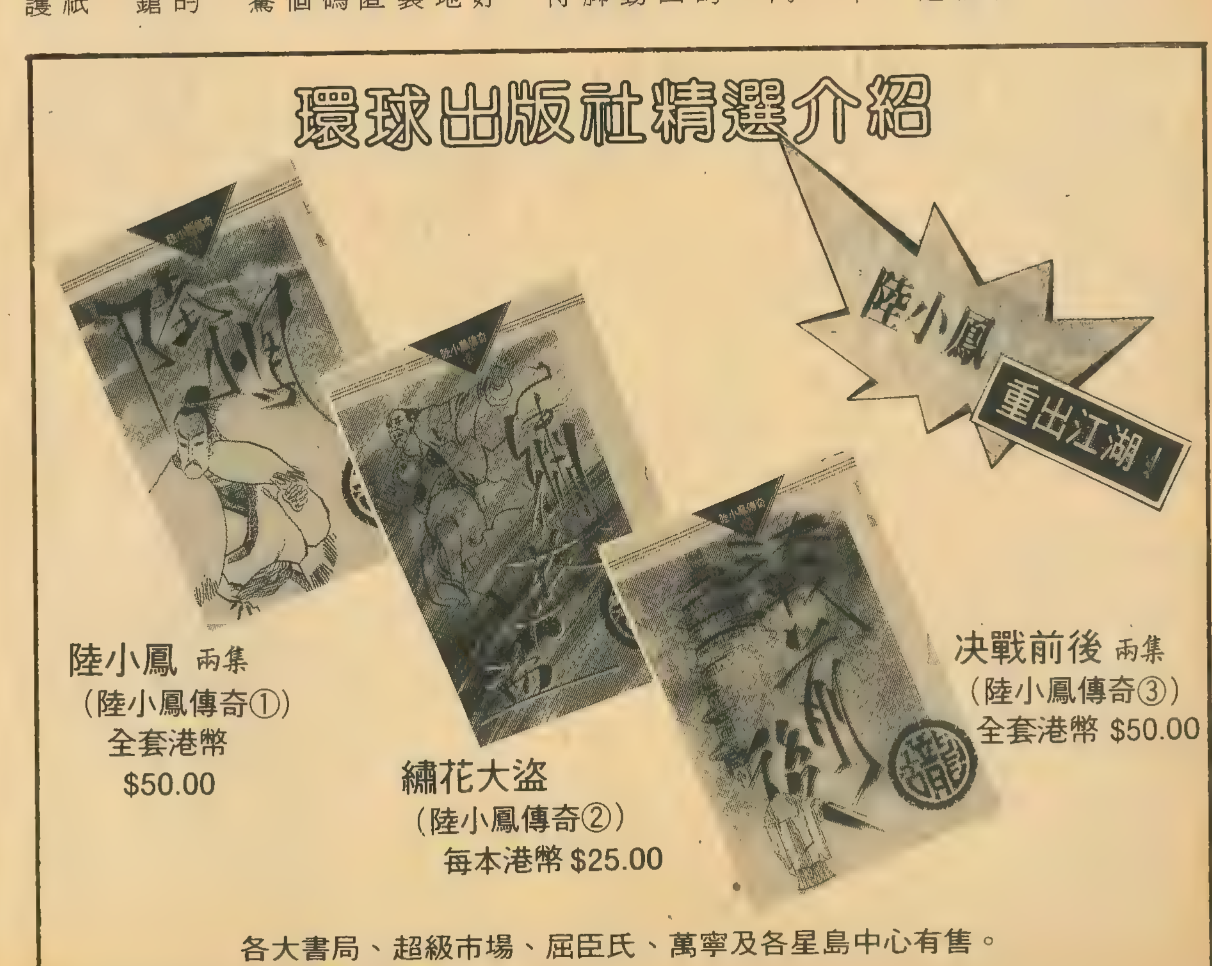
躲在屋內的人自兩面閃出門邊，向羅漢等人開火。

羅漢跟三個不知有沒有受傷的漢子可慘了，在前後夾攻之下，四人祇好緊緊地趴在地上，不敢稍動一下，前後的鎗火射在他們頭前脚後及附近的地上，噗噗直響，擊得土屑四濺。

趴在屋子兩邊的三個漢子還好一點，不致前後受敵，一個勁向地瓜地裏射擊，希望可以將地瓜地裏的鎗火壓下去，讓羅漢他們有逃匿的機會。可是地瓜裏伏匿的人起碼有七八人(鎗)，佔了優勢，那三個漢子祇有三條鎗，如何壓制得了驀地射來的鎗火。

若這樣子下去，給前後夾攻的羅漢幾人遲早會死在前後射來的鎗火下。

羅漢也明瞭若不盡快逃避，祇有死路一條，他不愧是朱家一衆護院的頭目，膽識過人，乘屋內的鎗聲稍疏，立刻吆喝一聲，從地上竄起來，向屋內開了兩鎗，飛身橫撲出去，落地後身子連滾數滾，居然沒有給自田地裏追着他射擊的鎗火射中。



那三個不知有否受傷的漢子亦跟着斜竄開去，飛身往外疾滾，其中一人運氣不好，屁股上挨了一鎗，痛得他張口嚎叫一聲，幸好總算脫出了前後受敵的險厄境地。

在屋子另一面的漢子看到羅漢他們竄到屋子的那一邊，立刻往後退，從屋後繞到羅漢等人那一邊，會合後且戰且逃。

由於情形危急，他們也顧不了死傷(失去知覺)的同伴，撇下他們，祇顧自己逃命。

田地裏跟屋裏的人都衝出來，追擊羅漢等人一段路，便沒有再追下去。

倖逃一命的羅漢等人有如喪家犬一樣，狼狽地逃返朱家。

朱老爺看到羅漢他們不但捉不到江中富回來，還如此狼狽，十三個人祇剩七個人回來，又驚又怒，喝問羅漢怎會弄成那樣。

羅漢忍着額側及後腦勺的傷痛，將遭遇的情形一五一十說出來。

朱老爺聽完後，大爲震怒，拍着桌子道：「分明是一個陷阱！什麼人膽敢利用姓江的傢伙，對付我朱家？他媽的，我不會放過他！」

羅漢囁嚅道：「老爺子，除了何老三時常跟老爺子你過不去外，我想不出還有誰敢跟老爺子你作對的人。」

朱老爺氣憤道：「你是說，那些人是何老三的人？」

羅漢搖頭道：「當時天色黯黑，又在數丈之外，看不清楚那些人的樣子，我不敢斷定是何老三的人。」

朱老爺眼中兇光閃閃，「何老三不是說，他也要捉拿姓江的混蛋宰了嗎？他怎會跟姓江的混蛋走在一起，對付我朱家？」

羅漢猶豫了一下才道：「老爺子，誰知道他是不是故作謊語騙我們，好讓老爺子您不會懷疑到他的身上！」

朱老爺一拍桌子，「我怎麼想不到？眞糊塗！」可是，很快便語氣一變，「何老三的妹子給姓江的混蛋弄大了肚子那回事，若是他謊騙我們的話，板橋鄉的人一定不知道有這回事。何老三那老狐狸不會想不到，我會派人去板橋鄉打聽，若板橋鄉的人都說沒有聽聞這回事，豈不是戳破了他的謊話？」

羅漢呆了一呆，「老爺子想得到，何老三應該也想到，他大可以向外放出流言，將對老爺子說的那番話傳出去，有誰敢問他是眞是假，反正他那個痴呆妹子什麼也不懂得，就算有人親自問她，她也說不清楚，誰也不知是眞或假，祇有他自己知道。」

朱老爺却不大認同羅漢說的話，「何老三在地方上有頭有臉，是鄉紳望族，他怎會往自家臉上抹黑？拿這樣有損家聲的事給人笑話？若是我決不會那樣做！」

羅漢道：「老爺子，您做不到，並不等於別人也不會做！何老三此人老奸巨猾，這種人什麼事幹不出來！」

朱老爺動容了，「你說得也是，這些年來，我朱家跟他的恩恩怨怨說也說不清，我知道他一直想對付我，這是一個機會，他不會放過。」

羅漢觀言察色，小心地道：「老爺子，我們該怎樣做？」

朱老爺可不是一個魯莽的人，想了想才說道：「這件事不可輕率莽動，一定要查個清楚，要知道，何老三不是一塊好吃的肥肉，在未查實之前，我不想跟何老三正面衝突！」

羅漢道：「老爺子，明天我親自去查個清楚明白。」

朱老爺看着羅漢，「你受了傷，還是派其他人去查吧！」

羅漢邀功道：「一點點損傷，不要緊。」

朱老爺沒有再說什麼，着羅漢去料理傷口。

頻施奸計　兩霸爭雄

在一間屋子內，江中富正跟張權和那個叫城哥的標悍漢子在說話。

「哈哈……看到那老烏龜的人給我們打得落荒而逃，開心死了。」江中富確實很開心，笑個不停，「城哥，你認爲那老烏龜會不會上當？」

城哥緩緩搖一下頭，「那老烏龜不是一個浮躁沒有腦袋的人，在未查實之前，他雖然有懷疑，但不會莽動。」

江中富着急地道：「那我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工夫？」

城哥笑笑道：「怎會白費工夫，起碼殺了老烏龜的人手力量。」

一頓，續道：「老烏龜疑信各半，我們可以製造事端，令到他完全相信。」

江中富目光一亮，「城哥，你又想到好主意？」

城哥笑着點點頭，「又要用到你。」

江中富拍拍胸口，「沒問題。」

城哥起身道：「我去安排一

下，阿富，沒有什麼事，不要跟張權外出。」

江中富點頭道：「我曉得了，放心吧！我那會蠢到自尋死路，沒事外出給老烏龜和何老三的人有機會抓到我。」

待城哥離開屋子後，江中富滿懷高興地道：「阿權，事成之後，我不會忘記你……」

張權抬眼瞥了興高采烈的江中富一眼，打斷他的話，「阿江，我不是潑你的冷水，趁這個時候，還是遠走高飛吧！鬥不過朱老爺跟何老三的，何必自尋死路？」

江中富拍拍張權的肩頭，「阿權，怕什麼？我爛命一條，何不搏他一搏，若成功了，我不但不用逃亡，還不愁沒錢！阿權，我跟你是好朋友，好兄弟，我不會忘了你的！」

張權苦笑一聲，壓低聲音道：「阿江，不要說我不提醒你，黃金城不是一個好相與的人，你難道看不出，他在利用你嗎？」

江中富點點頭又搖搖頭，「我又不是瞎子，怎會看不出來，我跟他是互相利用，事成之後，我不會跟他再混下去，分到第一筆錢之後，立刻跟他分手，跟你到縣裏另謀營生。」

張權看了江中富一眼，鼓起勇氣道：「阿江，當初我不過幫你脫身，才跟你走在一起，如今我留在這裏也沒有用，我想離開……」

江中富一把抓住張權的手，「你離開這裏，到哪裏去？祇要你一露面，老烏龜跟何老三的人都不會放過你，我不會讓你出去找死的。」

「我會找個地方躲起來。」張權道。

「你有什麼地方可躲？」江中富道：「還有，你身上有錢嗎？俗語有云，貧居鬧市無人問，沒有錢，祇會遭人白眼，沒有人肯幫忙你的。」

張權想說話，江中富搶着說下去，「阿權，留下來跟我在一起，我向你發誓，日後有福同享！」

張權沒有再說什麼，江中富攬着他的肩頭，親熱地道：「別想那麼多了，凡事往好處想吧！搏不成，至多賠上一條爛命，搏成了，便有大把錢，不用為錢發愁。」

＊　＊　＊

已經第四日了。

蕭原開始焦急了。

別以為十天半月很長，眨眼間便過去，若不抓緊時間捉到江中富，過了期限，蔡建行跟溫耀通就沒指望活着離開朱家，他怎不着急。

這天一大早，他便離開旅店，吃過早飯，買了一大包乾糧，便四出查探江中富的下落。

他打算一整天都馬不停蹄地去查，由於不知道會走到什麼地方，是否隨時找到吃飯的地方，所以，他才買乾糧帶在身上。

才走出鎮口外，一個漢子迎上他，向他打個招呼，「兄台，可否借一步說話？」

蕭原怔了怔，上下打量那漢子一眼，看不出那漢子有何惡意，於是說道：「阿哥……好像不認識你。」

那漢子咧嘴一笑，「不認識不要緊，我姓許，名培，我知道你姓蕭，哈哈，不就相識了嗎？」

蕭原給那自稱許培的漢子那風趣的話逗得笑了起來，「對！一回生兩回熟，許兄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許培邊說邊往左邊走去，蕭原很自然地跟着他。

走了十數步，許培在一棵樹下停下來，轉身對蕭原道：「蕭老兄，聽說你替朱老爺做事，捉拿江中富，是嗎？」

蕭原點點頭，暗暗更加小心（他對許培一無所知，許培却似乎對他所知甚多，不用說，是個有心人），「許兄似乎是個有心人。」目光炯炯地瞧着許培。

許培忙道：「蕭老兄別誤會，我對你全無惡意，找上你，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事？」

「何老三想跟你來個交易，你若捉到姓江的，何三爺願意給你二百大洋，祇要你不將姓江的交給朱老七，而將他交給三爺。」許培直截了當說出來。

蕭原想也不想便搖頭道：「請許兄你回覆何三爺，我不會那樣做。」

「蕭老兄，價錢方面可商量。」

蕭原掉頭便走，「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比人命值錢！」

追着蕭原的許培聽了蕭原那句話，頓時腳步一窒，停下來，看着蕭原快步而去的身子，微張着的嘴巴才慢慢闔起來。

蕭原一直往菜園那邊走去，他總是覺得，江中富有可能躲匿在那個方向的什麼地方，之前，兩次都是在那個方向找到江中富的。

遠遠的，便看到那個菓園子，蕭原決定到菓園去跟菓園主人打個招呼，他忘不了菓園主人慷慨好客招呼他吃了一頓飯，古人說：一飯之恩不敢忘。

突然間，他發現朱家的人由羅漢領頭，飛快地從菓園的另一邊走過，很快的隱沒，頓時心頭一動，急忙加快腳步追上去，暫不到菓園去跟菓園主人打招呼了。

辦正事要緊。

他要追下去看看羅漢等人幹什

麼。

他有一種直覺，以羅漢為首的那隊人，極可能去捉江中富。

雖然距離頗遠，蕭原仍然看到那隊人中，有一個人肩上扛着一挺機鎗，而且人數不少，約有二十人。

如此大陣仗，莫非江中富有什麼人保護他不成？

蕭原不知道羅漢跟朱家的人曾經吃過一次虧，死了六個人。

蕭原追上羅漢那隊人後，不敢追得太近，在後面悄然跟着。

＊　＊　＊

蕭原沒有猜錯，羅漢那隊人確是去捉拿江中富。

這一次，羅漢查得清清楚楚，江中富確實躲藏在一處山脚下的窩棚內，而且，他還查探清楚，窩棚內祇有江中富跟張權兩人，附近沒有人匿伏着，換言之，那不可能是一個陷阱。

羅漢趕回去招集人手，留下一人暗中監視那一帶的動靜，若情形有變化，都逃不過那個留下來監視的人的雙眼。

蕭原跟着羅漢那隊人走了大半個時辰左右，羅漢那隊人終於在一個小小的樹林子前停下來。

原來羅漢留下來監視山脚附近一帶的那個人，就匿在林中一個三丈高下的大樹上，羅漢那隊人走到那棵大樹下，招呼那個人下來，「我走後，可有發現什麼不對？」羅漢問。

那個人搖頭道：「沒有發現什麼人在附近出現。」

「姓江的和矮脚虎有否離開那個窩棚？」羅漢這一次很小心，不想再出錯，重蹈覆轍。

那人道：「那兩個傢伙一直躲在窩棚內，我沒有看到他倆出現。」

羅漢道：「爬回樹上，留意那兩個傢伙及附近的動靜，若有任何發現，大聲呼叫。」

那人答應一聲，爬回樹上。

羅漢馬上分派人手，自三面向山脚下掩上去。

山脚下，有一個地方的野樹林特別密，從山脚下望上去，盡是蒼茂一片，彷彿鋪上了一層綠色的地氈。那片茂密的野林叢內，就是羅漢他們的目標——江、張兩人躲藏在那裏面的窩棚。

羅漢他們自三面快要掩近那片茂密的野樹叢時，幾下鎗聲驀然響起，他們急向鎗火閃射出來的地方——那片茂密的野樹叢開鎗還擊。

躲藏在野樹叢中——張、江兩人終於發現了掩上來的羅漢等人，向他們開鎗狙擊。

本來，羅漢還想人不知鬼不覺，偷偷掩上去，將江、張兩人包圍起來，來個甕中捉鱉，既然已給江、張兩人發覺，乾脆明目張膽衝上去，因此，羅漢邊向那片野樹叢開鎗射擊，邊大聲吆喝，「衝上去呀！別讓姓江的混蛋逃了！」

自三面掩上去的漢子呼應一聲，紛紛往上衝去，鎗聲如放鞭炮般，「辟辟啪啪」響個不停，一時間山廻谷應，好不熱鬧。

那片野樹叢中祇有兩邊有鎗火射出來，任何人也想得到，那裏面祇有兩個人，若有三個人，怎會祇向兩面衝上來的人開鎗射擊，不理會自另外一邊衝上去的人。

野樹叢內的兩個人雖然不停射擊，根本無法阻擋得了羅漢他們（二十人）分從三邊衝上去，喊殺聲中，羅漢他們已快衝上去，野樹叢內忽然沒有鎗火閃射出來。

羅漢他們却不敢放鬆，繼續邊衝上去，邊開鎗射擊，驀地，一聲呼叫傳來，「快往上追！姓江的跟矮脚虎往山上跑了！」

呼叫聲是山脚下那個留在大樹上瞭望的人發出的。

他在樹上張望，看到有兩個人正急急自那片野樹叢的上面往上跑。

羅漢跳上一塊石上，往山上望去，果然看到有兩個人拚命往山腰跑，當下大聲呼喝，「從正面往上衝的施雨他們衝入野樹叢內搜尋，左右兩邊往上衝的弟兄跟我一起追上去，絕不能給姓江的混蛋跑掉！」跳落石下，鼓勁往上跑。

「追呀！」自兩邊往上衝的漢子呼喊一聲，聲動山野。

羅漢等人衝上山，江、張兩人已逃上山腰上，羅漢等人都清楚地望到，那兩個人確是江中富跟張權，由於張權身形矮小，特別容易認出來。

雖則羅漢他們不停往上開鎗射擊，可惜却射不中江、張兩人，恨得羅漢牙癢癢的，眞想長出一對翅膀飛上去，將江、張兩人一把抓住。

江、張兩人亦不時回身往下開一兩鎗，阻嚇一個勁往上衝的羅漢等人，逃上山腰後，兩人沒有繼續往上逃，而是沿着左邊繞着往另一邊逃。

羅漢他們衝上山腰，累得直喘氣，却不敢稍歇一會，追着江、張兩人逃去的方向緊追下去。

沿着山腰追到另一邊，江、張兩人失了踪，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兩下鎗聲就在下面的山脚驀地響起，站在羅漢不遠處的一個漢子中鎗跌倒，左腰上捱了一顆鎗彈。

羅漢跟其餘的人慌不迭蹲下來，往山脚下猛烈射擊。

激烈的鎗聲中，山脚下響起兩

聲慘叫，跟着鎗聲大作，一大片鎗火往山腰上射去。

羅漢幾乎中彈，又驚又怒，喝叫一聲，「于海，給我往下掃射！」

那個手抱機關鎗的漢子答應一聲，立刻將機鎗架在地上，身子趴下，右肩頭頂着鎗把，食指一扣，搖動鎗身，「噠噠噠……」連珠般的鎗聲大作，鎗火作扇面形往山脚下射去。

山脚下的鎗聲立刻給壓下去。

羅漢揮動手上的駁殼鎗，呼喊一聲，「往下衝呀！」第一個疾衝下去。

其他人呼喊一聲，紛紛往下衝。

于海那挺機鎗叫個不停，往山脚下來回掃射，掩護往下衝的羅漢等人。

山脚下的鎗聲幾乎給完全壓下去，羅漢等人快衝下山腰時，山脚下的人大概知道無法抵擋，紛紛從隱匿的地方跑出來，掉頭鼠竄。

羅漢心裏一陣痛快，手上的鎗連連叫響，向山脚下竄逃的人射擊，其他人亦一鎗接一鎗向下射擊。

「是何老三的人！」羅漢一眼認出一個手握短火，倉皇奔走，不時兇悍地回身還擊的人是何老三的手下，禁不住衝口叫出來。

對方自然亦認出羅漢他們是朱家的人。由於羅漢那邊有一挺機鎗，故此佔了上風，加上羅漢認定了那日捉拿江、張兩人，伏擊他們的人是何老三的人，因此，他要報那一日的仇，喝令手下合力追擊，一雪前恥。

本來，何老三的手下也有十多二十人，不比朱家的人少多少，要不是朱家的人有一挺犀利的武器——機關鎗，絕不會給朱家的人壓住，打個落花流水。

何老三的手下眼見朱家的人窮追不捨，亦發了狠，回身向後扔了三個手榴彈。

三聲巨響過處，朱家的人倒下三四個，其他的急不迭趴在地上，不敢再追。

何老三的手下就仗着那三個手榴彈，逃脫了朱家的人的追擊。

羅漢點算一下，一共有四個人給手榴彈炸傷，還給何老三的手下跑了，氣炸了肺，破口大駡何老三祖宗三代。

山腰上，一條野草叢生的乾涸溝內，有五個人正在指點着奔下山朱家的人，笑個不停。

那五個人其中兩人是江中富與張權，另一個是「城哥」，還有兩個漢子應該是「城哥」的手下。

江中富哈哈笑道：「城哥這條妙計果然使得，咱們不過開了兩三鎗，他們便拚個你死我活，看到朱老鬼的手下給何老三的人炸得七零八落，開心死了！瞧，朱老鬼的人剛才多神氣，如今却一個個垂頭喪氣，兩番吃虧，肯定會將賬算在何老三的頭上，朱老鬼不跟何老三算賬才怪！」

「城哥」笑得好開心，「剛才我擔心死了，想不到朱老鬼的手下拿了挺機鎗來，要是何老三的人沒有帶着手榴彈，肯定脫不了身，若給朱老鬼的人捉住，盤問之下，一定會給朱、何兩人識破我們的妙計，那就前功盡廢了。」

一個左眉梢有一道疤痕的漢子接口道：「可笑何老三居然相信咱們放出去的消息，派人預先伏在下面山脚下等着富哥出現，若何老三不上當，不相信那個消息，城哥的妙計便無法成功了。」

「城哥」笑道：「這一次，眞是天助我也。」

「好戲還在後頭。」江中富道：「朱、何兩家若是大火併，那才精采！」

「朱老鬼的人走了。」另一個漢子道：「你們看他們一個個沒精打采的。」

山脚下的羅漢等人果然扶着或抬起受了傷的五個人，往玉林鎮那個方向走去。

「咱們還要下一點功夫。」「城哥」忽然道：「務要令到朱、何兩人認定對方要打垮自己，咱們才能從中得利。」

「城哥，又有什麼好主意？」江中富問。

「城哥」剛要說話，上面忽然滾下一顆石子，溝內的五人立刻警覺，扭頭往山腰上面望去，但却沒有發現甚麼，「城哥」却大爲緊張，轉過身，貼在溝壁上，壓着聲對江中富四人道：「上面有人！不知聽到我們說的話沒有？咱們從兩邊掩上去，不要讓他跑了！」說完，他立刻吩咐張權留在溝內，他跟江中富從左邊往上掩，他兩個手下從右邊往上衝。

「城哥」黃金城並不是神經敏，山腰上面——十多二十丈高的地方，一塊石後，野草叢的旁邊，確實有一個人匿着。

那人赫然是蕭原。

蕭原是在羅漢他們追着江、張兩人衝上山，樹上那個朱家的人溜下來，跟着羅漢他們往山脚上跑去後，蕭原從隱匿的地方跑出來，沒有跟着那個人跑，而是繞了一點路，從側一直往上登，希望可以趕在羅漢他們及江、張兩人的前面，截下江、張兩人，先一步捉到江中富。

爲了蔡、溫兩人，他不得不冒險火中取栗，從羅漢他們的手上「搶」到江中富。

他甚至比江、張兩人還早登上山腰。

可是，他估不到江、張兩人並不是往山頭上逃去，却在山腰處繞到那一邊，待到他發覺的時候，他已往山頭上爬了一半，在進退兩難之下，祇好繼續往山頭上跑，鼓勁跑上山頭另一邊，已慢了羅漢他們一步，祇見羅漢他們機鎗大作中，在機鎗的掩護下，呼喊着往山脚下衝下去，江、張兩人却不知所踪，羅漢他們衝下山脚的時候，山脚下的何三爺的人抵擋不住羅漢等人的攻擊，掉頭急竄，他不明白兩夥人爲何會幹起來，以爲那些人跟江、張兩人一夥的(他根本不認識何老三的人)，在這情形下，他要火中取栗，恐怕沒有可能，於是來個坐山觀虎鬥，待到何老三的人以手榴彈阻擋羅漢他們追擊，成功逃脫，羅漢他們又扶又抬五個傷者往玉林鎮那個方向走去時，他才從山頭往下走，打算循着何老三的人竄逃的方向追下去(他一直以爲何老三的人是江、張兩人的同夥)，希望追尋到江、張兩人的所在。

那知道往山下走下幾丈，驀地聽到山腰處響起隱隱約約的笑聲，心頭急跳一下，慌忙放輕脚步，慢慢往下走，恐防走得太快，踩落山石，驚動山腰上的人。

山腰上還有人，大出他意料之外。

又走下數丈，他終於聽清楚其中一把笑聲像是江中富的，可惜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他所在的地方，距山腰仍很高。

又往下走了數丈，從隱隱聽到的話聲，他聽出下面有四個人(那時張權一直沒有作聲)，他甚至肯定，其中一人是江中富。

待到他走下可以清楚聽到山腰處四個人的說話時，可惜他祇聽到江中富說的「好主意」三個字，脚下踩着的地方一塊拳頭大的石子鬆脫，滾墮下去，發出碰撞聲，下面的人立刻沒有聲息，大概已驚覺上面有人。

蕭原忍不住在心裏暗駡一聲，「該死！」立刻將鎗拔出來，往外急竄開去，在一棵樹下蹲下來，靜觀下面的人是否走上來。

很快，他便聽到下面有人往上爬的聲音，而且不是打從一處爬上來，他聽到左邊及樹下那個方向，都有爬時發出的聲音。

換言之，下面的人分從兩邊登上來，對方有四個人，自已祇有一人、一鎗，恐怕很難應付得了，他不想冒這個險，蔡、溫兩人的生死，都在他身上，換言之，他肩上擔負着兩條命，決不能冒險拚命，思量之下，他決定避之爲上，立刻轉到另一邊，在一塊石後匿下來，窺看那些掩上來的人除了江中富外，還有什麼人。

在轉到另一邊之前，他撿起一塊石頭，往山頭上扔去，石頭落地，往下滾墮跳動，發出的聲響足以讓爬上來的江中富等人誤以爲他往山頭上逃去。

他匿着的地方，恰好可以看到從下面爬上來的人。

他終於窺望到他剛才所在的地方，左右兩邊一共有四個人先後爬上來。

他一眼便看到，自那棵樹下爬上來的兩個人，其中一人正是江中富。

他匿着的石塊距那棵樹約十五六丈，位置亦高很多，他有把握可以一鎗射倒江中富，但却沒有把握將江中富自那三個人的鎗下搶過來，帶回朱家，所以他不敢莽動。

江中富跟黃金城登上蕭原方才所在的地方，停下來歇口氣，並四下張望。

「一定是竄上山頭上了！」黃金城站在一塊石下，抬頭往山上張望，「怎會有人在山上的？」

江中富不住左張右望，「有可能是那個姓蕭的寃鬼，那傢伙像陰魂不散般，眞討厭，要不是阿權阻止我，那天在坳谷內我一鎗斃了他，便少了一條禍根！」

「喂，你們那邊有發現人嗎？」黃金城向三丈外的兩個手下呼叫。

那兩個漢子在回答前再往四下張望一眼，才應道：「沒有人。」

「要不要追上山頭？」黃金城問江中富。

江中富沉吟道：「追上去，未必追得上，還是省點氣力吧！」

黃金城搖頭道：「我看，還是跑上山頭好一點，可以看到那人是逃了還是躲起來，逃了倒沒什麼，要是他躲着，暗中跟着我們，那就痳煩了，是不是？」

江中富連連點頭，「還是城哥你想得周到，姓蕭的傢伙不簡單，鎗法很準，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萬一給他暗中跟着我們，那就……」下面的話聲音很低，因此，蕭原聽不到。

蕭原第一次見到黃金城，聽他剛才那樣說，感覺到他是個厲害人物，自然對他印象深刻，向他多望幾眼。

「劉忠、阮雄，繼續往上搜。」黃金城朝兩個手下揮揮手，繼續往上走。

江中富道：「等一等，待我呼叫阿權一齊跑上山頭。」跟着回身向下大聲呼叫，「阿權，快跑上來，上山頭呀！」聽到留在山腰處的張權應了一聲，才跟着黃金城往上走。

蕭原一直匿在石後，不敢暴露自己。

黃、江跟兩個漢子快要走上山頭時，矮脚虎張權才走上蕭原跟黃、江四人先後停留的地方，停下來喘了幾口氣，急急往上走。

蕭原從石後窺望張權走上來，眞想將他叫住，勸他不要跟江中富在一起，免得害了自己，對於張權在坳谷內救了他一命，他很感激。所以，他不想張權跟着江中富這種無良缺德的人走在一齊。

看着張權奮力往上走，蕭原在心裏嘆口氣，替他可惜。

黃金城跟江中富、劉忠、阮雄先後走上山頭，立刻在附近搜尋張望，山頭上除了他們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往四面的山下張望，亦不見有人往山下逃，黃金城肯定地道：「那人一定躲了起來，並沒有逃走。」

江中富大爲緊張，「那咱們怎辦？」

黃金城道：「別擔心，我自有辦法教那人不敢也不能暗中跟着我們。」

跟着附在江中富的耳邊說了一會話，江中富聽得連連點頭。

待到張權走上來，讓張權歇了一會，五人便向南面山下走去。

* * *

蕭原暗中追着江、黃、張等五人下了山，追到一個空曠的野地時，頓時感到有點不對勁，當下停下來，往四下張望，一下鎗聲驀地驚破曠野的上空，一道鎗火嘯然自他的身旁射過，祇差那麼二三寸便射中他，嚇得他慌忙趴下去，出了一身冷汗。

一下鎗聲後，跟着又是兩下鎗聲，幾乎是貼着他的身體射過兩顆鎗彈。

蕭原沒有還擊，因他根本看不到向他射擊的人。

不過，他却猜到，必是江、黃、張等五人伏擊他。

悄悄抬起頭，往鎗聲響起的地方張望，却看不到有人，而前面一大片地方祇長着三四寸的野草，一棵樹也沒有，就算趴在地上，野草也不可能將人遮掩起來，除非響起鎗聲的地方有一道土坑什麼的讓江中富等五人躲藏起來。

蕭原認爲必有地方可供江中富等五人躲匿起來，恐怕五人的鎗嘴都已瞄準着他，他若稍爲抬起身子，一定避不過五人射來的鎗彈，所以他不敢動。

等一會，見鎗聲響起的地方仍沒有動靜，蕭原試着往前爬行，立刻招來一陣鎗聲，鎗彈射在他前面的地上，噗噗作響，忙停下來，貼在地上。

他不動，那邊的人便不開鎗射擊。

驀地，蕭原瞥到左邊有人向他這邊爬行前來，他立刻向那人開了一鎗。

一鎗換來了十數響鎗聲，呼嘯掠過的鎗彈壓得他無法抬起頭向左邊那人射擊。

左邊那人却乘這機會，從地上跳起來，向前疾衝。

再不阻止那人衝過來，蕭原的處境極之不利，因此，蕭原冒險陡地微微抬起頭，手上的鎗一擺，向那個躬着腰疾衝過來的人開了一鎗。

那人應聲跌落地。

蕭原也幾乎給一顆鎗彈射中！鎗彈擦着他的髮際射過。

正面射來的鎗火更加猛烈。

那個給蕭原一鎗射倒的人急急往回爬行，看來傷得不算重。

蕭原也貼着地面，往後退。

身後丈許外，有一處地面凸起半尺左右，祇要退到那裏，便不怕給射來的鎗彈射中。

可是，那丈許的距離就像一里路那樣遙遠，蕭原一點點往後爬，因爲鎗火就在他的身上射過，他的身體若是抬得稍高，有可能給射中。

蕭原快退到凸起的地面時，那個往回退的人已成功地退回去，消失不見了。

蕭原退到那凸起的地面後，正面射來的鎗火亦逐漸疏落下來，過了一會，終於停下來。

大概那些人認爲無法射中蕭原，於是不再浪費子彈。

蕭原伏在凸起的地面後面，鬆口氣，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剛才眞是太危險了，若不是伏擊他的人鎗法不準，他可能已中鎗身亡。

躺了一會，他才稍爲抬起頭，往前張望，前面毫無動靜，不知那些人又在耍什麼花樣？

他決定試探一下，將頭抬起一些，作出往前竄的姿勢，立刻便引來一下冷鎗，幸好他頭一扭，立刻往下縮，要不，好可能會給那一下冷鎗射中。

他從掠射發出的銳嘯聲聽出，那顆鎗彈射得很低，幾乎是貼着凸起的地面射過來。

蕭原不敢再冒險，跟對方僵持下去。

雙方就那樣僵着。

由於附近一大片地方都是曠地，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遮蔽掩護，因此，蕭原不敢冒險往前欺進或再後退，何況，他對付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五個人！他是從射來的鎗火分辨出來的，而且，他還有一重顧慮，他的生死關係蔡、溫兩人的生死，他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眼前的僵局，他無法打破。

鎗聲沉寂下來後，天地間祇有一種聲音，吹掠過的輕微風聲。

一直到天色黑下來，蕭原才敢從地上爬起來，摸黑從右邊抄掩前去，雖則他已猜到跟他僵持的江中富五人有可能早已溜了，他仍然想弄個清楚明白，結果是，江中富五人果然溜了。

而他亦弄清楚，江中富五人匿伏的地方，原來是一條約三尺寬的土溝，約大半人高，溝中居然有一條細小的水流，毫無疑問，江中富五人就匿在土溝中伏擊他。

大半天沒有滴水到肚，看見溝中有水，蕭原先掬了把水洗個臉，才掬水喝了幾口，再拿出帶來的乾糧吃起來。

原來，他自吃過早飯後，至今未吃過東西下肚。

餐風露宿，他已習以爲常，所以他不以爲苦，吃過乾糧後，他乾脆在附近找了一個可以露宿的地方睡一晚，翌日天亮再追尋下去。

他不想花費時間返回玉林鎮，然後又費時地再返來循着踪跡追尋下去，因爲天亮後，已是第五日，對他來說「時日無多」了。

爲了救回蔡、溫兩人，他必需要在剩下的五日內，捉到江中富。

江中富跟黃金城都不知道蕭原的底細，要是知道他是省城有名的追捕手，他們大概不會放過蕭原。

* * *

看到羅漢跟一衆手下非但捉不到江中富回來，還鎩羽而歸，朱老爺氣得破口大駡羅漢等人是飯桶，可是待他聽了羅漢的話後，幾乎氣炸了肺，翻起雙眼，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抖動嘴唇道：「好可惡……何老三！居然敢跟我作對，一再踩到我頭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鏟平何家！」

羅漢道：「老爺子，這一次絕對錯不了，截擊咱們的人，確是何老三的手下，我還認出何老三的一個得力手下鄧南關！」

頓一下，又氣憤地道：「何老三分明跟姓江的混蛋串通勾結，咱們追擊姓江的和矮脚虎到另一面的山腰下，何老三的人早已埋伏在山脚下，姓江的和矮脚虎逃下去，他們便冷不防開鎗襲擊咱們，要不是咱們帶了一挺機鎗去，硬是將他們的鎗火壓下去，並乘機往下追擊，咱們窮追不捨，那想到何老三的人帶着手榴彈，冷不防向咱們扔來，躲避不及之下，給炸傷了四個人，何老三的人才有機會逃脫，連同給冷鎗射傷的一個，咱們總共有五人受傷。老爺子，別說您吞不下那口氣，我羅漢也忍無可忍了。」

「何老三，別以爲你的一個妹夫在中央政府當一個什麼司令，我便不敢動你，他媽的！豁了也罷，我也要拔去你這根眼中釘！」朱老爺道。

朱家跟何家水火不相容，一直在暗中你爭我鬥的事情，並不是一個秘密，玉林鎮跟板橋鄉及附近的鄉村，都知道朱、何兩家是寃家對頭，要不是互相顧忌對方背後的靠山都是有實力的人物，兩家怎會互相隱忍不發，早已火併了。

「羅漢，咱們還有多少人手？」朱老爺咬着牙問。

羅漢在心裏算了一下，說道：「除去死傷的，咱們祇有二十一人。」

朱老爺雙眼一睜，「何家的人手本來跟我朱家不相上下，他死傷的人數應該少於我們，他在人手上佔了上風，跟他硬拚，未必拚得過他，必須想個辦法對付他，一舉將他打垮！」

「老爺子，咱們大可打他一個冷不防！」羅漢獻計。

朱老爺陰陰一笑，「我已想到一計，保證將何老三連根拔起！」

「老爺子英明過人，羅漢佩服得五體投地。」羅漢好會拍馬屁，「若拔掉何老三，老爺子，從今後那條財路便是老爺子獨佔了，不用再跟以往那樣，被何老三佔了一半。」

朱老爺笑了，「羅漢，你們替我朱家賣命，我不會虧待你們的，若日後那條財路全歸我朱家，我會拿出十分一的利益，分給你們。」

羅漢大喜，忙謝道：「老爺子對我們這樣好，我羅漢跟弟兄們誓必同心協力，替老爺子您辦事。」

「好，好！」朱老爺呵呵笑了，「明天你親自到何家去，將我交給你帶去的信交給何老三。」

羅漢連聲應是。

朱老爺忽然問：「你怕不怕拚不過何家？」

羅漢一挺胸膛，「不怕！羅漢相信老爺子決不會打無把握的仗。」

朱老爺哈哈笑起來。

那邊廂，何家內，何三爺聽完得力手下鄧南關的話後，陰沉着一張臉，半晌也沒有說話，垂手站着的鄧南關不免心裏嘀咕，心頭忐忑，猜不透何老三心意如何。

舉起雙手伸展一下腰身，何三爺終於開口說話，「南關，你認爲怎樣？」

鄧南關一時間不明白何三爺那句話的意思，怔了一下，腦筋一轉，才意會過來，忙道：「三爺，朱家分明是借姓江的淫蟲作藉口，實行對付我們，我剛才已向三爺你說了，當時我們已看到姓江的淫蟲從山腰上竄下來，跳落一條溝下，我們欲衝上捉拿姓江的，朱家的人

居然棄姓江的不顧，驟然向我們開鎗，還出動機鎗，試問捉一個姓江的淫蟲，何需出動機鎗？分明有心對付我們，幸好我們帶了幾個手榴彈，要不，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回來見三爺您。」

何三爺連連點頭，「朱老七一直不甘心跟我平分秋色，我早已知道，也一直在提防他有一天會找機會吃掉我們，他終於動手了，也好，正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就跟他來個了斷，看看誰打垮誰！自古以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朱老七這個老鬼陰險惡毒，我們務必要小心提防。」

「三爺，我們跟朱家旗鼓相當，怕他什麼！」鄧南關道。

何老三瞪了鄧南關一眼，「我不是怕他，不怕說，我才不怕他公然派人帶鎗來攻打我們，憑他的實力，還吃不掉我們，要不，他怎會等到現在，我擔心的是，朱老七不知會使用什麼陰謀詭計。」

鄧南關道：「三爺，我們何不來個先下手為強？」

何三爺搖搖頭，「不！我要來個後發制人，出奇制勝，才能夠一舉打垮朱老七！所以，他不動，我也不動。」

一頓，又道：「南關，記着我的話，不出三日，朱老七便會有舉動。」

何三爺似乎料事如神，第二天，羅漢帶了兩個人，來到板橋鄉何家，將一封信交給何三爺。

何三爺不動聲色——並沒有質問羅漢有關昨天的事情，看過朱老爺那封親筆書寫的信後，爽快地道：「你回去回覆朱老七，說我在那一天會準時赴約，決不會比他多帶一個人。」

一頓，接又道：「告訴朱老爺，不要玩什麼陰謀詭計，要不，三爺我可不是好欺負的！」

羅漢待何三爺說完，才道：「三爺還有什麼要我轉告老爺子的？」

何老三沉吟一會，才搖頭道：「沒有了，你可以回去了！」

羅漢說一聲，「三爺，告辭。」向何三爺抱拳拱手，與隨行的漢子離開何家。

何三爺待羅漢三人走出數步，才拋給他一句話，「羅漢！要不是看在朱老爺的臉上，我今日不會讓你離開我家！替我告訴朱老爺，明天之約會，我會跟他談談昨天之事，要他給我一個公道。」

羅漢聽着，頭也不敢回，急急離開何家，走出板橋鄉後，才大大地鬆口氣，發覺自己手心已揑了把冷汗。

在趕去板橋鄉的路上，他一直提心吊膽，擔心到了何家，何老三會因為昨天的事而不放過他，要不是朱老爺之命不敢違，說什麼也不敢「送羊入虎口」。

返回玉林朱家，羅漢又神氣了，將何老三說的話轉告朱老爺，自不免向朱老爺吹噓一番，自己如何有膽量，頂住何三爺的恫嚇。朱老爺聽完他的話後，讚了他幾句，羅漢大為受用。

「羅漢，何老三可是一口便答應赴約？」朱老爺直瞧着羅漢。

羅漢道：「不，他轉着眼珠想了一會才答應，然後加了一句話，要我轉告老爺子您，不要耍什麼陰謀詭計，要不，他不會放過老爺子您。」

朱老爺哈哈笑起來，「那老狐狸虛言恫嚇，這表示他沒有思疑我會動他，大概他以為，一直以來，他跟我朱家旗鼓相當，我吃不了他，所以，他以為我這一次也不敢對他怎麼樣！哈哈……」放聲大笑。

羅漢陪着笑。

跟朱老爺的哈哈大笑比起來，何三爺的笑是陰笑。

待羅漢三人走後，何三爺對他的心腹手下道：「大鵬，朱老爺這一次約我到石蘭亭相見，正是會無好會。嘿嘿！他不暗懷鬼胎才怪，你他媽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來，跟我到裏面去從長計議。」

何大鵬祇得點頭，跟着何三爺往書房走去。

書房就在何三爺的寢室旁邊。

＊　＊　＊

蕭原終於追尋到江中富的下落——他的落腳處。

他不知那裏是什麼地方，祇知道那是一條祇有十戶不到的小村子，由於地形的關係，那十戶不到的人家並不是聚居在一起，疏落落的，有的兩戶人家在一起，有的相距約十多二十丈，每戶人家的門前便是田地，兩戶人家相隔的地方亦是田地，縱橫交錯的田基小路將田地分隔成一塊塊，遠遠看過去，就像一件百衲衣。

在那一塊塊田地的東頭，有一座房屋，屋前是一個小小的晒谷的場地，屋旁種了幾棵香蕉樹和菓樹，屋後是一間豬圈，豬圈對面不到一丈的地方，便是田地，屋子另一邊的旁邊，是灶間，有六條闊窄不一的田基路通到那座房屋，那形狀就像房屋是蜘蛛的身體，六條田基路是蜘蛛脚，四通八達。

江中富、張權、黃金城就在那座看上去像一座孤島般的房屋內。

江中富跟黃金城等人並沒有窩在屋內不敢露面，不時走出屋外，在晒谷場走動，甚至在場上擺放枱櫈吃晚飯。

蕭原一直在距那座房屋三塊田

地，約四十丈遠外的一塊約半畝左右的蔗地內監視着那座房屋，雖則幾次望到江中富在屋前的晒谷場出現，卻不敢抓他，整天窩在蔗地內，不敢露面，幸好他身上還帶着昨晚吃剩的乾糧，餓了可以吃乾糧，渴了，却沒有水，祇好吃蔗，蔗汁可以解渴。

由於房屋的四面不是禾田便是菜地，從屋前的晒谷場，一眼便可以望到四面老遠的地方，有什麼人在附近出現走動，都一目了然，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蔽，因此，蕭原雖然幾次看到江中富在屋前出現，却不敢貿然走出蔗地接近房屋，恐怕他才走出蔗地，便給在屋外走動及在附近田地裏耕作的人發現，無所遁形。

事實上，房屋外一直有人在留意附近的動靜。

那座房屋除了江中富、張權、黃金城等人外，還有兩個婦女，還有年紀由六七歲至十三四歲的男女孩童，他們在晒谷場上吃晚飯的時候，蕭原望到男女老少一共有十二人。

憑他一人、一鎗，蕭原縱使有天大的本領，也不可能強闖到那座房屋去捉拿江中富，他不想「打草驚蛇」，更不想傷及婦女、孩童，祇好忍耐着，整天躲在蔗地內。

午後的時候，他幾乎給人發現，那座房屋的一個男人和婦女走到蔗地旁邊的菜地澆水施肥，那個婦女還走入蔗地內，蹲下來解手，幸好蕭原早已躲入蔗地深處，沒有給那兩個男女發現。

蕭原打算待夜深之後，房屋內的人睡了，才冒險潛到屋前，摸入屋內，制服屋裏的男人，捉拿江中富。

天黑了。

吃罷晚飯的江中富等人並沒有返回屋內，五個男人坐在晒谷場內抽煙談笑，足足坐了大半個時辰，才陸續走回屋內。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左右，屋內的燈光熄滅了。

蕭原在蔗地裏聽着蛙聲蟲鳴，偶爾傳來的幾聲狗吠，一聲豬嚎，感覺很新鮮有趣，生出羨慕之心，想起兒時在故鄉的寧靜生活，悠然神往。

想到鄉間的生活，不由想起了將自己養大的姑母，還有姑丈，以及那個活潑的表弟，那是他在世上最親的親人，算一下，他已有四年沒有見過他們了。

不知姑丈姑母身體健康否？表弟該有十八九歲了吧？他們不知有否怪我這麼久沒有回去看望他們？

蕭原想得入了神。

夜深了。

萬籟俱寂，蟲鳴蛙聲都疏落下來，夜風吹過，蔗葉發出沙沙的聲響，偶爾傳來一聲隱約的狗吠，益顯天地之沉寂。

蕭原估計那座房屋的人都已睡了，決定採取行動，從蔗地內走出來，彎着身子，向那座房屋掩去。

走過一塊田地，驀地瞥到另一面的一條田間小路上，有一條人影匆匆向那座房屋走去，忙停下來，蹲下去看那條人影是否到那房屋去。

那條人影走到房屋前，舉手敲門。

一條人影即時從灶間竄出來，却沒有發出喝問聲，還跟那敲門的人互相拍拍臂膀，跟着屋門打開，那條人影走入屋內，從灶間竄出來的人影則留在屋外門前。

蕭原睜大雙眼望着，慶幸自己不是那個人——到屋子去的人，要不，恐怕還未接近屋子，便給發現了。

那人進入屋內後，屋裏沒有亮起燈火，大約一刻鐘左右，從屋內魚貫走出六個人，加上一直站在屋外的那個人，一起沿着晒谷場前面的那條田間小路匆匆走去。

蕭原待他們走出一大段路，才彎腰站起來，跟着那七個人追下去。

雖然距離頗遠，蕭原仍然認出，那七個人之中，有矮脚虎張權和江中富在內。

他要看看江中富這夥人要到什麼地方去，深夜出動，去幹什麼勾當。

＊　＊　＊

石蘭亭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個木造的亭子。

只不過，此亭很出名，方圓三十里之內，就連小孩子也知道在龍首山上，有一座石蘭亭。

石蘭亭所在的那邊山坡上，確是風景如畫，山坡上長滿了一種當地人叫石蘭的樹木，每年夏秋之間，石蘭花開，滿山淡紫米黃，幽香撲鼻，一地樹蔭，加上坡下有一個洗馬池，池中有三塊狀如駿馬在水中洗濯的奇石，池上石壁上有一個形似龍口的水口，噴吐出連串的水流，射落池中，當地的人雅稱為龍吐珠，附近還有不少景緻，因此，是當地有名的風景遊玩的地方，每年自夏天開始，都有不少人到那裏去遊玩，甚至連省城的人也有慕名去觀賞石蘭花開的。

這一日，石蘭亭附近，距晌午的約半個時辰前，所有在那裏遊玩的遊人都給人趕走。

將石蘭亭附近一帶地方封鎖起來的，是玉林朱家的人。

那些遊人中，有些不認識朱家的人，甚至沒有聽聞玉林朱家的大名，但不要緊，祇要不是瞎子，任

誰也認識朱家的人手上的鎗，足以將他們嚇走。

鎗是一種可以打死人的武器，持之可以橫行霸道，良民百姓，有那一個不懼怕的。

朱老爺帶着八個隨從，一路上看着如花海的石蘭花，鼻中嗅到一陣清幽的花香，神清氣爽之外，不禁生出一種佔山爲王，高人一等的氣概。

剛才還是遊人處處，如今，祇有他一個人在此大模大樣地走着，怎不教他生出一份顧盼自豪的心態。

登上山坡，在石蘭亭中坐下來，挑着一擔食盒，隨在後面的一個長工在亭外放下擔子，將六個食盒放在亭內的六角木桌上，然後退出亭外，走下山坡。

朱老爺拿出一支洋煙叨在嘴上，站在他身後的一個隨從立刻從身上拿出一盒洋火，劃着了一根火柴，讓朱老爺燃着洋煙。

跟着，一個隨從自一個食盒中拿出一個用厚棉套套封的茶盅來，好讓朱老爺喝兩口，潤潤喉嚨。

朱老爺喜歡喝熱茶，所以，凡到沒熱茶喝的地方，都會吩咐隨從泡一盅熱騰騰的龍井茶，用那個特別縫製的厚棉套將茶盅套封起來，帶到那個地方，然後拿出來給他喝，由於保溫得好，拿出來的茶盅內的茶還是滾燙的。

有錢人就有這個好處。

別人辦不到的，有錢的人可以辦到。

喝了兩口茶，朱老爺抬頭看一眼亭外的天色，日頭已快移到當天，頓時顯得有點不悅，「他媽的，何老三好大的架子，這個時候還不來！」重重地將手上的煙蒂扔落地上。

一直站在椅旁的羅漢開口說道：「老爺子，何老三已時日無多，就讓他擺多一會架子吧！捉到他，要他像狗一樣趴在老爺子您的脚下！」

朱老爺聽着，臉上泛起一抹冷笑，「何止要他在我脚下趴着，還要在他身上踏幾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話聲剛落，一個漢子急匆匆自坡下走上來，在亭外站着，垂手對朱老爺道：「老爺子，何老三來了。」

朱老爺嗯了一聲，那個漢子立刻退開一旁。

何老三果然來了。

他一樣帶了八個手下前來，心腹何大鵬緊隨在他身後。

朱老爺雖然恨不得一口吞了何老三，但在時機未到之前，不得不按捺着，站起來皮笑肉不笑地道：「何三爺，終於來了，請進亭內坐下，哈哈，我還以爲三爺您……爽約不來啊！」

何老三乾笑一聲，向朱老爺拱手，「要七爺你久候，罪過。不是約好了正午在此相會的嗎？七爺這麼早便來到，眞是個有心人！」打個哈哈，走入亭內，在朱老爺對面坐下。

何大鵬跟三個漢子緊隨在後，進入亭內，一字排開，在何老三背後站着，其餘四個漢子立刻散開來，不但盯着朱老爺站在亭外的四個隨從，還留意四下裏的動靜。

朱老爺聽了何老三那句針鋒相對的話，心裏哼了一聲，表面上不動聲色，「何三爺，我約你在此相見，該心中有數吧？」

一個隨從在朱老爺說話時，上前將桌上四個食盒打開，拿出四個還冒出熱氣的菜，將兩副杯碗筷子擺放好，再替朱、何兩人斟了酒，才退回朱老爺身後。

何老三正想說話，朱老爺却拿起酒杯，「且先喝酒吃菜，吃飽了才好說話。」

何三爺端坐不動，「謝了，我吃過飯才趕來的，還不餓。」

朱老爺想不到碰了個軟釘子，臉上有點訕訕的，乾笑一聲，「那我不客氣了。」一口喝掉杯中酒，自顧自喝酒吃菜。

何三爺起先還按捺得住，眼見朱老爺興緻勃勃地吃喝着，恐怕一時立刻也不會停筷，忍不住開口道：「朱七爺，我不是來看你喝酒的，有話快說，要不，我失陪了。」

朱老爺放下筷子，咽下口裏一口菜，拿出布巾來抹抹嘴，才笑道：「何三爺，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約你到此見面，有何事幹，你該心裏有數，還用我來說？」

何老三非要朱老爺說出來不可，「我生性愚鈍，不明七爺你話中之意，請七爺明言。」

朱老爺在心裏重重地哼了一聲，罵一句：老狐狸，待會我不將你剝皮抽筋，我便不姓朱！口裏說道：「既然何三爺你裝傻扮懵，我也明人不說暗話！我這次約你到來，是要跟你說清楚，爲何兩番伏擊我的人？」

何三爺雙眼一睜，「七爺，我還未跟你算賬，你却惡人先告狀，豈有此理！」

朱老爺冷冷一笑，「算賬？算什麼賬？你居然反咬我一口？」

何老三霍然站起來，「你的人前天在跑馬山向我的人出動機鎗掃射，事前話也不說一句，你他媽的分明是借着捉拿姓江的淫蟲，實則是對付我的人！」

朱老爺也不示弱，霍地站起身，「你他媽的，是你的人先向我

的人開鎗，射傷我一個人，他們才開鎗還擊！還有，你的人事先埋伏在山脚下，而姓江的幾個人逃到你的人埋伏的那面山脚忽然不見了，你分明是要姓江的引我的人到那裏去，好讓你的人伏擊我的人！」

「胡說八道！」何老三亦站起身，怒視着朱老爺，「我的人接到消息，姓江的會在那裏出現，我才派人到那裏去伏着等待……」

「何老三，你不用砌詞強辯了！」朱老爺打斷何老三的話，「口在你臉上，你說什麼也成！但却改變不了事實！是你的人先向我的人開鎗！你說說要捉的人是姓江的混蛋，爲何不向他開鎗，却對我的人下手？還帶備手榴彈，分明是要用手榴彈來對付我的人！捉姓江的混蛋，難道要用手榴彈？」

何老三窒了窒，跟着大聲道：「我的人帶着手榴彈，關你什麼事？你的人不也帶着一挺機鎗！捉一個姓江的淫蟲，居然要出動機鎗，分明是想對付我的人，幸好我的人帶着手榴彈，要不，恐怕一個也活不了跑回去！你他媽的分明想借機打垮我，你好獨吞買賣！」

由於兩人早有心病，加上成見頗深，最重要的還是各懷鬼胎，因此，朱、何兩人都不去探究其中值得思疑的地方，祇顧互相指責，不惜鬧翻臉。

朱老爺一拍桌面，怒道：「何老三，你兩番伏擊我的人，早已有心對付我，如今還倒打一耙，你才眞的想獨佔買賣！嘿嘿嘿！我知你一直懷恨我分了你一杯羹，內心不忿，借機會對付我，搶回那一半買賣。」

何老三亦拍一下桌面，厲聲道：「我不和你說！有本領的，吃掉我呀！」

朱老爺冷笑一聲，「何老三，我知你有備而來，但我奉勸你一句，最好別輕舉莽動，不怕對你說，我不會傻到祇帶幾個人來！」

「朱老七，咱們走着瞧！」何老三怒氣衝衝地一揮手，喝一聲，「咱們走！」大步走出亭外。

何大鵬跟三個漢子早已拔鎗在手，護着何老三走出外面。

守在亭外的四個漢子──何老三的手下，在朱、何兩人爭吵時，已經拔鎗跟站在亭外另一邊的朱老爺的隨從互相對視，亭內的羅漢四人亦不示弱，拔鎗戒備。

朱老爺一臉獰惡，向亭外走出，在八個手下前後護衞下向坡下走去的何老三叫罵，「何老三，別以爲我奈何不了你！我已忍無可忍……」

往坡下走下十數步的何老三幾人驀地突然蹲下身，回身向亭內的朱老爺開鎗射擊。

何老三這一着大出朱老爺及羅漢意料之外。

朱老爺確實作夢也想不到，何老三會兵行險着，驟然跟他火併。

朱老爺中鎗倒下，另外兩個隨從亦中鎗跌倒，羅漢僥倖眼快動作也快，立刻蹲下來，才沒有中鎗，立刻開鎗還擊，其他幾個沒有中鎗受傷的隨從亦各自閃避，紛紛開鎗還擊。

何老三等人猛烈開鎗向亭內外射擊，其中一人還扔出一個手榴彈。

轟然一聲，手榴彈在亭外爆炸，將木亭炸塌了一半，匿在亭邊還擊的兩個朱家的人給炸得血肉橫飛。

何老三等人立刻從地上竄起來，往上衝，手上的鎗不停的響。

羅漢忠心護主，在手榴彈擲上來的時候，急忙撲落朱老爺身上，抱着他翻滾向最外面。

一陣急驟的「噠噠……」機鎗聲驀地從左側山坡下的石蘭樹林中響起，一大片鎗火掃射向往上衝的何老三等人。

立刻有三個趴不及的手下中鎗跌倒。

何老三又驚又怒，趴在地上惡狠狠地道：「大鵬，不是查察過，附近沒有朱老七的人嗎？怎麼忽然殺出他的人來？」

何大鵬急急道：「三爺，我也弄不清楚，大概朱老七早有預謀，他的人在附近較遠的地方躲起來，然後偷偷掩前來，咱們在附近守着的人一時不察，給朱老七的人解決了！」

「快向那邊扔手榴彈。」何老三大叫。

一個手下立刻向鎗聲響起的左面坡下石蘭樹林中扔出一個手榴彈。

轟一聲，手榴彈將坡下那個地方的石蘭樹炸倒幾棵，烟塵騰射。

噠噠……一陣機鎗聲在剛才炸響的地方前面不遠的地方響起，猛烈密集的鎗火壓得何老三等人幾乎抬不起頭來。

「咱們的人怎麼還未到？到哪裏去了？」何老三心慌氣急，向何大鵬低吼。

何大鵬正想說話，右側坡下有人往上衝，並向坡上亭外不斷開鎗射擊──向朱家的人射擊。

何大鵬扭頭一望，一眼便認出是他們的人，頓時鬆口氣，高興地道：「三爺，南關他們來了！」

何三爺聽聞，放下心來，咬牙道：「咱們今日就跟朱老七拚個我生你死！」

亭後忽然響起朱老爺的怒吼聲，「何老三，我挨了你他媽的一鎗，說什麼我也要向你十倍奉

還！」中鎗跌倒下去的朱老爺居然還活着。

朱老爺確實沒有死，他中鎗的地方在肩胛處，所以，要不了他的命，羅漢抱着他滾出亭後外面，避在一棵石蘭樹下，立刻用朱老爺身上的布巾替他將傷口包紮起來。

朱老爺痛得連聲呻吟，恨死了何老三，忍不住傷痛，厲聲吼叫。

何老三不甘示弱，亦大聲吼叫，「朱老七，剛才一鎗打不死你，我會親手向你身上開鎗，看着你中鎗身亡才罷手！」

兩下裏埋伏着的人都已現身趕到來，互相猛烈開鎗射擊，一時間坡上鎗聲震天，最遭殃的是那些石蘭樹，給射得葉落枝折，樹身上彈痕處處，還給炸斷了幾棵。

朱老爺那邊雖有一挺火力犀利的機鎗，由於何老三那邊帶了手榴彈，前來接應的鄧南關等人又有兩支衝鋒鎗，因此，朱家的人未能憑那挺機鎗佔有優勢，互相僵在那裏，拚命向對方射擊。

本來，朱老爺在坡下不遠處暗暗埋伏了七八個人手以防不測，另外在西面何老三必經的路上，埋下一支伏兵，對付何老三，想不到何老三居然兵行險着，親自動手襲擊他，令到他的詭計不能得逞，幸好他沒有中鎗身亡，加上在附近不遠處佈置了接應的人手及時救援，要不，他恐怕劫數難逃。

至於何老三，本就打算出奇制勝，一舉將朱老爺擊斃或捉拿，控制大局，那料到朱老爺居然中鎗不死，而且還在附近伏下一支救兵，救援得那麼快，以致令到何老三無法控制大局，功虧一簣。

事實上，他在來到這裏的時候，未跟朱老爺見面之前，已着何大鵬派人在附近一帶查看過，確定沒有朱家的人在附近埋伏，才走上石蘭亭與朱老爺相見。而他並不祇帶了八個人上石蘭亭，在可能潛登上石蘭亭的地方，分別派人守着，那知道仍給朱家的伏兵及時登上山坡，而他留守在那面的手下却毫無知覺，那祇有一個可能，守在那邊的手下經已被朱家的伏兵解決了。

山坡上的朱、何兩家人在拚命駁火，誰也想壓倒對方，但誰也無法佔到上風，鎗聲大作中，夾着偶爾響起的一聲手榴彈爆炸聲，熱鬧得很。

朱老爺咬着牙，連聲咒罵用來伏擊何三爺的人手還未趕來。

若要壓倒何老三，將他打垮，祇有指望那一隊人手能盡快趕來，前後夾擊何老三及其手下。

山坡上的朱、何兩家人在猛烈駁火時，在山坡上面的山頭上，有人坐山觀虎鬥。

蕭原是其中的一個。

另一撥人一共有十二個人，江中富、張權、黃金城等都在其中。

蕭原跟江中富那夥人約距十多二十丈遠，他趴在一棵樹下，於觀看下面山坡上的駁火情形時，不忘監視江中富那夥人。

在朱、何兩家人駁火的時候，蕭原已豁然想通了所有的疑問。

——江中富之所以不遠走高飛，還敢在朱、何兩家人的眼皮底下時常出現，以至朱、何兩家連番衝突火併，都是江中富那夥人有意造成的，他們那樣做，祇有一個可能，就是從中得利。

蕭原甚至還猜到，待下面的朱、何兩家人鬥個兩敗俱傷的時候，江中富那夥人必定會來個打落水狗，將朱、何兩家徹底打垮，然後……

蕭原還知道，他們一定是事先接到消息，才急急趕來這裏坐山觀虎鬥，極可能朱、何兩家的人中，有人給江中富那夥人收買了，所以才會消息靈通。

事實上，他們在天亮前，已來到山頭上，等着看好戲上演。

雖則江中富就在眼前，蕭原却不敢有所行動，他自問憑他一個人，鬥不過江中富那夥人——共有十二個人。

他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應付得了江中富那夥人。

江中富那夥人居高臨下，看着下面山坡上朱、何兩家人在猛烈駁火，顯得興高采烈，你一言我一語，談說不休。

「城哥，姓朱的跟姓何的兩幫人這場仗打得好不熱鬧，恐怕一時間誰也打不垮誰，這齣好戲眞精采。」一個漢子眉飛色舞，越說越大聲，要不是黃金城噓了一聲，示意他低聲說話，他眞會叫起來。

「嘿嘿……」江中富直笑，「他媽的，待他們鬥個你死我活，筋疲力盡，咱們才下去撿便宜。城哥，咱們這一次可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啊！」

「阿富，可笑朱、何兩個老鬼拚個你死我活，却不知道中了我們的計謀，待到明白過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黃金城滿臉興奮之色，「咱們接過朱、何兩家的買賣後，嘿嘿，從今後財源滾滾，不用做窮鬼哪！」

一個獅子鼻的漢子道：「城哥，就憑咱們這十多人，能夠吃定了朱老七跟何老三他們嗎？」

另一個漢子笑罵道：「城哥將他的大計說給我們聽的時候，你沒有聽到嗎？這個時候才來潑冷水，你他媽的不是給朱老鬼跟何老三的名頭唬住吧？」

黃金城道：「阿元，做大事怎能三心二意，怕這畏那？要翻身，

便要豁了出去！俗語有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蕭原雖然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但却看到江中富等人在說話，驀地，他心頭一動，悄然往後溜，從側面溜下山頭，不再理會山頭上的江中富等人待會有何舉動，亦不理會山坡上的朱、何兩家人惡鬥的結果，溜下山後，急急往玉林鎮奔去。

奸謀難逞　不得善終

蕭原臨時改變主意，急急奔返玉林鎮，是要去朱家救出蔡、溫兩人。

令他忽然改變主意，是他忽然想到，朱、何兩家人在猛烈火併，必定預早已調集大部份人手到那裏去，那麼，留守在家裏的人不可能會有太多人，他這時候到朱家去救人，正好乘虛而入，成功的機會相當大，若能夠救出蔡、溫兩人，那管他朱、何兩家鬼打鬼，江中富那夥人有什麼圖謀，他可不想捲入這場是非之中，朱、何等人的事，根本與他無關。救出蔡、溫兩人後，立刻返回南寧，就算事後朱老爺知道，也奈何不了他。

趕返鎮上，蕭原來到朱家，並沒有像小偷一樣潛入朱家，而是從大門進去。

在路上，他已想好了如何進入朱家去救人。

朱家大門緊閉着，門樓上仍然有人放哨，蕭原才走近大門，門樓上那個放哨已喝道：「快滾開去，再走近一步，一鎗打死你！」

蕭原立刻站住，抬頭道：「認得我嗎？我姓蕭，朱老爺要我替他捉姓江的回來，我已查到姓江的躲在那裏，他們一共有四個人，都有鎗，我一個人恐怕應付不來，所以趕回來告訴朱老爺，請朱老爺派些人跟我去捉姓江的回來！」

門樓上那漢子猶豫了一下，喝道：「朱老爺不在，你先回去，待會再來吧！」

蕭原裝着焦急萬分的樣子，「待會再來？恐怕姓江的已不在那個地方，不知又溜到哪裏去了。朱老爺不在，總有可以拿主意的人在吧？何不讓我進去跟他說，要是錯過了這個捉姓江的機會，你擔當得起嗎？」

門樓上那漢子給蕭原最後那句話唬住，要是因爲這樣而捉不到姓江的，朱老爺若是知道，他確實擔當不起，呆了呆，才道：「站着等一會。」跟着縮回身子，大概向屋內的人傳話。

果然，蕭原聽到那漢子在哨崗內向下呼叫，「阿添，快到裏面去叫表少爺出來，有緊急的事要對他說。」

蕭原聽到裏面有人應一聲，片刻之後，大門打開來，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壯年人出現在門前，「姓蕭的，你說找到姓江的下落？」一雙眼上下溜着蕭原。

蕭原急忙向大門走去，「是呀！朱老爺眞的不在？」

那壯年人——蕭原猜他就是表少爺，看上去不像一個奸狡的人，表少爺點點頭道：「不在……」

「那怎辦？」蕭原裝出十分焦急的樣子，「捉姓江的就跟救火一樣，刻不容緩，我不敢擔保姓江的會一直躲在那裏，若不立刻派人去捉他，錯失了機會——給他溜了，我可不敢擔保能夠再找到他……」

表少爺聽着，似乎認同蕭原的顧慮，顯得焦急起來，「你說得對……可是……」

「朱老爺不在，難道沒有人可以拿主意嗎？」蕭原不着痕跡地走到表少爺的面前，「又不是有關錢的事情，只是去捉拿姓江的，你不可以作主叫幾個人跟我去嗎？」他早已看到表少爺的身後站着兩個健壯的漢子。

表少爺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叫幾個人跟你去捉姓江的回來！」說完轉身對身後兩個漢子其中一個道：「阿添，去叫阿池跟阿基、阿寬出來。」

左面那個漢子答應一聲，往裏面走去。

蕭原就在這剎那一把將表少爺推向右邊那漢子，同時拔鎗一步標入大門內，拿鎗指着轉身往裏走的那個漢子的背心，口裏疾喝一聲，「別動！舉起雙手！」

那個往裏走的漢子給鎗嘴抵在背上，渾身震抖一下，僵住不動，慢慢舉起雙手。

那個表少爺給蕭原冷不防猛力一推，立脚不住，撞向右邊那漢子，將那個措手不及的漢子撞倒下去，壓在他身上。

蕭原右手一把抓住舉起雙手的漢子背後的步鎗往回一拉，將他拉跌在地，並順勢將那支步鎗搶過手，接一步標到跌在地的表少爺跟那個漢子身前，一脚踏在表少爺的背上，兩人被踩在地上，起不了身。

「躺着別動！」蕭原口裏疾喝一聲，手上的鎗忽然一抬，「啪」地放了一鎗。

當中那座高樓上一個放哨的漢子發出一聲慘叫，往後倒下去。

蕭原跟着又向左邊牆角上的哨崗放了一鎗。

那個在哨崗內向蕭原開鎗的漢子亦給蕭原一鎗射倒。

「嘯」一聲，右邊牆角崗樓上響起一下鎗聲。

蕭原於放第二鎗的時候，已然疾快地往門樓下一閃，險險避過那道鎗火。

門樓上有人探身出來，似欲向下找尋射擊的目標——蕭原，蕭原一眼瞥到，立刻向那人開了一鎗。

由於角度的關係，那一鎗沒有射中從門樓上探出身子的人，却嚇得那人怪叫一聲，急忙縮回身子。

中間高高的崗樓上及右邊牆角上的哨崗，接連響起幾下鎗聲，鎗火射在門樓前，却根本不可能射中他，但却嚇得倒在地上的三個人縮作一團，抱着腦袋直發抖。

蕭原緊貼在門樓下的右邊牆上，朝那個表少爺喝道：「快叫他們不要放鎗，要不我一鎗打死你！」

那個表少爺抱着頭大叫道：「不要開鎗！你們想殺死我嗎？你他媽的不管我的死活啦？」

也不知是給表少爺的喝叫聲震住，還是因爲知道根本射不中蕭原，崗樓中間及右邊牆角上的哨崗都停止了放鎗。

表少爺跟兩個漢子都鬆了一口氣。

蕭原向表少爺三人喝道：「起來！走過來！」

那個表少爺跟兩個漢子在鎗嘴指嚇下，不敢不聽從，慌不迭爬起來，走到蕭原面前，蕭原喝令三人一字排開，就像屏風一樣，擋在他身前。

「你……想怎樣？」表少爺抖聲道：「你這樣做……我姨丈不會……放過你的。」

那個給蕭原搶去步鎗的漢子接口道：「你這樣做，簡直自尋死路……」

「住口！」蕭原沉喝一聲，跟着對那個表少爺道：「我要救出我兩個朋友！快叫人放我兩個朋友出來！」

那個表少爺道：「你兩個朋友根本不在這裏……」

「你睜着眼說瞎話！」蕭原怒叱，「我兩個朋友分明關在這裏的客房內！那日我親眼看到，你居然敢騙我？」

那個表少爺身子震了一震，慌忙道：「我說的是實話，那天你離開後，我姨丈立刻派人將你兩個朋友送到別的地方去，恐怕你會潛進來救走你的朋友。」

蕭原突然抬手向裏面開了一鎗。

當中那座高高的哨崗右邊，響起一個婦人的驚叫聲。

原來，蕭原瞥到哨崗右邊有四個漢子護着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婦人閃閃縮縮地走出來，所以，他那一鎗射得不算高也不低，在那五個人的頭上射過。

那五個人閃到哨崗牆下蹲下來，其中一人敞聲喝叫，「姓蕭的，快放了表少爺，你跑不掉的。」

那個表少爺大叫，「羅光，別亂來，那會害死我的！」

兩個漢子也叫道：「光哥，顧着我兩個呀！」

「學忠，你沒事吧？」是那個老婦人的叫聲。

那個表少爺忙應道：「四姨，我沒有……事，妳叫他們不要亂來，不要亂放鎗……」

「我知道哪！」那老婦人原來是朱老爺的正室，跟表少爺學忠是姨甥關係，「所有人聽着，不要胡亂開鎗！我姨甥學忠在那個姓蕭的手上，誰要是不聽我的話，害死我姨甥，我剝他的皮，割他的肉！」

整座大宅子內，響着那老婦人的叫聲，沒有別的聲音響起。

「學忠，姓蕭的想怎樣？」那老婦人跟着高聲叫。

「他要……放走那兩個給姨丈關起來的朋友。」表少爺學忠似乎是個沒有膽子的人，聲音一直發抖。

「羅光，快去放了那兩個人！」老婦人喝叫。

那個叫羅光的漢子忙道：「大太太，那兩個人早已給老爺子押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在這裏。」

「給關到哪裏？」蕭原厲聲喝問。

「我不知道。」那個羅光道。

「謊話！」蕭原喝道：「你們替朱家辦事，會不知道？」

羅光道：「確實不知道！是我堂兄羅漢跟老爺子的兩個近身隨從押走那兩個人的，我堂兄羅漢和兩個隨從都沒有說，除了他們三個和老爺子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那兩個人給押到哪裏關起來。」

「我不相信！」蕭原喝道：「我要搜查！」

朱老爺的大太太一口答應，「你搜吧！祇要不傷害我姨甥學忠，我會吩咐所有人不得攔阻你！祇要你搜到你兩個朋友關在這裏，你可以帶他倆離開這裏！」

蕭原好一會都沒有作聲，朱老爺的大太太叫道：「喂！你怎麼不說話呀？」

蕭原咬咬牙，說道：「好，我相信你們的話，不到裏面搜尋，但你們要給我一支匣子鎗，三匣子彈！我馬上離開這裏！」

朱太太似乎很緊張姨甥學忠的生死，立刻大聲道：「羅光，快將你手上那支匣子鎗拋過去！還有，你們三個將彈匣卸出來，一併拋過去！」

羅光不敢不從，首先將手上的匣子鎗拋過去，但却落在門樓外的

地上。

另外三個漢子紛紛將彈匣卸下，拋出去。

蕭原才沒有那麼笨，自己跑出去撿那把匣子鎗，他喝叫那個給他搶走步鎗的漢子出去將匣子鎗撿回來。

那個漢子乖乖地走出去，將那把匣子鎗和三個彈匣一併撿起來，走回門樓下，交給蕭原。

蕭原接過，突然將鎗嘴抵在表少爺學忠的眉心上，厲聲道：「朱太太，快叫人放我兩個朋友出來，若妳不想我一鎗射爆妳姨甥的腦袋！」

學忠——其實姓施，頓時嚇得驚叫一聲，「四姨，救我呀！不要殺我，不關我事呀！」

朱太太嚇得惶聲大叫，「別亂來！萬事有商量！」接對羅光厲聲道：「羅光，快說實話，那兩個人是否給關在這裏？」

羅光急急道：「大太太，我怎敢騙你，那兩個人確實給老爺子押到別的地方關起來。你可以問一下其他人，我是否說謊騙你。」

大太太哼了一聲，「諒你也不敢！」跟着對另外三個漢子道：「你三個跟我說實話！」

那三個漢子齊聲道：「大太太，光哥說的是實話，那兩個人確實不在這裏，早給老爺子押到不知什麼地方關起來。」

朱太太待那三個漢子說完，立刻高聲叫，「姓蕭的，你都聽到了，我實在無能爲力！你要的鎗跟子彈都給了你，放了我姨甥吧！」

蕭原知道再問下去，也沒有結果，於是大聲道：「你叫門樓上的人及左右兩邊牆角上的人都下來，我不想一走出大門，便給冷鎗射中。」

朱太太立刻高聲喝叫，「你們都聽到了，都給我下來！」

門樓上的兩個人及左右牆角哨崗內的兩個人——左邊那個受了傷，先後從哨崗內走下來。

「叫中間崗樓上的人退下來。」蕭原又喝叫。

朱太太吩咐羅光高聲向高樓呼叫，高樓頂上的三個人聽後，立刻縮回去不見了。

蕭原又厲聲說道：「叫朱老爺不要難爲我兩個朋友！否則，我不會放過你們！我一定會捉姓江的來換回我兩個朋友！」

一頓又道：「別追出來！他們三個陪我走出這個大門口，我會放他們回來！」

說完，他立刻喝叫施學忠跟兩個漢子擋在他身前，退出大門外面。

朱家的人眼巴巴看着，誰也不敢動，祇有羅光向門樓上眨眨眼，哼了一聲。

蕭原押着施學忠三人退出大門外，下意識地抬頭瞥一眼門樓上的哨崗，發覺隱隱有人影隱伏，立刻抬手向上開了兩鎗，同時大叫，「門樓上仍有人！你們居然使詐，想暗算我？我殺了他們！」

門樓哨崗內的人影給蕭原那兩鎗射得頓時消失不見了。

朱太太聽聞蕭原的怒叫後，大罵羅光，「羅光，好大膽啊，你想害死我姨甥！你眼裏還有我嗎？」

羅光慌忙道：「大太太……我也不知……那上面……還有人……」

「啪」一聲，大太太賞了羅光一個大耳光，跟着向門樓上怒喝，「該死的，還不給我滾下來？」

門樓上立刻有一個人狼狽地走下來。

蕭原這時已乘機押着施學忠三人轉過身，喝一聲，「還不跑回去？」他自己已轉身竄入那條街巷內。

施學忠三人聽聞喝聲，先是呆了一下，繼之如聞大赦，拔脚往朱家飛奔，恨不得一下子飛回朱家。

跑回朱家大門內，施學忠三人還不敢完全放下心來，還不相信已撿回一條命。

蕭原竄入街巷內，亦拔腿飛奔，直到跑出鎮外，他才放慢脚步。

他怎也想不到，朱老爺這個老奸巨猾居然不放心將蔡、溫兩人關押在那有如一個堡壘般的宅子內，將蔡、溫兩人押到別的地方關起來，要不，他也不會「輕舉妄動」。

既然這次無法從朱家救出蔡、溫兩人，那祇有去捉江中富。因此，他又急急趕去石蘭亭，看看那裏的情形變成怎麼樣了。

* * *

朱、何兩人的激戰已結束了。

朱老爺跟何老三都不是贏家，因他倆不但誰也打不垮誰，還給江中富、黃金城那夥人在他們拚個兩敗俱傷的時候，乘機向他們分別展開襲擊，成功捉到朱老爺跟何老三，令到兩人的手下不敢再駁火，舉手棄械投降。

朱、何兩人這一仗可謂一敗塗地。

本來，朱老爺還指望派出去在路上伏擊何老三的那部份人手能夠及時趕回來，前後夾擊，打敗何老三，那知道那部份人手遲遲沒有趕來，直至朱、何兩人給江、黃那夥人活捉，仍然沒有出現。待到朱老爺落在江、黃兩人的手上，才從江中富的口中得知，他那部份人手之所以沒有出現，是江、黃那夥人作的怪，那部份人手給江、黃那夥人

的另一撥人截擊，無法趕來。

朱、何兩人皆臉色灰敗，但當看到江中富時，又怒火中燒，恨不得將得意洋洋的江中富一口吞下去。

朱、何兩人給押入已炸毀了一半石蘭亭內，兩人的手下則給集中在亭外，給江、黃兩人的夥伴看守着。

朱、何兩人一共死傷了近十個手下。

看到江中富，想到自己居然落在對方那夥人的手上，再想起近日來發生的事情，朱、何兩人都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中了江、黃那夥人的詭計，才落得如斯下場。

「姓江的，是你使詭計令到我跟何老三反目火併的，是不是？」朱老爺眼中噴火。

何老三也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江中富嘻嘻直笑，「朱老爺，這個時候才想到，太遲了！」

一頓又道：「你跟何老三眞笨，人頭豬腦！想不到其中有詐！單憑我一個人，我有天那麼大的膽，也不敢給了你綠帽戴後，還不遠走高飛，在你和何老三眼皮底下出現，我嫌命長嗎？」

朱、何兩人氣怒得直喘氣，說不出話來。

江中富又洋洋得意地道：「我自問想不出那麼絕妙的計謀，因此，我不敢掠美，一切的計謀行動，都是他——城哥想出來的！他是我們的老大！」指着站在他身旁的黃金城。

朱、何兩人立刻拿眼瞧着黃金城。

兩人都不認識黃金城，因此，何老三忍不住問，「你是什麼人？」

黃金城露齒一笑，「剛才阿富不是對你倆說了我的姓名嗎？我就是黃金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你是幹什麼的？」何老三一副惡狠狠的樣子。

「玩鎗的。」黃金城道：「要不，怎敢打你們的主意！」

「你們到底想怎樣？」朱老爺重重哼了一聲。

「你可知道，膽敢動我們，會有什麼結果？」何老三睜着雙眼，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樣子。

「我們可不是三歲小孩！」黃金城冷冷笑道：「我立心要對付你們的時候，什麼也想得清清楚楚！」

「我兒子不會放過你的！」朱老爺想起在梧州駐防，任師長之職的兒子，頓時膽氣大壯。

「我知道你兒子在外頭做師長。」黃金城淡然道：「我可不怕他事後會派軍隊來對付我。」

「你到底想怎樣？」何老三怒叫。

「你兩個放心，我不會殺了你們！」黃金城語聲轉厲，「我要你們將買賣烟土軍火的生意，交由我來做！下月初一那一次的買賣，連本帶利歸我們，以後的買賣由我們代替你們去做！」

「嘿！原來你們想打我們那個買賣的主意！」何老三怪叫起來。

江中富道：「你不答應？」

何老三吸口氣，「不答應又怎樣？你敢殺我嗎？」

黃金城一脚踢在何老三的肚子上，惡狠狠地道：「有什麼不敢？得不到錢，我們祇好要命！大不了遠走高飛，你可是想死？」手上的鎗猛地戳落何老三的太陽穴上。

何老三本已給踢得肚子劇痛，躬起身子縮成一團，再給黃金城一鎗嘴戳在太陽穴上，痛得他忍不住張口慘叫一聲。

「你想死還是想活？」黃金城兇惡地喝問。

在旁看着的朱老爺嚇得渾身哆嗦，臉色劇變。

何老三臉也白了，抖着聲道：「不想……死，我答應你……」

「答應什麼？」黃金城喝問。

「你剛才說的……我願意將買賣讓給你。」

黃金城嘿嘿一笑，猛地轉身瞪着朱老爺，「朱老鬼，你呢？」

朱老爺慌不迭道：「交給你，你說的我都答應。」

「不反悔？」江中富踢了朱老爺一脚，「我那回事又怎樣？」

朱老爺强吞下一口氣，「不追究，決不追究！」

「你呢？」江中富轉對何老三。

何老三吸口氣，「我也不追究，是我妹子不好，她咎由自取。」

江中富哈哈大笑，「你們一個說要將我浸豬籠，一個說要將我閹了，哈哈……那時候多神氣，殺死我，就像踩死一隻螞蟻！嘿嘿，如今怎麼都改了口，早知這樣，我不單與你們的侍妾、妹子上床，還要跟你們的女兒上床，唉！我眞後悔沒有那樣做！」

朱老爺跟何老三氣得渾身直哆嗦，但却不敢說一句話，因他倆都怕死。

黃金城將一張紙、一支毛筆，還有一個墨硯放在沒有給炸毀的木桌上，對朱、何兩人道：「空口無憑，還有，我還怕你兩個事後反悔，叫你們的兒子和妹夫對付我們，因此，我要你們在這張紙上畫押，立此存照，你們若反悔，我便將這張紙字據送到省城有關衙門，並將之翻印成傳單到處派發張貼！所以，你們最好別使壞心眼，事後反悔對付我們！」

江中富分別踢了朱、何兩人一

脚，喝道：「起來，快去簽押！」

朱老爺忍着痛爬起身，「你們要我在紙上寫些什麼？」

「自己看吧！」黃金城喝道：「我將你們私自販賣軍火和烟土的事寫在上面，你們留了押，便是招認了，這張紙便成了你們的供狀，你們不反悔，那便相安無事，我不會將供狀拿出來公開，若你們暗裏使詐，那你們也沒有什麼好下場！」

何老三拿起那張紙小心看了一遍，扔下，氣憤憤地道：「我不簽押！你抓住我的把柄，我豈不是這一世也要任你擺佈要脅！」

朱老爺撿起那張紙，小心看過後，也忿然道：「我也不簽押！」

「眞的不簽押！」黃金城拿鎗抵在何老三的下陰要害上，「我一鎗射斷你的子孫根，看你簽不簽！」

何老三渾身抖震一下，緊緊闔着兩條腿，慌急急地道：「我簽，我簽，別開鎗！」急急伸手拿起毛筆，抖着手往墨硯內蘸墨。

江中富一手搶過朱老爺手上那張「供狀」，啪一聲放落何老三面前的桌面上，「賤骨頭！還不快簽！」

何老三急急俯下身，在招供人的右邊簽上自己的姓名。

江中富捉着何老三的右手拇指，在墨硯上按了一下，再將他的拇指按落簽上的姓名後。

黃金城冷冷地對朱老爺道：「你簽不簽？」

朱老爺早已嚇破了膽，那裏還敢說不簽，上前去抓起毛筆，在何老三的姓名下面寫上自己的姓名，還自動在姓名後按上指印。

朱老爺的大名原來叫昌順。

何老三的大名叫定天。

簽了押後的朱、何兩人像兩隻鬥敗的公雞般，神頹氣喪。

「記着，下月那批貨到了，叫你們的人運到鷄冠峯下的山神廟，將貨交給我們！但你們的人要跟我們一起去交易，還要你們的人對交易的那一方說，從今後，由我的人跟他們交易！」黃金城大聲對朱、何兩人說：「聽到沒有？」

朱、何兩人連連點頭，「聽到。」

「還有，以後的貨仍由你們發辦！我們會給還你們交的貨款，除此之外，我們還會將一分利錢分給你們！你們坐着便有錢分，該心滿意足了吧？」

朱、何兩人又點頭，「你怎麼說，咱們怎麼辦。」

「好吧！你們可以走了。」黃金城揮揮手，「帶走你們的人！」

朱、何兩人立刻各自搶着跑出亭外，黃金城向亭外的夥伴叫道：「弟兄們，放他們走！」

分別將朱、何兩家的人圍起來看守着的十個漢子——江、黃兩人的夥伴，立刻退開去，向朱、何兩家的人吆喝道：「走，快走！」

朱、何兩家的人全給繳了械，聽到放他們走，全都鬆一口氣，哄一聲跳起身，各自向跑出來的朱、何兩人跑過去，羅漢跟一個漢子左右扶着朱老爺，往坡下急急走去。

何大鵬也跟一衆手下擁着何老三往坡下走，生恐走遲一步，江、黃那夥人改變主意，不放他們走。

朱、何兩家可說有如喪家之犬，兩家人的鎗械——包括朱家一挺機鎗，何家兩支衝鋒鎗都給江、黃那夥人繳了。

江、黃那夥人這一次的收穫可大了。

石蘭亭上那一幕「好戲」，蕭原祇看到後半截。

因他從玉林鎭趕回來的時候，朱、何兩人正好給江、黃兩人迫着簽押。

蕭原雖然祇看到後半截，仍然明白朱、何兩家一直都中了江、黃兩人的奸計，不自覺墮入陷阱中，以至於受制於江、黃那夥人之手。

他不得不暗讚一聲江、黃那夥人計謀之妙，膽量之大。朱、何兩人就是因作夢也料不到江中富敢跟黃金城等人對付他們，所以才察覺不到江、黃兩人的詭計。

由於距離太遠，蕭原聽不到江、黃兩人跟朱老爺和何老三說些什麼，看到江、黃兩人居然放走朱、何兩人及他們的手下，蕭原大感意外，他怎也想不到黃、江兩人會放朱、何兩人及其手下回去。

不過，蕭原却猜到，黃、江兩人不會白白放走朱、何兩人和他們的手下，一定有什麼條件。

蕭原一直呆在躲藏的地方，看江、黃那夥人會到哪裏去，他打算偷偷跟下去，找個機會捉拿江中富，拿他來交換蔡、溫兩人。

* * *

待朱、何兩人和他們的手下走後，黃金城跟江中富，還有張權等人，都忍不住歡呼起來，興奮得手舞足蹈，你擁我抱。

江中富一把抱住張權，嘻哈大笑，「阿權，我說過會帶挈你發財，如今你相信了吧？」

張權樂得合不攏嘴，抱着江中富直跳，「阿江，每一次買賣是否賺到很多錢？」

江中富笑着點頭，「當然了，何老三就是這樣起家的，將來咱們越做越大，賺的錢更多，哈哈哈……那時候，錢財滾滾來，每個人都會分到很多錢，不愁沒錢花……」

一個漢子抱住黃金城，「城哥，你的計謀果然使得，朱老鬼跟何老三剛才像狗一樣搖尾乞憐，看

着眞痛快……哈哈……城哥，將來有錢，我要娶十個八個老婆，比朱老鬼還要多。」

黃金城笑着輕摑那漢子一巴掌，「你不怕將來你的老婆也像朱老鬼那個侍妾一樣，給你綠帽戴？」

那個漢子扮個鬼臉，伸手一把將江中富拉過來，「富哥，你眞有種！連朱老鬼的小老婆也敢勾搭，你不怕死嗎？」

江中富伸伸舌頭，「不怕死才怪，可是，當時我輸了很多錢，欠下不少人的債，若無錢還，死路一條，橫是死，豎是死，祇好把心一橫，拿條命來搏一搏，嘻嘻，結果給我搏到了，不應該說是城哥救了我，是他出主意要我冒險一搏的，要不是城哥在背後給我壯膽撐腰，出主意，我再大膽，也不敢那樣做。」

「城哥，你確是文武雙全，智勇兼備。」那漢子向黃金城豎起大拇指。

黃金城拍拍那漢子的肩頭，「我本領再大，祇有一個人、兩隻手，幹得了什麼？還不是全憑弟兄們全力支持，齊心協力，才能打敗朱老鬼跟何老三，從他們的手上將他們獨霸的買賣搶過來！所以，我跟弟兄們一樣，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那個漢子和江、張等人發出一樣呼應聲。

黃金城舉起雙手揮動幾下，待衆人靜下來，大聲說道：「弟兄們辛苦了一夜大半日，都累了，爲了慶祝咱們打敗朱、何兩家，從他們手上將買賣搶過來，咱們今晚好好喝幾杯，喝個痛快！」

江、張跟其他人發出一陣歡呼聲。

「走！」黃金城舉手一揮，往坡下走去，江、張兩人跟他走在一起，其他的人紛紛拿起繳自朱、何兩家的鎗械跟在三人後面走下山坡。

走到山坡下面，黃金城突然停下來，對一個肩頭上掛着一支衝鋒鎗的青年道：「阿慶，快趕去通知蠻牛他們，趕去大石樂那裏跟我們會合。」

那個叫阿慶的答應一聲，便往何老三那夥人倉皇逃命那條路奔下去。

黃金城口裏的那個「蠻牛」，跟他們是一夥的，黃金城派他帶了十多個弟兄去截擊朱老爺派出去伏擊何老三的那一隊人，阻截朱家的那隊人趕返石蘭亭救援朱家的人。

黃金城那夥人的人數算起來也不少，約有二十多人。

* * *

朱老爺給羅漢和一個漢子扶着往回走，越走心裏越是不忿，快要走回玉林鎭的時候，朱老爺再也瞥不住，對羅漢道：「你立刻趕去何老三那裏，說我有事要跟他商量，跟他在土樓子見面。」

羅漢不解地道：「老爺子，什麼事非要見他不可啊？你身上的傷……」

朱老爺氣惱地道：「我越想越氣，要不是何老三從中跟我作對，怎會落得如此下場！我要去跟他說，要他賠償我的損失！」

「老爺子，這可以慢一步再說啊……」羅漢勸道。

朱老爺立刻打斷他的話，「我非要跟他說個清楚不可！快去！」

羅漢看到朱老爺怒眼圓睜，知道勸不了他，當下叫另一個漢子上前扶着朱老爺，他立刻往板橋鄉那個方向奔去。

朱老爺跟着吩咐四個心腹隨從陪他去土樓子，其他的人返回朱家。

羅漢雖然受了兩處傷，都是輕傷，也不得不忍着傷痛，往板橋鄉奔去，奔出一段路，扭頭回望，看不到朱老爺等人，於是放慢腳步，慢慢往前走。

奔跑的時候震動了傷處，疼痛得很，受人錢財，自不免要替人賣命，在朱老爺的視綫範圍內，羅漢不得不忍痛奔跑，脫出視綫範圍外，他當然不再那樣費力氣了。

往前走了一會，他看到一個人急急往他這邊走來，忙定眼細看，原來是何老三的親信何大鵬，不由心裏奇怪，何大鵬往這裏走來，莫非他也是到玉林鎭去找朱老爺？心念未消，祇見何大鵬舉手向他呼叫，「羅漢！」

羅漢不好不應他，祇好招呼道：「何大鵬！」

兩人很快便走到一起，何大鵬吁口氣道：「遇到你就好了……」

羅漢問：「你到哪裏去？」

「走這條路，當然是去玉林鎭啊！」何大鵬道：「三爺叫我去見朱老爺。」

「那麼巧？」羅漢睜大眼，「朱老爺亦叫我去見何三爺。」

「什麼事？」羅、何兩人異口同聲問，話出口，兩人都不由失笑起來。

「你先說。」何大鵬道。

羅漢說道：「朱老爺想請何三爺到土樓子去見面，有事商量。」

何大鵬道：「那麼巧！三爺也想跟朱老爺見面，請朱老爺盡快找個地方說話。」

「那你馬上回去告訴何三爺，請他盡快往土樓子去，朱老爺已往土樓子去了。」

何大鵬道：「我立刻趕回去叫三爺到土樓子去。」說完，立刻轉

身往回急奔。

羅漢看着何大鵬往回走，亦往土樓子那邊走去。

* * *

朱昌順與何定天在土樓子內見面。

土樓子確是一座用泥土建造的三層高的土樓，但已因破敗殘缺給原來的主人放棄了。

事實上，土樓子已荒棄了數十年，當地的人都不知道原先的主人是誰，附近也沒有什麼人家。朱老爺揀在那裏跟何老三見面，不怕給人看到。

何老三祇帶了三個人到土樓子來。

朱、何兩人見了面，互相瞧了一會，才由朱老爺首先開腔，打破僵局，「何老三，聽羅漢說，你也想跟我見面，咱們可說是心意相通，不謀而合！」

何老三哼了一聲，「朱老七，不知我的想法是否跟你一樣，若是眞的，那就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朱老爺握着拳頭道：「你甘心我們的買賣拱手讓給那個姓黃的傢伙嗎？」

「我越想越不甘心，所以才叫大鵬去見你……」

「我也是！」朱老爺咬着牙道：「我們兩家要是吞下這口氣！我們兩家豈不是丟盡了顏面，成爲人家的笑柄？這口氣我怎也吞不下！」

「我也是這樣想！」何老三往自己大腿上用力拍一下，「朱老七！你我皆因中了姓黃的那夥人的詭計，才會由誤會而連番火併，如今知道是姓黃的那夥人在搞鬼，你我該盡釋前嫌，共同對付那姓黃的那夥人！」

「太好了，我跟你的想法不謀而合！」朱老爺目光閃閃，顯得很興奮，「你我既然不謀而合，那就省了一番口舌解說了。」

一頓又道：「憑咱們兩家在地方上的名望，決不能栽在姓黃的那夥人的手上，永遠受他們要脅！」

「我就是怕他們得一想二，拿着咱們的把柄，一再要脅咱們，那可是個無底洞啊！」

「我就是擔心我們終有一日會給他們吞掉，才橫下心找你商議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朱老爺道。

「你有什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聽聽。」何老三道。

「我想趁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的時候，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朱老爺道：「他們一定料不到，我們這麼快便聯合起來，一起對付他們！」

「好主意！」何老三點頭，「可是，咱們怎樣才能查到他們的賊窩在哪裏？」

「你大可放心，我已想到一個找到他們所在的辦法！」朱老爺道：「何老三，你有沒有想到，我們的舉動他們都能及時知道，其中可能出了紕漏！」

何老三先是呆了呆，隨即疾聲道：「你懷疑有人向他們通風報訊？」

朱老爺點點頭，「你終於想到了！試問若沒有內奸，他們怎能對我們的舉動瞭如指掌？」

「對！」何老三一拍大腿，咬着牙道：「太可惡了！若給我查出誰是內奸，我將他剝皮抽筋，斷脚割舌！」

朱老爺陰陰笑道：「何老三，別那麼氣怒，我們大可以來個將計就計，教那個內奸帶我們去找姓黃的那夥人，將他們一網打盡！」

「朱老七，他們有不少人，還繳了我們的鎗械，手上有你的一挺機鎗，我的兩支衝鋒鎗……」

「他們就算有大炮也不用怕！」朱老爺眼中煞光閃閃，「咱們一共該有四五十人可供調動吧？你和我家裏應該還有不少鎗械彈藥吧？」

何老三點點頭。

朱老爺道：「我家裏還有兩挺機鎗，你家裏還有多少手榴彈？」

何老三道：「還有兩箱。」

「那已足夠對付他們！」朱老爺道：「咱們將他們圍個密不通風，然後先以一輪手榴彈投擲過去，炸他們個落花流水，然後再以猛烈的鎗火掃射，跟着再來一輪手榴彈投擲過去，他媽的就算他們會飛天遁地，也逃不過咱們的圍剿！」

「朱老七，千萬不能給他們走脫一個人！」何老三道：「務必要他們死清光，以防咱們的把柄給傳了出去。」

「你放心，祇要咱們通力合作，我敢擔保他們一定會死絕！」

朱老爺咬着牙道：「若能夠在今晚找到他們的所在，他們在高興得昏了頭的情形下，絕對經不起咱們的雷霆猛擊！」

「那由誰去誘內奸暴露出來？」何老三問。

「你我都要依計誘各自的內奸暴露出來！」朱老爺道：「不過，處置的方法不同！你若查出內奸，立刻將他抓起來處死！我那面則隱忍不發，盯着他，由他或他們帶我們到姓黃的那夥人的賊窩。」

「你有把握？」

「當然有啊！」朱老爺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我故意放出消息，說我們已查到他們的賊窩在那裏，準備天亮前派人去對付他們，那內奸聽到消息，必定會溜出去，趕去賊窩通風報訊，然後……」附在何老三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

何老三連連點頭。

「那咱們各自趕回去，立刻召集人手，你的人在天黑後，悄悄趕到鎮外那個石塔下，等我的人來帶你的人一起行動！」

何老三點點頭，「事不宜遲，我立刻趕回去。」

「我也要趕回去。」朱老爺說着跟何老三先後走出土樓子外，各自招呼守在外面的羅漢、何大鵬等人，匆匆趕回玉林鎮和板橋鄉。

＊　＊　＊

在近山脚處的一大片田地的當中，有一座用泥磚建造的房屋，房屋的附近有十多棵樹木，除此之外，附近沒有別的人家。

那座房屋雖然有點破舊，却頗大，屋內雖然聚了二十多人，也不覺擠迫。

那座房屋原來是黃金城的。

屋內擺下兩大桌酒菜，黃金城跟江中富、張權等一衆二十多人圍坐在兩張大桌子前，吃喝得興高采烈，猜拳之聲此起彼落，鬧哄哄一片。

太陽早已下了山，天色黑下來，屋內點起幾支大蠟燭，照得偌大的屋堂亮晃晃的。

吃喝間，江中富忽然對黃金城道：「城哥，要不要叫兩個兄弟到外面去看着？不怕一萬，祇怕萬一啊！」

黃金城吞下一口肉，笑道：「阿富，你怕什麼？那兩個老鬼已給咱們降服了，還有把柄在咱們手上，還怕他們會對我們怎樣嗎？我勸你還是別……」

江中富打斷黃金城的話，「城哥，那兩個老鬼都是老狐狸，我怕他們會不甘心。」

「放心吧！」黃金城搖手打斷江中富的話，「兩個老鬼若有什麼舉動，我們安排在兩個老鬼家裏的耳目自會給我們通風報訊，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咱們的耳目，放心喝酒吧！若不是萬無一失，我也不會叫弟兄們盡情痛飲，慶祝咱們今日大獲全勝！」

張權喝得臉紅紅的，接口道：「城哥，怎不將朱老爺和何三爺一鎗斃了？不是一了百了嗎？為何還要留他們一條命？」

黃金城喝了一大口酒，「阿權，你有所不知了，你以為我不想一鎗斃了那兩個老鬼？嘿……那兩個老鬼殺不得的！若殺了他們，朱老鬼的兒子一定不會放過我們，殺父之仇！他一定會派軍隊來剿滅我們！憑我們這些人，抵擋得了軍隊嗎？所以，萬萬不能殺那兩個老鬼！我們如今這樣做，恰到好處，那兩個老鬼有把柄在我們手上，決不敢亂來，更不敢叫他的兒子派軍隊來對付我們。所以，咱們決不能做得太絕！太絕祇會迫兩個老鬼的人下定決心對付我們，替兩個老鬼報仇！」

張權聽得連連點頭，豎起大拇指道：「城哥果然深謀遠慮，那兩個老鬼果然殺不得！阿江，城哥什麼早已經想到，你少擔心吧！放開懷抱喝酒吧！」舉起酒杯，「來，我跟你同敬城哥一杯。」

江中富似乎完全放下心來，笑逐顏開，拿起杯子，「城哥，我敬你一杯！」

黃金城拿起酒杯，豪氣地道：「乾！」跟江、張兩人碰碰酒杯，一口氣喝乾滿滿的一杯酒。

張、江兩人亦乾了杯。

「城哥，我也敬你一杯。」同桌另一個「弟兄」拿着酒杯站起來，其餘的人紛紛站起來，舉杯道：「我們敬城哥一杯。」

黃金城樂得咧嘴直笑，站起來舉杯道：「我也敬弟兄們一杯！」

在乾杯聲中，一桌子人全都乾了杯。

接着，另一桌的弟兄亦站起來，舉杯敬黃金城一杯。

黃金城又跟那一桌的弟兄乾了杯。

接下來，各人鬧着你敬我我敬你，敬個不亦樂乎。

喝到最後，幾乎有一半人都喝醉了，未醉的人亦有七八分酒意，仍在鬥酒。

張權一早便醉了。

江中富在喝到有七八分酒意時，便詐醉走入房間內躺下，很快便睡着了。

黃金城的酒量似乎最好，雖然喝得臉紅耳熱，仍在起勁地跟沒有醉倒的弟兄猜拳鬥酒。

夜深了，房屋內仍然燭火通明，傳出猜拳的吆喝聲，遠處的狗不知是否給驚動了，發出幾聲吠叫。

房屋外面忽然間像鬼魅閃現般，隱現幢幢人影，悄沒聲地向房前掩去。

屋內的人仍懵然不知。

在距屋子約十多丈外的一棵大樹下，匿着五個人。

「朱老七，你怎麼也來了？你肩上的傷……」說話的人是何老三，聲音壓得很低。

「我要看着姓江的跟那個姓黃的給射殺炸死，才消心頭之恨！」朱老爺磨着牙道：「肩上的傷痛跟我心裏的痛恨一比，算不了什麼！」

一頓，又道：「你大概也跟我一樣，才親自跟來吧？」

何老三點點頭。

「你可有發現內奸？」朱老爺問。

何老三哼了一聲，「照你的辦

法去做，將他揪了出來！居然是我的一個遠房侄子，我已將他一鎗斃了！」

「何老三，看看我這個內奸！我怎也想不到，原來是羅漢的堂弟羅光，眞是作夢也想不到，他吃我的、拿我的，居然出賣我，他媽的連狗也不如！」說話時，狠狠地踢了倒在地上、雙手給綁起來、嘴上塞了一團布的人一脚。

用鎗抵着羅光的人是羅漢。

羅漢低聲罵道：「他該死！朱老爺對我那樣好，我對他也不差，他居然暗中勾結外人對付朱老爺，我在痛恨之餘，決定大義滅親！」

「羅漢，不枉我對你另眼相看。」朱老爺拍拍羅漢的肩頭，「我沒有看錯你。」

這時，一個漢子跑來，低聲道：「老爺子，一切都準備好了。」

朱老爺點點頭，「羅漢，給你堂弟一個機會，是生是死，全看他的造化了。」

羅漢一把將地上的羅光揪起來，「老爺子放你走！但要跑入你要去報訊的那座房屋內，希望姓江的那夥人能夠及時替你解下身上綁着的手榴彈，那你還有一綫生機，若不照我們的話去做，你會給炸得粉身碎骨，我們會向你開鎗射擊甚至投擲手榴彈，聽到嗎？」

羅光嘴巴給塞着，說不出話來，祇好點點頭，眼中滿是恐懼之色。

「走！」羅漢推着羅光往那座房屋走去，朱、何兩人則留在樹下，幾個親信在樹下護着兩人。

羅漢將羅光推到距房屋祇有兩丈多遠的地方——朱、何兩家的人手早就伏在地上，將那房屋團團包圍起來，往羅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低喝一聲，「跑吧！」

羅光給踢得往前踣出一步，差點跌倒，踣出幾步，身體才恢復平衡，頭也不敢回，直往那座燈火已昏暗下來的房屋跑去。

——他身上給綁了四個手榴彈，若朱、何兩家的人向他開鎗——射中他身上的手榴彈，他便會給炸得血肉橫飛，粉身碎骨。

奔跑中，羅光一直在心裏禱告，後面伏着的朱、何兩家的人不要向他開鎗。

他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一頭跑入屋內，叫屋內的人盡快替他解下綁在身上的四個手榴彈，趕在外面的朱、何兩家人展開攻擊之前。

他雙手被反綁——要不可以自己解下身上的手榴彈，口被布帶塞着，要不可以大聲叫嚷房屋內的人跑出來幫忙，如今他祇希望能夠平安無事跑入屋內。

他果然安然無恙地一頭撞入房門處掩着的房屋內。

口裏不能言，他却在心裏放聲呼叫一聲「快來替我鬆綑啊！」

一顆手榴彈就隨在撞入屋內的羅光身後，飛入屋內。

羅光還未來得及瞧清楚屋內的情形，身旁轟地響起一聲巨響，眼前火光暴濺，跟着他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於巨大的爆炸聲中，四分五裂。

那是他死前唯一——也是最後的感覺。

在樹下的朱昌順跟何老三兩人聽到房屋內響起爆炸聲，都忍不住心裏的興奮，發出痛快的歡呼叫聲。

將房屋包圍起來的朱、何兩家的人隨着屋內響起的連聲爆炸，又向房屋投擲了七八個手榴彈。

手榴彈在屋外牆下及屋內連聲爆炸，火光爆閃中，祇見那房屋給炸得分崩離析，屋牆倒塌，門窗飛脫，爆炸聲掩蓋不了從屋內傳出來的慘叫聲。

有人從幾處給炸塌的屋牆缺口衝出來。

包圍着房屋的朱、何兩家的人立刻狂暴地向他們開鎗射擊，自屋內衝出來的人大多來不及放鎗，紛紛在狂射過去的鎗火下倒下。

後面的人嚇得慌忙退回屋內，朱、何兩家的人跟着又向房屋內投擲第二輪手榴彈。

這一次大多數的手榴彈都從缺口處擲入屋內，發出五六下爆炸聲。

朱、何兩家的人於爆炸聲中，從地上竄起來，撲向房屋，邊撲邊不停放鎗。

房屋內驀地響起一陣急驟的「噠噠……」機鎗聲，幾個向屋角一個缺口衝去的人冷不防之下，中鎗倒下。

兩個手榴彈立刻自左右兩邊投入那個缺口內，響起兩下爆炸聲，機鎗聲頓時沉寂下來。

其他的人已衝到房屋前，持鎗向屋內開火。

屋內幾乎聽不到有還擊聲，朱、何兩家的人分別再向屋內投入三四個手榴彈後，於爆炸聲過後，紛紛衝入屋內。

驀地，自右邊屋後牆角的一個缺口內，響起一陣猛烈的鎗聲，祇見三條人影邊向外衝，邊瘋狂地向外掃射，往那個缺口衝進去的人紛紛中鎗倒下。

那三個人中的兩個人才衝出缺口外，立刻各自向兩邊掃射，最後那人飛快地衝出去，拚命往前奔。

左右兩邊的牆下，又有兩三個人給射倒，那兩個人手持衝鋒鎗，邊反身掃射，邊往前跑。

自別的缺口衝入屋內的朱、何兩家的人立刻有一部份返身衝出

去，向那三條往前飛奔的人影猛烈射擊，於呼嘯鎗聲中，夾着一連串噠噠叫個不停的機鎗聲。

跑在後面的兩個人之中，有一人——左邊那個人，突然間一頭栽在地上。

其餘一前一後兩人立刻趴在地上，回身還擊。

返身衝出屋外的朱、何兩家那一部份人在機鎗狂掃的掩護下，向那兩個趴在地上的人影衝去。

那兩條人影抵擋不了，急急往後竄，不時停下來回身掃射幾鎗，阻嚇衝前來的人。

後面那個人於一次回身還擊中，給飛射過去的連串鎗火射中，跌倒下去，但却沒有死，扭頭向前面那人叫道：「跑呀！快跑，我給你擋住那些狗雜種！替我和所有弟兄報仇！」叫聲中，手上的衝鋒鎗狂掃，朱、何兩家那幾個往前衝的人給猛烈的鎗火阻截下來。

「城哥……」前面那人叫喚一聲，聽聲音，是江中富，他叫喚的那個人不用說就是黃金城了。

「快跑呀！」黃金城邊咬着牙不停射擊，邊呼喝，「再不跑，便跑不了！」

江中富這一次不再猶豫，拚命往前竄。

他瞥到給黃金城阻截下來的人已分從兩面向前掩來，那挺叫個不停的機關鎗亦往前推進，他再不跑，恐怕會跑不了。

黃金城全力阻截朱、何兩家的人往前掩抄，但却力不從心，忽然間他手上的衝鋒鎗卡一聲，空響了一下，沒有鎗火噴射出來。

黃金城狠狠地將手上的衝鋒鎗扔掉，口裏吐出一串髒話，跟着從身上拔出一支駁壳鎗，咬着牙向左右兩面掩抄前來的人開鎗射擊。

可是，憑他一支鎗根本阻截不了自左右兩面掩抄前來的人，很快他又中了鎗，未幾又連中兩鎗，居然仍活着，最後他自知劫數難逃，將最後一顆子彈射入自己的太陽穴內。

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手上。

江中富却得以逃脫了。

朱、何兩家的人終於解決了屋內的所有人——黃金城那夥人。

經過搜查，大部份的人都給炸死，過半給炸得肢離破碎，除了一個人——江中富外，全給朱、何兩家的人解決了。

朱、何兩家的人都不知道唯一逃了的人是誰，搜查之下，朱老爺和何老三祇認出黃金城和張權的屍體，却找不到江中富的屍體。

何老三不放心，他道：「會不會姓江的給炸得粉身碎骨，所以找不到他的屍體？」

朱老爺道：「但願如此，要不，總有點不放心，姓黃的傢伙和矮腳虎的身上都沒那張我們簽押了的紙，又逃脫了一個人，不叫人擔心才怪！說不定那個走脫了的人就是姓江的混蛋，身上帶着那張紙，那就糟糕了！」

「那怎辦？」何老三給朱老爺說得着急起來。

「一定要捉到那個逃脫了的傢伙！」朱老爺道：「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一頓，又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何老三點點頭。

於是，朱、何兩人分別派出羅漢跟何大鵬各自帶了幾個手下，往那人逃去的方向追下去。

* * *

江中富逃不掉。

不過，他不是落在朱、何兩人的手上，而是落在蕭原的手上。

江中富是在逃出數里外，在一條河邊給蕭原捉住的。

原來，蕭原從石蘭亭一直跟踪江中富他們來到黃金城那幢房屋附近，在附近一處隱蔽的地方匿着，準備等待機會潛入屋內捉拿江中富，入夜後約一個時辰過後，他突然發覺有人在附近出現，起先不知道是什麼人，後來才知道是朱、何兩家的人。他馬上猜到朱、何兩家的人不甘心在石蘭亭那一戰之敗，聯合起來反擊黃金城那夥人，爲了共同的利益，兩隻老狐狸終於盡釋前嫌，携手對付他們的共同敵人。

蕭原自忖單人匹馬，無可能阻止得了朱、何兩家人的行動，唯有坐山觀虎鬥，來個火中取栗。

朱、何兩家圍攻黃金城那夥人的過程，他都看到了，他還發現江中富逃脫了，於是暗中一路追踪着江中富，來到那條河邊，乘江中富停下來歇口氣的時候，冷不防將江中富擒下。

他將江中富的一隻鞋子放在河邊岸上，然後押着江中富沿着河邊往上走。

沿着河溪往上走到一處山脚上，在一處較爲隱蔽的地方停下來，蕭原將江中富推倒在地，自己在一塊凸起的石上坐下來，歇了一會，才開口說道：「江中富……」

江中富惶急地打斷蕭原的話頭，「你……求你放了我……我身上有百多大洋票子，還有幾件首飾，你拿去吧！」

蕭原哼了一聲，截斷他的話，「放了你？眞好笑！我兩個朋友怎樣？你這個人死有餘辜！勾引了朱老爺的侍妾，哄她跟你私逃，却搶了她的財物，棄下她不顧，讓她給朱老爺的人捉回去，等如將她交還給朱老爺處置，你這樣會害死她！你有沒有良心！」

「是她自願上鈎的。」江中富恬不知恥道：「我欠下幾個惡人的錢債，不得不那樣做。她自己痴心妄想，以爲可以逃得過朱老爺的五指，我要是跟她一起私逃，早已跟她給朱老爺抓回去了，還有命活到現在？」

「你簡直無天良！」蕭原忍不住摑了江中富一巴掌，「爲了自己，昧着良心去害人，你還是人嗎？」

一頓，又道：「其實，全是你跟那個姓黃的玩的把戲，目的是要對付朱老爺和何老三，你那樣做到底爲了什麼？」

江中富兩眼翻了翻，一副豁出去的樣子，「爲了錢！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成大事者當然要不擇手段，如今落到這個田地，我也無話可說！」

「你這個人太可鄙了！」蕭原怒叱，「死不足惜，我會將你交給朱老爺，讓他收拾你！」

「我不在乎！」江中富撇撇嘴道：「這個世間眞不公道！像朱老鬼這種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壞事的人，居然沒有報應，依舊作威作福下去！姓蕭的，你幫他那種人做事，跟我一樣沒有良心！」

蕭原冷冷一笑，「隨便你怎麼說！我自問對得起天地良心，那像你這種人，爲了自己的私慾，喪盡天良，不惜害死一個喜歡你的人！」說完，動手在江中富的身上搜起來，「你身上那些錢已用不着了，待我替你拿去救濟那些窮苦人家和老弱無依的人，算是替你積一點陰德。」

江中富忽然咧嘴笑道：「你既然喜歡做善事，何不再替我做一件大善事，將我身上那張供狀收起來，拿到省城有關衙門遞進去，擔保叫朱老鬼和何老三身敗名裂，得到報應！」

蕭原沒有說什麼，從江中富的身上搜出一張摺疊起來的紙張，「就是這一張？」

江中富點點頭，「你看過後，自會知道朱老鬼跟何老三暗中幹的是什麼買賣！」

蕭原將那紙摺起來，「天亮後，我會看看上面寫些什麼！」不再理會江中富，閉上眼睛，假寐一會。

他不怕江中富跑得了，不但早已將他的雙手牢牢地反綁起來，剛才搜身的時候，還脫下他的褲子，將他雙脚也綁起來。

* * *

蕭原跟朱老爺約好，在玉林鎮七里外的一個山崗交換各自要的人。

這日午後，朱老爺依約派人將蔡、溫兩人帶來，蕭原早已在一棵樹下恭候。

朱老爺那邊一共派了五個人來，領頭的正是羅漢。

蔡、溫兩人看上去很精神，沒有給綁着，似乎沒有再受到虐待。

朱老爺還答應交還蕭原跟蔡、溫兩人給搜去的財物，一併包在一個布包內帶了來。

蕭原還要朱老爺的人不准帶鎗來，朱老爺也答應了，因此，羅漢五人都沒有帶鎗來。

交接很順利，蕭原將江中富交給羅漢五人，他們亦放了蔡、溫兩人，並將那個布包交還給兩人。

蔡、溫兩人跑到蕭原的身前，開心地將蕭原緊緊抱住。

蕭原也用力抱着蔡、溫兩人。

羅漢却對落在他們手上的江中富拳打脚踢，將他揍得不斷在地上翻滾慘叫。

蕭原跟蔡、溫兩人都不恥江中富的所爲，沒有阻止羅漢五人毆打江中富。

溫耀通還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罵道：「活該！」

蔡建行也罵道：「這種人不該可憐，該死！」

蕭原拍拍兩人的肩頭，「走吧！」拉着兩人往南寧那個方向走去。

羅漢五人揍得江中富躺在地上不能動，失了聲，才罷手。

看着蕭原三人走遠，羅漢才吩咐四個漢子將江中富拖回去。

* * *

蕭原三人走上通向南寧的大路，看到前面不遠處的路邊有一個賣茶水的棚子，三人快步向前走去，打算到茶棚喝碗茶，吃點東西，打聽一下附近可有僱馬車的地方，要僱輛馬車坐回南寧。

說起來，三人原來都沒有吃早飯，所以，三人都想吃點東西才趕路。

吃了些糕點，喝了碗茶，向店家打聽到往前走三里左右，有一個地方有車僱，付了錢後，三人便往前路走去。

走出里許左右，蕭原跟蔡建行、溫耀通都感到不對勁——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祇有他們三人在走着。

這個時候，路上決不會沒有馬車或行人走動的，蕭原三人都是經驗豐富的人，對這種異常的情形自然心生警惕。

「蕭原、老蔡，前路有危險啊！」溫耀通首先開口道。

蔡建行往前路張望一眼，沉聲道：「有古怪！一定是朱老爺派了人在前路攔截我們，看來，朱老爺明裏放過我們，暗裏却不肯放走我們！」

「可能爲了我身上那張供詞。」

蕭原停下來，用手拍拍自己左邊的衣袋。

「什麼供詞？」蔡、溫兩人幾乎是齊聲問。

「拿去看看便知道。」蕭原從內衣袋中拿出搜自江中富身上的那張紙，遞給蔡、溫兩人，「從江中富的身上搜到的。」

蔡建行手快，接過那紙打開來，跟溫耀通細看起來。

兩人看完後，同時抬起頭看着蕭原，「朱老爺跟何三爺原來暗中幹販賣大烟和軍火的生意，怪不得那麼『發家』了！江中富他們要兩人在這張供詞上簽押，一定是拿來要脅朱、何兩人了，所以，朱、何兩人這麼緊張要奪回這張供詞。」

剛才在路上及吃糕點的時候，蕭原已將這幾天來發生的事情，大略對蔡、溫兩人說出來，因此，兩人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大概瞭解。

「江中富跟姓黃的那夥人就是為了從朱、何兩人的手上將買賣奪過來，才弄出那麼多事情來！」蕭原道：「那張供詞就是江中富那夥人迫朱、何兩人簽押的，拿來作證據，要脅朱、何兩人不敢反噬他們，乖乖將那買賣拱手讓給江中富他們去幹。」

「蕭原，你拿了這張供詞打算怎辦？」溫耀通問。

蕭原搖搖頭，「根本沒有什麼打算，從江中富身上搜到，又不想還給朱老爺，便帶在身上，打算回到南寧後，才詳細想一下，該怎樣做。」

「蕭原，眼下我們却要決定怎麼辦。」蔡建行將手上那張供詞遞還給蕭原。

蕭原拿回那張供詞，邊摺好放回內衣袋中，邊道：「老蔡、阿通，往前闖太冒險了，我看，咱們還是返回去找朱老爺說清楚，再由他送我們走一段路穩當多了，你們認為怎樣？」

蔡、溫兩人都明白蕭原的意思，互相看一眼，齊聲對蕭原道：「照你的話去辦。」

三人立刻轉身往回走，却沒有走大路，折向大路右邊的野地走去。

幸好他們沒有走大路往回走，要不，準會碰上沿大路往前追下去的朱家的人手。

朱家那些人由羅漢帶領，不用說，當然是追趕蕭、蔡、溫三人了。

* * *

玉林鎮朱家的大門前，聚集了數十百人，在圍觀朱老爺怎樣處置江中富跟他的五姨太梁婉蘭。

按照鄉例，一雙「奸夫淫婦」都要給浸到河中活活淹死。

何老三居然也來了，跟朱老爺坐在大門階前的椅子上，江、梁兩人給五花大綁，臉上塗了鍋底灰，給按着跪倒在地上，圍觀的人中，有人向兩人扔石子，有人向兩人唾罵，那時候，姦淫這種事，被視為十惡不赦的罪行。

江中富其實是跪着伏在地上，連跪着的氣力也沒有，一個身子因劇痛而不斷抖顫，由於嘴巴給用布帶緊勒着，叫不出聲來，否則，準會嘶聲嚎叫。

看清楚，他的褲襠血淋淋的，原來他已給人生生閹割了下體！

操刀的人不是朱老爺或他的手下，而是何三爺。

何三爺憤恨江中富誘姦了他那個痴呆的妹子，親自來到朱家，親自動手將江中富的下體閹割了。

江中富痛得當場大叫一聲，暈死過去，救醒後，恐防他痛得厲害不住哀嚎，便用布帶將他的嘴巴封了起來，才將他跟梁婉蘭一起拖出出大門外，讓鎮上的人痛叱唾罵兩人示眾後，準備將兩人押着在鎮上遊行一匝，押到河邊，將兩人浸在河中，活活淹死。

梁婉蘭雖然跪在地上，嘴巴也給布帶封了起來，頭却昂得高高的，雙眼怒睜，看不出有半點恐懼之意。

朱老爺可能恐怕梁婉蘭會呼叫怒罵，說出不好聽的話來，所以勒封住她的嘴巴，不讓她說話。

圍觀的人中，亦有人同情梁婉蘭，搖頭嘆息。

朱老爺看看時候已差不多，突然霍地站起來，舉手喝叫，「將姦夫淫婦押去遊街，然後押到金帶河去淹死那雙姦夫淫婦！」

站在江、梁兩人身後的四個朱家的人立刻呼應一聲，上前將江、梁兩人左右一挾，拉起來。

圍觀的鄉人頓時哄動起來。

守在人羣前面的持鎗漢子——朱家的人立刻舉鎗戒備，不讓激動的鄉人往前擠。

驀地左邊起了一陣騷動，似乎有人要撲去毆打江、梁兩人，守在那邊的幾個朱家的人大聲吆喝，阻止那邊的鄉人往前衝。

所有人都被那邊的騷動吸引了，都將目光移向那邊。

朱、何兩人也不例外。

正當所有人的目光都給吸引過去的時候，從右邊近門階前的人羣中，竄出兩個人來，迅猛地撲向朱、何兩人，當守護在那邊的幾個朱家的人警覺的時候，那兩個人已分別撲到朱、何兩人身前，將兩人制住，拿鎗抵在兩人的身上！

朱、何兩人嚇得驚叫一聲。

守在人羣前及站在大門階上的七八個朱家的人欲動，給制住朱、何兩人的那兩個人喝住了，「誰也

不准動！除非你們想朱老爺何三爺死！」

朱家的人都不敢莽動。

圍觀的鄉人發出驚叫聲及引起一陣騷動，他們亦給眼前的形勢驚動了。

原先引起騷動的那邊——左邊人羣中，有一個人乘亂竄了出來，往天上開了一鎗，厲聲喝道：「朱家的所有人都給我將手上的鎗放下來！」

鎗聲嚇得圍觀的鄉人驚慌四散，爭相走避，引起一陣騷亂和驚呼聲。

朱家的人亦嚇得心神俱震，大部份人慌忙將手上的鎗往地上扔。

「你想死嗎？」向天開了一鎗的那人向一個沒有扔掉鎗的漢子脚前的地上放了一鎗，嚇得那漢子駭叫一聲，蹦跳起來，慌不迭將手上的鎗扔掉。

其他沒有將鎗扔掉的人慌忙跟着將手上的鎗扔掉。

這時候，圍觀的鄉人已走得一個不剩。

「蕭原，你們想怎樣？你們不是走了嗎？」朱老爺臉色蒼白，眼中滿是駭恐之色。

拿鎗抵着朱老爺的人正是蕭原。

脅持住何老三的人是蔡建行。向天開鎗的則是溫耀通。

三人的出現，有如神兵天降，教朱老爺和何老三驚詫駭恐。

蕭原咬着牙道：「幹什麼？問問你自己吧！是你迫我們折回來的！你明裏放我們走，暗地裏却派了人在前路截擊我們！哼哼，你也太小覷我們了，幸好我們發覺不對勁，決定折回來，要你送我們走！」

「你胡說什麼？」朱老爺還想抵賴，「我跟你們無仇無怨，你又替我捉到姓江的混蛋，我為何還要對付你們？」

蕭原哼了一聲，「還不是為了這個？」探手從內衣口袋中拿出那張供詞，在朱老爺的眼前晃動兩下，「姓江的告訴你在我身上，你要奪回它，所以派人截擊我們！」

朱老爺睜大眼看着蕭原手上那張供詞，閉口不語，臉上的神色却暴露了他心裏所想的，恨不得一手奪過蕭原手上那張供詞！

冷笑一聲，蕭原又道：「別痴心妄想了，我不會交還給你，你也絕對搶不到手！你之前拿我兩個朋友要脅我替你捉回江中富，如今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手上拿着你和何老三的供詞，我要你答應我，從今後不再做販賣烟土和軍火的買賣！要不，我將這張供詞交給我認識的李軍長，哼哼！那時候不但你要坐牢，追究之下，恐怕你那個在梧州做師長的兒子也脫不了關係！」

朱老爺聽着，一個身子不斷發抖，臉色灰敗，「若我……依照你的話去做……你不告……發我？」

蕭原點點頭，「你若不趕盡殺絕，洗手不幹，我也不會做得太絕！」

「說話算數？」朱老爺道。

「我這個人說一是一！」蕭原將手上那張供詞放回內衣袋內。

「求求你救我一命！」一聲哀叫突然響起，原來是給綁着封住了嘴巴的梁婉蘭發出的。

給她解開嘴巴上的布帶的人是溫耀通，他本就有幾分喜歡梁婉蘭，接觸到她那淒慘無告及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油然生出同情心，上前去替她鬆綁並解下手上的繩索。

溫耀通看着淒然哀叫的梁婉蘭，不敢答應，兩眼望向蕭、蔡兩人那邊。

他要徵求蕭、蔡兩人的意見。

「求你們救我離開這裏啊！」梁婉蘭悲嚎起來，「那老鬼根本不是人！他已……有心無力，便用手來折磨我！那不是人受的啊！本來我已認了命的，可是，實在忍受不了那老淫蟲對我的淫虐啊！我才會受那沒天良的（用手指着江中富）哄誘，跟他私奔……」她越說越激動，突然將褲子鬆脫，又將身上的衣衫掀起，嘶叫，「你們看啊！那老淫蟲作的孽！」

衆人都被梁婉蘭的雙腿滿是瘀黑的傷痕及疤痕，身上也是，連雙乳上也是點點瘀痕震驚住。

衆人雖然看到梁婉蘭那雙裸露的大腿及掀露的上身，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淫褻的念頭，反之，都同情她受到的淫虐！

朱老爺搭拉着腦袋，不敢面對衆人。

溫耀通看得兩眼冒火，口裏怒罵，「朱老鬼，你不是人！連禽獸也不如！」急急上前扯下梁婉蘭掀起的衣衫，並低聲對她說：「快將褲子拉起來！」

梁婉蘭神情淒厲，「橫豎我活不了，怕什麼給人看！我要讓人知道那老淫蟲是個怎樣的老不羞！」

溫耀通急得大叫，「快拉上褲子，我們不會讓妳給那老不羞活活淹死！我們帶妳走！」說完，拿眼望向蕭、蔡兩人。

蕭、蔡兩人都對梁婉蘭心生同情，同時向溫耀通點點頭！

梁婉蘭大喜過望，急忙拉起褲子，繫好褲帶，噗地跪倒下去，向溫耀通直叩頭，「多謝恩公相救……」

溫耀通忙將她扶起來，蕭原已向朱老爺喝道：「快叫人去趕一輛馬車來，若你不想雙脚受苦的

話！」

朱老爺翻翻眼，不敢抬起頭，張口叫道：「快去趕一輛馬車來呀！聽到沒有！」

站在大門上的兩個漢子答應一聲，回身往大門內奔去。

大約一刻鐘左右，那兩個漢子趕着一輛馬車從側門走出來，一陣吆喝聲亦在那時突然傳來，蕭原跟其他人往吆喝聲傳來的方向望去，祗見一夥人持鎗向朱家急奔而來，跑在最前的那一個不就是羅漢！

蕭原疾聲對朱老爺喝道：「不想死的，快喝叫他們停下來！放下手上的鎗！」鎗嘴在朱老爺的背心上用力戳了一下！

朱老爺痛得呼叫一聲，急急張口大叫，「羅漢，給我站住！放下鎗！」

羅漢那夥人——約在三十之數，立刻應聲停下來，却沒有將鎗放下。

「朱老爺，他們似乎不聽你的話，不肯放下鎗！」蕭原冷冷道。

朱老爺也看到，將一腔怒氣發洩出來，厲聲怒吼，「羅漢，你們敢不聽我的話！你們可是想害死我？」

給朱老爺一吼，羅漢那夥人才急忙將手上的鎗放在地上。

溫耀通已喝叫那兩個漢子將馬車趕過來，扶梁婉蘭上馬車，並喝叫那兩個漢子退開去。

「叫他們往左邊退開去！」蕭原向朱老爺低喝，「若你想活着回來，叫他們別追着我們，到了我們認爲安全的地方，自會放你和何老三走！」

朱老爺爲了活命，依照蕭原的吩咐喝叫羅漢那夥人退開去，任何人不得追截馬車。

朱老爺跟何老三都給押上馬車，由蔡建行趕車，溫、蕭兩人坐在車板前後拿鎗指着朱、何兩人，蔡建行吆喝一聲，啪地在空中抽了個鞭花，拉車的馬四蹄一動，馬車往前馳去。

朱、何兩家的人（羅漢那夥人中，有一半是何老三的人），目送馬車往鎮口馳去，都站着不敢動。

馬車馳去，朱家大門前的地上，倒着再次痛昏，也可能嚇暈過去的江中富，像一條給人遺棄了的死狗那樣。

蔡建行一口氣趕着馬車馳到十里外，才將車速放緩下來。

「老蔡，停下來，放他倆走！」蕭原開口對蔡建行說。

蔡建行立刻將馬車勒停，溫耀通將朱、何兩人推下車，蔡建行隨即揮動鞭子吆喝一聲，馬車又往前馳去。

看着從地上狼狽地爬起來的朱、何兩人，溫耀通吐一口口水，「眞痛快！」

蕭原看着一直垂頭不語的梁婉蘭，溫聲道：「梁……有什麼打算？」

梁婉蘭咬咬嘴唇，突然悲哭起來，「什麼也沒有了……嗚嗚……倒不如死了……」

溫耀通慌忙道：「我們救了妳，還尋死？豈不是遂了那老淫蟲的心願？古語有云：好死不如惡活。妳若不嫌棄，可到我那裏暫住，那日我們救了妳的時候，我曾這樣對妳說過啊！」

梁婉蘭抬了抬眼皮，說道：「我……怎好意思打擾你……」

溫耀通急急道：「助人爲快樂之本嘛。」

蕭原插口道：「梁……（他不知怎樣稱呼她才是），我這個朋友最喜歡幫助人，妳不用不好意思，妳若不答應，他心裏會不安樂的啊！」說時，朝溫耀通眨眨眼，咧嘴一笑。

坐在車轅上趕車的蔡建行也扭頭朝溫耀通齜牙一笑，扮個鬼臉。

溫耀通頓時臉上發熱，神態發窘，一副作賊心虛的樣子。

「溫先生……不知怎樣感激……你的幫忙。蕭先生、蔡先生，你們救了我……感激不盡……」梁婉蘭終於抬起頭來，向蕭原等三人點了一下頭。

溫耀通喜道：「妳願意到我那裏暫住？」

梁婉蘭看了溫耀通一眼，點點頭。

溫耀通歡喜得差點按捺不住，歡呼出聲。

蕭原看在眼內，笑道：「好了，梁……姑娘的事已解決了，咱們又平安無恙，這個結局眞叫人高興！」

「嗨！」蔡建行吆喝一聲，揮動鞭子舞了個鞭花，拉車的馬昂首奮蹄，馬車加快速度往前飛馳……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警世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女殺手

血洗心頭恨　劍斷冤孽情

上元，酉初，洛陽。

眞箇是花市燈如晝，各式各樣的花燈掛滿了一整條長街，將這個上元夜點綴得輝煌燦爛。

看燈的人摩肩接踵，從會元坊到鼓樓，到處都是人潮，大家祇顧着仰起頭來看花燈，難免是你踢到我，我踏到你，然而誰也不理會，不埋怨誰，也沒有工夫去埋怨，因爲今兒晚上是上元夜。

突然，從人羣中傳來了一聲吆喝：「閃開！閃開！」

回頭望，原來有四個大漢抬着一頂軟轎，在熙攘不絕的人羣當中擠了過來。

轎簾捲起，兩邊的窗帘也高挑着，可以看見轎子裡面坐着一個二十餘歲的公子哥兒，他生得一副俊秀模樣，神情悠閒地左顧右盼，坐着轎子看燈景，這種派頭的確夠大，這不但要有錢，還得有勢才行。

那麼，這少年是那家豪門的子弟？是那家宦門的嫡傳？人羣中的每一個人都答不出來。但是他們却乖乖的閃開了，因爲前面那兩個轎伕實在走得太快，被他們撞上一下，可就得痛上幾天。

轎中的少年穿着狐裘，炫耀地翻着下襬，顧盼之間，頗有不可一世的傲然之態。

他低聲輕喝，四名轎伕立即停住了脚，却沒有將軟轎放落地下。

轎子旁邊正是多姿多采的「八仙過海」的花燈。

「好！好！」轎中少年先是擊掌讚嘆，凝神觀賞了一陣，問道：「魯三，這座『八仙過海』是那家紙紮號的傑作？」

前面右邊那個健壯的漢子回過頭來，道：「稟少爺，這座『八仙過海』是『慶元作』馮少東親手紮的，雖是紙人，却像是活的！」

「嗯！」少年的目光有些發直道：「尤其是那個何仙姑，面色紅潤，體態婀娜，簡直就是活人嗎！魯三，將轎子抬近一些，我要仔細的看看！」

帶頭的魯三揮揮手，四名轎伕都緩緩地抬動了腿，轎子靠近了花燈。

轎中的少年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何仙姑的臉蛋兒。

少年凝神看了一會，眞的伸出手去。

就在他的手掌剛要摸上何仙姑的臉蛋兒時，紙紮的人兒竟然動了，不但動，而且動得奇快無比，而且還動了傢伙——那是一柄銀亮的軟劍。

軟劍抖得筆直，如流星般刺向轎中那少年的心胸。

即使那少年站在空曠的平地上，面對如此快速而犀利的劍法，

也未必躲得了，何況他還坐在轎子裡，手懸在空中？

鮮血立即如泉湧般的射出，呂洞賓、鐵拐李等人透亮的紙紮軀體一時都變成了紅色，而殺了人的何仙姑，卻一縱身混入熙攘的人羣之中。

長街上的人羣立時爭相走避，羣情大嘩，此起彼落地高喊着：「不得了，紙紮的仙家顯了靈，何仙姑殺死人啦！」

* * *

上元夜，每家都備有豐富的酒菜，然而仍有許多人寧願到書寓裡去喝花酒。

因爲這裡不但有酒，還有陪酒的女人，這兒的女人很嬌美、妖冶、體貼，她們的職業就是賣笑。

六合橋一帶都是書寓，裡面有燕瘦環肥，各式各樣的女人，其中要數「留香齋」的吳春燕最紅。

吳春燕眞是具備了秀中外慧的條件，她能歌善舞，又擅詩詞，聽人說，她父親生前是個武師，因此，她會幾招花拳綉腿。

這會兒，她正獨個兒悶坐香閨，托腮沉吟。

怪的是花廳裡人滿座，酒滿樽，她不去前廳陪客，躭在香閨作甚？可眞教人解不透？

門簾子突然挑起，進來一個年紀五十許的老婆子，先在滿臉皺紋的臉上佈下了笑容，然後才低聲叫道：「春燕！」

「娘！」吳春燕像是無限委屈地叫了一聲，聽口氣，那老婆子準是她的假母。

「春燕，錢大爺催過好幾遍啦，你趕快出去侍候侍候啊！」

「娘！我這就去！」話雖如此說，她的身子却一動也不動。

「春燕，我知你最近的身子不大好，可是……」老婆子皺緊了眉頭，似乎覺得不妥，又連忙改了笑臉：「上元夜，一年才這麼一回，可別讓那些花錢大爺們掃了興啊！」

「好！娘！」那尾音拖得很長很長，顯然不太情願：「回錢爺的話，說我換件衣服就去侍候他，行了麼？」

「快些啊！」老婆子再加叮嚀，才緩緩的退了出去。

吳春燕可沒有動，她的一雙目光直視窗外。

窗外是花庭，遠處有一道牆，莫非就會兒有一個跳粉牆的張生前來與她會晤？

說來就來，只見一個人影飛快地掠過了牆頭，直落窗前。

她並不是甚麼張生，而是一個週身黑衣的大姑娘。

衣服換了，模樣可還沒有變，她就是方才在長街上殺了人的何仙姑，也可以說是她僞裝紙人的何仙姑殺了人。

吳春燕神情一振，將上半身探出窗外，低聲問道：「三妹？怎樣？」

「行啦！」聲音很低沉，語氣很輕鬆。

「沒有錯吧？」吳春燕似乎還有點不放心。

「二姊，這種事兒，我劉春蘭辦了不止一回，還錯得了麼？軟劍打從心胸刺進去，噴得那幾位紙紮的仙家渾身是血，即使華陀再世，也救不活他的命了！」

「那就好了！」吳春燕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跟大姊說一聲，我連夜就要到開封去！」

「嗯！幾時回？」

「月底。」

「那麼久？」吳春燕的語氣中透着驚訝。

「這可是大姊許下的，每辦完一件事，就由我去逛個半月十天！」

吳春燕截口道：「春蘭，你又是要去會你的老相好馮騏？」

「嗯，我有三個月沒有見他了！」

「春蘭，你到底是個女兒家，多少也該收斂點呀！」

劉春蘭冷笑道：「哼！女兒家？咱們可不是閨閣千金，只是賣命江湖的一羣女煞星。總有那一天，碰上個厲害角色，一劍刺進咱們的心胸，那時，想找樂子可就來不及啦！」

吳春燕自知駁不過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吳春蘭嬌軀一擰，人已縱起，眨眼之間已掠過牆頭而去。

* * *

月華如鍊，宜夜行，胯下是良駒，劉春蘭估計着，今晚最少也可以一口氣趕上個三百來里地。

殊不知，由出城才跑了三里路，她就被迫勒住了馬停住了蹄。

原來有一個人擋住了她的去路，而那個人偏偏又是她稱爲大姊的薛春香。

劉春蘭感到一絲驚訝，九分不快，翻身下馬，冷冷的道：「大姊，事情已經辦妥了，我想去開封住上十天半月的！」

「春蘭。」萬萬料不到薛春香的語氣更爲冷峻！「這件事你辦砸啦！那小子並沒有死！」

就像一根尖針在劉春蘭圓突突的臀部刺了一下，她那細細的小蠻腰猛地一擰，人已到了薛春香的面前，疾聲道：「那小子沒有死？」

薛春香冷冷的搖搖頭，沉聲道：「沒有！」

「那怎麼可能呢？我一劍刺了過去，他一絲也不會閃避，而且，還噴出一大股鮮血！」

「說不定他懷中抱着一隻野兔子。」

「哦？」劉春蘭已有些發楞了，顯然她對自己的劍法已沒有足夠的信心了！

冬夜已經夠靜了，二人一時默然，四週圍的空氣簡直沉靜得令人窒息。

艮久，可怕的沉靜才被薛春香冷峻的語聲打破：「那小子沒有死，那不打緊，說不定他練就了一套刀劍不入的『金鐘鐵布衫』硬功，了不起再讓咱們多費一番手脚，然而六扇門中的鷹爪都在對外宣稱說那小子一劍殞命，這事情可就不簡單了！」

劉春蘭半信半疑地道：「大姊得來的消息可靠麼？」

「這個消息，也是從六扇門裡面洩漏了出來的！」

「那是很可靠了？」

「當然。」

劉春蘭那股狂傲之態此刻已完全消失了，神情沮喪地道：「大姊，如今該怎麼辦？」

薛春香擺擺手，道：「你還是連夜上開封去，可不是讓你去找樂子，而是去避鋒頭，若果未接着我送去的音訊，你就是老死開封也別回來！」

她說完了之後，不待劉春蘭有所表示，人已飛快縱起，向城內方向疾奔而去，轉眼間，就消失在黑夜中了。

劉春蘭咬咬牙，猛地揮拳在馬背上一捶，馬兒四蹄攢動，嘶聲長鳴，聽來令人驚心動魄。

* * *

冬日的太陽像黃金，晒得人身上暖暖的。

一大早，城外的寶覺寺就擠滿了香客，這其中，竟然有薛春香和吳春燕在內。

二人進了寶覺寺，拜了佛，敬了香，自然也趁機會說了許多話，約莫已正光景，二人已聯袂出了寺門，打算乘轎回城了。

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個衣冠鮮明，風度翩翩的俊秀少年走了過來，深深一揖，笑道：「這不是留香院的春燕姑娘麼？」

吳春燕不覺楞了一楞，在這種地方讓人家認出她原來的身份，實在教人尷尬。

粉面微紅，訕訕一笑，她福了一福，道：「原來是薛公子，你是來遊廟，還是上香？」

「逛逛吧！這位是……」姓薛的想必要問問另外一位美貌佳人的芳名，但當他轉過身子去時，薛春香已坐進了停在寺門口的軟轎，轎伕雖未扛起來動身，轎簾和窗帘却已放了下來。

姓薛的少年瞟了一眼，才壓低了聲音接道：「那位也是留香院中的姑娘麼？」

「莫瞎說！」吳春燕萬種風情的瞟了他一眼：「她可是個艮家婦女，針線活兒好，我的衣服都是她巧手精製剪裁的，精工巧手縫製，今天是我邀她陪我來上香拜佛的。」

「哦！」那俊秀少年又向停軟轎的地方看了一眼。

「薛公子昨晚怎地沒有來？」

「給一位朋友拖住了，走不開，」俊秀少年多情地一笑：「春燕，今晚我一定來，一日不見，如隔了三秋哩！」

「我還不是一樣，準定啊！」

「一定！一定！」

吳春燕又連連拋了幾個媚眼，這才緩步上了軟轎。

二乘軟轎同時離開了地面，吳春燕打從窗帘的縫隙朝外望去，那姓薛的少年還依依不捨地看着她那乘軟轎在發楞。

從寶覺寺回城，要經過一座密密的棗林——薛春香那乘轎子走在前頭，一進棗林，她就掀起了轎簾來。

轎伕立刻離了大路，踏着枯朽的腐葉進入了棗林的深處，直到軟轎無法通過縱橫交錯的棗林椏枝，軟轎才停了下來。

薛春香先走出軟轎，目光尖銳地四下一掃，然後向那四個轎伕揮揮手。

四個轎伕各自掠起，奔向四個不同方向，他們的身法都很靈巧，速度也很快，看來他們並不是專作轎伕的。

薛春香這才走到吳春燕那乘軟轎的前面，掀起了轎簾，吳春燕正要下轎，却給她攔住道：「二妹，你就坐在轎裡吧！方才在寶覺寺門口跟你打招呼的少年是你們院中的長客？」

「算不上是長客，不過，打從他來洛陽那天起，他可是每晚都來！」

「他是外地來的？」

「嗯，鄭州。」

「他幹甚麼行當？」

「說是買賣綢緞的！」

薛春香冷冷一笑道：「他絕不是個生意人！」

「哦？」薛春燕顯然有些訝異。

「他姓甚麼？」

「姓薛……」

「姓薛？」

「嗯，名叫薛子輝。」

「你說他每晚都來？」

吳春燕道：「嗯，他大概是去歲月中來到洛陽的，已有個把月了，他每晚都來，除了大年夜，以

及昨晚……」

「昨晚他沒有去留香院?」

「是的，方才我還問他，他說給一個朋友拖住了!」

「可知道他是那裡人?」

「沒有問過，」吳春燕突然發現薛春香的神色有異，不禁問道：「大姊，你認識他麼?」

薛春香搖一搖頭，道：「不認識，但我認識他那雙眼睛，那是一雙不懷好意的眼睛，一雙非常厲害的眼睛，我擔心!」

「大姊擔心甚麼?」

「咱們『春香社』在這三年來放倒了不少江湖高手，可說從無失誤，然而江湖中人却連咱們姊妹幾個的眞面目都不曾見過。

「老三那把軟劍的奇詭招式，江湖中無人認得，又是驟然出擊，昨晚竟然失了手，這情況顯然是有些不妙了。」

吳春燕茫然道：「大姊是說……」

薛春香冷冷截口道：「江湖已經有人要搗咱們的窩啦!」

「誰?」

薛春香道：「一時還難說，不過薛子輝那雙可怕的眼睛……」

「大姊，你以為他來洛陽和昨晚三姊失手的事有牽連麼?」

她沒有得到回答，於是，又自顧自地接道：「今晚他要去留香院，待我去查查他的口氣。」

「用不着!」薛春香一伸手，扳下一根枯枝，在掌心揉得粉碎，冷冷地道：「我已叫老四釘着他，有那樣的一雙眼睛的男人一定非常機靈，你休想探出他心中的機密事。」

「那……」

薛春香搖搖手，道：「照平常一樣招待他，別太冷，也別太熱，如有機會，不妨試試他是否具有武功根底。」

「我會放在心上。」

薛春香撮唇發出了一聲輕嘯，那四個轎伕又從四個不同方向飛掠而來。

* * *

「回春堂」是洛陽城的老字號。病家到這兒抓藥，保證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這家藥舖子不但門面大，而且宅子也深，店堂後面是天井，天井後面是弄堂，然後又是廣闊的庭院，兩旁對列着東西兩廂。

東廂後進，還有一座別院，庭中幾株梅花，正在怒發，幽香四散，使這精緻的別院透着幾分雅氣。

別院中有三間小舍，舍中有人，並不時傳出幾聲輕言細語，然而別院的朱門却下了鎖，因而又透着幾許神秘的氣息。

小舍中陳設非常雅緻，當中一張紅木條案，案上有酒有菜，案旁坐有人，三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早晨在寶覺寺前打過照面的薛子輝，另外兩個人年齡也都在二十四、五之間，身材健壯，貌相不惡。

薛子輝手端酒杯，凝注窗外寒梅，心中似有所思。

坐在他右首的一個少年却在凝注他，見他久久不轉過頭，不禁連皺了幾下眉頭，一口氣喝乾了杯中酒，嘟噥着道：「薛少爺，你竟然也有心賞梅!」

薛子輝回過頭來，含笑道：「嗨，你眞是急性子!」

那少年漢子道：「我羅揚嘉雖不是江湖中混混，在京畿可也是個稍有名氣的棍棒教頭，若不是看你薛少爺的金面，我會跑到洛陽來動也不動地挨那臭娘們一劍?這還不提，却又教我躲在這裡當縮頭烏龜，這是甚麼名堂?」

另一個少年接了口道：「羅教頭，別發火啦，那娘們的軟劍又沒有傷着你一根毫毛，嘟噥個甚麼勁?」

名叫羅揚嘉的少年漢子，氣呼呼的站了起來，吼着道：「孫五魁，你別吹牛，你以為我全是賴着那件鮫皮軟甲才沒有被那臭娘們的軟劍傷着麼?告訴你，那還得靠我姓羅的不着痕跡地微微一閃，使軟劍貼着軟甲滑過，剛好刺中那隻餵得肥肥白白的白兔，你去試試，你若能不被傷着，又要騙過那臭娘們，我叫你一聲孫大爺。」

孫五魁顯然也有些火了，但他看見薛子輝在連連地向他使眼色，於是又陪了笑臉，道：「算你行!說句老實話，要躲過那一劍倒不難，想騙過那娘們可還眞不容易，羅教頭，我埋怨的是你那火爆性子，既然咱們衝着薛少爺的面子來到了洛陽，就該聽薛少爺的調度，你又何必發火呢?」

他兩個語來言去，在一旁的薛子輝却始終含笑不語。

羅揚嘉給對方一捧，他又舒泰了不少，語氣也緩和了一些：「薛少爺，並非我姓羅的性子急，而是你將我弄糊塗了。」

「哦!」薛子輝微微地昂起了頭。

羅揚嘉又接着道：「事情已經擺明了，昨晚那個娘們行兇後，孫五魁一直跟着她，眼見她翻牆進了留香院，和吳春燕低語密斟，今兒一大早，吳春燕又和另一個娘們碰頭，孫五魁又踩了下去，她倆一進棗林去了僻靜處，四個轎伕出來把風，她倆一定又在商談甚麼詭計，這三個人一定是一條綫上的。」

「嗯!」薛子輝沒有反駁似在靜

聽下文。

羅揚嘉吸了一口氣，說出最後的結論：「毫無疑問，這幾年來，在江湖上專幹暗殺勾當的『春香社』的垜子窰一定在洛陽，那三個娘們也一定是『春香社』的女殺手。」

薛子輝含笑點頭道：「羅教頭，你推斷的也許不錯，依你之見……」

羅揚嘉截口道：「捕人呀!令尊大人是京畿總捕，只要你薛少爺一句話，這兒的捕快還敢不唯命是從，你難道要等那女殺手聞風而逃後，才讓咱們天南地北去追?」

孫五魁插口道：「羅教頭，你莫非沒弄清楚情況，咱們這回南來，可不是辦公事?不然薛老爺子為甚麼不自己跑一趟，而要薛少爺出京呢?辦私事利用六扇門中的捕快，將會讓別人閒話。」

羅揚嘉用力一點頭，道：「好!算你說得有道理，咱們不動用公門捕快，就憑薛少爺的龍鳳雙劍，我姓羅的水火棍，和你的『五魁一抓』，還怕對付不了那三個娘們?」

薛子輝收斂了臉上的笑容，冷冷的道：「怎知對方只有三個?」

羅揚嘉意氣風發的道：「人多又何妨，擒賊先擒王，咱們找的是『春香社』的頭子。」

薛子輝湊過上身，輕輕的問道：「誰是『春香社』的頭子?」

這一問，羅揚嘉不但傻了眼，也閉了口。

為了使對方不太尷尬，薛子輝為羅揚嘉斟上酒，喃喃道：「說起來該咱們慚愧，咱們三個既不是江湖中人，又不是公門中的捕快，憑甚麼插手過問這件事?」

「憑甚麼?」孫五魁插上了口：「我知道羅教頭可不管這些，咱倆完全是衝着你薛少爺的面子而來的!」

「多謝兩位盛意，」薛子輝拱了拱手，又接着道：「二位衝着我，我又衝着誰呢?此事說來話長，二位可曾聽說過南京城裡的『一帖堂』?」

羅揚嘉道：「怎麼沒聽說過，那可是京城第一家老子號的藥材舖子。」

薛子輝點點頭道：「羅教頭說過了，那是京城中的老字號，幹藥材買賣，最難收購的就是名貴藥材，此地產人參，南邊產鹿茸，就得南北相互交換，『一帖堂』和這兒的『回春堂』，有幾十年的來往交情，可是近年來却出了紕漏，兩邊派出去接洽買賣的夥計，不是莫名其妙的失去踪跡，就是途中遭到殺害，弄得兩邊藥舖都斷了貨，以致信譽大損。」

羅揚嘉挑起濃眉，道：「難怪你要假扮『一帖堂』的外掌柜，說是有一大批人參要運來南邊，先來探探行情，原來還有這層緣故。」

薛子輝吁嘆了一聲，道：「『一帖堂』的東家和家父是幾十年的老交情，於是求助於家父，據家父判斷，極可能是同行為了搶買賣而暗中買通江湖人物下的毒手，雖明知如此，家父可不能利用公人來為商家撐腰，這才教我到洛陽來走一趟。」

「哦!」羅、孫二人異口同聲地說道：「原來如此!」

「我既不便帶領家父手下的捕快出行，又不便邀請江湖中的人物助拳，這才請到了二位。」薛子輝說到了此處，端起酒杯來喝一口，才又接着道：「如今我雖然找到了一些眉目，却還不能貿然動手，因為我要追查的不僅是江湖殺手，而且還要查出幕後的主使人，雖說同行是冤家，手段却太毒辣了一點。」

沉默了一陣，羅揚嘉突然問道：「薛少爺，你怎麼知道那些被殺害的伙計們都是『春香社』下的毒手?」

「家父幹的是捕快，自然在江湖上安排了綫眼，而且，花錢的人並不認識這些殺手，還透過了中間搭綫，多一層關係，就多一分洩密的機會，據我初步了解，『春香社』全是女殺手，這些女殺手不但是個個貌美如花，而且武藝高强，為首一人更是足智多謀，至於那些女殺手的長相、姓名、年紀，就不得而知了。」

羅揚嘉道：「薛少爺，我看『春香社』的首領，一定就是今天那個……」

「那可不敢肯定，」說着，薛子輝轉向孫五魁問道：「她的住處，你可弄清楚了?」

孫五魁點點頭道：「踩出來了，好大的宅子，單是靠做針線活兒賺錢，就是做了一千年，怕也買不起那樣宏偉的院宅啊!」

薛子輝突然絕口不提這件事，一連聲地喊叫喝酒，而且領頭和羅揚嘉猜起拳來。

* * *

薛春香住在洛陽東觀，是一座廣大的院宅，重門叠戶，深不可測。

巳時已過，晌午未到，薛春香一個人坐在花廳裡，手裡端起碗茶，却一直未喝，似乎有無限的心事。

一個年約四十的漢子輕輕地走進了花廳，低聲道：「稟夫人，四小姐余春芳姑娘來了。」

薛春香略微抬動了一下眼皮，放下了茶碗，淡淡問道：「人在那兒?」

「門上候着。」

「教她到這裡來。」

中年漢子退去，一刻，一個年約二十出頭，眉挑目語的秀麗女子走了進來。

薛春香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四妹，踩着了嗎？」

「姓薛的去了『回春堂』。」

「南大街那家回春堂藥舖子？」

「是的，當我趕回來向大姊稟告時，發現宅子對面的屋簷下有一個少年漢子行跡可疑，因此我又踩在他的後面，他也是去了『回春堂』。」

「哦？」薛春香吃驚的站了起來，冷笑了一聲：「想不到我也被人在身後踩了綫，對方還不是簡單的角色。」

「對方是甚麼來路？」聽口氣，余春芳像是在問自己。

「遲早總會知道，」薛春香一面說，一面連連地揮着手：「四妹，你立刻動身，盡快趕到開封去，教三妹連夜返回洛陽來，她的落腳地，想必你也知道，就是開封赫赫有名的『金龍鏢局』，同時告訴三妹，回來時，教馮騏一起來。」

「馮騏？」

「三妹的老相好，也就是金龍鏢局的總鏢頭，這事三妹一定辦得到的！」

「大姊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了，快去快回！」

余春芳飛也似的退了出去。

薛春香正要站起來離開花廳，先前那個中年漢子又走了進來，低聲說道：「稟告夫人，金彪來了！」

「哦？」薛春香倏地挑高了雙眉，「他怎麼大白天往這裡闖？」

「他說有要緊的事情向夫人報告。」

「快教他進來！」

中年漢子退了去，却帶來了一個挑着一擔年糕的白鬍子老頭兒。

薛春香沉聲低叱道：「這種人，怎麼也進了大門子？」

白鬍子老頭兒放下了擔子，笑呵呵地道：「夫人，我是金彪啊，這兩天洛陽城中凡事都不對勁，我當然得小心點！」

「哼！原來是你！」薛春香冷冷地道：「想不到你的易容之術如此高明。」

「嘿嘿，雕蟲小技。」金彪突然收斂了笑容，將目光投向那中年漢子。

薛春香會意，一揮手，中年漢子立刻退下，她望了金彪一眼，冷冷道：「你必也不會久留，所以我也不打算待茶了。」

金彪站在她對面，然後道：「金某人的確不便久留，夫人可知道金某人的來意麼？」

「我知道！」

「夫人未必知道。」

「這趟買賣失手了。」

「夫人的消息眞快，不過，這倒在其次。」

「哦？還有甚麼事會比這事更重要！」

「金某白天易容登門造訪的目的，乃是另有要事！」

「說吧！」

「據可靠消息，好像有人前來洛陽查夫人的行踪。」

薛春香平靜地道：「我早已知道。」

「多早？」

「一個時辰以前。」

「夫人的耳目端的非常靈通，那人是誰？」

「不知道！」

「金某人也不知道，那位花錢的主子同樣不知道，而他却對那位神秘來客的腦袋有興趣，想請夫人勞神。」

「又多一件買賣？」

「這件買賣與往日不一樣，對象是男是女，姓甚麼叫甚麼都弄不清楚，幹起來自然扎手，所以金某人代夫人提高了價錢，是白銀一萬兩，那位主子一口答應，銀票已交金某帶來。」說着，他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了一張銀票，一撕兩開，將一半順着桌面推到薛春香的面前：「老規矩，另一半，待完事之後，金某當即親自奉上。」

薛春香冷冷一哼道：「你不該將銀票一撕兩開的！」

「哦！」金彪楞住了。

「我還沒有答應接下這件買賣。」

「是價錢不合適？」

「價錢是不錯了，往日一條人命白銀五千兩，如今一萬，我還能嫌少麼？」

「那又是爲了甚麼？」

「因爲我還不知道該去取下誰的人頭？」

「那自然得麻煩夫人去查。」

薛春香點點頭，道：「我自然要去查，待查出之後，咱們再談這件買賣還不遲，如果那人是個泛泛之輩，一萬兩銀子似乎太多了，但如果那人是個武林高手，或者六扇門中的名捕，一萬兩銀可又太少了。」

「嘿嘿，」金彪乾笑道：「夫人眞是會精打細算，好吧，就這麼說，金某人何時聽回話？」

「三天以後。」

「好！」金彪站了起來：「三天後酉正光景，金某再來拜訪夫人。」

* * *

衣香鬢影，笙歌不絕，這正是留香院中的綺麗風光。

今晚，吳春燕謝絕所有登門的豪客，却在香閨中擺下了一張小圓桌，陳設幾碟精緻小菜，一個菊花大火鍋，專門接待她心目中的貴賓——薛子輝公子。

二人相處極爲融洽，從詩詞歌賦，談到了琴棋書畫，吳春燕突然發覺薛子輝不像是個生意人，商家總難免流露出一些市儈氣，他也不像是個江湖人中的人物，弄刀使劍的不會那麼雅儒而博學。

趁着幾分酒意，吳春燕壯着膽子道：「薛公子，你不像個做買賣的生意人。」

「怎見得呢？」薛子輝神色間，毫無吃驚的樣子。

「做買賣的不會像你如此溫文儒雅、博學多才。」

「誇獎了！其實你也不像個風塵中人！」

「怎見得？」吳春燕也同樣表現得毫無訝異的神色。

薛子輝笑道：「你言談之間剛中含柔，眉宇之間柔中蘊剛，而且氣質秀朗，眞是秀外慧中，那裡像個風塵中人啊！」

吳春燕是心頭暗暗吃驚，而她表面上却略略的嬌笑道：「薛公子，你莫非精通痲衣之術麼？」

薛子輝神色一正道：「春燕，聽說令尊生前是個武師？」

「聽誰說的？」

「大家都這樣說。」

「唉！」吳春燕嘆了一口氣，道：「如果先父不練武，他也不會遭到橫禍了！」

「是被仇家害死的？」

「不提也罷。」

「唉！春燕，你又是如何流落風塵呢？」薛子輝對她凝視良久，才又緩緩的接口道：「春燕，如果有人爲你贖身，你願不願意從良？」

吳春燕先是一楞，繼而又嬌笑道：「難道是你薛公子？」

薛子輝神色正經地道：「古語說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你有意擺脫目前所處的環境，我倒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吳春燕的嬌態倏然消失，心頭更是大大的一震，對方這番話顯然有雙關之意，難道他已知道自己是「春香社」的一名殺手？

難道他正如大姊所言，是有圖謀而來的？

見她默然，薛子輝又道：「春燕，我這樣做，並無任何企圖，只是不忍見你在這種環境中躭下去！」

他的語氣，是那樣的懇切，幾乎令她心動。

但是，她突然想到了大姊薛春香，想到了那些數不清的昏黯日子和悲酸的往事。

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她是從小就被人賣到走江湖的把戲班子裡，在那長滿絡腮鬍髭，如兇神惡煞般的班主手中的皮鞭下，整日裡拏大頂、翻觔斗、盪鞦韆，瘦得只剩一排骨頭，幾乎每天都要挨一頓鞭子，然後帶着傷痛鑽進牲口圈的稻草堆裡去作惡夢。

十歲那年，被大姊救了出來。

她和三妹劉春蘭、四妹余春芳受到了大姊百般的疼愛，請先生教她們識字唸書，大姊又親自授她們武藝，簡直像她們的母親一樣。

如今她雖然有些厭惡這種生活，本質善良的她，雖然怕見血腥，但她却不願去違抗大姊，更不願背棄大姊。

明亮的燈光，火鍋裡吐出來的熊熊火舌，以及薛子輝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可將吳春燕從回憶中拉回了現實，她淡淡地道：「這裡有甚麼不好？」

「你以爲這裡很好？」

「也許這裡不是一個好姑娘家躭的地方，但我却認爲這裡不錯，因爲，我可以在這裡賺到許多銀子。」

「春燕，你在作違心之論。」

吳春燕嬌笑道：「薛公子，你的相人之術還不夠精，所以看錯了，身在紅塵中，又何必硬去作起超塵脫俗的事？甚麼都是假的，多賺點銀子，將來養老，才是眞的。」

「春燕……」

「別說了！」吳春燕打斷了他的話，舉起酒盅：「來！喝酒，喝酒，今晚我辭退了一切應酬，專門侍候你，你如不盡興一醉，那就辜負了我的一番盛意啦！」

薛子輝端起酒盅，却未啜飲，冷冷道：「縱然能一醉，也有酒醒的時候。」

「你難道希望長醉不醒？」

薛子輝突然一口氣將杯中之酒喝乾，掉轉話題，說道：「春燕，你方才說我不像個買賣人，倒是說對了，既非買賣人，到洛陽來，就不是爲了作買賣。」

「哦？」吳春燕臉上露出了訝異之色，她的確有些吃驚，因爲她無法了解對方主動揭開心中的隱秘，其目的何在？

「我來找一個人。」

「朋友？」

「我與此人從不相識。」

「哦？」

「只知道她是『春香社』主人。」

吳春燕的神色表現得出奇地鎮靜，認眞地想了一想道：「也是一間書寓嗎？」

「是一帮的劊子手。」

「劊子手？」

薛子輝沉聲道：「她們以殺人爲業，聽說還是一帮女劊子手。」

「哦！」吳春燕提壺爲他斟酒。

「春燕，你聽說過這檔子事嗎？」

吳春燕冷冷的道：「薛公子，這裡是香樓，並非江湖啊！」

「我是說，你可曾聽到來此尋樂的客人們談起過？」

「薛公子，」吳春燕的臉色變得嚴峻之極：「我吳春燕接的都是雅客文士，你以爲那些江湖上混混的粗俗東西也配進我的房間吃菊花大火鍋麼？」

這番話咄咄逼人，犀利如刀，說得薛子輝臉色一訕。

不愧是京畿總捕頭之後，應變極快，連忙一抱拳道：「請恕失言之罪。」

吳春燕想不到對方的涵養功夫有如此深的火候，也連忙陪笑道：「那裡話，都怪我愛使小性子，掃了薛公子的興頭，我敬你一杯，算是向你賠罪。」

眞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二人心中各懷鬼胎，言語上又起了衝突，似乎是沒有甚麼可談的了。

吃了一陣悶酒，眼看到二更天，薛子輝推宦而起，告辭出來，吳春燕也沒有堅留。

薛子輝走到長街之上，被那寒冽冷風一吹，酒已醒了一半，他邊走邊想：自己眞看準了沒有？自己這樣做，是不是很愚蠢呢？

他反覆地想着這兩個問題，直到登上了「回春堂」門前的石階。

夜已很深，他不願打門驚醒了別人的好夢，於是繞到後院，越牆而進。

別院精緻的小舍中還有燈光，想必是羅揚嘉和孫五魁還沒有睡。

却想不到結果大大出薛子輝的意料之外，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都不見了。

小舍中有些凌亂，那張紅木條案缺了一隻角，碎木散滿了一地，那是被羅揚嘉的水火棍砸碎的，力道夠猛了，却沒有傷到來人。

一根柱子上有五個指印，深入半寸，那是孫五魁的「五魁一抓」，勁道足夠了，但一抓却落了空，可是他的人却被來人抓走了。

* * *

羅揚嘉和孫五魁並排坐在兩張靠背大椅上。

他們都沒有被綑綁，而他們却乖乖地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顯然是被人點了穴道。

薛春香也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和他們兩人約距離十步，面面相對。

她手裡拿着一把小巧的剪刀，正在修剪手指甲，神態顯得非常悠閒。

偌大的客廳裡，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羅揚嘉和孫五魁的四道眼光一直在看着薛春香，是在猜她的年紀麼？那他們算是白費心機，看她那種穩練的神色，深邃的目光，顯然是三十多歲的婦人，看她婀娜的身材，却又像二十許的少婦，看她那甜美的臉蛋，却又像十幾歲的小姑娘。

指甲修好了，薛春香將纖纖十指反覆地看了又看，滿意了，這才站了起來，向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的面前走過來。

她險些將她手中的剪刀戳在羅揚嘉的面頰上，冷聲道：「你一路上都是打着京城『一帖堂』外掌柜的旗號，如今我已知道你是冒牌貨，說！你到底是甚麼來路？」

羅揚嘉一個字也沒有說，目光中也沒有畏懼的神色。

「別裝啞巴！」薛春香手中的小巧剪刀已經抵上了羅揚嘉的面頰：「我可沒有點你的啞穴。」

羅揚嘉仍是沉默不語。

薛春香猛地將手腕往下一沉，剪刀尖不輕不重地劃過了羅揚嘉的面頰，他面頰上出現了一道血痕。

她沉聲叱道：「你莫非想弄得面目全非？」

羅揚嘉終於說話了，他道：「我又不是女人，要漂亮的臉蛋何用？」

嗤！羅揚嘉的面頰上又多劃了一道血口。

薛春香轉換了目標，將剪刀抵住了孫五魁的面頰，冷聲道：「朋友，輪到你了，說！那個姓薛的是甚麼來路？」

孫五魁反問道：「你要打聽薛公子的來歷麼？」

「不錯，我一直都沒有對二位下毒手，希望二位也不要自找痲煩，我問一句，你們答一句，只要說眞話，你們會不傷皮毛的離開這裡。」

「只怕你不信我的話！」

「我分得清你說的是眞話假話。」

孫五魁皺皺眉頭道：「薛公子是他父親的兒子。」

薛春香柳眉一挑，沉叱道：「你說甚麼？」

孫五魁神情認眞地道：「我說薛公子是他父親的兒子，也是他祖父的孫子！」

薛春香一咬銀牙，道：「給臉不要臉，竟然敢跟我耍嘴皮子，看我敲爛你的腰帮子。」

啪！一記耳光摑到孫五魁的臉頰上，她出手很重，孫五魁嘴角都沁出了鮮血。

她正待反過手背再摑第二掌之際，那個中年漢子適時走了進來，道：「稟夫人……」

薛春香停下了手，回身問道

：「甚麼事？」

那中年漢子沒有回話，只伸出兩根手指頭來晃了一晃。

她顯然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疾步走出了廳堂。

原來兩根指頭是代表二小姐，吳春燕一身黑衣，頭裹紗巾，站在廊簷下的陰影裡。

薛春香低聲問道：「二妹，有事？」

「今晚薛子輝和我抖開來談了。」

「哦？」薛春香大感訝異。

「他的確是衝着咱們來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到洛陽是爲了找『春香社』的主人，還說明咱們是一羣女劊子手。」

「他可會表明來歷？」

「沒有，我也不便問。」

「以你看，他是那條道上的？」

吳春燕想了一想，道：「他的談吐很文雅，學問倒很淵博，不像是一個在江湖上混的人。」

「那麼，他是吃公糧的？」

「大姊，你以爲他是捕快？」

「難說。」

吳春燕搖了搖頭，說道：「我看也不像。」

薛春香輕叱道：「這也不像，那也不像，可就可怪了，他總得有個來歷啊！」

看薛春香冒火了，吳春燕也不敢接下去了。過了一陣，她才問道：「那兩個傢伙……」

薛春香截口道：「他們是姓薛的同伴，是我在『回春堂』後院裡擄來的，這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口緊得很，甚麼也沒問出來。」

「大姊，薛子輝已經回去了！」

「多久？」

「約莫頓飯工夫。」

「坐車？」

「我眼看他頂着寒風走回去。」

薛春香沉吟了一陣，突然揚聲道：「來人呀！」

那個中年漢子立刻來到了她的面前，恭聲道：「夫人有何吩咐？」

「將那兩個傢伙鎖到密室裡去，多派人在院落裏巡視，如果發現有人越牆而進，暗中告訴我爲要。」

「是！」兩個中年漢子立刻帶人辦事走了。

吳春燕問道：「大姊，你認爲薛子輝一定會來這裡？」

「一定。」

「那我也留在這裡。」

「你回去，姓薛的既沒有點穿你，你還要反穿皮襖裝羊。」

大姊的話從來沒有人敢違抗，吳春燕只得乖乖地走了。

* * *

薛子輝自然要來，他絕不能置他伙伴的生死而不顧的。

院子裡一片漆黑，他如一隻鳥般無聲無息地一掠而進。

他只知道那個可疑的女人住在這裡，但他却不了解這宅子裡的形勢，因此，他蹲在牆角處久久未動。

他的定力眞是到家，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他才緩緩地向內院移動，空蕩蕩的，他沒有發現一個人影。

孰料當他越過拱門，進入後院時，四面八方突然亮起了十幾支火把，正好將他圍在中間。

薛子輝不自禁地雙手相交插進袖管裡，握住了龍鳳雙劍的把柄，不過他還沒有將劍拔了出來。

薛春香排衆而出，冷冷一哼，道：「閣下高姓大名？」

「在下薛子輝。」

「深夜越牆而進，有何意圖？」

薛子輝微笑道：「自然是想拜訪這宅子的主人，姑娘尊姓？」

「我姓薛。」

「你也姓薛？」

薛春香冷冷道：「薛平貴姓薛，薛仁貴也姓薛，而他倆人毫無關係，姓薛的多得很，用不着跟我套同宗的交情。」

薛子輝冷笑道：「姓薛的倒眞不少，而且份子也很複雜，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

「有做賊的，也有捉賊的。」

「姑娘拿我當賊？」

「那要看你如何交代？」

「如果越牆而進就算賊，那麼有一個人方才也作了賊，因爲她也是越牆而進，而且她的行跡可以稱爲強盜，臨走時還擄走了兩個人！」

薛春香微笑道：「那人倒是非常厲害，一個人竟然擄走兩個人。」

薛子輝點點頭道：「的確是很厲害，這幾年來，江湖上的人提起她就不禁吐了舌頭。」

「原來你是江湖中人？」

「在下並非江湖中人，只是愛聽江湖中的事。」

「我也愛聽江湖中事，可否移步入內，容我待茶？」

「好呀！如不嫌冒昧，倒想叨擾一盞香茗。」

進入廳堂，那些手執火把的壯漢却不見了，僕婦獻茶之後，也退了下去。

廳堂內顯得出奇地靜，茶燙，暫時不能進口，談話，誰也不願先開口。

他們坐的椅子，正是方才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坐的，現在，兩張椅子的中間多了一張茶几。

薛子輝突然冷聲問道：「這裡是廳堂，還是刑堂？」

薛春香一楞，道：「此話怎講？」

薛子輝指指地下道：「鮮血數滴，落牙一顆，方才分明有人在這兒受過刑。」

「好眼力，但是姑娘我的眼力也不差，」說到這裡，薛春香忽地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對方的左小臂，沉聲道：「你既然不是江湖中人，因何暗藏利器！」

薛子輝的龍鳳雙劍本是藏在袖筒裡的，此刻已有一柄揑在薛春香的手裡。

薛子輝也是非常吃驚，他發覺對方出手之間，手法極爲平淡，但是，却快速無比。

唯恐對方趁機施出煞招，連忙在左臂上運功抗拒。

薛春香一旦發覺對方的手臂上有一股勁流反彈而出，也立刻在手掌上加深了內力。

二人甫一交手，竟然在內力上作了初度的較量。

相峙約莫半盞茶工夫，兩人的額頭上都冒出了冷汗，較量的結果竟然還是半斤八兩，不相伯仲。

薛春香倏地鬆開手，哈哈笑道：「高明，高明，你現在可以說出來歷吧！」

薛子輝冷冷的道：「在下已然報了姓名，姑娘却是道姓隱名，比起來，在下說得還要多了些。」

「我名春香，夠了吧！」

「春香？」

「是不是有些像婢女的名字？」

「春香！春香！」薛子輝喃喃自語一陣，突然目露精芒：「看來，我沒有找錯人！」

「哦！你到洛陽來，就是要找薛春香？」

「我找的是『春香社』主人。」

「春香社？」薛春香冷笑了一聲道：「我還以爲你深夜前來，是找你兩個伙伴的？」

「薛姑娘倒是爽快人，我正是爲此而來。」

「他們沒有死。」

「他們運氣眞不錯！」

「他們的生死操在你的手上。」

「此話怎講？」

「三天之內請你離開洛陽，打那兒來，回那兒去，你兩位朋友就可以安然歸去，雖然其中有一個被我打落了一顆門牙，我會請高明大夫爲他鑲上。」

薛子輝冷笑道：「姑娘眞是仁慈，假如我不依呢？」

「三天之內你那兩位朋友將要碎屍萬段。」

「你不敢！」薛子輝倏地站了起來。

薛春香却穩如泰山般一動也不動，冷冷道：「我沒有不敢做的事！」

薛子輝的雙手又交叉插進了袖筒，但仍然沒有抽出龍鳳雙劍，嘴角在抽搐，神情顯得無比的痛苦。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大踏步向外走去。

薛春香坐在椅上，冷冷道：「三天爲限，多一個時辰，我也不會等的。」

＊　＊　＊

落日餘暉，映得紙窗殷紅，這是冬天難得一見的景色。

留香院還沒有上燈，姑娘們也還在裝扮，然而吳春燕房裡却有了客人——他是薛子輝。

餘暉映得窗子殷紅，也映紅了吳春燕的粉頰，而她的眸子裡却射出憂感的目光，與殷紅的面頰極不調和。

她凝視窗外，而薛子輝却凝注她。

兩人誰也沒有說話。

不知沉靜了多久，才聽得薛子輝嘆了一口氣，道：「春燕，我們相識已有個把月了，你看我可是陰惡奸險的小人？」

「我知道。」她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我一再表明了心跡，我既不是衙門的捕快，也不是上門找麻煩的仇家，我只是受人所托，來查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要你們從此洗手不幹，誰也不會追究你們過去的錯誤行爲的。」

「我知道。」吳春燕的聲音，仍是很輕。

「銀子賺得不少，你們也該歇手了，再說，你們一個個冰雪聰明，貌美如花，怎能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呢？」薛子輝眞是一片苦口婆心。

「我知道。」回答仍然是那句話。

「春燕，我求求你去勸勸你們大姊，就算她發了瘋，不顧自己將來的下場，總要爲你們三個作妹妹的想一想，你們年紀輕輕的，遲早總要擇人而事，有血性的漢子誰要娶一個血腥滿手的女人作妻子？」

「我知道。」

「春燕，你知道有甚麼用？你得去勸勸你大姊呀！」

吳春燕搖搖頭道：「這事我辦不到，其實勸也沒用，大姊的脾氣固執得很。」

「春燕，我好話說盡，莫要逼我。」

吳春燕凝注着他，緩緩道：「薛公子，莫做傻事，明天日出之前，你一定要離開洛陽。」

薛子輝吼叫道：「辦不到！」

「薛公子，你一定要走，否則，你不但害了你兩位朋友，也害了你自己。」

「哼！你怎麼不說我可能會殺死你那位喪心病狂的大姊，而爲江湖除一大害。」

吳春燕搖搖頭：「你殺不了她。」

「她的武功如此高麼？」

「大姊的武功如何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姊妹三個，絕不會容許任何人傷害大姊的一絲一毫的。」

薛子輝楞住了，他突然發覺江湖中的人與事都非常難以理解，他更發覺這次出京前來洛陽根本就是多餘的。

＊　＊　＊

劉春蘭與余春芳回來了，她們滿身征塵，一臉困乏，顯然趕路趕得很急，一進門，就到後院淨身去了。

金龍鏢局的總鏢頭馮騏也來了，他生得相貌威武，虎背熊腰，他的威名北到關外，南至蘇杭，可說無人不知，但他站在薛春香面前時，却像矮了半截。

他唉聲嘆氣地道：「薛大姊，你一聲令下，就叫咱們斷了腿，到底是甚麼急事呀？」

薛春香面無表情，冷冷道：「我托你找的人呢？」

「大地遼闊，找人得慢慢來啊！」

「馮總鏢頭，這事已經托你三年了，你找人該四處尋訪，要花銀子，我是整萬兩的白花花銀子往開封送，你看上咱們三妹，三妹一年當中總要抽空去幾趟開封陪你，你也該賣點勁呀！」

「薛大姊，再等等吧，這事包在我身上。」

「我不能等了。」

「三年都等了！」

薛春香截口道：「馮總鏢頭，咱們可算是自己人，這幾年我在幹甚麼，你也淸楚得很，若不是想找到那個該剮該殺的嚴仲達出口怨氣，我說甚麼也不會幹這傷天害理之事，老實告訴你，如今焦味衝鼻，紙已包不住火，我得趕快了結這件事。」

馮騏神情一楞，壓低了聲音，道：「可是公門中鷹爪子摸淸了你的底？」

「你別問這些，三年了，你總不能說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找到？」

「唉！」馮騏皺緊了眉頭，深深嘆了一口氣：「薛大姊，這三年來我可不是不用心，可就是一點也摸不着，姓嚴的小子就好像上天入地了，比如說洛陽城有一個姓嚴的，開了一間很大的藥舖子叫甚麼『萬靈堂』，這傢伙不精通的歧黃之術，年紀嘛，和你描述的差不多……」

薛春香插口問道：「他是那裡人？」

「餘杭人，和你要找的那個出生冀北的嚴仲達差了幾千里，所花的工夫就全部泡湯。」

「你說姓嚴的開藥舖子？」

「嗯，他開的藥舖子是洛陽最大的一家。」

「洛陽城的老子號，不是『回春堂』麼？」

「薛大姊，這你不知道了，三十年來風水輪流轉，『回春堂』已大不如前啦！要甚麼沒甚麼，而『萬靈堂』却是應有盡有，價錢可貴得驚人，病家還非買不可。聽說，他們一年的進賬，有好幾萬兩的銀子哩！」

薛春香在發楞，心裡頭不知在想甚麼。

突然，那中年漢子進來稟道：「夫人，金彪來了！」

「教他進來，」待中年漢子退去後，薛春香又向馮騏說道：「這個你最好別跟他打照面，你也該歇會兒。」

馮騏似乎是這裡的常客，熟門熟路地離開了廳堂。

那邊，金彪也大步的走了進來，一進門，他就笑呵呵地道：「嘿嘿，夫人，我給你送銀票來啦！」

薛春香翻翻眼皮，問道：「甚麼銀票？」

「嘿嘿，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三天前不是約好的嗎？」

「哦，那個人我已查了出來。」

「那可好辦。」

「但我不想接那件買賣。」

「哦？」

「連先前那件買賣也退了。」薛春香從袖袋中掏出半截銀票，往几上一放：「拿去！」

金彪瞪眼豎眉地說道：「夫人，這是怎麼回事啊？」

「洗手了！」

「嘿嘿，金盆洗手，可得事前知會一聲，這是江湖中的規矩，眼前這件買賣你可以不接，先前接來的買賣可不能退！」

「退定了！」

「夫人，花錢的主人可也是不好惹的！」

「我知道那位主人是誰！」

「你知道？」

「是『萬靈堂』的東家，可對？」金彪先是大大的一楞，接着又是嘿嘿冷笑道：「夫人的耳目眞是靈通得很。」

薛春香冷冷的笑道：「不用打聽，我也猜得出，這幾年來，嚴仲達放倒的人，不是京城『一帖堂』的外掌柜，就是這兒的『回春堂』的伙計，讓這兩家交往幾十年的老字號彼此接不上頭，『萬靈堂』却壟斷了市面，我只道江湖中的人心狠手

辣，殊不知買賣人照樣心狠手辣！」

金彪神色一變，連聲冷笑道：「夫人的智慧很高人一籌，不過，夫人還是該打聽打聽一下。」

「打聽甚麼？」

「自然打聽萬靈堂的東家。」

薛春香道：「不用打聽，我知道他的歧黃之術非常高明。」

「別的呢？」

「還有甚麼別的？」

「他身上隨時帶着一根鐵尺，乃是萬年寒鐵所鑄，少說也有二十年不曾動過，一旦動起手來，只怕不好對付。」

「鐵尺？」薛春香倏然地自座位椅上站了起來。

「那把鐵尺不是用來量尺寸的，雖沒有劍利，也沒有刀快，却能殺人，夫人最好莫要開罪他！」

薛春香就像發了瘋，振聲狂笑道：「哈哈，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哦？」

「『追魂鐵尺』嚴仲達，我終於找到你了。」

金彪神色一變，掉頭便走。

「站住！」薛春香猛喝一聲，人如疾矢般勁射而出。

金彪雙手向後連揮，立刻有無數點寒星向薛春香迎面打來。

薛春香雙脚猛彈，人已凌空躍起，數點寒星打從她脚底飛過，蠻腰一擰，落脚處正好封住了金彪的去路。

「金彪，咱們好聚好散，我要留你在這兒作一夜客人，請委屈……」

她一語未盡，金彪早已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向她的右脅處刺去，招式雖平淡，速度却非常之快。

薛春香右手一揮，叭，硬碰硬的敲上對方的手腕，使得那匕首離手臂寸許落空而過。

而她却沒有進一步打出狠招，只是冷聲叱道：「住手，不要自找死路！」

金彪那裡肯聽她這一套，身形猛旋，一連打出幾支袖箭！

薛春香雙手連揮，才將那十幾支袖箭掃落，却累出了她一身大汗。

金彪却乘虛蹈隙，將匕首遞上了她的咽喉，所謂一寸短，一寸險，金彪既然敢用長不足一尺的匕首，自然有他的絕招。

就在此時，只聽得金彪發出一聲慘叫，身體一陣疾旋，然後仆倒在地上，背心窩處正汩汩地湧出鮮血。

劉春蘭就站在他身後，正將戰抖的軟劍回入鞘內，冷冷的道：「大姊，這傢伙懷裡該沒有抱着一隻野兔子了吧！」

薛春香喟然道：「我本不想殺他，但他却自尋死路！」

余春芳及馮騏也聞聲趕出來，紛紛探問出了甚麼事，薛春香却沒有回答，只是向劉春蘭揮着手道：「去敎你二姊來，要快！」

* * *

桌面上的酒菜擺得很整齊，像是正式的宴會，這使得吳春燕、劉春蘭、余春芳莫名其妙，只能算是半個自己人的馮騏，更是滿頭霧水，不知葫蘆裡裝的是甚麼藥？

薛春香親自爲他們斟滿了酒，端起酒盞，道：「三位好妹妹，這些年來，做大姊的敬你們一杯，來！」

酒喝下了肚，吳春燕首先沉不住氣，皺眉的尖聲問道：「大姊，是怎麼回事？」

三人紛紛嚷着道：「大姊要上那裡去？」

薛春香雙手連搖，示意她們不要發問，然後緩緩的說道：「我要告訴你們一件往事，已相隔了二十年了，那時，我才十六歲，年輕的姑娘懵懂無知，和京城一個武師好上了，那武師年少英俊，武功也不弱，但是家父却不贊成這門親事，他老人家說，那武師目光不正，必是奸惡小人，而我却不能自禁，終於在那武師的慫恿之下，和他雙雙私奔了，而且我將家中的金銀珠寶悉數偷了出來。」

在座的人無不心頭暗訝，但是誰也不敢貿然開口插問，都在靜靜的等待聽下文。

薛春香又接着說道：「我倆逃到了杭州過了半個月又是甜蜜、又是悔恨的日子，有一天早，當我轉身醒來的時候，發現那武師不見了，我從家裡偷出來的珠寶也不見了！」

「哦！」年紀最小的余春芳，首先發出了一聲驚叫。

「我當時本想跳進了西湖去，繼而一想，傾西湖之水，也難洗清我滿手罪孽，而且也太便宜了那個狠心的武師，於是我含恨活着，想盡辦法苦練武功，我決心要報此深仇大恨！」

劉春蘭忍不住插口問道：「大姊，那個混帳的東西叫甚麼名字？」

薛春香向她搖搖手，道：「當我自信武功已練到可以殺他時，我就開始找他，可是又上那兒去找呢？他也許早已改名換姓，也許銷聲匿跡，但我並不灰心，日復一日的找尋他，後來，我發覺找人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很需要花錢，於是，我想到了最好賺錢的方法，那就是作殺手，反正這個世界的男子都可恨，殺掉幾個也是無妨

的。」

馮騏囁嚅道：「薛大姊……」

薛春香笑笑道：「馮總鏢頭，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就算你是唯一不可恨的男人，行了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別說了！」薛春香向他搖搖手，重又將話鋒轉到了正題上：「近幾年來，『春香社』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大買賣接二連三地上門，我們委實賺進了不少白花花的銀子，却想不到上蒼在懲罰我，那個花錢的主子竟是我千尋萬訪的仇敵，他以我當年從雙親那兒偷來的錢，買我爲他拚命，當然，他又賺了大錢，天！你爲何如此的戲弄我呢？」

吳春燕疾聲問道：「大姊，快告訴我們，那混賬東西是誰？」

「城南『萬靈堂』的東家，『追魂鐵尺』嚴仲達。」

「是他！」馮騏忽地站了起來：「薛大姊，這三年來，我花費你不少銀子，却沒有爲你找到了人，現在我該出力了，馮某不才，願效當年關公溫酒斬華陽，待我砍下姓嚴的腦袋，再來痛飲！」

「慢着！」薛春香一伸手攔住他：「如此深仇大恨，怎可假手於人，我一定要親自挖那廝的心肝。」

「馮某豈不是一點也不能效勞？」

「待我手刄仇家之時，有勞你在旁見證。」

吳春燕道：「大姊之仇，如同小妹之仇，我們也要一起去！」

「不，不，你們坐下，這是我一個人的事！」

「大姊！」

「不要說了，」薛春香又恢復了原來的嚴峻：「你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現在甚麼時候了？」

馮騏走到廳外看看天色，回來却說道：「約莫是戌初光景。」

「春燕，你立即去回春堂，找薛子輝，告訴他，我聽他的勸，江湖上再也不會出現『春香社』的殺手，不過，他一定要在子初之前離開洛陽，否則，他的兩個朋友就別想活了。」

「好！我這就去。」

「春蘭，你去準備一輛套車，子初光景，就將密室中兩個傢伙放了出來，用套車送他們出城，在十里長亭和春燕會合，將兩個傢伙交給薛子輝，爲了防備他們去而復返，你送他們走，直到天明你再回來！」

「是！」

「春芳，由你在宅子裡守着，當我去找嚴仲達時，任何人也不得離開一步。」

「是！」余春芳點頭答應，神情却很勉强。

薛春香精銳的目光向三人掃了一眼，幽然道：「嚴仲達的武功底子很好，我雖有自信能夠殺死他，却無自信能夠活着回來，若我一去不回，你們就將這幢宅子賣了，大家分幾個錢，底下的人敎他們去買幾畝田，安安穩穩地作個莊稼漢，你們也該找得好歸宿……」說到此處，她的聲音已經咽哽了。

「大姊，」吳春燕還勉强忍住淚，劉春蘭、余春芳都已哭成淚人了。

「記住，不管任何時候，我都是你們的大姊，你們一定要聽我的話，否則就對不起我，」薛春香背過身去，語氣幽幽地道：「若是我死了，喪事不要太張揚，碑上不要用薛春香的名字，這是一個女殺手的名字，我的本名叫薛素芝。」

滿堂一片哭泣之聲，連馮騏那個大男人也落下了兩行熱淚。

* * *

春寒料峭，尤其是深夜，吳春燕和薛子輝坐在長亭裡感到冷風颼颼，二人的心裡似乎也受了天氣的影響，也變得冷漠而蕭條。

薛子輝道：「我眞想見她一面。」

吳春燕冷冷的道：「你莫非要親耳聽到她向你說出從此洗手不幹的話才甘心？」

「春燕，你會錯了意，我第一眼見到她時，就發覺她的神情有異，她好像恨的太多，愛的太少，她的心境並不快樂，我是想幫助她。」

「薛公子，她有一段傷心史。」

「哦？」

「她有很好的家世，但她却作了一件錯事，她年輕時愛上了一個武師，不惜跟他私奔，想不到那個男人和她相處不到半月就拋棄了她，那時她十六歲，你敎她如何去愛這個世界，她所知道的，只有恨！恨！恨！」

薛子輝雙目中透射出兩道精芒，在漆黑的夜色中看來，猶如兩點精亮的星辰，他振聲問道：「可知那個武師叫甚麼名字？」

「聽說是叫甚麼『鐵尺追魂』嚴仲達，如今已找到那廝的下落，此刻大姊就已經去找他了！」

「春燕，可知薛大姊的父親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

「春香是她的本名嗎？」

「她的本名叫薛素芝。」

「啊！」薛子輝大聲驚呼，和遠遠的車轆聲馬嘶聲响成了一片。

一輛套車疾駛到前面停住。

劉春蘭一躍而下，向薛子輝擺一擺手，道：「請上車吧！你的兩位朋友，安然在車上，不過，他們

身上被點的穴道還沒有解開，你最好不要玩花樣！」

薛子輝全然沒有理會劉春蘭說的話，疾聲向吳春燕問道：「春燕，你可知道『追魂鐵尺』嚴仲達住在何處？」

「住在城南『萬靈堂』，他現在是那家藥舖的店東，你要幹甚麼？」

「我要去走一趟！」

「慢着！」劉春蘭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軟劍也閃電出鞘，厲聲問道：「你不顧那兩位朋友的性命麼？」

薛子輝道：「你們的薛大姊就是我的親胞姊，我怎能讓她一個人和『追魂鐵尺』那種惡徒去拚，我要趕去助她一臂之力。」

「哦！」吳春燕和劉春蘭不禁同聲驚呼，這的確太使她們感到意外。

* * *

城南「萬靈堂」藥舖內如死一般的沉寂，廂房內連一盞燈火也沒有。

突然，一道白影自屋頂尖疾瀉而下，這人正是薛素芝。

她此刻已換上了一身白衣，連髮髻上也束了一根白色的飄帶，這身打扮，在漆黑夜裡，格外的顯眼。

她在庭院的當中立定，揚聲喝道：「嚴仲達，你的末日到了，還不快些出來受死！」

四週仍是一片沉寂，連一絲反應也沒有。

薛素芝若不是悲忿塡膺，她一定會立刻發覺這種情況有些異常，偏偏此刻她的胸臆已被仇恨的意識所充塞，其它的一切都顧不到。

見沒有回聲，更沒有人露面，她一次又一次地叫喊着。

終於，反應來了，那是一個沉悶的聲音：「夜半更深，何人在此撒野？」

「我要找嚴仲達！」

「你是何人？」

「我姓薛。」

「找他幹甚麼？」

「要他的命！」

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突然又响起了另一個聲音：「你可是薛素芝？」

「不錯，你是誰？」

「我想你早該跳進西湖死掉了，想不到還有臉活在世上，哈哈……」

那陰森的笑聲，尚在夜空中震盪，突聞一陣颼颼之聲，竟然從四方八面射過來一陣密如細雨的疾矢。

薛素芝聞聲知警，身形騰空躍起，足有一丈多高，避過那陣密集的箭雨，凌空一個轉折，向那笑聲之處撲了過來。

她剛要落下，一陣剛勁之風突然掃到她的足下，原來對方在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薛素芝是來拚命的，自然是毫無顧忌，將腰一擰，將身體在半空中打橫，堪堪避過對方凌厲的一擊，而她却一連攻擊出了三擊。

那陰惻惻的聲音復又笑道：「難怪如此之狂，武功倒眞還有進步！」

薛素芝落地站定，但她却沒有發現對方的行踪。因此她沉叱道：「嚴仲達，站出來吧！這二十年來，你那根鐵尺想必又狠了些！」

誰知嚴仲達到了她的身後，出其不意地揮動鐵尺向她腰際掃去。

不管她閃得多快，她的腰仍不免被鐵尺掃了一下，痛得她在地上連連打了幾個滾，才勉强站了起來。

嚴仲達在她面前露面了，但是在漆黑的夜色裡，她只能看到一道黑影，那彷彿是一個魅影。

只聽得房上有人喊道：「姓嚴的，是漢子就站出來和薛素芝明來明去地拚個你死我活，如此藏頭縮尾，暗中偷襲，算是甚麼名堂？」

「你是何人？」嚴仲達怒聲問道。

「在下馮騏，乃開封金龍鏢局總鏢頭，受薛素芝的邀請，前來作個見證！」

「你作甚麼見證？」

「薛素芝上門結算舊賬，你有權自衞，但要絕對公平！」

「如何才算公平？」

「以一對一，不可以衆欺少，更不可施放冷箭！」

「好！」嚴仲達緩緩地走到庭院當中，「嚴某已站了出來，你這個見證人也該亮相了！」

他的話聲剛落，馮騏已自屋頂上一躍而下，站在他的面前。

孰料嚴仲達已存下殺人滅口之心，馮騏雙脚才一點地，一陣箭雨立刻兜頭蓋下。

馮騏雙掌舞得呼呼生風，無奈箭矢是自上而下，而且又快又多，肩頭仍然中了三支箭鏃。

嚴仲達冷笑道：「姓馮的，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呀！」

手中鐵尺閃電般向馮騏的頭頂劈下。

「看招！」薛素芝見勢不妙，亡命般攻向嚴仲達的背後。

嚴仲達身形電旋，鐵尺叭地一聲，敲在薛素芝的右脅處，她的身子立時斜斜地甩了出去，口中噴出了一道血箭。

「哈！」嚴仲達發狂大笑：「薛素芝，你上當了，你以為我眞的要攻擊馮騏麼？我是等你自投死路啊！」

薛素芝咬咬銀牙，一聲不响，而她却暗暗將全部內力都集中在右腕上，猛地一揮，一柄犀利的匕首向嚴仲達的面門飛插。

嚴仲達只是隨意揮動手中的鐵尺，她那把匕首也就被磕飛了，不知落在何處。

「薛素芝！你認命吧！」話聲中，嚴仲達人已縱了出來，鐵尺挺直如劍，向她的心窩處點去。

鏘！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火星四濺，一道人影筆直地站在嚴仲達的面前，雙手拿着兩柄烏光斑爛的短劍。

「你是何人？」嚴仲達的聲音仍然是洪亮震耳，而他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退後了三步。

「薛子輝！」回答得短促而有力。

「薛……」

嚴仲達剛吐出一個字，那兩道烏光一上一下地向他身上捲到。

鏘！又是火星四濺！

薛子輝手上的兩圈烏光已然消失了一圈，原來嚴仲達的鐵尺只擋住了一柄短劍，另一柄短劍却已刺進了他的小腹。

這時，屋頂上又傳來了劉春蘭和吳春燕的叫聲：「薛公子，弓箭手已完全被我們制服了。」

薛子輝蹲在薛素芝的身邊，柔聲問道：「你的傷勢怎麼樣？」

薛素芝苦笑道：「嚴仲達號稱『鐵尺追魂』，只要中了他的鐵尺，就休想活着，不過我非常遺憾，他應該死在我的手中！」

「在我的手中也是一樣！」

「只因為你也姓薛？」

「因為我是姊姊的弟弟！」

「你是……」薛素芝奮力抬起頭。

「我是小輝兒，你那年離開家裡的時候，我才三歲哩！」不知是過於激動，還是傷勢在折磨她，她突然咳了起來，咳了一陣，有氣無氣地說：「你……你眞是小輝兒麼？」

薛子輝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你看，這不是我們家傳下來的龍鳳雙劍麼？」

「是的……龍鳳雙劍……」薛素芝又是一陣喘咳：「小輝兒，爹娘還好嗎？」

「爹爹現在是京畿總捕，娘已經過世了。」

「哦，」薛素芝喘息道：「小輝兒，到家裡之後……可別再提……起我，免得他老人家再……再一次傷心。」

「姊姊，你過去的錯，爹爹已經諒解了。」

「眞的？」

「他還默祝你與嚴仲達過得很愉快，如果讓他老人家知道嚴仲達將你拋棄了，那才眞的會使他老人家傷心哩！」

薛素芝一陣喘咳，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小輝兒，找個亂葬崗將我埋掉，別將我的骨骸帶回去！」

「不！不！我要將你的遺骸葬在祖墳裡。」

「不行！」薛素芝連連的搖頭，又是一陣猛咳：「那……樣會侮辱祖宗的英靈，因為我是一個……女……殺……手！」

她說完最後一個字嚥下最後一口氣。薛子輝抱起她的屍骸向外走去。天空，益發幽黯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殘廢老人臨死前指着樹下，丁長生等人在樹下挖掘，發現一顆假骷髏頭，却不知有何用意，只好暫時收藏。丁長生獨上峨嵋，被邱茂男折辱一番，但邱茂彰把他放了，而丁長生在逃走期間暈倒，被達超和尚救了，但達超和尚目的是要知骷髏頭下落，丁長生不甘被利用，因他身中斷腸枇杷的毒，只好自尋短見。宋玉如決定獨往峨嵋找丁長生……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龍子復仇

得訊往峨嵋　聞噩耗拚命

丁長生走了一段路，突覺腹內一陣蠕動，接着一陣絞痛，像成千螞蟻小蟲在咬噬着胃腸一般難受。

他知道劇毒已在發作，連忙塞進一粒「參根固本丹」，強忍着腹內劇痛，加快身法，往前跑去。

一陣狂奔，汗流透衣，腹內劇痛稍止，丁長生舒了一口氣，慶幸參根固本丹能醫此毒，遂放緩步伐，略事休息。

身子剛剛放緩，腹內又是一陣抽筋似的隱痛，不由他大驚失色，那敢怠慢，倏地運氣抵住，又向前飛奔起來。

沒跑出多遠，腹內直如火焰燃燒，一陣頭眩，口乾喉渴，連收腹制止痛苦的力量也施不出來，這時他才感覺到事情不妙，自己再無生存的希望了。

仰望着天空，太陽已快接近西邊的山峯頂上，而他的生命也快到盡頭了，這時他又想起了父母、恩師、宋姑娘、邱茂男……

想到邱茂男，怒火如焰冲天，不由喃喃悲語道：「唉！再沒有機會了，狗子，總算你的命大……」

唸着竟踏上小道，向荒蕪的山林跑去。

他希望死在一個不被人發現的地方，並且死後不願自己身帶的寶劍被人拾去，爲惡江湖，這種思想太幼稚了，可是臨死的人，那有充份的時間，去做週詳的計劃呢？

丁長生已抱着人劍同亡的決心，跑進了一片不見天日的森林裡，腹中劇痛和口渴，已使他無法再邁出一步，他終於跌倒在地上。

生命距離喪鐘只剩一刻，他不再有任何冀望，無神地環顧四週，這環境並不理想，目前不被人發現，終有一天，還會有人進來，那時可能只剩下一堆白骨，但寶劍將仍然是完好的。

他遲緩地解下長劍，以劍做拐，撐起身子，搖搖晃晃地又走了幾步，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個水潭，便趁餘力，撲了過去。

他的身子正巧伏在潭邊，看到了潭水後，他重又陷入絕望之中，原來這水潭的水，竟是死水，混濁黑污得像墨汁一般，這種水叫他怎麼喝呢？

丁長生哭喪着臉，哀叫一聲：「天絕我也！」他絕望地凝視黑潭，突然，腦海裡掠起了一個念頭，臉色頓時浮起笑意，暗忖道：「是啦！這正是最隱蔽的葬身之所，再沒有人會發覺到我了。」

接着拿起「彩鳳」劍，珍惜地端詳片刻，似乎有愧師伯所贈，黯然搖頭嘆息道：「劍呀！可憐你竟做了我的陪葬！」

說罷，又將寶劍繫在背後，雙手抓着潭沿野草，將身體牽引向

前，借着這一引之力鬆手衝入潭中，頭上脚下……

只聽「噗通！」一聲，潭面湧起一陣黑色水花，那水圈波痕，也漸向四周擴展，擴展……

終於，水花消失了，波痕消失了，丁長生的身形也消失了！

一陣晚風乍起，吹落了片片樹葉，紛紛飄落在潭面上，織成一個大葉圈，彷彿憑弔着一位少年劍客的與世長辭！

＊　＊　＊

「玉女峯」位在華山五雲峯與落雁峯之間，高插雲天，景色秀麗，但却不是華山派的所在地。

那麼這就奇了，它既不是華山派修練的所在，又何來誦經聲、木魚聲和磬聲呢？

突地，那誦經聲、木魚磬聲都停了，但却隨之響起了一聲少女的嬌呼：「師父，那隻鳥眞可愛，剛才我本可以捉到牠的，都是您老人家唸經，敲木魚把牠嚇走了！」

嚇跑牠的是一位中年尼姑，只見她手持「佛珠」，微笑道：「傻孩子，妳要牠幹什麼？爲師已習慣了這種寧靜的生活，多一隻噪喋不休的鳥，反而破壞了我的寧靜。」

少女聞言沉吟了下，說道：「師父，如兒想今天離開這裡！」

「爲什麼？是不是爲師的話傷了妳？妳才回來兩天，話都沒談完，幹嘛那麼急？」中年尼姑詫異地問着。

「不，不，師父的話是對的，我也喜歡這裡，若不是爲了他，我才不願再涉風塵呢！」

「哦！妳是說要找長生！唉！如果妳記得把爲師的話告訴他，爲師也就不用再擔心他的安危了。」

原來這位少女正是宋玉如，奇怪！她的師父不是「藍飛燕」羅淑娟嗎？怎會是一個尼姑呢？

不錯，宋玉如是被藍飛燕羅淑娟收爲徒弟，而這位中年尼姑也就是轟動江湖的一代女劍俠羅淑娟。

她已不再是羅淑娟，而是「明心」神尼了，明心即「明心見性」之意，她看破了紅塵，厭倦了俗世。

她姊姊羅淑嫻的死，以及姊夫丁長治的薄倖，是她遁入空門的最大原因，在她斬斷三千煩惱絲受戒的時候，猶暗念着她姊姊的名字和丁長治呢！

宋玉如歙然說道：「師父，如兒一定去尋他回來，那怕是走遍天涯海角。」

「明心神尼」望着宋玉如，黯然說道：「如兒，爲師前晚做了一場惡夢，第二天早晨卜卦問神，知道長生遇險……」

「什麼！他……遇……險……」

「嗯！可是終會化凶爲吉，可能另有一番奇遇也未可知，這孩子太像他父親了，爲師擔心妳……」

底下的話沒有說出來，也不忍說出來。

她想說的是擔心愛徒宋玉如會墮入情網，重踏乃姊羅淑嫻的覆轍，爲了一下代着想，她是不希望宋玉如愛上丁長生的。

「師父擔心徒兒什麼？」

「沒什麼，妳不要多心。」

「不，師父一定有什麼話要說，沒有說出來。」宋玉如追問着。

「是的，我想叫妳趕快下山去尋找長生，可是又擔心妳吃虧。」

「不會的，徒兒雖打不過人家，逃總沒有問題吧。」

宋玉如竟誤解了明心神尼的弦外之音，以爲師父擔心她吃虧，明心神尼說道：「不要太自滿，須知滿招損，謙受益。江湖之大，能人奇士，多如過江之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後面有能人。有些人雖是武功不行，可是心思狡計却高人一等，妳得謹慎小心，處處防人才是。」

「如兒知道了，一定不令您老人家失望。」

「很好！時候不早，妳就下山去吧！記着找到與否都無關緊要，每年要回來一次，讓爲師看看。」

明心神尼說罷，握住宋玉如的手，現出依依不捨的神情。

宋玉如走後，明心神尼痴呆良久，暗暗禱告蒼天，保佑她的愛徒平安和希望她能跳出罪惡的「情關」。

宋玉如離開玉女峯，突見一位和尚行色匆匆，快步飛來，幾與她撞個正着。

她閃過一旁後，本待出口罵那和尚幾句，但一見是個和尚，以爲是「玉忠院」裡來的，於是心中的氣消了一半。

那和尚連正眼也不看宋玉如一眼，逕自低着頭，匆匆往落雁峯跑去。

宋玉如心中暗忖道：「這和尚怎麼這般奇怪，落雁峯全住着尼姑，住持『慧清神尼』一向不許男人越雷池半步，這和尚行色匆匆，莫非……」

想着事不關己，也就不去管他，逕自離開華山而去。

當日黃昏，宋玉如來到「石家坡」，那是個一片荒凉，人烟稀少的村鎮，她找了一間客棧住下，雖是簡陋已極，但可免去露宿荒野之苦。

宋玉如叫了一些飯菜，正慢慢吃着，突見店外來了一個黑大的和尚，他一進門就高聲叫喊：「快送點酒來，酒家口乾得緊。」

店主人笑嘻嘻地迎上去，說道：「大師父，您回來了，還有一位

師父呢？」

那和尚冷冷說道：「他馬上回來，你別多嘴，叫你送酒過來，沒聽見嗎？」

「是是！小的馬上送來。」

主人似乎對這和尚非常忌憚，本來宋玉如背對着門，和尚進來時她只回頭看了一眼，這時聽見和尚蠻橫之詞，不禁又回顧一瞥。

只見那和尚身高七尺，黑如墨漆，太陽穴鼓得高高的，雙眼凶光暴射，這時他也正直勾勾地盯着宋玉如。

她一望便知道這和尚絕非善類，否則出家人怎會出口如此蠻橫，而身上又帶着戒刀？

那和尚的眼睛一直在宋玉如身上打轉，嘴角掛着絲絲淫笑，這一舉止看在宋玉如的眼中，她心中暗罵道：「賊禿驢，你別想入非非，只要你敢動我一根汗毛，你就別想走出這個門。」

她邊吃邊思忖着，飯罷，那和尚竟不知在何時走了。

不由宋玉如暗暗吃驚，以她目前武功，雖不能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但十丈方圓之內，落葉飛花清晰可聞，怎麼連和尚何時走的都不知道，這不是怪事？

她懷着奇詫的心情，走回那不能再簡陋的房裡，剛躺下床，就聽到敲門聲音。

她以為主人來找，開門一看，卻沒半個人影，探頭一瞥，心中一凜，原來一個和尚正敲着隔壁的門。

而那和尚正是玉女峯下碰到的那個冒失鬼，更使人吃驚的是，他滿身血漬，臉上也血痕斑斑，宋玉如剛一瞥，那和尚已進了房裡。

這一來，宋玉如更加迷惑不解，如墮入五里霧中，這時一個念頭如電光一閃，掠過了她的腦海，「是啦，這兩人一定是賊和尚，可能到落雁峯去偷東西，被慧清神尼打跑的。」

心裡想着，不由對這兩和尚的行動倍加謹慎監視起來，很快的關上門，躺回床上，臉貼隔牆，凝神諦聽對方聲響，只聽一個人說道：「你也太不小心，太膿包了，區區落雁峯又不是什麼龍潭虎穴，沒上去一半，就被打成這個樣子，回去怎麼向師父交代，哼！真是……膿包！」

這說話的一定是黑臉和尚，宋玉如再聽那受傷和尚怎麼答，結果失望的只聽到一連串「啊啊……」之聲，敢情那受傷和尚是個啞巴？

另一個不耐煩的口吻響起，「不用說了，我不信落雁峯裡藏有什麼三頭六臂的女妖，其實我們這次任務可真輕鬆。

「這次師父只叫我們打探一下『骷髏頭』的下落而已，你竟連人都沒有見過，就狠狠歸來，哼！真丟臉！」

這時鄰房又傳來啊啊之音，但又被那高大和尚的聲音打斷，「師弟，你怎麼老喜歡說別人，那姓丁的小子能有多大能耐，他憑什麼探出骷髏頭不在慧清尼姑身上，我看他故意欺騙師父，反正那小子吃下斷腸枇杷，早已腐爛身死。

「我不信他活着能探出什麼名堂來，不是師兄誇口，明日看我上落雁峯，找那老尼姑把骷髏頭奪來。」

說畢，竟沒聽了啞巴和尚的聲音，隔壁房靜寂得如沒人一般，宋玉如由鄰房談話聲裡，聽到「骷髏頭」和姓丁的小子兩句，腦海突然閃進一個念頭，她差點叫出來。

在黑風林由鐵箱裡取出了骷髏頭，當時宋玉如也在場目擊經過，如果對方所談的是殘廢老人所藏的那個，則姓丁小子，一定是指丁長生而言，這樣說丁長生已吃了斷腸枇杷死了？

想到這裡，宋玉如差點急出眼淚來，恨不得衝到鄰房，拷問那兩名和尚，可是繼之一想，又覺得不對。

明明骷髏頭乃殘廢老人所有，這兩個禿驢怎會跑到華山來向慧清神尼打聽，莫非骷髏頭另有一個，姓丁的小子又是另外一人？

「不對！不可能那麼巧合，可是姓丁的一定是指丁長生無疑。」宋玉如又不覺自言自語起來。

這時她急得芳心無主，不知如何是好，此次別師下山完全為尋找丁郎而來，既然能在此得知他的消息，豈可輕易放過！

她在室內徘徊思忖着如何向這兩名和尚下手，片刻之後，終於給她想出了一條計策來。

於是她重新躺入被窩裡，故意放重了鼾聲，呼呼大睡。

這時隱約傳來和尚的聲音，道：「師弟，活該是你沒福消受，那個漂亮的妞兒可真是人見人愛，美到極點，嘻嘻，今晚你可乾瞪着眼睛，看我飽餐一頓了。」

他說完，停了一會兒，大約是啞巴和尚用手勢說話，只聽那和尚又說道：「你也太多慮了，那小妞是個雛兒，看樣子略懂三招兩式，還不是手到擒來，任人擺佈，我說賢弟，你可別動手動腳的擾人雅興，要知道你身體傷勢很重，亂來不得的哦！」

說着又是一陣嘻嘻淫笑，聽到宋玉如耳裡，直氣得肝膽欲裂，銀牙不住亂咬，恨不得即刻過去，將他們立斃掌下。

好在她出自名師，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名訓，心中暗罵道

：「好啊！我正想找你出氣，你竟先動歹念過來送死，這也好，免得我多費一番手腳，我就等在這裡看你能奈我何？」

於是又把鼾聲提高，凝神靜聽，一會兒聽到鄰房開門的聲音，接着就聽到自己房門一陣吱吱細響，宋玉如心中暗笑，送死的過來了。

心念方動，房門開處閃進了一條人影，宋玉如早在和尚未進門之時已把「黑龍劍」握在手中，同時左手又緊扣着三枚金錢鏢。

猛見黑影一閃，霍然翻腕出手，三支金錢鏢急若閃電，向那條黑影射去！

她是猝然出手，距離又近，任憑武功再高，也難於閃避，驀聞，「啊呀！」

一聲痛叫，宋玉如金錢鏢出手的同時，借翻身之力，身子離床躍起，手中黑龍神劍一招「大鵬展翼」，疾逾電光火石，往那和尚頸項削去。

欲空和尚作夢也未曾想到這少女是在裝睡，身方中鏢，劍光乍起，急忙偏頭旋身，但為時已遲半步，他猛覺右耳一涼，趕緊掠開一摸，早失去了一隻耳朵，不由他驚慌失措，那敢怠慢，單足一點，穿窗而出。

宋玉如那會輕易放他逃走，也隨身追出，和尚快，宋玉如更快，兩人竟同時落在天井之中。

宋玉如一擺寶劍，嬌聲喝叱道：「好個淫賊，身為佛門弟子，竟忘了『淫』字乃佛家大戒，今日落在本姑娘手裡，就是淫惡的下場，快把姓丁的少年下落告訴我，否則你死得更慘了！」

和尚聞言一陣桀桀狂笑，突然「啊！」的一聲，敢情方才中了暗器的地方，傷勢又發，手抱腹部，狠毒地盯了宋玉如一眼，狠狠說道：「臭娘們，姓丁的小子是妳的漢子，他死了妳心痛不成，告訴妳，他吃了斷腸枇杷，再也沒有人可以救活他了，我看妳還是死了這條心，乖乖地隨洒家回去，自有妳一番受用……」

話沒說完，陡聞「叭」的一聲脆響，他臉上結結實實地挨了宋玉如一個巴掌，痛得他殺豬般慘叫，身子退了幾步，隨即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宋玉如怒叱道：「死到臨頭猶恬不知恥！我且問你，你還說不說姓丁少年的下落？」

那和尚痛徹肺腑，那能回答，只見他眼中兇光畢露，身子一晃，手中戒刀向宋玉如身上劈來！

他雖是身帶數傷，然其身法之快，依然驚人，峨嵋派能揚名江湖實非倖致。

宋玉如一瞥對方刀光猛閃，已臨身上，不由一聲嬌叱，身子斜斜側移，長劍一招「回風拂柳」斜削而出，正往和尚腰際掃切過去。

和尚本不欲以峨嵋看家本領炫露於外，奈何狗急跳牆，再不施展絕招，一個人就得被切成兩段。

於是倏然一個前空滾翻，以左手掌撐地之力，掠身凌空，接着刀化「天女揮戈」，頓時刀光迸射，層層罩洒而下。

宋玉如見狀心中微怔，做夢也沒想到這種狗賊淫盜，會是峨嵋派門下弟子，且又是該派高手。

宋玉如一面想一面暗叫僥倖，方才若非乘機出手，打中了對方三鏢，復又在暗中削去他的耳朵，真不知鹿死誰手裡？

想着，那敢稍存大意，趕緊揮劍硬架，脫口喝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峨嵋高徒，峨嵋有此敗類，真是令人痛心，快說蒼虛子是你的什麼人？」

「是大爺的什麼人，妳管不着，若再問長問短，我這就把妳廢了。」

說着刀光又閃，滾滾如長江之水，洶湧而至。

宋玉如見對方狡獪奸詐，知無法套出丁長生下落，如他所言屬實，則丁郎已作地獄亡魂，此仇只好由她索還，心念方動，手中長劍頓時一緊，一連三劍，刷！刷！刷！狠攻過去。

和尚立覺漫天劍花如雨傾盆洒下，心中一涼，又見那劍花呈射黑光，寒氣襲人，心知絕非凡品，那敢以刀硬架。

只見他左手盤空下打，右手持刀上擊，刀與掌雙管齊下，上下夾攻，他竟施出了拚命的招式。

宋玉如也是高手，至少在年輕一輩劍客中，她是相當有成就的一位巾幗英雄，見狀微哼了一聲，靜待對方掌劍齊臨的刹那，倏然跨步旋身。

霍地一聲震耳欲聾的短嘯，但見人影一飄，場中已傳來一聲慘叫，一個巨大的人影踉蹌後退數步，那和尚的左臂，由肩胛處被齊齊地砍斷，鮮血直如噴泉似的噴洒而出。

宋玉如一劍奏功，冷冷說道：「禿驢，還不覺悟？只要你將姓丁少年的下落說出，姑娘可饒你一命，否則，哼！」

邊說邊移近和尚身前，黑暗中可以看到宋玉如雙眼噴火，神光暴射，那和尚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那和尚儘管方才兇狠十分，但這時身受重傷，神志已迷，死亡的威脅緊壓着他的心胸，他意識到死神的來臨。

此刻「生」的冀望在他心中燃燒，他需要活下去，即使跪在敵人面前求饒叩頭，也在所不惜。

只見他臉色惶恐失色，全身發抖，顫聲乞求道：「姑娘饒命，那姓丁少年的死，罪不在我，當時我並沒在場，後來由師父口中得知乃吃了斷腸枇杷而死的……」

「當眞？」

「是的！我師弟知道得比較清楚，妳可以問他，姑娘，我已照實說了，請劍下留情，放我一條狗命吧！」

宋玉如冷冷地盯了欲空和尚一眼，切齒道：「誰加害了他！誰？」

「我師父達超……啊！」

話沒說完，一聲悽厲的慘叫，全身一陣痙攣顫抖，頹然倒下，死於非命。

這突來的變故，不由宋玉如全身一震，只見一條黑影疾若風馳電掣，一閃即逝。

宋玉如一晃身形，全身凌空飛起，向黑影追逐過去，也管不了地上慘死的和尚了。

只見前面黑影身法奇快，一直往前面那密林逃去。

宋玉如全身眞氣疾轉，展開絕世輕功「凌空步虛」，只幾個起落間，業已追到那人背後兩丈遠處。

前面狂奔黑影似乎已有所覺，奔行更疾，刹那間，黑影已穿入了一片密林之中，宋玉如與他只差了一個起落的時間，這一來不由得她停住身形，暗自惋惜了。

宋玉如徘徊林邊良久，終於又返回「石家棧」來，回到房裡，猛然想起鄰室尚躺着一個受傷的啞巴和尚，不知他是否尚在房中。

她過去一看，果然空空如也，他早已溜之大吉了。

突然一個念頭很快閃進她腦中，只聽她自語道：「是了！剛才那暗中殺死黑臉和尚的一定是啞巴和尚，不錯，一定是他，這樣可以滅口，好狠毒的心腸，同門手足也殘忍至斯。」

念着，猛見桌上放着一張白紙，連忙過去拿起一看，只見上面寫道：「賤人聽着，丁小子已死，勸妳少管閒事，免招殺身之禍。」

筆法蒼勁有力，龍飛鳳舞，墨汁未乾，下項還寫着「智空」兩字。

宋玉如看罷狠狠將字條揉成一團，又撕成粉碎，知道毒手暗殺那高大和尚的定是智空無疑。

心中不禁暗唸着「智空」之名，恨不得再追上去把他生擒回來，凌辱一頓，爲丁長生洩恨。

從那高大和尚臨終之言中，宋玉如聽到「達超」兩字，無疑的是他師父的法號，「達超」這個名字太陌生了，江湖上似乎從未聽說過峨嵋派裡有一位叫「達超」的和尚。

莫非是那和尚在欺騙她？不過他的被殺，似是由於洩漏這一秘密所致，可不像是假的，那麼達超是誰呢？

宋玉如對這一個疑團百思不解，尤其想到丁長生不幸中毒身死，更是痛苦萬分，心如刀割，她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如果我將師父的話傳到，他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嗎？」

她痛苦的自責着，良久，她才爲未來的行止作了一個決定，那就是親上峨嵋探詢「達超」所在，爲丁郎報仇。

這一夜宋玉如一直未閉上眼，她回憶着與丁長生相識的情況，心中不禁湧起了歉疚和懊喪，她埋怨着自己不應該對丁郎那般冷傲，更不應該責備他，將她父親慘死的責任完全推在丁長生身上。

如今丁郎已死，一個可憐的弱者，生前不曾得到溫暖，死後又無人臨墓憑弔，一個人孤零零地來到人間，又孤零零地死去。

而屍體不知被拋到何處，死魂亦不知飄向何方，唉！人間還有誰比他更悽慘，更可憐的呢？

此時宋玉如眞是心亂如蔴，煩惱已極。

突地她想起那和尚的屍體猶放在屋外，爲免惹來不必要的痲煩，還是把他處理的好。

於是急忙飄身出屋，來到方才交手之處，放眼望去，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地上早已失去了那和尚的身影！

「這不是怪事嗎？難道他沒有死？還是人死了屍體已被人運走？」

宋玉如心中奇詫地想着，驀然……

背後傳來一陣哈哈大笑，宋玉如聞聲一凜，倏地轉身一瞥，不禁又脫口一聲驚叫！

因爲來人不是別人，而是此間客棧的主人，不由使宋玉如驚訝萬分，剛才那陣笑聲若非內外功已達登峯造極之境，何能臻至。

但眼前所看到的却是一身粗布，百補千衲毫不起眼的老頭兒，這其中不透着奇怪嗎？

房主人似乎深悉宋玉如心思，哈哈笑道：「姑娘不要懷疑，先進屋內再談如何？」

「……」經他這麼一說，宋玉如倒不好意思起來，她囁嚅地未置可否，竟自向室內走去。

店主人剛進室內坐下，便朗聲一笑，豪然說道：「姑娘的武功眞令老朽佩服，敢問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宋玉如懷疑地望着老者，沒有立刻回答，却見店主人點頭微笑，又接着道：「姑娘覺得老夫的言行

太怪是不是？這也難怪，不過我可告訴妳，那屍體我爲處理了，並且還多加贈一點禮物，不過老夫必須知道姑娘的來歷，盼姑娘據實相告。」

宋玉如聽了店主人的話，心想：這平凡的老人，臉帶忠厚、慈愛，定是一位隱者，決不致是壞人，遂起身抱拳作禮道：「謝謝老前輩賜助。晚輩姓宋名玉如，家父宋盛興，恩師明心神尼，你大概不會認識她老人家吧！」

店主人聞言，哈哈大笑道：「眞是大水冲倒龍王殿，不識自己人，妳會聽令尊提起過蕭一飛這個人嗎？老夫就是。」

「啊！原來是錢塘劍客蕭伯伯，先父以前常提起過您老人家。」

「怎麼！令尊已……」

錢塘劍客蕭一飛聞言，臉上立刻現出驚駭之容，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宋玉如嗯了一聲，眼中立刻淚光盈盈，淒楚地說道：「他老人家已逝世很久了。」

於是隨將乃父如何救走丁長生，以及如何死在雙無常手上，一直說到她拜師在明心神尼門下爲止。

就連昨夜何以與和尚拚鬥，及得悉丁長生中毒身亡各節，都原原本本地說了。

蕭一飛諦聽始末，臉色不斷變化，須知他與中洲劍客同稱雙絕劍，當年併肩行俠江湖，仗義四海，同出同入，禍福同享，情逾骨肉手足。

當他乍聞故友不幸逝世，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之歸隱在此，也是中洲劍客的意思。

蕭一飛連聲嗟嘆，最後却用安慰的口吻道：「宋姑娘，人死不能復生，如今大仇已雪，更應放開胸懷，爲江湖蒼生多做些轟轟烈烈的事，以安慰令尊在天之靈，至於姓丁少年，既已服食斷腸枇杷，生望甚渺，也不必過份着急。」

說至此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妳昨夜追踪啞巴和尚對嗎？他已追隨他的同伴而去了。」

「什麼？他不是逃入密林了嗎？」

「是的，他逃入了密林，却沒逃過我的手下，在他們剛一住店時，便引起我的注意了。」

他略一停頓，又繼續說道：「至於他們的師父達超，一定是那位峨嵋叛徒無疑。」

「峨嵋的叛徒？他怎會成爲峨嵋叛徒的呢？」

「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等將來也許妳慢慢知道的。」

宋玉如雖是滿腹疑團，但也不好再問，遂向蕭一飛謝了拔劍相助之恩，繼續登程。

她邊走邊想：「丁郎既被『達超』用斷腸枇杷害死，我就要找達超報仇，他既是峨嵋派的叛徒，想來也只好向峨嵋派打聽比較容易了。」

想着直奔峨嵋山而去。

* * *

月黑風高，萬籟俱寂，約莫應是二更過後了！

就在這時候，清風小鎭外的大道上，飛一般的奔來一個人，這是個身材高大的漢子。

只見這人好像十分熟悉地形，只是幾個起落間，便躍過院牆來到這家客棧的後面。

清風小鎭上也只有這麼一家悅來客棧，這後院也不大，客房一共七間，兩邊各兩間外，只有正面客房三大間！

這人只一落大院子裡，立刻自懷中摸出一件怪東西出來，那是一個尖尖的長管子，管底部是個圓圓的肚子！

那東西只一對準窗戶內吹，便有一股子雲霧往屋內飄散。這人就在查看之後，他先是笑了！

只見那個尺長的尖尖東西插入窗內，這大漢以手揑那底部的圓筒！

他只揑了五、七下便收起來了！

只不過等了半盞熱茶工夫，大漢愉快的以尖刀撥開窗戶，一長身便越窗而入。

巨漢輕步站在床前，他臉上一片邪笑！

床上的女子睡姿十分誘人，她雙腿是分開的，雙臂抱住棉被一角，把張臉孔遮了大半！

床前的巨漢眞快，他已把褲子脫下來了。

床上的女人早已昏迷過去，只見這女人的一身皮肉眞嫩，光溜溜的光滑可愛。

巨漢不擔心女的醒過來，他拉過女的一腿，伸手去摸着……

他匆忙的拉下女的內褲，迫不及待行動起來……

「噯！」

這女的還眞吃得消，只見女的只不過稍哼一聲便再也不動了！

客棧的床是木板架起來的，吃不消男的用力晃，早發出「吱呀」聲不斷。

女的沒有反應，因爲她正昏迷着。

男的可是樂了，這男的爲什麼要强姦房中的女人，眞正說出來，這個女人才叫寃，因爲……

女的似乎有了一些反應了——發出「啊」聲！

她被男的如此猛頂，本能的還

是會有反應的。

男的只聞女的「哼」，那慾火便更大了！

他這麼生生的弄了近半個時辰還不過癮，想同女的接個吻！

於是，男的放下女的兩條粉腿，身子便壓上去了。

這男的吃吃低笑，道：「我可愛的小娘子，大白天見妳來住店，還以爲是天仙下了凡，妳勾去了皇甫大爺的魂，也弄走了我的心，沒說的，我們來接個吻！」

他伸手去撥開女人雙臂，因爲這女人的雙臂連着一片被角遮住她大半張臉。

這男的撥開女的雙手，同時又把被子扯開一邊，兩人這才對上了臉。

他這才看清楚，這女人不是自己要找的人，這女人——

「怎麼是這個醜八怪！」

男的口中嘟噥着，他又低頭看——

只見這女人流口水，上唇是個豁子，最令男的噁心的是這女人下巴上一塊紫斑，一小撮毛是白的，那嘴巴半寸厚，這個女人也只有兩隻眼睛還順眼。

男的把被子一扯，女的發出「呼叱呼叱」出氣聲，也難怪這女人要用被子壓在嘴巴上了！

男的「咻」的一聲拔出尖刀來，他要下手殺人了！

只不過當擧刀欲下手，忽然又收刀。

只見他匆匆的穿好褲子收了刀，冷冷的對床上女人低聲自語：「且便宜妳了，若非去找那姑娘，老子這就送妳一刀叫妳去見閻王！」

他也不管女的了，一個跳躍出了窗！

這夜的月光亮，洒在窗子上，三更天過了吧！

男的沿着牆邊伸頭看着，他一共看了三間客房，終於，他臉上露出個淫笑。

他心中暗罵：「眞他媽的糊塗，原來她住在這一間！」

於是，這巨漢又取出他那一套古董玩意兒，尖尖的嘴「噲」的一聲插入房中了！

只見他又在那尾端的地方揑壓三次，然後在窗外面等，他的臉上又見淫笑。

* * *

大約又是半盞茶時光，這巨漢用手去推窗，腰桿猛一挺，便進入屋裡。

他眞大膽，幾步便站在床前面，嚄！他雙手直搓，臉上一片淫邪！

「小娘子，妳原來住在這一間，差一點我的精元送進那個醜八怪處。」

他爲了證實人不錯，一邊脫褲子，一邊低頭看。

「不錯，這一回錯不了，嘿……」

他去拉扯那床上姑娘的褲子了。

「叭！」

「哎！」

床上的女子猛一挺，好利的一把劍刺過來了。

巨漢吃了一驚，提着褲子沉聲道：「妳……妳沒中我的迷神粉呀！」

那女的已跳下床，沉叱道：「姑娘睡覺早有備，鼻孔裡面塞東西，淫賊，你今天死定了！」

巨漢尖刀握在手，他先擋過來劍，冷冷道：「扎手貨呀，好，我們外面見眞章！」

女的沉聲道：「你逃不掉的！」

於是，這二人躍在房門外，那女的生得果然美，巨漢心中在想，「到了郊外收拾妳，到時候叫也沒人應！」

巨漢前面奔，姑娘後面追，刹時來到林邊了！

巨漢猛回頭，他指着天上月兒，道：「美人兒，妳瞧瞧，今夜我們配成雙，月兒也會笑！」

姑娘冷叱道：「淫賊，死到臨頭你還貧嘴，看劍！」

巨漢的尖刀猛一格，他以爲這一下子就能把姑娘的劍格掉，不料……

眞快，姑娘劍隨身走，一閃之間便聞得巨漢低嗥，「唔……啊……」

巨漢的肚子破個洞，他雙手緊緊的壓住洞口不叫，裡面的東西流出來了。

「妳……妳是誰……爲什麼對我皇甫山下這樣的重手呀？哎……」

原來這人就是皇甫山！

皇甫山當初與「秋海棠」石小蝶在一起的時候，這位俏書生在房中聞得「藍飛燕」羅淑娟來到，他知道羅淑娟的武功，更加以羅淑娟最恨淫邪之徒，他能留下來嗎？

皇甫山溜了！

但怎麼也想不到，皇甫山今夜找上這美人，而此姑娘非別人，羅淑娟的徒弟宋玉如是也！

宋玉如冷然的對單膝跪地的皇甫山道：「好叫你死得明白，本姑娘宋玉如！」

皇甫山驚道：「那……藍飛燕……她……」

「我師父……」

皇甫山大叫一聲：「哎……」

「轟」聲起處，他已死在地上了！

* * *

宋玉如不回客棧了，她往峨嵋而去。

她就是爲了丁長生才去的。

這時，初秋的季節，雖偶而也吹送來陣陣涼爽的秋風，但仍驅除不了炎夏的餘威，火傘高張，沙塵飛揚，正值商旅却步的日子。

這時，是午正時分，通往峨嵋山的官道上，寂無行人，但却有一位少女快步趕着路，神色間不時掠起焦急之色，她，自然是宋玉如姑娘。

她自離開石家坡，一路行來，曉行夜宿，一天至少走百里來路，由陝西到四川，全程數千里之遙，她祇費半月工夫趕到，此刻，她已來至峨嵋山下了。

峨嵋山綿亘數百里，待她找到山的入口，已是黃昏時候，宋玉如剛踏上進山的第一石階，驀地，一條黑影撲到她的面前，她猛吃一驚，倒掠數步，擧目急看，竟是一位白鬚禿頭和尚。

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到他憔悴的臉容和深鎖的雙眉，一對無神的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宋玉如，一言不發。

宋玉如見是個和尚，深疚自己低頭走路，太以孟浪，險些把老僧撞倒，歉然說道：「對不起，大師父！」

白鬚和尚仍是木然不動，依舊怔怔地呆立那裡，宋玉如心中暗忖：「峨嵋山怎麼盡出啞巴和尚？」

想着，見他擋在道中，像是守山和尚一般，遂含笑說道：「大師父，我想到寶山找一個人，不知能借道一下？」

白鬚和尚打量了宋玉如一眼，冷冷問道：「找誰？」

敢情不是啞巴，宋玉如這麼想，心中寬慰得多，遂答道：「是一位老和尚，法號達超。」

白鬚和尚聞言臉色微變，但又倏然平復，宋玉如並沒有發現他臉上的變化，接着問道：「大師父可認識他？」

白鬚和尚重新打量宋玉如一番，冷冰冰地問道：「妳由何處來？找他幹什麼？」

「我來自華山，有要事找他。」

「華山？」白鬚和尚驚詫地重複了一句，半晌方始說道：「妳由此上山，走約一里之遙，遇叉道向右轉，下了谷就可以看到『玄清觀』，他住在那裡。」

說着讓開道，宋玉如道謝一聲，便如飛地縱掠而去。

宋玉如一面飛奔，一面暗想：「丁長生是否眞的死了呢？若是一上去就大打出手，說不定連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到，不如先禮後兵，問出了眞相再說。」

她打定了主意，人也來至玄清觀前，略一遲疑，擧手扣門，只聽「咿呀！」一聲，觀門已開，走出一個老和尚來。

宋玉如定睛一看，不禁全身一凜，脫口驚叫道：「咦！是你？」

「嘿嘿嘿，是的！是我，女施主找我達超有什麼事嗎？」

原來出來的正是擋在山前那位白鬚和尚，也就是「達超禪師」本人。

自從丁長生中毒走後，達超一心想得華山慧清神尼的骷髏頭，不惜派遣座下兩位心腹愛徒，遠赴華山探聽虛實。愛徒走後，消息如石沉大海，一去不返，達超禪師預感着那是不吉之兆，想華山派高手如雲，愛徒兩人定身死該地，否則怎會一去毫無音訊？

於是每至黃昏必徘徊在峨嵋山脚，像慈母盼望晚歸的遊子一般，一日復一日，失望終於使他陷入苦境。

漸漸地由失望到絕望、憂慮、急燥，令他憔悴愁苦，今夜他照往日一般，又徘徊在峨嵋山脚，聽到宋玉如來自華山，已令他震驚，復聞專尋達超而來，更使他深信事情惡化，誤以爲宋玉如乃慧清神尼派來徒弟，遂指示她走遠路，他自己就隨後抄小道趕回。

但宋玉如不知就裡，一瞥白鬚和尚，不禁暗自驚駭：「這和尚武功怎麼如此高超，自己途中一陣急跑，竟落在他身後，更怪的他何時追上自己，怎麼絲毫沒有察覺？」

這一來不由宋玉如暗暗警惕、謹愼，連忙說道：「晚輩來找一位姓丁的少年，不知是否尚在觀中？」

達超禪師聞言心中暗自一凜，臉色一肅，冷冷喝道：「這裡沒有姓丁的少年，現在沒有，以前也沒有。」

宋玉如冷冷一哼，道：「當然沒有，早在你毒計下喪了命，怎還會有人在，試問你身爲佛門弟子，竟卑鄙殘毒到如此程度，居然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也忍心以斷腸枇杷加害，哼！他往日與你何仇？今日與你何怨！」

達超禪師聞言一怔，心想：這少女何以知道得這般清楚？當日姓丁少年一人來此，而且我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她何以得知？莫非……

想着，突然一陣桀桀狂笑，聲若夜梟哀鳴，入耳難聞，笑歇，冷冷說道：「你知道更好，不錯！姓丁小子曾經來過，並且吃了佛爺獨門秘製的斷腸枇杷，現在怕已肉腐骨枯了，嘿嘿……」

說罷又是一陣刺耳狂笑，態度狂傲已極，似乎根本不把宋玉如放在眼裡。

（未完•四）

上文提要：「統一盟」大會突遭人暗中放火、施襲，死傷衆多，龍生無悔見沈星雲身中兩箭，情急之下表露了身份，衆武林人物不信，對他都恨之入骨，認爲他是此事兇手，齊追殺龍生無悔。在混亂之中，龍生無悔、李若仙、江湖雙怪、華青武與陳勝終逃過武林人物的追殺，逃到荒野。江湖雙怪要龍李二人成親，終於決定找到客棧後替二人完婚……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婚宴大混戰　義助無辜人

六人乘了三匹馬起程。

各人恐防三騎受不住疲勞，都不敢把馬匹催得太快，只讓馬匹不徐不疾而行。

接近中午時份，各人抵達一個鎮上，這鎮名叫青洋鎮，那時，各人都飢腸轆轆了，便馬上找了家館子用膳。

用膳完畢，離開館子，長孫忘我在街上行人口中問明鎮上客棧所在，各人便向那家叫祥福的客棧走去。

走了一刻，果然見了祥福客棧，長孫忘我率先走進店內。

由於天氣嚴寒，沒有必要的人都不會出門，所以這客棧的住客並不多，那掌櫃見了有客臨門，頓時喜出望外，連忙叫伙計替各人料理馬匹，然後迎向長孫忘我，只見那五十來歲，身軀略胖，臉容慈祥之極的掌櫃哈腰道：「幾位客官，是投店還是打尖？」

長孫忘我道：「我要見你們的老闆。」

掌櫃臉上堆滿笑容，道：「老朽就是小號的老闆。」

陳勝插嘴道：「他的樣子成個老闆樣，還用問嗎？」

長孫忘我回頭瞪了陳勝一眼，然後回頭對那老闆道：「老闆，你叫什麼名字？」

那老闆道：「老朽賤名叫陳壽。」

陳勝喜道：「原來我們是華宗。」

陳壽道：「你是花鐘，我不是。」

陳勝道：「我是說，我們都同是姓陳的，不是華宗是什麼？」

陳壽喜道：「原來你也是姓陳的？」

陳勝更興奮道：「是啊，我就叫陳勝，你叫我阿勝好啦，我來自廣東，路途好遠啊！」

長孫忘我怪眼圓瞪望住他，道：「你說完了沒有？」

陳勝笑道：「說完了。」

長孫忘我向他白了一眼，對老闆陳壽道：「陳壽老闆，我們六個人，要兩間普通房，一個最上等的房，有沒有？」

陳壽一臉親切笑容道：「有，既然你們是我同宗的朋友，我同宗又遠自廣東而來，我就收你們八成房租算了。」

長孫忘我忙道：「我也是姓陳的，收七成吧！」

上官有我不甘後人，也道：「花鐘，不不不，華宗，我也姓陳的，來自蒙古，路途好遠啊，再便宜一點，收六成吧。」

陳壽一怔，望着龍李二人及華青武，道：「莫非你們也姓陳？」

上官有我忙回頭對三人道：「

姓陳好啊，你們也姓陳吧，說不定收費更便宜呢！」

陳勝望着雙怪，皺眉道：「你們幾時改了姓？嫌姓兩個字麻煩嗎？」

龍生無悔微笑着對陳壽道：「我們不是姓陳的。」上官有我很感沒趣。

陳壽一點頭，對雙怪道：「你們眞的也姓陳？」

雙怪同聲道：「爲什麼不是眞的？」

陳壽道：「好吧，就收你們七成租錢吧，反正住客不多。」

上官有我道：「不是六成嗎？」

長孫忘我在他耳邊道：「算啦，佔人家小小便宜算了。」

陳壽道：「各位先登記姓名吧。」

長孫忘我伸手往後把李若仙拉過來，再伸手胡亂一拉，把陳勝拉到身旁，眼望着陳壽，指住陳李二人，對陳壽道：「陳壽老闆，今天是我這個英俊極了的兄弟，和這個漂亮極了的李姑娘成親的大好日子，我們要在你的客棧辦喜事。」

陳壽見陳勝一點也不英俊，眉頭緊皺起來，心想：「這標緻整齊的姑娘怎麼嫁給這個鄉下人？」

李若仙渾身不自然，陳勝忙叫道：「長孫單傑，你弄錯啦，我怎會跟李姑娘成親？」

長孫忘我破口道：「難道她不配？」回轉身一看，見站在李若仙身旁的竟是陳勝，一怔之後，板起臉孔道：「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陳勝道：「是你拉我過來的。」

長孫忘我叫道：「滾開滾開。」把陳勝趕走，再把龍生無悔拉到李若仙身旁，咧嘴對陳壽笑道：「這個才是新郎，剛才那臭王八那有資格。」

陳勝在嗅自己的身體，喃喃的道：「我好臭咩？冇呀，亂講。」

陳壽向龍李二人上下打量一番，笑得彌勒佛相似的道：「果然是一對才子佳人，匹配得很。」

長孫忘我神氣地道：「那還用說？」

陳壽道：「他們今天眞的在小號行婚禮？」

長孫忘我道：「對對對，你替我們打點一下吧。」

陳壽喜極，道：「好極了，小號開張二十年，今天竟然有人在這裡辦喜事，明年的生意一定會好了，你們放心，一切交由我替你們辦妥吧。」

上官有我道：「華宗你眞好人。」

陳壽道：「你們打算設多少席喜酒？」

陳勝豎起一隻手指，道：「我們六個人，一席酒。」

陳壽皺眉道：「六個人一直走？」

華青武笑道：「設一席喜酒夠了，我們只有六個人。」

陳壽堆滿笑容道：「我替你們搞熱鬧一點吧。」

長孫忘我道：「怎樣熱鬧法？」

陳壽道：「我把小號的幾十個住客都邀請出席一對新人的喜讌，可夠熱鬧了吧？」

長孫忘我喜道：「好啊，不過，我們恐怕不夠銀兩。」

陳壽仍笑容滿臉道：「今晚的房租我不收錢，免費讓你們住，至於喜讌酒席，我只收你們三成，若還不夠銀兩付賬，改天才付也不遲。」

各人大喜，長孫忘我雙眼笑得瞇成一線，道：「爲什麼我不早點認識你？」

陳勝也道：「華宗，蝕本生意你都做？」

陳壽臉上喜氣洋溢，道：「收三成已不用虧蝕太多了，何況難得有喜事臨門，現在已年近歲晚，這是來年好生意的兆頭，更何況有這許多華宗上門？」

上官有我在長孫忘我耳邊道：「下次投店或買什麼東西的時候，記住先問老闆姓什麼。」

當下，陳壽便親自先引各人進房，一副唯恐招待不週的樣子。

＊　＊　＊

陳壽果然命店中一干人等預備婚讌酒席，又命人把店中的酒樓佈置成婚禮的禮堂，同時把一個上房佈置成新房，毫不馬虎。

龍生無悔等人由於打鬥時把身上衣服都弄破了，上官有我所穿衣服尤甚，於是各人便往街上店鋪另購新衣。

雙怪購衣服時，先問店中老闆姓氏，然後自認與老闆同宗，要老闆把價錢壓低，但得不到半點好處，竟然不光顧，而到別家去，但同樣得不到優待，如是者走了十多家，終得不到好處，最後還以貴價各自買了一套衣服。

＊　＊　＊

祥福客棧上下人等忙了一天，待得入黑時分，終把婚禮事宜及喜讌酒席都預備妥當了，陳壽亦已一早知會了店中住客，一衆住客知道了，都替一對新人開心，更空着肚子，預備晚間喝一頓免費喜酒，陳壽更請來一個婦女在婚禮中任媒婆一職。

晚間，酒樓內燈火通明，張燈結綵，酒樓的一邊闢作舉行婚禮的禮堂，左右兩邊則是婚讌酒席的地方。

酒樓內喜氣洋溢，陳壽更請了幾名樂師在場內奏喜樂。

近百名客棧住客，亦是婚禮中

的嘉賓，也陸續入座了，只等婚禮正式進行。

這近百名嘉賓之中，看樣子大部份是江湖人物，其餘都是過路的商旅，這些人絕大部份互不相識，但都被邀作婚禮的嘉賓，竟相處得極是融洽，還互道姓名，高談闊論，倒似相識已久，令場面更增熱鬧，也更添喜慶氣氛。

再過不久，一對新人由媒婆及長孫忘我陪同下，進入了酒樓，直向禮堂走去。

李若仙穿了一套鮮紅色的新娘服飾，頭戴鳳冠霞帔，衆嘉賓看不見新娘子的樣子，眼光都集中在新郎龍生無悔身上，見他生得俊俏，一時間都投以欣羨目光，更有不少人在猜測，既然新郎俊俏，新娘子也必定是漂亮不可方物了。

龍生無悔初次被人評頭品足，顯得渾身不舒服，但又掩不住心中那份從來沒有過的喜悅。

正是長兄爲父，長孫忘我成了婚禮中的長輩，而上官有我成爲主婚人。

華青武與陳勝也羨慕龍生無悔能娶得如花似玉的嬌妻，更替好朋友龍生無悔開心。

婚禮正式擧行，在媒婆的引導下，一對新人交拜了天地，進行了一連串的婚禮儀式，在百人見証之下，龍生無悔與李若仙終於正式成爲夫妻了，這一刻，亦是龍李二人有生以來最興奮，最開心，也是最幸福的時刻，龍生無悔不禁喜極落淚，李若仙歡喜得也掉下淚來。

婚禮終在一片喜樂中完成，衆嘉賓更替一對新人開心，然後一對新人接受嘉賓們的祝福與道賀。

場內大部份是不拘小節的江湖人物，在一片喜慶歡欣中，有人提議玩新娘，衆人轟然叫好，有人提議新郎先把新娘的頭上紅巾揭開，好讓各人目睹新娘子容顏。

龍生無悔在羣衆要求下，揭開新娘子的紅布。

新娘子面目一露，衆人見她羞人答答的容顏果然俏麗可人，一時間，場內盡是讚嘆之聲，一些坐得遠的人看不清楚，都爭相擁前，以一睹美人爲快。

龍生無悔見衆嘉賓無不大讚李若仙漂亮，雖然有點不自然，但難免驕傲得飄飄然，他見妻子嬌俏動人，羞人答答中滿臉通紅，那樣子更惹人憐愛，對這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更是深愛了。

嘉賓中，一個長髮披肩，三十來歲的漢子居中而站，臉露愉快笑容，朗聲道：「我們要求一對新人親親嘴好不好？」

衆嘉賓於歡樂中都轟然叫好。

夫婦二人更覺羞怯了，李若仙更羞得把頭垂得不能再低，但臉上一直露出幸福的笑容。

在衆嘉賓要求之下，夫婦終於答應了，二人嘴對嘴，正想向對方的嘴巴親下去，但那長髮漢子忽叫道：「等一等！」

夫婦二人在等他說話。

那長髮漢子笑道：「就這樣親下去不好看，我們要求新郎雙手抱着新娘子蠻腰，新娘子雙手環抱着新郎的頸項，這樣親下去才好看，大家說是不是？」

衆嘉賓都歡欣的答是。

陳勝忍不住對長孫忘我道：「長孫單傑，你把婚禮搞得眞成功，也充滿歡樂。」

長孫忘我神氣地道：「那還用說？」

陳勝道：「下次我結婚，也找你幫手好不好？」

長孫忘我道：「下次？那一次？第一次不用我幫嗎？」

陳勝正想說話，長孫忘我聚精會神地道：「別吵，看表演。」一雙眼直望着一對新人。

龍生無悔在衆人要求下，便以雙手抱着嬌妻腰肢，李若仙也在羞怯中以雙手環抱着夫婿頸項，然後，夫婦二人當着衆多嘉賓面前嘴對嘴的互相親了一下，登時引起一陣歡呼聲，可是夫婦二人已羞得不敢抬起頭來面對人羣。

歡樂聲仍不絕於耳，樂師也不停地奏着喜樂。

那長髮漢子站在中央，正想再出主意玩一對新人，此時，酒樓入口處忽然傳來一聲大叫，「停止音樂！」

樂音果然停了，場內也頓然鴉雀無聲，衆嘉賓扭頭一看，只見入口處站立着五六十人，每人都臉露殺氣，各人都手執兵器，場中一些商旅膽小的，都被嚇了一跳。

龍生無悔及雙怪等人向來者一看，依稀認得這些人都是揚州城內的武林人物。

長孫忘我最討厭這些人，叫道：「你們的鼻子眞靈敏，竟知道我們在這裡。」

有一人自人堆中走了出來，那人正是歐陽寒劍，歐陽寒劍一臉奸詐的笑容，道：「你們騎了三匹馬離開揚州城，以爲去得遠了我們就跟不上，但我們卻跟着雪地上的馬蹄印來了，這叫天助我也，天亡你們也。」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龍生無悔見了歐陽寒劍，恨得雙眼如要噴出火來，恨恨地道：「歐陽寒劍，原來你還未被大火燒死，眞的太好了！」

長孫忘我怒道：「你們想怎樣？」

洛遠塵向場中各人朗聲道：「各位朋友，我們此行是來找龍生無

悔來的，其餘一干人等馬上給我離去。」

三十多名商旅聽了，如獲大赦般，慌忙離開酒樓，其餘武林人物都留了下來，洛遠塵一班人見了，都詫異起來。

那長髮漢子居中站在龍氏夫婦面前，大有保護夫婦二人之意，向羣雄作個揖，朗聲道：「各位，今日龍兄弟小登科之喜，場面本來好不熱鬧，你們卻來踩場子，看來極不合時宜。」

歐陽寒劍語氣極不客氣，道：「老弟，你們還是別淌這趟渾水吧！」

長髮漢子道：「小弟到底是龍兄弟的婚禮嘉賓，在情在理該替龍兄弟說句話，各位，請回吧！」

衆江湖人物紛紛附和，都叫羣雄馬上離開，形勢開始變爲對峙局面。

洛遠塵對長髮漢子道：「閣下高姓大名，竟敢作這無謂的架樑？」

長髮漢子一拱手，道：「好說，在下是柳一陽。」

歐陽寒劍脫口道：「湖北『鐵拐刀』柳一陽？」

那長髮漢子柳一陽道：「正是！」說着在大衣內亮出一件奇特的兵器，只見此兵器似刀非刀，刀的前端是平的，握手卻是橫裡伸出，倒似一根拐杖，難怪叫「鐵拐刀」了，原來此刀正是柳一陽的成名兵器。

柳一陽說完，又有兩人跳了出來，站在柳一陽左右，兩人都一臉正氣，同樣都三十歲左右年紀，只聽其中一人道：「還有我『青竹劍』司馬坤。」說着，也在大衣內亮出一根綠油油的青竹，這當然就是他的兵器了。

另一人也亮出一柄黃金•，叫道：「還有我『招魂•』程泰。」

洛遠塵見了此三人，似不敢小覷，還倒恭敬地道：「原來是湖北三英。」

柳一陽道：「不敢當。」

歐陽寒劍見三英似是站在龍生無悔等人一邊，道：「三位，這龍生無悔在武林中犯下彌天大罪，三位堂堂正正，犯不着維護這種人，三位，還請三思吧！」

龍生無悔恨得頸上青筋暴現，雙拳握得「勒勒」作響，長孫忘我忍不住怒叫道：「姓歐陽的臭王八，犯下彌天大罪的是你，勾結『滄海帮』的也是你，並不是我這兄弟，你又在妖言惑衆，胡言亂語什麼？」

歐陽寒劍神情輕鬆地道：「到底是誰在妖言惑衆，胡言亂語？」

柳一陽道：「什麼也好，在下一無所知，在下只知道今晚在喝龍兄弟的喜酒，你們卻來存心生事，是不是太不敬？」

洛遠塵道：「我們絕非來存心生事，也絕非不敬，柳老弟最好弄清楚。」

柳一陽道：「不是存心生事，又非不敬，那你們來幹什麼？」

歐陽寒劍道：「我們是來捉拿龍生無悔六個人而來的。」

柳一陽臉色一寒道：「那麼在下非教各位失望不可了。」

羣雄都一愣，洛遠塵沉不住氣，開始不客氣了，道：「那你們是非管閒事不可了？」

柳一陽道：「我們到底是龍兄弟的客人，怎能不站在龍兄弟一邊，這又豈是管閒事？」

其餘江湖人物都一唱百和，人人都說要站在龍生無悔一邊。

雙方都不明白龍生無悔事件的眞相，但很明顯地，一衆武林人物已先入爲主地認定歐陽寒劍罪大惡極，而衆江湖人物已對龍生無悔也先入爲主地產生了好感，何況此刻正是他的大喜時刻，衆武林人物在這當兒闖進來鬧事，大煞風景，衆江湖人物不對他們反感才怪，也正因如此，雙方的對峙局面更深了。

龍生無悔恨極歐陽寒劍，他大喜日子中並無帶兵器在身，於是在其中一個江湖人物手中奪過一柄單刀，便居中站了出來，叫道：「各位，這一切事情，都是我和姓歐陽那個奸賊的個人恩怨，今日就讓我跟這個奸賊作個了斷吧。」

歐陽寒劍見他恨得雙眼赤紅，又想起領敎過他的「旋風刀法」的厲害，心中不由一怯，退後兩步，對衆人道：「龍生無悔想殺我滅口，只要我一死，就無人知他的陰謀了。」

長孫忘我也從一人手上奪過一把刀，怒叫道：「狗賊，你還在狡辯什麼？」

上官有我也叫道：「你們這班臭龜蛋，在那個什麼大會的時候，本來幾千人相信我說的姓歐陽的是壞人，龍生無悔是好人，怎地現在又反口了？」

陳勝對他道：「你爲什麼這麼容易相信他人？他們騙你啦！」

上官有我向衆武林人物叫道：「什麼，你們竟敢騙我？」

長孫忘我道：「我早說過了，這些以名門正派自居的臭王八，全都是虛僞之徒，爲了名利，什麼也可以做，所以我才討厭他們，你怎地這麼輕易相信這些虛僞小人？」

衆武林人物聽了都怒極，以致雙方頓時陷入劍拔弩張之態。

華青武見氣氛已不尋常，對龍生無悔道：「龍兄，今天是你和嫂子的大喜日子，不適宜打打殺殺，找個機會和嫂子先走吧！」

陳勝也道：「係呀，這裡有我們頂住，你和阿嫂先行一步，放心去啦。」說完，頻呼「大吉利是」，原來廣東人說「先行一步」，意即是「你先去死」，「放心去」即叫人「安心死去」。

龍生無悔對華、陳之言毫無反應，也沒有作出任何表示。

客棧老闆陳壽見了此等情景，手脚也亂了，走到歐陽寒劍面前，苦着臉道：「諸位大爺，有事好商量，何必……」

陳壽尚未說完，歐陽寒劍向他厲聲喝道：「滾開！」並一手把他推得跌了個四脚朝天。

長孫忘我見狀，怒叫道：「你這欺善怕惡的奸賊，竟欺負我好朋友？」說着，怒吼一聲，便提刀向歐陽寒劍殺了過去。

歐陽寒劍一驚，連忙後退，一衆武林人物隨即殺向長孫忘我，衆江湖人物也不坐視，亦各提着兵器殺了上去，龍生無悔、華青武及陳勝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亦紛紛加入戰圈。

這一場大混戰，終於在歐陽寒劍向陳壽一推之下成為導火線而揭開了。

龍生無悔只恨歐陽寒劍一人，對其餘武林人物毫無敵意，所以矛頭直指歐陽寒劍，但衆武林人物知道龍生無悔欲置歐陽寒劍於死地，卻都齊心一致地向歐陽寒劍作出保護，以致龍生無悔攻不進去。

雙方人數均等，雙方武功都差不多，所以形成一場惡戰。

一時間，酒樓內呼喝連聲，兵器碰撞聲此起彼落，場內枱翻椅倒，杯盤亂飛，陳壽在慌亂中見了此等情景，可謂損失不菲，端的苦不堪言。

龍生無悔並無殺人之心，因他知道武林羣雄全都被歐陽寒劍蒙騙與利用，所以只希望合各人之力把羣雄擊退。

但羣雄羣情洶湧，那有如此容易被擊退？

龍生無悔恐防妻子受到傷害，所以邊打邊保護嬌妻，此時長孫忘我走到他身邊，邊打邊道：「兄弟，快帶弟妹離開，這裡有我們。」

龍生無悔本不想就此一走了之，但愛妻情切，想着，還是先帶妻子離開，找個安全地方把妻子安頓好後，才返回退敵，想到此處，便且戰且走的向酒樓內的窗戶而去。

武林羣雄知龍生無悔欲帶妻子跳窗而逃，都蜂湧向他攻去，衆江湖人物見了，欲助龍生無悔逃走，又蜂湧上前，阻擋武林羣雄。

龍生無悔見障碍已去，來到窗前，先把妻子送出窗外，接着自己正想跳窗而出，此時打鬥場中忽然傳來兩聲慘叫聲，回頭一看，只見華青武與陳勝手無寸鐵之下，遭受六個武林人物圍攻，這六個武林人物不理華陳二人手上無兵器，竟向二人痛下殺手，就這樣，陳勝慘死在亂刀之下，華青武亦已身受重傷。

原來，衆武林人物有感華陳兩人本是出身名門，在「統一盟」大會中，二人卻站在武林公敵的龍生無悔一邊，且公然相助龍生無悔，所以衆武林人物也拿二人作敵人看待了，因此才痛下殺手。

龍生無悔見兩好友一死一重傷，悲憤交集之下，臉容也扭曲了，全身也震抖起來，想起好友為己而死，且受到一班以前輩身份的人之無情痛擊，此時，已不顧一切，赤紅着雙眼，悲憤中狂吼一聲，便提刀一躍而起，落在傷害華陳二人的六個人之中，然後施展「旋風刀法」，實行大開殺戒，不消一刻，那六個人都死在他刀下，那時他已越打越勇，仿似喪失理智般，直向其餘武林人物繼續廝殺。

＊ ＊ ＊

李若仙在窗外見了此驚心動魄的場面，也嚇得呆住了，然後別轉臉不敢看，只呆站在街上。

她在街上呆呆的站了一會兒，忽見客棧正門有五個人走了出來，走在前頭的正是歐陽寒劍。

原來歐陽寒劍目睹李若仙爬出窗外，便悄悄領人由大門走出街外，欲擒李若仙要脅龍生無悔，否則難以制住他。

李若仙見了歐陽寒劍領人向着自己而來，想到若果落在這幾個人手上，夫婿就大大不妙，更何況歐陽寒劍此人手段毒辣，落在他手上決計難有命在，想到此，心中雖驚，但逃命念頭不減，連忙拔足便逃，慌忙中，脚上穿的一雙綉花鞋及頭上的鳳冠亦掉在地上。

李若仙在街上走了一會，只見前面有數十匹馬，想必是衆武林人物騎來的，於是不理一切，便縱身上了一匹馬，並催着馬兒直向前奔，那馬也洒開大步向前直跑。

歐陽寒劍等人見狀，也紛紛上馬從後窮追。

膽小的李若仙騎馬慌不擇路，不多久，已出了鎮，在荒郊上快馬加鞭逃命。

歐陽寒劍等五人絕不放鬆，也窮追不捨。

慌亂中的李若仙只顧拚命向前奔馳，那時已把她嚇得臉無人色了。

不多久，李若仙策馬來到一個山頭上，只見原來這山頭前無去路，回頭一望，歐陽寒劍等人亦已追至，心中更急，頃刻間，馬匹來

到山頭盡處，原來山下是個懸崖，心中一驚，立時把馬匹勒停了，再扭頭一看，歐陽寒劍等人亦放慢了脚步，一步步向她踱前。

李若仙驚魂失措，望望前，見是五個臉露殺氣的敵人，望望後，卻是一個懸崖，在黑夜中，看不見此崖有多高。

歐陽寒劍五人勒停馬匹在她面前不遠處停下，歐陽寒劍滿臉得意之色，道：「妖女，快跟我們走。」

李若仙嚇得語氣也震了，道：「你們這些壞人，我夫婿不會放過你們的。」

歐陽寒劍等人知龍李已結成夫婦，歐陽寒劍開心地笑道：「你夫婿？看來他已被我們一班正義之士殺了。」

李若仙聞說大吃一驚。

一武林人物道：「龍生無悔縱有三頭六臂，也難敵數十高手，說不定他現在已被人斬得血肉模糊，死得好慘。」

歐陽寒劍與這人其實也知道要殺龍生無悔也非易事，何況還有數十江湖人物助戰？他們這樣說，目的是要李若仙就範，然後乖乖跟他們回去，再以她的性命向龍生無悔要脅。

李若仙聽了，竟信以為眞，登時晴天霹靂。

歐陽寒劍道：「快跟我們回去，我們絕不會為難你的。」

李若仙以為龍生無悔眞的已死，悲痛欲絕，生趣全無，再加上不想落在歐陽寒劍手上，死志頓生，忽然淒厲地仰天大叫道：「夫君，來生再見啦！」說完，竟從馬背上縱身向懸崖跳了下去。

歐陽寒劍等人頓時呆若木鷄。

李若仙跳下之際，崖底仍傳來她的慘號聲，聲音越傳越弱，最後終靜止下來。

一武林人物脫口道：「好貞烈的女子！」

歐陽寒劍欲擒李若仙不果，雖感失望，但內心卻又極愉快，還發出奸詐的笑容，因為這世上知道他勾結「滄海幫」進行陰謀的人又少了一個。

但他最大目的是把龍生無悔除去，這樣才能安枕無憂。

＊ ＊ ＊

祥福客棧的酒樓內仍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戰況的慘烈，由陳勝的慘死而起，因這令龍生無悔大開殺戒，衆武林人物見他殺人如痳，更對他痛恨，因而令戰況變得更為慘烈。

鬥至後來，雙方已死傷無數，衆武林人物知道鬥將下去會有更多死傷，且各江湖人物越戰越勇，也不禁心怯起來，唯有且戰且走離開客棧，衆江湖人物也不追趕。

歐陽寒劍返回客棧之後，見衆武林人物退出客棧，想必是大敗而逃，心中一驚，更恐龍生無悔追出來碰上自己，那時就性命危矣，所以不敢逗留，便隨即騎馬離開，其餘三十多名武林人物亦紛紛騎馬而去。

酒樓內屍橫遍地，鮮血更染紅了全場，煞是駭人。

此役中，雙方人數各有五六十人，但武林羣雄有二十多人戰死當場，其中單就龍生無悔已親手殺了十多人，而江湖人物中，亦有二十人死亡，其餘的都身上受了傷。

龍生無悔有「旋風刀法」護身，所以身上並無受傷，江湖雙怪武功高強，所受的傷也不嚴重，倒是華青武卻傷得甚重。

一場本來充滿喜慶的婚讌，竟演變成慘烈的大混戰，又豈是各人所預料到？

客棧老闆陳壽整個人也呆了，連哭也哭不出來。

這一場慘烈的悲劇，在衆武林人物心中，自然是由龍生無悔惹起的了，但在龍生無悔心中，這一切都是由歐陽寒劍而起的。

衆武林人物走後，在場的江湖人物馬上互相替各傷者療傷，幸而各江湖人物身上每人都隨身帶有葯物，所以雖然傷者衆多，葯物供應倒不成問題。

雙怪也幫忙扶傷救危，場中顯得甚是團結。

龍生無悔呆呆的坐着，目睹屍横遍地，心下淒然，當眼光接觸到横死的陳勝屍體時，想起他的義薄雲天，想起他的憨直，想起他的口快，想起他毫無機心，想起他那老實得可愛的笑容，悲傷得眼淚有如斷線珍珠般，滾滾而下，但卻泣不成聲。

上官有我走到陳勝的屍體旁，也流下兩行淚水，淒切地道：「小廣東，你的仇，龍生無悔已替你報了，你安息吧，我平日喜歡搶白你、呼喝你、罵你，又好像很討厭你，其實都是假的，我不知有多喜歡你這個老實得很的臭龜蛋。」越說語氣越哽咽，到後來也泣不成聲了。

龍生無悔在淚水模糊中，但見場內各人互相替傷者敷葯療傷，團結得很，不禁想起那句老話：仗義每多屠狗輩。同時也不禁想起江湖雙怪憎恨武林中以名門正派自居的人之原因，覺得也不無道理。

龍生無悔心情極度悲傷之際，猛然想起一件事，心中一慌亂，霍地站起身來，脫口叫道：「若仙，娘子。」四下張望，卻不見妻子影踪，連忙跳出窗外，尋找妻子。

他來到街上，更慌張起來，叫道：「若仙，若仙你在那裡？」

毫無回應。

他更是慌張了，當下左右尋覓，忽然脚下踢着一件物體，低頭一看，見是一頂新娘戴的鳳冠，不遠處還有一對綉花鞋，這不是妻子身上所有嗎？

她既然掉下這些東西，甚至連鞋子也掉下，想必是在匆忙之中造成，又或是在危急關頭掉下這些東西。

龍生無悔越想越怕，心中更亂，又向四週大叫道：「若仙，你在那裡？快回龍哥身邊。」

四週一片死寂，只有他淒厲的呼叫聲，令聞者毛骨悚然。

龍生無悔叫破了喉嚨，所得到的回應，只是自己的迴音。

江湖雙怪與「鐵拐刀」柳一陽聽了他的呼叫，都走了出來。

三人當然都知道是因爲李若仙不知所踪，龍生無悔才在街上大聲呼叫了。

柳一陽了解情形之後，又見了地上遺下鳳冠與一雙鞋子，便建議四處尋覓，龍生無悔新婚伊始，愛妻情切，便答應照辦了。

當下，四個人騎着馬，在鎮上大街小巷訪尋，仍無李若仙踪影，都極度失望了，龍生無悔想起嬌妻弱質，在此冰天雪地之下，必定受盡嚴寒折磨，想起既痛心，也悲傷。

＊　＊　＊

龍生無悔、江湖雙怪、「鐵拐刀」柳一陽等四人到處尋覓李若仙，但卻音影全無，直到半夜時分，龍生無悔才在悲傷中返回客棧，雙怪及柳一陽則一直陪伴着。

回到酒樓之內，各人把死者屍體堆放在一邊，其餘江湖人物都在等候龍生無悔等人。

龍生無悔甫一回到酒樓，各江湖人物都義憤塡膺，紛紛表示要找歐陽寒劍這狗賊算帳，還要把他碎屍萬段。

原來華青武已把龍生無悔與歐陽寒劍之間的恩怨，以及歐陽寒劍勾結「滄海帮」及其卑鄙行徑都對衆江湖人物說了，因此各江湖人物都對歐陽寒劍切齒痛恨。

龍生無悔遍尋妻子不獲，既擔心又悲痛，對各人之言仿似沒有聽見。

各江湖人物有感酒樓內已被毀壞不堪，陳壽損失慘重，都一致表示各人集資替陳壽重修酒樓，陳壽自是感激異常。

雙怪見龍生無悔連遭不幸，妻子又不知所踪，知他內心不好過，都勸其先返回房間休息。

在雙怪陪同下，龍生無悔返回房間，推門一看，更是睹物思人，恨不得又馬上出去訪尋愛妻下落。

雙怪見了房中陳設，也覺黯然。

原來這房間被陳壽命人佈置成一間新房，全房都是大紅的吉祥色調，當中有紅色的龍鳳大蠟燭，紅色的鴛鴦被褥，紅色的鴛鴦枕頭等等，一切都是爲一對新人洞房花燭而設，可是一對鴛鴦只剩一個，另一個卻不知所踪。

龍生無悔見了此等情景，怎不教他潸然落淚？

龍生無悔被逼大開殺戒，心中已是難過之極，又遇上愛妻失踪，整個人變得仿似行屍走肉般，令雙怪見了也覺心痛。

雙怪扶着他坐下，他目光向前一望，登時整個人又吃驚起來，然後全身好像冰冷一樣，更似一記焦雷打在頭上。

雙怪見了他的表情變化，一個錯愕，隨即循他視線向前望去，原來龍生無悔雙眼正望着兩個葫蘆嚇得呆了。

上官有我奇道：「什麼事？」

長孫忘我也吃了一驚，道：「大大不妙，這回若仙弟妹必凶多吉少了。」

上官有我又吃了一驚，道：「師兄別嚇我。」

長孫忘我呆住了，喃喃的道：「若果若仙弟妹失踪，倒不打緊，因爲她總會回來的，但這葫蘆不在她身邊，只消幾天，她就會死了。」

上官有我不解地道：「爲什麼葫蘆不在若仙身邊，她就會死？」

長孫忘我道：「若仙弟妹還需每天服食『忘我丸』，只要幾天不服，就會毒發身亡，但『忘我丸』全都放在葫蘆裡，現在這葫蘆不在她身邊，她那來『忘我丸』服食？這不是大大不妙嗎？」

上官有我恍然道：「這確是大大不妙，希望她馬上就會回來。」

龍生無悔忽然在悲痛中霍地而立，並迅速拿起一個葫蘆，便瘋也似的奔出房外。

長孫忘我慌張地道：「二弟你去那？」也跟了出去，上官有我自然也跟着。

龍生無悔邊跑邊叫道：「我去找若仙。」

上官有我叫道：「我們剛找過啦！」

長孫忘我對他道：「馬上叫所有人幫忙找若仙去。」

＊　＊　＊

龍生無悔來到客棧門口，騎上了一匹馬，便迅速而去，長孫忘我亦上馬跟着。

各江湖人物聽到上官有我陳述過後，一些身上沒有傷，或受傷不太重的，都一呼百應，紛紛出動找尋李若仙去，爲數一共有十六七人。

各江湖人物分頭尋覓，遍尋鎮內鎮外，直至天色大白，仍不見李若仙踪影，全都失望而回。

龍生無悔毫不氣餒，仍舊不眠不休的到處找尋，長孫忘我則一直陪伴在他身邊。

兄弟二人足跡遍及方圓數百里地，仍舊不見李若仙踪影，龍生無悔慌亂得以淚洗臉，到得中午時分，認定愛妻必爲武林人物捉去，決定直往揚州討人，若然不交人，不惜殺盡揚州城武林人物，務求愛妻返回身邊爲止。

長孫忘我雖是渾人，卻知道揚州城內高手雲集，且龍生無悔又已成爲公敵，只要在揚州一露面，任他有通天本領，也必死無疑，所以苦勸他勿輕舉妄動，最佳辦法莫如返回客棧，與衆人商量營救之法，但龍生無悔愛妻情切，一意孤行要到揚州去討人，長孫忘我苦勸無效，唯有出奇不意地出手把他打暈，然後把他放在馬背上，折回青洋鎮祥福客棧。

＊　＊　＊

上官有我、華青武及一衆江湖人物整日等長孫忘我與龍生無悔兄弟，卻一直不見二人回來，衆人都擔心之極，待得中午過後，各人才見二人回來，但卻見龍生無悔昏迷伏在馬鞍上，衆人都吃了一驚，後來長孫忘我交代了龍生無悔昏迷因由，衆人才恍然，然後各人合力把龍生無悔抬進房中，再把他弄醒了。

龍生無悔醒來後，見已身處房中，那時已冷靜下來，對於長孫忘我把自己打暈，非但不怪責，還心下感激長孫忘我。

當下各人商量如何往揚州營救李若仙，還未想出個辦法來，柳一陽卻說道：「龍夫人不會被這些武林人物捉去的。」

各人都不由一陣錯愕。

上官有我道：「臭龜蛋，不不不，柳老弟爲什麼這樣說？」

柳一陽道：「大家想想，那些武林人物把龍夫人捉去何用？別忘記，他們受歐陽寒劍唆擺，要對付的是龍兄弟，不是龍夫人。」

各人都在咀嚼柳一陽說的話。

「青竹劍」司馬坤道：「他們把龍夫人捉去，是不是爲了要威脅龍兄弟投降？」

柳一陽道：「假若他們目的如此，昨晚已可以用龍夫人向龍兄弟作威脅了，又何需事後才這樣多此一舉？」

有人問道：「他們把龍夫人捉去，會不會另有所圖？」

柳一陽反問道：「有何企圖？」

沒有人答得出來。

柳一陽又道：「這些以名門正派自居的武林人物，大多都極愛面子，大部份人行事的確講究光明磊落，也有不少人明白一人做事一人當之道理，所以這些人不會把龍夫人捉去，即使龍夫人眞的落在他們手上，大家亦可放心，因爲他們不會難爲龍夫人的，而且也會很快有龍夫人落在他們手上的消息，大家不妨靜心等候。」

上官有我道：「但我卻放心不下。」

柳一陽道：「爲什麼？」

上官有我道：「若仙身上中了毒還未清，只要幾天不吃葯就會死，我們怎能靜心等候消息？」

有人附和道：「不錯，若果龍夫人眞的落在那班人手上，即使他們善待龍夫人，但龍夫人不服葯就會死了。」

柳一陽道：「但問題在於龍夫人落在這班人手中的機會極微。」

衆人都無話可說了，龍生無悔更全身都冰冷起來，他內心雖傷痛，仍不忘對各人感激，站起來，團團作個揖，語調低沉的道：「各位，小弟與大家只是萍水相逢，之前更素未謀面，但大家卻操心小弟之事，小弟當眞不知如何相報，大家就受小弟一拜吧。」說完正想向各人跪下，有幾個人連忙把他扶起，有人道：「龍兄弟別說這些話，更不要作這些無謂之舉。」

柳一陽親切一笑，對龍生無悔道：「我們行走江湖的，大都是講義氣之輩，你我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已是緣份，又何需曾經相識？何況龍兄弟與我們素不相識，卻誠意邀請我們出席婚讌，我們已是朋友一場了，朋友有事，我們當然義不容辭一盡棉力，又何需說什麼相報這些客氣之言？」

「招魂鐧」程泰也道：「何況龍兄弟的事是由武林敗類歐陽寒劍一手造成的！」

司馬坤道：「所以我們非助龍兄弟剷除歐陽寒劍不可。」

龍生無悔聽了各人之言，頓時熱淚盈眶。

一個臉容兇惡的人也破口道：「我丁文奇和幾個兄弟雖然專幹翦徑勾當，說不上是正派之士，但我們盜亦有道，絕不會做出像歐陽寒劍這等卑鄙無耻之事，更是痛恨這種人，所以丁某人無論如何要加入剷除這敗類之行列。」

另一個一眼望上去已不似是善類的人道：「我崔敏剛也和丁大哥一樣，絕不容歐陽寒劍生存在這世上。」

大家又一唱百和起來，都說要把歐陽寒劍除去。

議論過後，華青武道：「歐陽寒劍煽動各武林人物，那些人又全都信任他，而且他受到全武林人物的庇護，要殺他恐怕不易。」

崔敏剛道：「武林人物衆多，難道我們江湖上的朋友又少了？」

丁文奇也一臉正氣地道：「說得對，必要時，我們再結集更多江湖朋友，與這班武林人物週旋到底。」

華青武道：「我們目的只是要揭破歐陽寒劍的陰謀，這樣做，豈非擺明與各武林人物爲敵？」

丁文奇到底是黑道中人，一副全不放在心上之態道：「誰叫他們庇護歐陽寒劍？與他們爲敵又如何？」

有人插嘴道：「這些都是後話，現在大家應馬上離開此青洋鎮，否則揚州城的武林人物再大舉出動找上來就不妙。」

衆人都贊同這人說的話，都一致認爲君子不吃眼前虧，一避爲妙。

柳一陽獨排衆議，道：「經過昨晚一役之後，我們人數已大減，揚州城的武林人物必定以爲我們已落荒而逃離開本鎮，所以我們不必離開，繼續留下來。」

丁文奇道：「果然高見，這叫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柳一陽又道：「歐陽寒劍已在『統一盟』大會上建議各武林人物，一俟天氣暖和之後，就馬上到白雲城外獨秀山莊，向燕大俠興問罪之師，我們應該比他們先到獨秀山莊，向燕大俠及白雲城內的武林人物言明眞相，莫教歐陽寒劍詭計得逞。」

各人都一致贊同。

柳一陽又道：「我們也不敢肯定龍夫人是否已被捉到揚州城去，爲了得到答案，我們派幾個人去打探消息，若果屬實，首先把『忘我丸』交給那些人，給龍夫人解毒之用，然後再設法營救吧。」

衆人亦都一致贊同了，更有不少人自動請纓，要求到揚州城打探李若仙的消息。

龍生無悔更是感激得涕淚交流。

各江湖人物來自五湖四海，黑白二道齊集，各人本來互不相識，其中亦有人互有過節，經過酒樓大火併之後，又爲了要除去歐陽寒劍，竟把各人關係拉近了，一些本有過節的，亦都暫時放下個人恩怨，甚至齊心，各人更不忍龍生無悔蒙上不白之寃，一致要爲龍生無悔還以清白，莫令他平白犧牲性命，成爲武林中一大寃案。

武林中有「統一盟」，各江湖人物有感既然已組織起來，雖然目前人數少得可憐，但也得用個名號，經各人商議過後，便把這次行動的組織定名爲「四海盟」，意即來自江湖四海組成的一個聯盟。

＊　＊　＊

「四海盟」既已成立，該由一人出任盟主領導，在各人極力推舉之下，都一致認爲「湖北三英」之一的「鐵拐刀」柳一陽是盟主的人選，柳一陽推卻無效，便成爲「四海盟」的盟主了。

柳一陽明白到，龍生無悔事件已在揚州城傳得沸揚，亦很快會傳遍整個中原武林，所以柳一陽希望以最快的時間向江湖上宣揚事件的眞相，讓更多人知道歐陽寒劍勾結「滄海帮」，不但危害武林，若果「滄海帮」眞的統領江湖，更是江湖上的一大禍害。

「四海盟」不但要向人宣揚龍生無悔事件的眞相，更要設法阻止「滄海帮」統領江湖的陰謀，所以「四海盟」必定要以最短的時間招集更多人加盟，以壯聲勢。

很明顯地，武林「統一盟」經過一場災劫之後，已跡近瓦解，「滄海帮」已去了牽制，方競天勢必佈署其統領江湖之行動，爲了江湖上的利益，也爲了江湖上的殺戮事件不致上演，「四海盟」壯大聲勢已急不容緩了。

柳一陽更明白到，「四海盟」日後將會兩面受敵，因爲武林中人當他們是敵人，同樣的還要面對另一大勁敵「滄海帮」，所以「四海盟」必定要秘密行事，絕不能像「統一盟」一般公然存在，否則後果難料。

「四海盟」在倉卒間草草成立，其間並無什麼儀式，次天，柳一陽以盟主身份派遣四名成員往揚州打探李若仙消息。

三天過後，四位成員回報，都說沒李若仙消息，更知道李若仙並非被城中的武林人物捉去。

日子一天天過去，龍生無悔絕望了，因爲縱使妻子失踪未死，但過了一段日子之後，也毒發身亡了。

「四海盟」衆人仍對李若仙存有一絲希望，所以仍留在祥福客棧，希望李若仙能奇蹟地出現在各人眼前，但是，各人等了二十多天，李若仙非但沒有回到龍生無悔身邊，各人分頭四處打探之下，同樣音訊全無，所以各人認定李若仙多半已毒發身亡了。

龍生無悔自是悲痛欲絕，但不能不接受這個事實，唯有化悲痛爲力量，全心全意爲「四海盟」效力了。

揚州城的武林人物直闖龍生無悔婚禮，其後迸發出一場大厮殺，江湖人物多人死傷，各人都認爲武林人物實在欺人太甚濫殺無辜，這也是促成「四海盟」成立的一個因素。

各人感到，既然一直沒有李若仙消息，再躭在青洋鎮已沒有意

思，所以都打算離開，先往白雲城外獨秀山莊，那時天氣仍極寒冷。

＊　＊　＊

龍生無悔在祥福客棧酒樓大開殺戒，武林人物多人死傷，更引起了震怒，衆武林人物誓言非殺龍生無悔不可。

武林羣雄一般估計龍生無悔將會返回獨秀山莊，所以一致贊同到獨秀山莊向燕獨風討人，更要燕獨風向武林作個交代。

經過商議之後，武林羣雄約定兩個月後在白雲城會集，然後聯袂到獨秀山莊去，各人都同意了，於是，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紛紛離開揚州，都打算先還鄉，再到白雲城去。

歐陽寒劍與三名弟子，包括雷浪、戚萬軍及西門英亦離開揚州，但他們不是直接返回白雲城，而是先到滄海山去。

不一日，師徒四人來到滄海山，經過通傳之後，獲方競天召見，師徒四人便向霸業坊光明堂而去。

歐陽寒劍這次去見方競天，心情可說戰戰兢兢，因爲在揚州城時，在方競天派出的使者口中知道，帮主方競天對於自己在揚州城的行爲大大不滿，但又不能不向帮主滙報情況，所以只好硬着頭皮去見帮主。

四人進入光明堂之後，方競天與副帮主已坐在堂前等候，歐陽寒劍師徒四人不敢怠慢，連忙跪下行禮。

帮主方競天神威凜然的坐在虎皮交椅上，左右兩護法則立在兩旁，至於那副帮主，仍舊戴着面具，以神秘姿態出現，也坐在豹皮交椅上，交椅兩旁同樣站着兩個蒙面人。

在光明堂左右兩邊，分別各站着八名持刀的帮衆。

歐陽寒劍未進光明堂前，心中已感到焦慮不安，因爲恐怕受到帮主責罰，但進入光明堂之後，只覺氣氛沒有往日般嚴肅，方競天還彷彿很開心，這才大大的放下心來。

方競天面容果然沒有往日般嚴肅，歐陽寒劍師徒行禮過後，方競天還臉露微笑地道：「四位弟兄辛苦了，請起來吧。」

師徒四人便站起身來，然後站在一邊。

方競天臉露愉快笑容道：「歐陽弟兄，你們師徒四人在揚州所做的一切非常好，本座亦感滿意，你們功勞非淺。」

歐陽寒劍心下寬慰，道：「屬下只是爲帮主的千秋基業竭盡棉力，不敢說功勞二字。」

方競天道：「揚州城內發生的一切事情，本座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老實說，歐陽弟兄初到揚州不久，便把與龍生無悔的個人恩怨擴大，大大影響了原定計劃，本座起初的確大爲不滿，但想不到，憑歐陽弟兄的機智，竟把與龍生無悔的個人恩怨將揚州城弄至天翻地覆，『統一盟』死傷無數，現在『統一盟』即使不冰消瓦解，亦已羣龍無首，甚至元氣大傷，這不是歐陽弟兄的個人功勞嗎？」

歐陽寒劍大喜，道：「屬下不敢當。」

方競天道：「對於你今次的功勞，本座絕不會忘記。」

歐陽寒劍道：「多謝帮主。」

方競天又道：「第一步，你已做得比預期成功，現在本座派你執行下一個任務。」

「屬下洗耳恭聽。」

「不久之後，『統一盟』的成員將前往獨秀山莊，要求燕獨風交出龍生無悔，照本座估計，龍生無悔身邊有一班朋友，這班人爲了龍生無悔的清白，必然與『統一盟』的人對着幹，本座就派你去從中挑撥他們兩帮人馬，加深他們的仇恨，讓他們雙方來個連場厮殺，本座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很快就可以實現統領江湖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李如雲抱着君簫轉入丹室之內療傷，石門一關便和外間隔絕。路五爺退守石門內，却和進來的厲九娘、司老怪相遇，三人會合去找兩人下落，各懷心事，目的不同，突然又和李從善等七星會的人相遇，見路五爺手上持有李如雲的短劍，懷疑他暗害如雲，雙方大打出手，七星會的護法不敵，眼巴巴的看着五爺走入右廂而去……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眞氣通玄關　出石屋救人

李從善頷首道：「司馬兄說得極是。」

向大家抬了抬手，當先舉步朝右廂行去。

兩名青衣漢子不待吩咐，搶在前面，伸手推開石門，走在前面照路。遊龍李從善、賽純陽司馬宣、臥虎拏雲手錢飛、冷面鬼王孫浩、李從義和兩名牽着獒犬的莊丁，相繼進入右廂石門。

＊　＊　＊

再說李如雲按照「六氣療傷眞詮」上所載療傷之法，把本身眞氣，分由六脈攻入君簫體內，照說這療傷之法，須由兩人同時運功，但此時君簫仍在昏迷之中，只好由她一人施爲。

這自然是一件極爲艱苦之事，但差幸她服了天都老人留在爐中的一顆「七返丹」，這是修道練氣之士，夢寐難求的金丹。

根據天都老人的遺箋中所說，這「七返丹」還是昔年關建黃山石屋的天機子所遺留，一顆「七返丹」，足足可抵練武的人廿年勤修苦練。

這話，如今漸漸應驗了！

李如雲只覺體內眞氣流注，愈來愈充沛，從手中發出去的六脈眞氣，攻入君簫體內，先前還感到十分吃力，現在不但已能應付裕如，而且內力竟能生生不息，如源頭活水，源源不絕而來。

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忖道：「自己聽二叔說過，以本身眞氣替人打通經絡，最耗眞元，沒有數十年修爲，決難做到，自己此刻不但毫無消耗之感，反而覺得眞元凝固，氣機流暢，看來這是服了七返丹的功效，當眞靈異無比。」

想到這裏，自然更是欣喜，一心一意，繼續用功。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覺君簫體內眞氣忽然一震，幾乎把自己輸入的眞氣，逼退回來。

要知她此刻眞氣輸入君簫體內，只要對方微生抗力，她立可察覺，心頭方是一驚，只聽君簫口中，響起了一聲輕「咦」。

「莫要是君相公醒過來了。」

心念一動，立即睜眼瞧去，果見君簫早已睜開眼睛，一臉驚異的望着自己。

她心頭一喜，愈覺「六氣療傷眞詮」，確實靈驗，急忙含笑道：「君相公，你醒過來了，是不是覺得好得多了？」

原來這「六氣療傷眞詮」上所載的法門，只要兩人手掌相抵，氣息相通，不可須臾分開，並不禁止相互交談。

君簫問道：「是李姑娘救了在下？」

李如雲忙道：「你被『陰極掌』所傷，昏迷不醒，此刻正在施行六

氣療傷之法，你先別多問，快把這本書上所載的療傷訣要，看上一遍，同時照着書上的法門，運氣用功，有話等一會再說不遲。」

說完，就把「六氣療傷眞詮」遞了過去。

君簫左掌和她右掌相抵，一手接過那册「六氣療傷眞詮」，依言仔細看了一遍。

他自小練的原是玄門氣功，和書上所載六脈眞氣的練法，原是十分接近，稍經參詳，即能通曉，當下也不多說，就各自用功練了起來。

方才是藉李如雲一人運行眞氣，攻入君簫六脈之內。

這回兩人依照六氣吐納之法，雖然各自運行眞氣，但覺兩股眞氣，很快就合而爲一，兩人體內氣機流注，有如水乳交融，氣息相通，三陽三陰之氣，互相貫通。

這一番運功，又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兩人只知眞氣已經轉了七次小周天。

君簫體內的陰寒之氣，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但感神清氣爽，舒暢寧定。

李如雲緩緩睜開眼來，含笑道：「君相公，你體內寒毒，已經化盡了。」

君簫道：「妳也感覺到了？」

李如雲嫣然一笑道：「我們在運功之時，息息相關，心靈相通，你體內寒毒已經消散，我怎會不知道？」

話聲出口，突然感到自己一個女孩子家，這句「息息相關，心靈相通」，豈不有了語病？

雙頰不禁驟然紅了起來。

兩人在運功之時，息息相關，心靈相通，原是實情，但姑娘家話聲出口，突然粉臉飛紅，有了羞澀之容，君簫自然也看到了，此時不由的心頭一蕩，運行的眞氣幾乎入岔。

要知這種療傷之法，和打坐修練相同，在功行圓滿之前，只要有一時片刻，因外來的侵襲，或心魔的干擾，一個把持不定，就會走火入魔。

他心頭一蕩，正是心魔干擾相似，眞氣就會出岔。

李如雲但覺心弦猛然一震，急急問道：「君相公，你怎麼了？」

君簫從小練的就是玄門正宗心法，心頭立生警兆，慌忙寧心澄慮，徐徐吸了口氣。

也幸而有李如雲的眞氣相助，才算無事，直待氣機保持正常，才吁氣道：「還好，若是沒有姑娘及時相助，只怕已經岔了氣了。」

李如雲道：「所以要小心咯，咱們大概已經過了一天，還有整整兩天時間呢，哦，書上說，這三天三晚之中，練功六個時辰，只要抵着的雙掌不分開，可以休息片刻，我看我們可以休息一會了。」

君簫感激的道：「爲了救治在下傷勢，姑娘不惜耗損本身眞氣相助，在下不知如何報答姑娘？」

李如雲幽幽的道：「我難道爲了要你報答，才救你的麼？」

君簫臉上一紅，囁嚅道：「姑娘……」

李如雲不待他說下去，笑着道：「別再姑娘姑娘的了，我問你，你是不是感覺體內眞氣，比沒有負傷之前，更充沛，更旺盛麼？」

君簫點頭道：「在下正有這種感覺，那是姑娘內功深純……」

李如雲嗤的笑道：「你當我今年幾歲了？我如果有這樣精純深厚的功力，今年少說也該有七八十歲了。」

君簫愕然道：「那麼……」

李如雲道：「你還沒有看過天都老人遺留的一封信，所以還不知道，我們兩人都服了一顆『七返丹』，少說也增加了二十年功力，不然，那有這麼容易，就把『陰極掌』的陰寒之氣鍊化了。」

君簫問道：「天都老人是誰？」

他坐在壁角上，自然看不到石床上的天都老人。

李如雲沒有說，只是含笑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君簫道：「在下正想請問，這裏好像是一間地窖。」

李如雲道：「這是黃山一處山腹之中，你聽說過黃山石屋沒有？」

君簫道：「黃山石屋，在下沒聽人說過。」

李如雲道：「這話說來可長呢，唔，我們已經休息了一會，現在又該運功了，等下次休息的時間，我再告訴你。」

於是兩人又開始運氣行功。

每隔六個時辰，就休息片刻。

在休息的時候，李如雲就把自己如何迷路，如何遇上八手羅剎厲九娘，如何幫助錢神路五爺破棺而出，如何找到黃山石屋，自己如何無意之間進入此室，得到「六氣療傷眞詮」之事，分作幾段，源源本本詳細說了一遍。

山腹密室，不辨昏曉，兩人除了練功，就是休息。

練功的時間，雙掌相抵，六脈眞氣，呼吸相通，兩個人幾乎成了一人，以至人我兩忘，每次醒來的時候，差不多就是六個時辰。

休息的時間，同樣雙掌相抵，眞氣自行流通，互相交談，綿綿情話。

三天三晚，時間雖長，但到了此時，練功已入佳境，自然也並不感覺長了。

轉眼之間，差不多已有三天了。

（他們參練的是六脈眞氣，每次坐功六個時辰，算來已經醒過六次）。

君簫體內陰寒之氣，早在第一天就已消失，經過這三天三晚的運功，但覺眞元凝固，體內眞氣龍行虎奔，大有內瑩神儀，外宣寶相的境界。

李如雲醒來之後，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自己聽爹爹說過，一個練武的人，甚至苦練數十年，都無法打通生死玄關，自己和君相公，只不過依照六氣療傷法門，運功療傷，但眞氣流注，四肢百骸，無所不至，難道連生死玄關也通了不成？」

她那裏知道兩人都服了一顆「七返丹」，「六氣療傷眞詮」所載療傷之法，主要就是運氣行功，打通三陰三陽六脈，這三天三晚的時間，他們無意之中，已經練成了道家上乘武學「六脈眞氣」，只是兩人並不知道罷了，閑言表過。

李如雲睜開眼來，君簫也同時睜開眼睛。

（兩人氣息相通，自然同時醒轉）。

李如雲嫣然一笑道：「君相公，我們行功圓滿啦，你現在感覺如何？」

君簫神采飛揚，笑了笑道：「在下其實早就好了，這是姑娘一定堅持要坐滿三天三晚。」

李如雲含情說道：「人家也是爲你好嘛！」

兩人緩緩收回相抵的手掌，李如雲一躍而起，說道：「君相公，快叩謝老仙師，若不是老仙師留下這冊『六氣療傷眞詮』，眞不知如何才能把你治好呢！」

說完，走到石榻前面，朝天都老人盈盈拜了下去。

君簫跟着站起，他已看過天都老人所留的信箋，依照箋上所說，天都老人研創「驚天一劍」，這「驚天一劍」，正是師父傳給自己的「九簫一劍」中的一劍，那麼天都老人可能就是自己的祖師。

當下走到榻前，恭恭敬敬的跪拜下去，叩了幾個頭，才行站起。

李如雲道：「君相公，你把這冊療傷眞詮收好了，我們該出去了。」

說着，捧起那隻檀木盒子，正待放回榻上，忽見盒內還有一個鼻煙壺大小的扁形玉瓶，取起一看，只見正面刻着：「天樞解毒丹」五個小字，心頭一喜，說道：「君相公，這是『天樞解毒丹』，大概我只顧翻看那冊療傷眞詮，沒看到這個玉瓶，路老前輩被八手羅刹在身上下了毒，不能見到天光，據說只有老仙師的『天樞解毒丹』能解，不知他還在不在？我們快找他去。」

她把玉瓶交到君簫手中，然後把檀木盒子放回石榻。

君簫問道：「李姑娘，這道石門如何打開？」

李如雲道：「我進來之時，只是用手輕輕一推，石門就轉了過來，後來我聽到外面有人重重的拍了兩掌，石門並未開啓，我想大概仍然要裏面的人推出去，才能開啓，還是讓我來。」

她一手托着天蜈珠，伸手朝石門推去。

這回她怕石門轉動得太快，會把君簫關在裏面，因此推得極輕極緩，石門果然應手而啓，推到一半，就回頭道：「我們快出去。」

兩人很快閃出石門，但聽「砰」然一聲，石門果然又像翻板一般，闔了起來。

李如雲站在敞廳上，目光一轉，說道：「看樣子，路老前輩已經不在了。」

君簫道：「我們在這裏躭了三天三夜，他找不到我們，自然走了。」

「咦！」李如雲忽然輕咦一聲，抬頭望着窟頂，說道：「路老前輩把我寶劍，插在窟頂上，他一定知道我們還留在石屋裏，只是找不到我們，才會把劍留下來的。」

說話之時，雙足輕輕一點，人輕得像浮雲一般，不需絲毫力氣，就輕飄飄的騰空而起，一下掠到窟頂，伸手拔下寶劍，才飄飛落地，收劍入鞘。

君簫朝敞廳上打量一眼，說道：「照老仙師遺箋上說，路老前輩斬關而入，此刻石門早已封閉，我們要從右廂出去了。」

李如雲道：「慢點嘛，咱們再仔細看看，這裏是否有人留下來？」

君簫道：「看情形，不像有人，但這等天造地設的洞府，難得一見，自然要瀏覽一番，才不虛此行。」

李如雲嫣然一笑道：「你說的對極了，我們……哦……」

她忽然「哦」了一聲道：「君相公，你看左廂鐵鎖斷落，想必有人進過去了，我們要不要過去看看？」

君簫道：「老仙師遺箋上，不是說：『左廂鐵鎖，不可開啓』？」

李如雲道：「現在人家已經把鎖扭斷了，我們看看有甚麼要緊？」

舉步朝左廂走去，君簫自然也跟着她走了過去。

李如雲左手掌心托着天蜈珠，右手纖掌直伸，朝石門上推去。

石門上，鐵鎖雖已斷落，但石

門却闔得甚緊，她輕輕一推，竟然紋風不動。

李如雲掌上稍微用力，還是沒把石門推開，不覺回頭說道：「看來這道石門，也是要有人從裏面才能推得開。」

君簫道：「妳再用力試試。」

李如雲舉手一掌，擊在石門上，但聽蓬然一聲巨震，窟頂灰石，紛紛而下！

她自己也不知道此時功力已經比三日前精進了不知多少，這隨手一掌，會發出這麼一聲巨大的震響，使她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就在李如雲在石門上拍了一掌之後，但聽石門內接連響起「蓬」「蓬」兩聲大震！

君簫怔得一怔道：「裏面有人！」

在他說話之時，但聽石門內又是「蓬」「蓬」兩聲大響，但石門却依然紋風不動。

李如雲道：「有人在拍門，那是有人進去了，無法再把門推開？」

君簫瞿然道：「這就對了，正因這道石門進去了無法出來，老仙師才會在遺箋上示警，有左廂鐵鎖不可開啓之言。」

李如雲道：「這間左廂，究竟是什麼緣故，只能進，不能出呢？」

說話之時，只聽石門內又連續響起拍掌之聲，顯然裏面那人推不開石門，已是十分惶急。

君簫沉吟道：「這座石屋，是知機子親手所建，石屋內的機括，自然也是知機子親手所裝置，左廂這道石門，不用說，必是在開鑿石屋之時，就有這般設計，不讓進去的人出來，由此可見左廂裏面，恐怕隱藏着一件極爲隱秘之事。」

李如雲道：「那會是什麼隱秘之事呢？」

君簫道：「據我推想，老仙師必然知道此中詳情，只可惜他老人在遺箋上，並未提及。」

李如雲道：「那怎麼辦呢？不知失陷在裏面的是什麼人？如果是路老前輩，如何是好？」

君簫道：「不論是誰，既然有人失陷在內，我們總要想想辦法才好。」

李如雲道：「萬一是八手羅刹、司老怪兩個兇人，倒不如讓他們關在裏面，免得出去害人。」

君簫道：「我們怎知他不是路老前輩？他進來之後，找不到我們，自然每間石屋，都要看看，一時不愼，被關在裏面也說不定。」

李如雲聽得不由蹙起一雙蛾眉，說道：「眞急死人，這該怎麼辦呢？」

她口中說着「怎麼辦」，右手「嗆」的一聲，抽出短劍，又道：「君相公，我這柄劍能斬金截鐵，十分犀利，也許可以把這道石門鑿上一個窟窿，裡面的人，就可以出來了。」

君簫伸手接過短劍，說道：「這裡石質很堅硬，要鑿上一個窟窿只怕不容易，我想石門必有機關操縱啓閉，只要把操縱啓閉的機關削斷，門戶也就可開啓了。」

李如雲道：「你找得到操縱的機括麼？」

君簫笑了笑道：「只要推得開的門戶，自然不會和門框四週連在一起，要門上閂，才會推不開，這道石門，內外都推不開，那是石門中間，必有暗閂，只要把暗閂削斷，石門不難開啓。」

李如雲喜道：「君相公，你眞聰明。」

君簫臉上一紅，說道：「在下也只是就一般常情，推想罷了。」

李如雲道：「你快試試看，劍鋒從門縫插進去，比起在石門上挖一個窟窿就要省事得多了。」

君簫點點頭，跨近了一步，右手舉劍，左手兩個指頭，輕貼劍身，朝石門和門框之間，緩緩插入。

李如雲一手托着天蜈珠，俏生生的跟上一步，站在君簫身側，替他照明。

石壁和石門之間，只有一道極細的痕跡，說不上是門縫，但至少石門和石壁並非一體的，因此君簫勁運右腕，力注劍尖，徐徐把短劍從門縫的痕跡中插入，倒也並不吃力。

石門不過六七寸來厚，短劍却有兩尺來長，因此很快就透過了石壁。

短劍穿過石壁，裏面的人，自然也看到了，手掌輕輕的在門上拍了兩掌，表示已經知道外面的人，正在設法救他。

君簫左手兩指緊抵劍脊，目光凝注，劍刄隨着門縫痕跡，徐徐往下劃去。

光是這一條門框，就足足耗了一盞熱茶工夫，才算直剖到底，抽出短劍，人也跟着橫跨一步，接着又舉劍朝左首一條門縫痕迹上刺入，由上而下，直剖下去，抽回寶劍，直起身子，伸手朝石門上推了一把，石門還是一動不動。

李如雲問道：「君相公，你可曾削到機關麼？」

君簫道：「右首門縫間，似有三根鐵閂，寶劍削下之時，微有阻力，左首門縫，也有兩根，但都很快就削斷了。」

李如雲道：「那怎麼還會推不開呢？」

君簫道：「可能上下還有暗

門。」

李如雲含情脈脈的道：「你休息一回再削吧。」

君簫望着她，笑了笑道：「在下還不累。」

接着一手擧劍，沿着門上一條橫縫刺入，緩慢的劃過，再蹲下身去，刺入下首門縫，徐徐劃去。

李如雲眼看他已把石門左、右、上三面的暗門，都已削斷，如今正在削着下方的暗門，石門一旦倒坍下來，這道石門重逾千斤，豈不把君簫壓在下面？她一手托珠，一手緊抵着石門，算是給他護法。

石門不過三尺來寬，自然很快就劃完了。

君簫蹲着身子，左手兩個指頭緊貼劍刄，緩緩向右推去，就在他短劍快要接近右首門框之際，猛聽門內「蓬」然一聲大震，石門幾乎被門內那人這一掌應手震飛出去。

李如雲雖然早有防備，但她只防石門自動倒坍下來，沒防到裏面的人會在此時發掌震門。

因為外面的人，正在設法替他們打開石門，被困在裏面的人，怎麼也不應該在此時發掌震門。

尤其這一掌勢道極猛，李如雲托石門上的右手，猛然一震，幾乎抵擋不住，不覺大吃一驚，同時腦際也像電光石火一般閃過一個念頭，忖道：「只此一掌，這失陷在門內的人，決不是路老前輩了。」心念一動，右手突然貫注全力，朝門上推去。

要知李如雲服了一顆「七返丹」，又經過三天三夜和君簫抵掌運功，無意之中已練成了「六脈眞氣」，一身功力自然今非昔比。

那道石門，經裏面那人一掌震開，本已往外推來，此刻經李如雲掌力一推，石門隨着她掌勢，又很快的往裏闔去。

這一瞬，君簫也已倏地站了起來，說道：「李姑娘，妳怎麼又把石門推上了？」

裏面那人沒想到已被自己一掌震開的石門，竟然又被外面的人用力推上，心頭似是極為憤怒，又用力往外推來。

李如雲一掌緊緊抵着石門，但差點還是被裏面那人大力推開，她又運力把石門推上，一面說道：「失陷在裏面的不是路老前輩。」

君簫道：「姑娘如何知他不是路老前輩？」

李如雲氣憤的道：「如果是路老前輩，不會乘人於危，在你堪堪削斷暗門之際，用力震門，如果事前毫無防備，這道石門重逾千斤，不是反被石門壓傷了麼？」

說話之時，裏面那人又接連用力推來，李如雲全力抵住石門，兩次已被推開，又被她用力闔上。

一裏一外，兩個人居然隔着一道石門，比上了內力。

君簫看她一掌抵着石門，雖然沒被人推開，但粉頰上已經隱泛緋紅，顯然內力較對方遜上一籌，急忙伸出左手助她抵住了石門，一面說道：「李姑娘，石門暗門全已被寶劍削斷，我們總不能一直和他對耗下去，妳先放手，由在下把石門放開，讓他出來了再說，妳把寶劍收好了。」

說着，一手把短劍遞了過去。

李如雲左手托着天蜈珠，他遞過劍來，只好用右手去接。

正好裏面那人用力猛然一推，君簫左掌托着石門，脚下就往後退下了半步。

那人不知君簫有意讓他出來，眼看石門上推力忽然減弱，自然不肯放過機會，運勁推出，同時脚下也跟着向外邁出了一大步。

兩人依然隔着一道石門（石門四週暗門均被削斷，已經脫離門框，變成一塊長方形的石板，但兩人仍然一掌相抵，因此石門也依然豎立如故，只是離石壁已有一步來遠）。

裏面那人仍然一步步的朝外推來，口中發出夜梟般桀桀尖笑，說道：「路老五，你給我省點力氣吧！」

只要聽到她的聲音，就可知道她正是八手羅剎厲九娘！

李如雲暗暗攢眉，後悔不該把她放出來的。

君簫不待八手羅剎逼進，身形一晃，施展「九轉遁形身法」，一手托着石門，迅快閃出，然後把石門板放到石壁之下，拍拍雙手，和李如雲併肩而立。

八手羅剎白髮披散，目光慘綠，鳩臉闊嘴，形同鬼魅，此刻經天蜈珠紅光一照，更覺獰惡可怖！

此時她驟然發現和自己抵了半天門板的，竟然不是錢神路五爺，也不禁微微一怔，但這一怔神，在她臉上很快的消失，繼之而起，又是一陣呷呷尖笑！慘綠目光從李如雲骨碌轉到君簫身上，打量着說道：「會是你們兩個，路老五呢？」

她對錢神路五爺還有幾分忌憚，這兩個年輕人自然不會放在她眼裏，因此一開口就先問路五爺的下落。

李如雲披披嘴道：「妳問路老前輩作甚？」

八手羅剎道：「他們都走了麼？」

李如雲道：「走了又怎麼樣？」

八手羅剎尖笑道：「大家正在到處找你們兩人，你們果然一直躲在石屋之中。」

李如雲哼道：「要不是我們留在石屋裏，還有誰把妳救出來？」

八手羅剎不住的點頭，李如雲這兩句話，無異告訴了她，石屋之中，已只有他們三人，這教她如何不喜？

目光一掠君簫，呷呷尖笑道：「小姑娘，妳大哥的傷勢已經好了，唔，你們替老婆子打開石門，老婆子也替妳大哥吸出了『陰極掌』的陰寒之氣，咱們總算兩相抵過，誰也不欠誰的恩情，老婆子一生最怕欠人恩情，這樣最好，呷呷呷呷……」

她居然得意的大笑起來！

這一陣刺耳的尖笑，實在比鬼哭還要難聽，她為什麼忽然如此得意呢？

那只有她自己心裏知道。

李如雲聽她提起替君相公吸出陰寒之氣，心頭不覺有氣，冷冷哼了一聲道：「妳替我大哥吸出『陰極掌』的陰寒之氣？哼，妳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着好心，妳利用我替大哥度氣，却藉此盜吸了我和大哥的眞元，妳還當我不知道？」

八手羅剎臉色漸漸拉長下來，厲聲道：「小丫頭，這話是誰說的？」

李如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何用問誰說的？」

八手羅剎獰笑道：「小丫頭，妳說的，老婆子就是承認下來，又有何妨？」

這話倒也不假，放眼江湖，可不比二十年前了，武林中老一輩的人，先後凋謝，如今惹得起八手羅剎厲九娘的人，實在已是寥若晨星！

八手羅剎沒待李如雲閉口，跨上一步，半側着身子，朝李如雲一陣呷呷尖笑，作出和藹之色，接着說道：「好了，咱們且不說這些，老婆子那一袋梧桐子，妳喜歡就留着，算是老婆子送給妳的好了，老婆子只問妳一句話，妳可要實話實說。」

李如雲根本不知道自己武功精進之事，是以對八手羅剎還是心存畏怯，看她逼近過來，身不由主的往後退了一步，說道：「妳要問什麼？」

八手羅剎道：「大概快有三天了，三天前，有不少人進入石屋，到處找遍了，都找不到你們兩個，你們躲在那裏？」

李如雲道：「我們躲在那裏，一定要告訴妳麼？」

八手羅剎咧開闊嘴，又跨上了一步，笑笑道：「好……」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李如雲手中短劍一指，冷然道：「妳莫要再過來。」

八手羅剎望望她左手天蜈珠，右手的短劍，目中流露出貪婪之色，笑道：「小姑娘，老婆子承認妳手中是一柄極為鋒利的寶刄，但在妳手裏，對老婆子一點威脅也沒有。」

李如雲道：「妳可要試試？」

八手羅剎笑了笑道：「不用試，咱們好好談談，老婆子對妳並無惡意。」

李如雲道：「我們有什麼好談的？」

八手羅剎道：「老婆子還想問妳一件事。」她慘綠目光一溜君簫，接道：「妳大哥傷勢如何會好的？」

李如雲沒告訴君簫，自己把他說成大哥，如今被八手羅剎當面說了出來，不禁粉臉飛紅，瞟了君簫一眼，才道：「是我用眞氣把大哥體內寒毒逼出來的，妳相不相信？」

「呷呷呷呷……」

八手羅剎咧開闊嘴發出一陣怪笑，笑聲中說道：「老婆子相信。」

突然鳥爪般的怪手，往前一探，疾快朝李如雲右手脈腕抓來。

她出爪如風，手法何等快捷？爪勢尚未抓到，五道尖風已經透過指尖，先爪而至。

君簫自從八手羅剎現身之後，就一直沒有說過話，在他直覺的感受中，對方這怪婆子一身都是陰森森的鬼氣，不用說，也自然是邪門中人，是以一直都在暗暗注意着她。

此時驟見八手羅剎揚腕朝李如雲抓來，突然大喝一聲，揮手一掌，從斜刺裏拍出，迎着對方截去。

他一掌甫出，八手羅剎已感到一股暗勁直逼過來，撞在自己抓出去的五道指風中間，勢道强勁無比，不禁吃了一驚，忖道：「這小子年紀輕輕，竟然能有如此沉猛的內力！」

屈指一招，把抓出的力道收了回來，目注君簫，問道：「你就是李從善要找的人？姓君？」

君簫道：「不錯，在下正是君簫。」

八手羅剎忽然呷呷尖笑道：「原來你們是從風雲山莊逃出來的，無怪你負了重傷，好小子，你敢誘拐遊龍李從善的女兒，膽子可眞不小！」

李如雲道：「妳胡說什麼？」

八手羅剎又是一陣呷呷尖笑，說道：「小丫頭，這有什麼好害臊的？既然逃出來了，還怕什麼？妳老子雖在到處找妳，但妳也不用躭心，只要妳拜在老婆子門下，一切有我老婆子替你們作主。」

李如雲道：「我為什麼要拜在妳門下？」

（未完・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眾人離開迷踪谷，決定暫到萬月峽借住，怎料途中竟遇到胡柏齡，胡柏齡死而復生，眾人驚喜交集，但胡柏齡卻受一名白髮老者控制，身不由己，因為此人是他救命恩人……眾人在萬月峽住了幾天，霍元伽追踪到來，帶同九名銅人與崆峒五魔，「請」眾人回迷踪谷，眾人不肯，雙方展開激鬥……

危急遇救星 遷徙為監視

激戰中忽聽一人吼道：「老大退下，留給兄弟來收拾這小子！」

陰天琳因自知無法將對方制服，依言退下陣去。

發話這人是崆峒五魔的老二，綽號鬼魔，姓巫名道全。

此人年在五旬以下，工於心計，八字眉，吊角眼，一張陰森森的馬臉，下頷留着一撮山羊鬍，手執一把鐵拂塵，乍看很有點像陰手一魔。

巫道全的武功，要高出陰天琳甚多，所差的只是不擅施毒而已。

文天生見巫道全緩緩走了出來，喝道：「你這老小子是什麼人？」

巫道全摸着山羊鬍嘿嘿笑道：「別瞧不起我這老小子，做你的老子綽綽有餘！」

文天生怒氣往上衝，一咬牙，騰身疾撲，龍頭軟鞭一招「天外來鴻」，照準巫道全面門掃了出去。

豈知巫道全兩脚紮樁如山，不但不躲，連鐵拂塵也不迎擊，却揚起左掌，一掌劈了出去。

這一掌是巫道全全力施為，只聽「砰」的一聲，直把文天生向前直衝的身子，撞得倒飛出去。

當文天生仰摔出兩丈尚未站住脚，正噴出一口鮮血之際，巫道全已如影隨形般無聲無息的追襲而來，鐵拂塵「孔雀開屏」，蓋頭而下。

誰都不難想像，那鐵拂塵如果掃中文天生上盤，文天生勢必人頭開花。

就在鍾一豪等人失聲驚呼的千鈞一髮之際，突見一道白光，有如天外飛虹般一閃而至，生生把那即將掃到文天生的鐵拂塵擋了回去。

當那白光一斂，眾人才看清原來麥小明及時騰身出手，才挽回文天生一命。

巫道全直被一劍帶動之力摔退了好幾步，才站穩脚跟。

他先前已見過麥小明擊敗巴天義的身手，却認為是巴天義一時失手所致，此刻總算親自領教了對方的厲害。

只聽霍元伽道：「這小子武功路數怪異，十分難纏，巫老弟不可大意！」

巫道全道：「這小子從前也是迷踪谷的嗎？」

霍元伽乾咳了兩聲道：「用不着問，他們在場的全是迷踪谷的叛徒！」

巫道全道：「這小子在迷踪谷也是這麼猖狂？」

霍元伽乾咳了兩聲道：「那還用你說，他根本沒把老夫放在眼裏！」

麥小明嗔目喝道：「你們兩個王八蛋別儘講廢話，如果怕了，就

趁早滾回迷踪谷去！」

巫道全被罵得七竅生煙，掄動鐵拂塵便向麥小明掃去。

麥小明不慌不忙，劍勢若點若劈，直迎向鐵拂塵。

但聞一陣沙沙震響，接着地上竟落了幾根鐵線，而且鐵線越落越多。

在這同時，巫道全也覺出鐵拂塵竟越來越短，這才知道不妙，分明鐵拂塵已被節節削斷，此刻手中拿的，似乎只剩下半截鐵掃帚。

巫道全大駭之下，急急撤身後退。

豈知這時他已被圈在一團光影之中，根本無法脫身。

驀見兩條人影閃電般急掠而至，一左一右，向麥小明展開了夾擊式的聯手合攻。

巫道全雖被救下，但却被麥小明一劍斬斷了左臂。

原來這二人一個是崆峒五魔的老三刀魔谷一峯，一個是老四劍魔司太平。

這二人的刀法和劍法，在黑道上早就聞名遐邇，人人為之談虎色變，刀劍聯手，更是鬼神皆驚。

麥小明一人獨戰刀劍雙魔，一上手竟被連連逼退幾步。

直到十餘招過後，才漸漸穩下陣脚。

但他心裏有數，要想擊退二魔，却是大大不易。

又是十餘招過後，麥小明終於漸漸搶回了上風。

霍元伽見刀劍雙魔已能纏住麥小明，立即一聲令下，喝令所有的人一起衝殺過來。

頓時，大廳外形成一陣混亂場面，各種兵刃交擊之聲不絕於耳，但見飛沙走石，征塵滾滾，大有天昏地暗之慨。

這期間，霍元伽對上了鍾一豪，宋天鐸對上了余亦樂。巴天義、五魔中的老五色魔花秀以及九名銅人，外加銅人領隊悟明，則與苗素苓、文天生、洪澤，以及江北三龍展開廝殺。

王大康因仍昏迷不醒，已被鮑超帶往內院躲避，無形中柏齡院方面的人已實力大減。

其實即使有鮑超、王大康在場，因雙方人手相差懸殊，柏齡院方面也必難逃惡運，霍元伽僅憑那九名銅人，就足可應付全局。

不大一會工夫，江北三龍已分別被九名銅人擒住。

那九名銅人，可能是因出家人關係，雖然棄明投暗歸順了霍元伽，仍能遵守戒殺之律，只捉活的，並不傷人。

否則江北三龍那裏還有活命。

這時的鍾一豪、余亦樂、文天生、苗素苓、洪澤等人，不消說也在節節敗退，只差不曾被生擒活捉。

但他們雖然敗了陣，却仍能個個苦撐，並無一人趁機逃逸。

麥小明本已可操勝算，但因又有二名銅人助上陣來，很快便已險象環生，被逼得不得不往後退。

就在這時，突聽一聲沉喝道：「住手！」

這聲音雖然沒有王大康來得大，却有種震懾人心的力量，混戰中的雙方，都不約而同停下手來，而且各自退到一邊。

只見不知什麼時候，大廳左側已站定一個亂髮披肩、胸垂長髯的灰袍老者。

苗素苓驚喜的呼叫一聲，急急奔到那老者跟前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了！」

原來這人竟是長白神叟龐士冲。

在這刹那，麥小明也感到無不驚喜，他和龐士冲相見多次，也多次得到龐士冲的救援，深知他此刻到來，必定也是衝着己方的。

至於霍元伽等人，雖然上次在天台山萬花宮曾見龐士冲，也久聞他的大名，但雙方却談不到半點交情。

龐士冲乍見一個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的少年奔過來喊自己做師父，先是一楞，但很快便認出是苗素苓。

他料想苗素苓女扮男裝，必有用意，也就見怪不怪，四下望了一眼，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不是都在迷踪谷嗎？為什麼竟自相殘殺起來？」

麥小明不願讓霍元伽識破苗素苓的身份，連忙奔了過去，抱拳深深一禮，搶着答道：「龐老伯，晚輩們這邊的人，已在十天前離開迷踪谷了！」

龐士冲哦了聲道：「你們為什麼要離開迷踪谷？」

麥小明道：「霍元伽容不下我們，差點兒把我們活活燒死，我們是被逼離開的。」

只聽霍元伽喝道：「胡說！老夫今天來，就是要勸你們回去的，你們反說是老夫容不下你們，簡直豈有此理！」

麥小明道：「霍元伽，你請我們回去，可是這種請法？」

霍元伽道：「老夫先前好話說盡，是你們執意不聽，最後迫不得已，才不得不這樣對付你們。」

龐士冲緩步來到雙方中央，手拂長髯道：「你們雙方口頭這樣爭執下去，永遠是沒完沒了，倒不如由老夫自行問問，來得恰當。」

霍元伽不願龐士冲多管閒事，但懾於他有一身無敵神功，却也不敢得罪，立即拱了拱手道：「龐老

前輩有話請講！」

龐士冲呵呵一笑道：「你口稱老夫做前輩，實在不敢當！」

霍元伽道：「尊駕本來就是前輩高人，論年紀比霍某大了不少，何必客氣。」

龐士冲頷首笑道：「既然霍盟主還知道敬老尊賢，老夫就想跟你談談。你們雙方這場拚鬥的原因，方才已經說明白了，暫且不去管它……」

霍元伽截住未完之言道：「龐前輩別聽一面之詞，那小子完全是胡說八道！」

龐士冲道：「既然霍盟主方才也說過話，就算不得一面之詞。總之，一方面要走，一方面不准他們走，對嗎？」

「龐前輩說得不錯，霍某今天來，就是要勸請他們回去的。」

「這是霍盟主的一番好意，但爲什麼又動起武來？」

「他們執意不肯回去，而且麥小明出言不遜。」

「麥小明出言不遜，是麥小明一個人的事，與其他的人何干？」

「他們本來是一夥的。」

「霍盟主，你錯了！」

「霍某錯在哪裏？」

「他們離開迷踪谷，可曾犯下綠林總寨的規律？」

「不曾。」

「這就對了，他們並非賣給了迷踪谷，自然有去留的自由，你可以勸他們留下，但他們也有不留下的權利。連在朝居官都可以告職還鄉，又何況你這綠林總寨？如今他們不肯回去你就刀兵相向，這算哪門子規矩？」

霍元伽終於被激得忍無可忍，怒道：「莫非龐前輩要插手這檔子閒事？」

龐士冲哼了聲道：「這哪裏是閒事，根本就是一件大事！」

霍元伽不動聲色道：「龐前輩打算怎麼樣？」

龐士冲道：「你先把捉去的那的三個人放回來，老夫再和你談別的。」

霍元伽正在猶豫，搜魂手巴天義已來到跟前道：「稟盟主，那三個人千萬不能放，唯有把這三人帶回做人質，鍾一豪等人才會乖乖的回到迷踪谷！」

龐士冲掃掠巴天義一眼道：「霍盟主，這位是你手下的什麼人？」

霍元伽傲然一笑道：「龐前輩必定聽說過嶺南二奇吧？這位就是二奇中的老大巴天義。」

龐士冲笑道：「嶺南二奇，大名鼎鼎，老夫自是久仰，可否讓他過來，老夫要跟他講幾句話。」

巴天義一挺胸，直向龐士冲走來。

突見龐士冲寬大的袖袍一抖，那袍袖竟然暴脹五、六尺長，生生把巴天義攔腰捲住。

接着只把他右臂一抖，已把巴天義拋向空中，而且是向鍾一豪等人的方向摔去。

鍾一豪離得最近，巴天義人未落地，他出手點了他的痲穴，待摔下地來，已是無法動彈。

霍元伽楞了一楞，沉聲道：「龐前輩這算何意？」

龐士冲道：「自然也是把他留下做人質。」

霍元伽喝道：「你可是存心要和霍某過不去？」

龐士冲道：「老夫一生，從未與任何人過不去，怪只怪你多行不義。」

霍元伽反而平靜下來，淡淡笑道：「龐前輩這話有什麼根據？」

龐士冲瞥了崆峒五魔一眼道：「你連這五名爲惡纍纍的江湖敗類都接納到迷踪谷去，難道還稱不上多行不義？尊駕應該再看看那十名高僧，他們肯由少林投身到迷踪谷，可見迷踪谷必定比自詡爲正大門派的少林更爲光明正大。那爲首僧人，毫無疑問必是少林叛徒，你能收留這樣叛師滅祖的出家人，又哪裏來的光明正大？」

豈知他這幾句話，那悟明和九名銅人，因是出家人，聽了還能勉强隱忍不發，但崆峒五魔却已按捺不住，刀劍雙魔立即由陣中各仗兵刄衝了出來。

這二人早聽說過長白神叟龐士冲的大名，眞正見面還是第一次，雖然方才龐士冲袖捲巴天義的那手絕招也令他們暗感心驚，但因他們見龐士冲並未攜帶兵刄，所以仍然有恃無恐。

龐士冲目注雙魔，微微一笑道：「你們兩個混帳東西，報上名來！」

刀魔冷哼道：「在下谷一峯！」

劍魔也冷哼道：「在下司太平！」

龐士冲笑道：「有了你們這幾個混帳，天下哪裏還能太平！」

司太平喝道：「老傢伙，用不着倚老賣老，別人把你放在眼裏，崆峒五義却不吃你這一套，既然要找死，那就亮出傢伙來，也好讓你死得心服口服！」

龐士冲拂了拂長鬍道：「對付你們這兩名鼠輩，老夫只要一隻手就夠了！」

刀劍雙魔哪裏忍得下這口氣，立即各出絕招，凌厲無比的向龐士冲攻來。

一時之間，刀光劍影，有如電閃雷奔，看得人無不驚心動魄。

豈知龐士冲雙脚半點不見移

動，連左手竟然也直垂不用，只憑右臂一條袍袖在迎着刀劍揮舞。

雙方觀戰之人，只能說他的袍袖是在揮舞，但那袍袖却像充滿了氣，膨脹而起，遠看猶如一隻鐵桶，由鐵桶內湧出的一股潛力，竟似驚濤駭浪中的怒潮一般，波波不絕。

那刀魔谷一峯和劍魔司太平，雖然攻勢凌厲，但在龐士冲袍袖內那股巨大的暗勁衝逼之下，竟然不能近身，以致雙方始終保持着一段距離，看起來有如各自在表演絕技，看久了反而覺得有點可笑。

就這樣，刀劍雙魔足足進攻了三、四十招，一直無法攻進龐士冲身前三尺之內。

漸漸，刀劍雙魔可能已有些筋疲力盡，攻勢很快便緩了下來。

就在這時，突見龐士冲右袖又暴脹數尺，直擊刀魔谷一峯前胸。

谷一峯一聲悶哼，當場被擊飛起兩丈多高，又在空中斜摔出三、四丈外，才掉落地上。

劍魔司太平大駭之下，剛要向後躍退，但被龐士冲一袖掃中。

可能龐士冲所用的力道不同，司太平並未升空，却是在地上不住翻滾，直滾出好幾丈遠，才被五魔中的色魔花秀及時攔住，但花秀也摔了個跟頭。

霍元伽立即喝令悟明擺下銅人陣。

這銅人陣，也就是羅漢陣。

少林派的羅漢陣，天下聞名。

羅漢陣有大小之分，大羅漢陣爲九九八十一人，小羅漢陣爲十八人。

銅人陣自然是小羅漢陣，却因十八銅人皆是絕頂高手，更因每日操練此陣，每人間都有聲氣相通的默契，因之，威勢之猛之大，自是要勝過一般小羅漢陣多多。

可惜的是，悟明只帶出九名銅人，力量減了一半，陣式也不得不隨之改變。

只見那九名銅人在悟明的指揮之下，轉瞬間便各取方位，擺成陣式。

十八銅人陣原是分作三排，每排六人，此刻雖然仍是三排，却每排只有三人，形成一個方陣。

龐士冲拂髯連笑幾聲道：「霍盟主，你可是要以銅人羅漢陣來嚇退老夫？」

霍元伽神色冷凝，哼了聲道：「尊駕想必自信能衝破銅人陣了！」

龐士冲道：「老夫一生，並不曾與少林爲敵，少林自然也不會爲老夫設下羅漢陣，不過……」

「尊駕不過什麼？」

「不過霍盟主這羅漢陣已經殘缺不全，老夫自信還有能力將此陣衝破。」

霍元伽似是頗有自信，冷冷一笑道：「那就不妨試試！」

龐士冲笑道：「這銅人陣，算是你的最後憑藉了，如果不幸被老夫衝破，你又該如何？」

霍元伽道：「霍某情願放回他們江北三龍。」

却見龐士冲向後退了幾步，望了站在一旁的麥小明一眼道：「小娃兒，這場功勞讓給你。」

麥小明哦了聲道：「龐老伯可是要晚輩破陣？」

龐士冲道：「看你剛才出戰的身手，好像武功又有進境，只管大膽攻陣，如果攻不破，老夫再助你一臂之力。」

麥小明翻腕拔出長劍道：「少林的羅漢陣，晚輩以前連見都沒見過，該如何破法，老前輩是否可以指點一二？」

龐士冲笑道：「好小子！吃飯和大小便要不要老夫教你？」

麥小明臉上一熱，立即躍身來到銅人陣前。

只見那九名銅人個個目光似電，每人手裏都緊握着一條兒臂粗細的鐵禪杖，但那鐵禪杖却有橫有豎，有斜有傾，在銅人們的身前部位各自不同。

最嚇人的，是他們個個人高馬大，膀闊腰圓，果眞如銅澆羅漢、鐵打金剛一般，越是站在那裏紮樁如山的不動，越夠嚇人的。

麥小明面對着這九名銅人，當眞有些膽顫心驚，打從心底冒上一股寒意。

看霍元伽時，臉泛陰笑，一副洋洋得意模樣。

只聽龐士冲道：「你這小子還楞在那裏做什麼？」

麥小明猛然躍起，人在空中，掄劍便向前列最右一名銅人攻去。

豈知幾乎在同一時間，前列三名銅人的鐵禪杖竟齊齊迎了上來。

一條鐵禪杖掃出的威力，已足可開碑裂石，三條鐵禪杖齊力合擊，那力道何止千鈞，麥小明人在空中，閃躲不及，直被震飛起四、五丈高，懸空連打兩個滾翻，才穩住下落之勢。

他雖然落下地後並未栽倒，但右臂却酸痲不已，所幸他方才拚死握住長劍，兵器並未脫手。

只聽龐士冲道：「好小子，被震得不輕吧？沒關係，要再接再厲！」

麥小明略一喘息，果然又躍到銅人陣前。

這時兩旁觀戰之人，無不聚精會神，尤其鍾一豪等，更爲麥小明揑一把汗。

麥小明這次並不躍起進攻，竟是手橫長劍，緩緩向前逼近。

當距離前列那最右一名銅人身側不足一丈時，突見他左手並起食中二指，一縷指風，直向那銅人右肩射去，緊跟着欺身疾進，閃電般劈出一劍。

他劍勢遞出，立即再閃電般退了回去。

這次果然一擊奏效，只聽「噹」的一聲，前排最右一名銅人的鐵禪杖已經落了地。

原來那銅人右肩先被指風襲中，一陣劇痛，勁道全失，再被對方劈出一劍，當然已無力抵擋，能不受傷，已是萬幸。

至於前列另兩名銅人，雖然也同時揮動鐵禪杖迎擊過來，但因麥小明退得太快，自然也全落空，好在他們能及時收勢，否則說不定就要擊中最右一名銅人。

就在銅人陣一陣混亂之際，突聽最後一列三名銅人中的一名，竟然慘叫一聲，隨即倒地昏厥過去。

原來麥小明趁八名銅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鐵禪杖落地的那名僧人身上時，立刻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摘星步繞閃到銅人陣後方，偸偸的一指點中一名銅人的後腦「玉枕骨」，那銅人豈能不昏厥過去。

九名銅人列成的陣式，本來就威力大減，如今傷了兩人，越發難以配合。

指揮銅人陣的悟明一見不妙，只好也加入陣中湊數。

別看他是十八銅人領隊，若論功力之精絕，他却遠比不上任何一名銅人，這就像軍隊裏流行的一句話「官怕入列，兵怕出列」一樣，在陣外指揮頭頭是道，一旦入了陣，反而慌了手脚，無所適從。

正因如此，此刻的銅人陣，無形中已陣脚大亂。

但見麥小明騰身而起，竟然躍到銅人陣的上空。

陣中八人見此情形，齊齊掄起鐵禪杖向上方迎擊。

哪知這一擊由於目標都集中在麥小明一人身上，只聽一陣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之聲，竟然形成八支鐵禪杖自行糾纏撞擊起來。

麥小明就趁這時刻又點倒了一個，然後一個倒縱，飄落陣外。

偏偏這被點倒的竟是指揮銅人的悟明。

悟明失去指揮能力，那七名銅人已是羣龍無首，陣式越發雜亂無章。

原來少林寺的十八銅人，雖然個個身材壯猛，天生神力，杖法已達爐火純靑之境，但却只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他們只是生就一副練武的好材料，却沒有多大智慧，在失去領隊的調度指揮後，當然也就發揮不出原有威力。

其實霍元伽這次也是頭腦不夠靈光，既然銅人已無法擺成陣式，就該命令銅人自由行動，然後再主動聯手向麥小明進攻，麥小明縱然武功再高，也必定難以招架。

偏偏他却老讓銅人處於挨打地位，以致被麥小明各個擊破。

麥小明正要設法再攻，已聽龐士冲叫道：「小子，暫時退回來！」

麥小明回到龐士冲身前道：「晚輩破陣已經破得差不多了，龐老伯爲什麼又把我喊回來？」

龐士冲道：「你這小子果眞有兩下子，待老夫和霍元伽講幾句話再說。」

說着轉過身道：「霍盟主，銅人陣一向天下無敵，老夫實不忍見它破在像麥小明這樣一個後生晚輩手裏，是否由麥小明繼續攻陣，不妨由你自己來決定！」

霍元伽早而臉色鐵靑，哼了一聲道：「好吧！霍某今天算白來一趟。」

「那就請把江北的三位朋友放回來！」

「可是他們手裏還有霍某的人。」

「這當然要走馬換將。」

「他們一個換三個，未免太佔便宜。」

「你是否準備把老夫也換回去？」

霍元伽神色一窒，乾咳兩聲，立刻吩咐道：「把他們三個人放回去！」

當江北三龍回來後，鍾一豪早已主動把巴天義也放了過去。

霍元伽向帶來的人揮了揮手道：「咱們走！」

這些人去時比來時要慢得多，因爲其中有不少受傷的，尤其崆峒五魔中的老二鬼魔巫道全，因斷去一條左臂，必須給人抬着才能回去。

羣豪見霍元伽一衆去遠，才齊齊圍攏上來向龐士冲行禮致謝。

這些人數月前在天台山因谷寒香的遺體不見，對龐士冲難免有猜忌之心，此刻不但對他轉變了印象，而且更對他感恩不盡。

當下，羣豪把龐士冲領至大廳待茶。

鍾一豪又派文天生到後面探視王大康是否已經醒來。

龐士冲道：「不醒也把他抬來，老夫身邊帶着幾瓶解藥，也許能爲他療毒。」

不大一會工夫，文天生已和鮑超合力把王大康抬進大廳。

王大康膚色靑中泛紫，一直在呻吟不已，顯出一副極端痛苦的模樣。

龐士冲俯身觀察了半晌，從懷裏掏出一只綠色玉瓶，交予鍾一豪

道：「這瓶丹丸，可解『血霧散』之毒，剩下的就由你們留下備用。」

鍾一豪先餵王大康服下一粒，將玉瓶揣入懷中，又向龐士冲致謝。

原來先前羣豪中只有王大康一人中毒，自文天生迎戰陰天琳後，那「血霧散」便失去效力。

這是因爲苗素苓身邊藏有一瓶盜自「九天玄陰洞府」的靈藥，他偸偸交給文天生和麥小明各一粒，因之兩人便不再爲「血霧散」所侵。

王大康很快便恢復膚色，人也完全清醒過來。

鍾一豪道：「這是龐老前輩救了王兄的，王兄還不快快致謝！」

王大康連忙起身向龐士冲拜謝。

他雖因數月前未隨谷寒香到過天台山萬花宮，以致未見過龐士冲，但因麥小明經常提起，因之對這位救命恩人早就聽說過。

龐士冲將茶喝完，起身道：「老夫該走了！」

鍾一豪連忙攔住道：「老前輩不能走，晚輩還有重要大事奉告。」

龐士冲楞了一楞，只得又坐了下來。

這時羣豪早又把龐士冲圍攏起來。

龐士冲道：「有什麼重要大事，你們說吧！」

鍾一豪正色道：「老前輩可相信人死能復活的道理？」

這句沒頭沒腦的話，龐士冲被問得大感茫然，兩道白眉一皺道：「你可是碰上了什麼怪事？」

鍾一豪道：「老前輩請先答覆晚輩提出的問題，世上究竟有沒有起死回生之術？」

龐士冲微微一笑道：「看你這神氣，縱然沒中邪，也有點不正常。誰都知道人死不能復活，所謂起死回生，那根本是騙人的話。」

「可是晚輩們明明看到有一個人是死而復生的。」

「胡說！老夫看你們是活見鬼。」

這時所有的人幾乎都不約而齊聲道：「老前輩，鍾副盟主不是胡說，不但他看到了，我們也看到了！」

龐士冲不動聲色道：「你們究竟看到了誰？」

羣豪又齊聲道：「我們看到了胡前盟主！」

龐士冲哦了聲道：「有這種事？你們是否因爲隔得很遠，看到一人很像胡柏齡？」

鍾一豪道：「不！眞是胡盟主，晚輩還和他講過不少話！」

「講過話也不一定能斷定是他。」

「他確實是胡盟主，不論相貌神態和聲音完全不差，提起從前的事，不論公事私事，他都瞭若指掌，怎會錯得了？」

龐士冲臉色微變，略一沉吟道：「你們爲什麼不留住他？有他在，又何愁霍元伽不讓位？」

鍾一豪嘆口氣道：「偏偏有位老前輩從中作梗。」

「原來還另外有人和他在一起，那老頭兒怎能攔得住他？」

「那位老前輩就是把胡前盟主救活的人，而且做了胡盟主的師父，他不准胡盟主再回迷踪谷，胡盟主怎能不聽他的？」

「那老頭兒什麼樣子？」

鍾一豪隨即把那白髮白鬚老者的形相形容了一遍，羣豪中並有不少人在旁加以補充。

龐士冲聞言臉色大變道：「莫非這人是傳說中的四絕老人……」

羣豪也似是被龐士冲的神色感染，怔了半晌，才聽鍾一豪問道：「四絕老人……莫非龐前輩知道這位絕世高人的身份來歷？」

龐士冲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夫也是由傳聞中聽來的，提起這位前輩高人，論年紀早在百齡以上，當老夫出道時，他早已遁跡山林，何況老夫早年甚少離開長白山，難得來中原一趟，縱然那時四絕老人尚未歸隱，也不易見到他。」

「龐前輩怎知這位百齡以上的絕世高人還活在世上？」

「因爲武林中從無人傳過他的死訊。」

「那麼龐前輩又怎會認爲救活胡盟主的那位前輩就是四絕老人呢？」

「除了他沒人有這種能耐。」

「如此說來，龐前輩豈不又承認了人死可以復活嗎？」

龐士冲搖搖頭道：「胡柏齡能死而復活，當初他必定不是眞死，至少體內還保有一些丹田眞氣，所以才能被人救活。如果確已眞正死去，即使大羅神仙也難以起死回生，縱然如此，那救起胡柏齡之人，在當今之世，除了四絕老人，只怕還找不出第二位。」

羣豪都聽得十分入神，大廳裏沉寂了甚久，才聽麥小明問道：「有關四絕老人的往事，龐老伯是否可以告訴晚輩們一些？」

龐士冲想了想道：「四絕老人的往事，老夫知道的不多，只聽說他同門師兄妹共有三人，三人的武功都是驚世駭俗，高不可測，一直領袖中原武林達四、五十年之久，奇怪的是，他們竟然同時歸隱，同時在武林中銷聲匿跡，至今近百餘年來，也從未傳出他們的死訊。」

麥小明道：「他們同門師兄妹三人，除了四絕老人，另兩位是

誰？」

龐士沖道：「據說四絕老人是大師兄，另二人一位是他的二師弟三妙書生，一位是他的三師妹妙妙仙子。」

麥小明不由心頭砰然一動，暗道：「莫非妙妙庵的那位老師太就是妙妙仙子？看來大有可能。」

他因想起那位老師太曾叮囑過不可洩漏妙妙庵之事，因之也就不便講出。

只聽龐士沖繼續說道：「聽說他們師兄妹三人之間，曾有一段纏綿悱惻的情愛故事，最後落得有情人難成眷屬。」

麥小明哦了聲道：「既然他們師兄妹之間有段感人的情愛故事，龐老伯何不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龐士沖搖頭道：「這不過是一種傳聞，老夫也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若對你們講得不對，未免有誣前賢，反而是種罪過，所以還是不多講的好。」

麥小明雖不能再問，却一直在為這事心念轉動不已。

龐士沖本來講完話就要走，在鍾一豪等人的苦苦相留下，只好在萬月堡吃了午餐再走。

中午，李茂特別準備了豐盛的酒席款待龐士沖。

酒宴就設在大廳，鍾一豪等十餘人全在座，李茂也以地主身份參加。

酒過三巡，鍾一豪長長嘆口氣道：「晚輩們本想由迷踪谷撤到萬月堡再作打算，看來連萬月堡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龐士沖道：「鍾老弟何出此言？」

鍾一豪道：「老前輩已經親眼看到了，晚輩們人單勢薄，和霍元伽相比，實力相差懸殊，今天若不是老前輩及時趕來仗義相助，後果如何，不難預料。」

龐士沖默了一默道：「你認為霍元伽今後還會再來？」

鍾一豪苦笑道：「這是一定的，若他下次再率衆前來，怎可能再有像老前輩這樣的絕世高人仗義相助。」

麥小明搶着道：「那就請龐老伯也留在萬月峽好嗎？」

龐士沖搖頭笑道：「老夫若能留在萬月堡，何不再回長白山，不過老夫雖無法留在萬月堡，却不希望你們離開萬月堡。」

鍾一豪接道：「老前輩為什麼有這種想法？」

龐士沖道：「老夫問問你們，離開萬月堡，準備到哪裏去？又準備作何打算？」

鍾一豪道：「此刻還沒有決定，若實在混不下去，晚輩們就只好解散，各奔前程了！」

只聽王大康叫道：「鍾副盟主別講這種喪氣話，若實在找不到去處，不如大夥兒們到勞山去，咱們以勞山做根據地，慢慢再壯大力量。」

龐士沖搖頭道：「這位老弟的想法，老夫不同意！」

王大康道：「老前輩為什麼不同意？」

龐士沖道：「諸位被迫想暫時離開萬月堡，老夫不便置喙，但却不希望你們離開迷踪谷太遠。」

鍾一豪又接口道：「老前輩可是有什麼用意？」

龐士沖道：「想那迷踪谷，乃是胡柏齡和老夫那乾女兒一手建立，怎可由霍元伽白白佔據？只有你們仍駐紮在迷踪谷附近，才有希望把迷踪谷收回，而且有你們在，仍可牽制霍元伽一部份力量，使他不敢肆無忌憚的為非作歹。」

麥小明又插言道：「莫非谷前盟主眞是龐老伯的乾女兒？」

龐士沖道：「谷寒香是老夫外孫的義母，當然就是老夫的乾女兒！」

「可是谷前盟主生前，並沒提起過這件事！」

「她何必對你們提，如果不是這層關係，她為什麼在天台山萬花宮臨終前把她的義子翎兒交給老夫？為什麼又要老夫把她的遺體帶走？」

麥小明和羣豪明知龐士沖的話有些強詞奪理，但為了對他表示尊敬，却並無人提出疑問。

鍾一豪岔開話題，問道：「這幾月老前輩行踪無定，不知翎兒人在哪裏？」

龐士沖道：「老夫已把翎兒寄託在一位友人處，那位友人，不但武功不比老夫差，論學問更是才高八斗，翎兒由他調教，將來必定比他老子更有出息，這方面你們儘管放心。」

酒宴過後，龐士沖便起身告辭。

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苗素苓以及李茂，親自送到峽口。

臨別時，苗素苓依依不捨的道：「不知哪一天才能和師父見面？」

龐士沖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尤其你們這些人，現在是落難時期，老夫當然也掛念着你們，也許隨時都會來看望看望！」

* * *

送走龐士沖，回到大廳，雖然殘羹剩餚早已撤去，但羣豪們却仍在那裏等候，並無一人散去。

鍾一豪道：「正好大家都在這裏，咱們就趁這機會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於是衆人又都坐了下來。

王大康道：「俺猜一定是商議離開萬月峽後該到哪裏去，既然大家不能到勞山，那就依照龐老前輩的話，在距迷踪谷不遠的地方找個安置之處。」

鍾一豪道：「王兄認為到哪裏去較好？」

王大康摸摸腦袋，尷尬笑道：「俺們是從勞山來的，對這附近並不熟，鍾副盟主最好問問別人。」

鍾一豪望向麥小明道：「麥小兄弟近幾月來，連番出谷多次，也許曾看到合適的地方？」

麥小明略一沉吟道：「離迷踪谷谷口外大約十幾里路的山腳下，有座廟宇，規模不大，但因年久失修，據說裏面僧人不多，咱們是否可以搬到那裏去？」

余亦樂忙道：「那座廟我也到過，名叫白姑寺，寺內還有一座白姑塔。因為寺廟周圍是一片叢林，所以地點很隱蔽，如果住在那裏，確實是個好地方。」

鍾一豪立即下了決定道：「好！為了行動隱蔽，咱們入夜後便出發。」

* * *

就在當天夜晚，羣豪們果然離開了萬月峽的萬月堡。

這次他們並沒帶上次那麼多東西，把上次帶來的那些東西，大部份留在萬月堡，有李茂代為保管，他們當然十分放心！

出了峽口，由麥小明和余亦樂前導，不到三更，便已到達白姑寺。

白姑寺的住持僧人法名悟塵，年在五旬上下。

這裏原有二十幾名僧人，自從三年前胡柏齡在迷踪谷建立天下綠林總寨後，因為這座寺廟離迷踪谷谷口只有十幾里路，當地以及附近居民便多數不敢再往白姑寺燒香還願。因之，寺裏的煙火便一蹶不振。

再加不少僧人因擔心被迷踪谷的綠林人物加害，便紛紛求去，如今，白姑寺除住持悟塵外，只剩下三名弟子。

這三人法名分別為普凡、普濟、普渡，都是住持悟塵教出來的弟子，因此不忍離去。

鍾一豪等十一人到達時，普濟、普渡都睡覺了，只有住持悟塵還帶着大弟子普凡在佛殿誦經。

他們一見來了這麼多勁裝疾服、佩刀帶劍的人物，都不免吃了一驚。

鍾一豪連忙抱拳一禮道：「方丈受驚了，我們是打迷踪谷來的！」

豈知他們不說是從迷踪谷來的還好，這一表明身份，越發把悟塵師徒嚇了一跳。

當下悟塵打個稽首，高誦了一聲佛號道：「各位英雄施主，敝寺一向並未惹着各位，各位深更半夜闖進敝寺，莫非……」

羣豪這才明白必是迷踪谷一向聲名不佳，竟然使得連出家人都有些害怕。

其實他們早該想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綠林人物只是些佔山為王的盜匪，根本不可能有好人在內，善良百姓又有誰願意和這種人物接近呢？

余亦樂向來相貌較為斯文，隨即也深深一禮道：「貴方丈可能誤會了我們，我們雖然是從迷踪谷來的，但却並非壞人。」

「那麼各位英雄施主……」

「我們是想暫借貴寺住上幾天，絕不損及貴寺一草一木。」

王大康接着道：「而且日後必有重謝，即使要我們重修廟宇，也無所謂。」

悟塵猶豫了半晌，只好頷首道：「既然如此，貧僧現在就命弟子整理房舍，以便招待各位英雄施主住宿。」

說着，就要吩咐普凡去叫醒普濟和普渡幫忙整理房間。

鍾一豪道：「不必了！現在已是三更，我們就湊合着在大殿休息到天亮，天亮後再自己動手整理。」

這使悟塵反而有些過意不去，道：「那太委屈各位英雄施主了！」

鍾一豪道：「這樣的生活，我們已經過慣了，方丈用不着操心。」

於是羣豪們便進入大殿休息。

悟塵打發普凡回房睡覺後，自己也留在大殿相陪。

他的目的，不外是想探聽一些迷踪谷的消息，在外界人的眼中，迷踪谷無疑是一處頗為神秘的地方。

其實羣豪雖然進入大殿，却沒一個想睡的，一來大殿供的是神明，在神明面前橫七豎八的打睡，誰都知道是件不禮貌的事。二來有悟塵陪着，他們照樣也想了解一下白姑寺的情形。

雙方談了一陣，悟塵漸漸明白迷踪谷內竟是分為兩大派系，也知道了鍾一豪等人是因為不能見容於霍元伽才離開迷踪谷的。

鍾一豪忽然心中一動，道：「方丈法名悟塵，可認識一位法名悟明的師父？」

悟塵哦了聲道：「鍾施主怎會知道悟明？悟明正是貧僧的師弟！」

悟塵因和羣豪談了甚久，經鍾一豪的介紹，對羣豪的姓名都已弄得很清楚。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王侯代表師兄單刀赴會，和北城諸葛氏鏖戰，危急之際，花滿樓出現將他救起，卓城主游說花滿樓爲北城效勞，遭到婉拒，便用車輪戰術消耗他之體力，被小神童揭破陰謀，混戰無結局，卓城主只好作罷，另作安排。花滿樓眨眼間溜走，回到客房化裝後以酒鬼的身份出現，和衆人商議救白雲飄脫險，但必須另闢蹊徑……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唯利是圖　用心良苦

兄弟倆却無動於衷，同聲道：「爺爺說玲瓏刀是寶貝，將來要傳家的，一萬兩也不賣。」

這話正中呂良下懷，展目四顧道：「你們聽見了吧，兩位小兄弟不賣，各位請回座吃飯吧。」

說等於沒說，誰也不肯離開。

呂良無奈，決定將人帶走，含笑道：「有志氣，不賣傳家之寶是對的，爲兩位的安全着想，請隨我來，抵押的事可以慢慢談。」

大狗子、小猴子從未見過這種大場面，面面相覷，正不知如何是好，突聞有人大聲嚷嚷道：「抵押也免談！」這話是小神童說的。

人則從天而降，落在二小身旁。

鐵膽孫飛虎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二小睹狀喜憂參半，怯生生地叫了一聲：「小少爺！」

小少爺架子好大，擺出一張閻王臉來，說話的語氣像是審問犯人：「你兩人跑來北城做什麼？」

大狗子畏畏縮縮的回答說：「來玩。」

「家裡的人知道嗎？」

「不知道。」

「哦，原來是溜出來的。」

小猴子點點頭，不敢多言。

大狗子垂下了頭，默認了。

孫飛虎的語氣稍爲緩和一些：「離家多久了？」

小猴子道：「十來天。」

「幾時到北城的？」

「昨天。」

「玲瓏刀只能放在家裡，不可以帶出來，知道嗎？」

「知道，爹娘跟爺爺都這樣交代。」

「那爲何還要帶出來？」

小猴子言之成理：「爲了防身！」

這理由似是十分充足，小神童却大發雷霆道：「防身？哼，只怕懷璧招災，會把小命賠進去！」

小神童派頭十足，一言一行儼然以大人自居，單找大狗子查問道：「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一文錢可以難倒英雄漢，出門在外，爲什麼不帶銀子？」

大狗子硬着頭皮道：「我們把所有的私房錢都帶出來了。」

「多少？」

「總共二十兩。」

「有銀子怎麼不付帳？」

「小祖宗有所不知，我們的銀子被小偷扒了。」

孫飛虎望着桌上的菜餚，道：「你們兩個也未免太不像話了，沒有銀子也敢吃大餐，還好有一把玲瓏刀，否則，不是被人剝光衣服，就得挨一頓揍。」

小猴子道：「吃飽飯才發現錢

包被扒了，要是早知道，寧願到田裡去偷地瓜吃，也不會來北城酒樓出洋相。」

事情查明了，小神童的怒氣也消去一大半，命孫飛虎給了大狗子三十兩銀子，道：「外面好不好玩？」

大狗子道：「不好玩。」

小猴子加了一句：「很不好玩。」

小神童以命令的口吻道：「不好玩就回家去吧！」

「是！」

「是！」

哥兒倆躬身應是，執禮甚恭。

可是，雙脚甫動，東北虎呂良便開口了：「抱歉，欠帳未清，現在還不能走。」

這時候，場中又多了三位重量級的人物，乃金錢豹呂亮、三少爺諸葛峯、五少爺諸葛崴是也。

三人得訊而來，正在瞭解狀況，未發一言。

情勢益形緊張，小神童從容依舊，指着桌上碗盤朗聲道：「一共多少？」

小二哥答道：「一錢八分七。」

東北虎呂良接口道：「外加餐具損失十兩。」

「餐具損失？什麼意思？」

「這位小哥弄壞了一隻銅質湯匙。」

「一隻銅湯匙値十兩銀？」

「乃百年古董，價値不菲。」

諸葛崴跟小神童有斷劍之仇，一直懷恨在心，終於逮住一個報復的好機會，言詞尖酸而又刻薄：「百年古董，折算十兩銀子是另眼看待，如敢說半個不字，就是不識抬舉！」

小神童是何等人物，豈肯受此屈辱，聞言氣往上衝，本要發作，東北虎呂良及時插言道：「另外還有別的費用要加。」

孫飛虎雙目一瞪，反問道：「還有別的費用？」

「不錯。」

「有屁快放。」

「賴帳鬧場，影響酒樓正常營業，這一筆損失也要算進去。」

「哼！」

「粗略計算大約二十兩，總共三十兩一錢八分七。」

「呂良，你們這是敲詐。」

「實則是最保守的估計，已禮讓三分。」

數目不大，小神童付得起，却說什麼也嚥不下這口窩囊氣，當下取出一塊約莫二錢的碎銀子，往桌上一扔，威風凜凜的道：「吃飯付錢，理所當然，小爺爺絕不接受敲詐，那位不服氣可以站出來，不論水裡火裡小神童保証不會皺眉頭。」

這是挑戰，激怒了金錢豹呂亮，閃身而出道：「臭小子，你簡直目中無人，呂爺爺今天非要砸死你這個小王八蛋不可。」

猛然發出一聲獅子吼，舞起雙鐧虎虎生風，劈頭蓋面砸向小神童。

雙鐧重逾百斤，速度又快，呂亮身高體大，居高臨下，佔盡優勢，一旦擊中，不被砸成肉泥也會缺腿斷臂，圍觀之人都爲小神童揑了一把冷汗。

小神童自己却不慌不忙，亦未亮出玲瓏刀，待呂亮攻至切近時，露了一手奇極妙極的詭異身法，呂亮雙鐧揮出，小神童人已不見，彷若幽靈鬼魅跑到呂亮身後去了。

這才展開反擊，踢出二脚。

通！第一脚踢下陰。

通！第二脚踢屁股。

金錢豹變成了爬地鼠，夾着一聲慘號，呂亮撞壞兩張桌子，貼在地上滑出一丈七八，又撞上牆才停下來。

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捂着下陰，呼疼喊痛，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絕技驚四座，大家都嚇呆了，一時間沒人敢再輕捋虎鬚。

昨夜，揚威北城，怒斬諸葛崴的七星劍，還可以說是借助玲瓏刀的神威。

今晚，赤手空拳，便將呂亮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不得不承認，這個神秘兮兮的小娃兒的確技深若海，莫測高深，也因而更加提高了探尋他來龍去脈的興趣。

小神童見大狗子、小猴子仍在原處未動，大聲吼叫道：「大狗子，怎麼還不走，誰要是敢出手攔阻就放手去幹，誰要是敢搶玲瓏刀就放手去殺，別客氣，天大的事小祖宗也會爲你們扛着。」

「小少爺再見。」

「孫爺爺再見。」

哥兒倆禮貌周到，步履穩健，一步一步的向外行去。

沒人敢出面攔阻。

沒人敢下手行搶。

小神童目送二小走出北城酒樓後，回頭瞧瞧諸葛峯、諸葛崴兄弟，道：「想向賢昆仲打聽兩個人，不知可肯見告？」

諸葛峯愛理不理的回說：「是那兩位？」

鐵膽孫飛虎道：「塞北人魔沙千里，與黑面判官曹無私，這二人可在北城？」

「不在！」

「有無聯繫？」

「沒有！」

「今後若有這二人的消息，盼能知會一聲，孫某必會銘記在心，有所圖報。」

諸葛崴同樣很不友善，其言淡而無味：「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超人一等的功力與智慧，使小神童顯得格外早熟，高瞻遠矚，一派大俠風範，言語行動那像是一個十來歲的娃兒，語重心長的道：「請賢昆仲上覆卓城主，聽小俠一言，最好立刻放掉白姑娘，如因此與花滿樓結仇，有百害而無一利。」

諸葛峯、諸葛崴互望一眼，沒開腔。

小神童續道：「花大俠不是等閑人物，師兄妹之間的感情盡人皆知，白姑娘不離開北城，與花滿樓的緊張關係便無法消除，一旦强行闖入城堡核心救人，說不定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盼能三思，以免偷鷄不成蝕把米，予南城可乘之機。」

諸葛昆仲不說話就是不說話，左顧右盼，滿臉不耐。

小神童接道：「本小俠言盡於此，區區之意務請回報卓城主，是福是禍全在你們一念之間，告辭！」

立與孫飛虎大步離去，投入茫茫夜色中。

* * *

夜已深，人已靜。

草在長，蛙在鳴。

北城的城堡大門早已關閉，並未放走白雲飄。

亦無任何令人欣慰的消息傳出來。

沉沉夜色中，東側，牆根下，一棵老松樹旁，突然出現一個夜行人。

此人身手敏捷，行動快速，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見四下無人，猛一個縱躍上了老松樹，再從樹上躍登城頭。

城上有人，還不止一個，立從兩側包抄過來。

夜行人反應好快，城上守衛連開口說話拔劍出招的機會都沒有，便被點中痲、啞二穴，直挺挺的呆立原地不動了。

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活像兩個木頭人。

夜行人回頭朝牆城外瞄了一眼，得意的笑笑，縱身一躍而下，進了北城。

此人對城內的路徑，各處的崗哨，似是很熟，不多一會工夫，便穿越三排房舍，制住數名守衛，深入十餘丈遠，北城重地的龍潭虎穴絲毫也難不住這位怪客，如入無人之境一般。

還不時回頭張望，似是發現有人在後面盯梢。

沒錯，後面的確有人跟踪。

一前一後，一男一女。

女的是水長流，在前，男的是花滿樓，在後。

花滿樓發覺情況不對，甚感詫異納罕，及見前面潛行之人是水長流時方告釋然，急忙一長身，追了上去，小聲道：「這些守衛可是水姑娘的傑作？」

水長流微微搖首，指着前方噤聲道：「此事另有其人。」

「什麼？還有第三人？」

「是的。」

「誰？」

「好像是你那位自命不凡的寶貝師弟。」

「王侯？」

「大概錯不了。」

順着水長流手指之勢望過去，果見不遠處一道矮牆下有人沿壁而行，體型高矮確實像極了小霸王。

花滿樓神色一緊，脚步加快，欲將王侯攔下來。

水長流輕輕一拉，勸阻道：「花大俠切勿輕率行事。」

花滿樓不以爲然：「此乃北城心腹重地，殺機四伏，千萬兒戲不得，他這樣橫衝直撞準會僨事。」

水長流辯道：「不見得，王侯一路行來，好似識途老馬，彷佛在自家後院行走。」

「奇怪，他怎會對這裡的地勢如此熟悉？」

「事情確有蹊蹺，許是昨夜便已先行探過。」

「此事關係重大，怎未見他告知花某。」

「花大俠行踪如謎，王侯可能一時找不到。」

「可以去找酒鬼呀，酒鬼自會傳話給我。」

金燕子水長流振振有詞道：「恕小妹直言唐突，你這位師弟人如其名，一心想爲王爲侯，名利得失之心很重，八成是想表演一手英雄救美的壯舉，俾便贏得美人心，終成美眷。」

花滿樓的聲音忽然顯得有些蒼涼：「師弟師妹遲早都會結婚的，沒必要冒此奇險。」

對感情之事，水長流特別有興趣，道：「這只是花大俠單方面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並不盡然，據小妹所知，白姑娘對你情深意重，你花滿樓才是她的最愛。」

不知爲何，水長流今夜的話特別多，還來了一個總結：「總之，小妹認爲，花大俠犧牲自己，玉成他人的美意，根本是個錯誤，對你，對白姑娘，太不公平，也太不值得了。」

花滿樓不願再聽下去，也不想發表任何意見，一面前行，一面轉換話題道：「水姑娘何事夜闖北城？」

水長流抬頭，注目，微笑道：「想幫你呀。」

「妳怎知花某今夜會夜探北城？」

「坦白說，小妹一直守在酒鬼客房附近。」

「哦。」

「果然見你從酒鬼房裡溜出來。」

顯而易見，水長流已看穿了酒鬼就是花滿樓。

「水姑娘，此乃機密大事，千萬不可對外人言。」

「我知道，不會使你把隱姓埋名的苦心化作泡影。」

「另有一事，亦頗費解，王師弟怎會與妳我同時在此出現？」

水長流同樣莫名所以，只好說：「大概是巧合吧。」

花滿樓想了想，道：「前此，你已經救了酒鬼一命，舊債未清，區區不想再欠新債，水姑娘還是請回吧，此行雖不敢奢言一定能救出白師妹，但足可自保，全身而退，姑娘請勿多慮。」

水長流莞爾道：「老實說，小妹是想叫花大俠多欠一些。」

「多欠一些？此話怎講？」

「因爲水家滅門之仇不止一人。」

「花某懂了，今日多欠一些，以便日後一次還清。」

「就是這個意思。」

「既然如此，區區恭敬不如從命。」

「走！」

「走！」

* * *

北城的建築，設計極爲精巧，共分內外二城。

外城佔地廣闊，房舍甚多，分佈各處，看似雜亂無章，實則井然有序，悉依八卦方位排列，乃旁系族人與門下高手居住之處，如有外客，亦安置在此。

內城是諸葛世家的核心重地，只有直系家族才有資格居住，外人皆不得越雷池一步，門禁森嚴，有如皇宮大內。

前後左右，共有四座大花園，園內亭台樓閣，花草樹木，自成一個完美無缺的河洛圖陣，除非精於河洛圖陣之學的大行家，任何人想要進入北城核心，簡直比登天還難。

內城腹地，一間密室之內，諸葛峥、諸葛嶸、諸葛峯、諸葛岳、諸葛崴、諸葛嵐兄妹六人正齊聚一堂。

這樣的場面不多見，六人的臉色又極嚴肅，鴉雀無聲，氣氛顯得格外凝重。

他們在等人。

等城主鐵娘子卓玉君。

苦候許久，卓城主才推門而入，原來是因爲和老城主，亦即卓玉君的公公，兄妹六人的爺爺諸葛千秋共商機密大事，延誤了一些時間。

落座後，卓玉君首先問諸葛峯：「北城酒樓，關於那把玲瓏刀的事最後是如何解決的？」

諸葛峯見問，立將經過情形據實稟報一番，並說：「玲瓏刀本可順利落入本城手中，可惱小神童從中攪局，壞了大事，孩兒與五弟爲顧全大局，不願在咱們的地頭上把事情鬧大，貽人口舌，故未與小神童正面衝突，這樣的處置不知對也不對？」

卓玉君含笑道：「對，你處理得很好，在北城大動干戈，別人會笑咱們以衆凌寡，壞了諸葛世家在江湖的清譽。」

微頓，又道：「你說小神童命令那兩個叫大狗子、小猴子的娃兒即刻離開北城？」

諸葛峯畢恭畢敬的應了一句：「是的。」

卓玉君道：「他倆眞的離開了嗎？」

諸葛崴道：「當時曾暗中派人盯梢，因爲天已太黑，兩個娃兒並未離去。」

「又回到酒樓？」

「是住進客棧。」

「那一家？」

「北城客棧。」

諸葛嶸劍眉雙挑，計上心來，道：「留在北城，便是掌中之物，咱們……」

鐵娘子截口道：「咱們是名門正派，不可以在自家門口下手奪刀，這樣會成爲衆矢之的，遭人詬病。」

諸葛嵐道：「娘，玲瓏刀削鐵如泥，是一把萬金難求的好刀，一刀在手，威力倍增，正是對付南城的絕佳利器，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卓玉君鄭重其事的道：「當然不會，爲娘的已經決定，待他們離開北城便伺機下手。」

諸葛峥道：「武林中只有巨闕、魚腸、莫邪、干將，從未聞玲瓏之名，而且一下子便出現兩把，事出突然，想必定有內情。」

卓城主肅容道：「事情的確不單純，必有重重內幕，從小神童與大狗子、小猴子的主僕關係研判，他們無疑是一夥的，兩把玲瓏刀的出處相同。」

諸葛嶸皺眉道：「小神童功力出神入化，身份如謎，不知究竟是何來歷？」

鐵娘子道：「本城主亦百思不解，爲此曾夜見老城主。」

衆人齊聲道：「老城主怎麼說？」

卓玉君正容道：「他老人家認

為，小神童這一夥人很可能來自摩天嶺，兩把玲瓏刀亦與摩天嶺上的秘密有關。」

摩天嶺乃武林禁地。

是武林中一處極端神秘的所在。

南北雙城就是為此反目成仇。

據說摩天嶺上有奇珍異寶，雙城曾為此大動刀兵。

據說摩天嶺上有金銀財寶，雙城曾為此爭戰不休。

據說有神劍寶刀……

據說有武功秘笈……

據說……

雙城爭戰甚久，彼此傷亡慘重，兩位老城主痛定思痛，約定將摩天嶺列為禁地，雙方皆不得擅入，其他各門各派自然也在禁止之列，總算中止了這場空前未有的殺伐，為雙城帶來一絲喘息的機會。

摩天嶺上的秘密亦隨之塵封，成為武林中一個解不開的謎。

知道答案的人只有兩位。

一位是南城的老城主司馬長風。

一位是北城的老城主諸葛千秋。

諸葛峯等六人也很想解開這個謎，齊聲道：「老城主可曾將摩天嶺上的秘密告訴城主？」

卓玉君正襟危坐，神情莊嚴：「今夜，他老人家終於說出了這段秘辛。」

諸葛岳道：「究竟是何秘密？」

鐵娘子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們，老城主交代，從此刻起，必須將小神童主僕盯牢盯死，進而暗中追查他們的來龍去脈，無論如何不能給南城以可乘之機，捷足先登。」

諸葛崢道：「有消息傳來，王侯、水長流、花滿樓已相繼闖入外城，城主有何指令？」

「照原訂計劃行事即可。」

「任由爾等進入內城，困在圖陣之中？」

「此乃萬全之計，可以保全本城的實力。」

「花滿樓足智多謀，就怕他不肯入彀。」

諸葛峯道：「大哥儘管大放寬心，咱們的合夥人定有巧安排。」

諸葛崴道：「這可不一定，前不久，這位合夥人曾命老酒鬼常醉在酒中下毒，又脅迫包一帖毒斃酒鬼，結果皆功虧一簣，以失敗收場。」

諸葛岳道：「花了不少銀子，買通了美爽爽、柳絲絲，一則故佈疑陣，以便將白雲飄平安押抵北城，另一個目的主要還是想誘殺花滿樓，最後也沒有成功，別高估了這位合夥人的辦事能力。」

卓城主信心十足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次在本城，就算姓花的脅生雙翅，也休想飛出諸葛世家的手掌心，老城主有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諸葛嶸道：「老城主打算如何處置花滿樓？」

「能留則留，能用則用，不然就應當機立斷，痛下殺手，以免妨礙了本城的雄圖霸業。」

「這位合夥人又當如何對待？」

「論功行賞，如此而已。」

「這位合夥人曾多次表白，欲與北城結為秦晉之好，城主意下如何？」

鐵娘子沉吟一下，道：「此事非同小可，必須從長計議，主要須看合夥人的表現，尤其是對北城的忠誠程度而定，此時言之尚早。」

意猶未盡，補充道：「當然，如能竭忠盡智，促使花滿樓眞心投靠北城，則另當別論，本城主必會遂其所願，結為兒女親家。」

乖乖，不得了，北城有合夥人，花滿樓身邊有奸細。

是誰？

水長流？

小神童？

孫飛虎？

美爽爽、柳絲絲？

或者小霸王王侯？

這可是一件要命的大事。

奈何花滿樓仍被蒙在鼓裡。

* * *

外城。

一大片建築羣的中心地帶，一棟精緻典雅的樓內，有一間富麗堂皇的臥室。

是白雲飄的臨時香閨。

也可以說是囚禁她的牢房。

白雲飄還沒睡，在屋內來回踱着。

她已經知道，花滿樓昨夜曾現身北城，救了王侯一條命。

她有理由相信，師兄必會不畏險阻，前來救她脫困。

多麼渴望，能早日見到暌違已久的心上人。

却又怕他深入虎穴，暗箭難防，遭了別人的毒手。

踱着，踱着，舉步沉重。

想着，想着，思緒如麻。

「篤！篤！篤！」忽被一陣輕微的叩門聲打斷思緒，走進來兩個年輕貌美的丫頭。

青衣小婢手中托盤上放着一隻青花瓷碗。

紫衣小婢手中托盤上放着一隻紫花瓷盤。

二女輕移蓮步，行至桌前，小心翼翼地將碗盤放在桌上。

青衣小婢道：「姑娘請吃宵夜，這是冰糖蓮子湯。」

紫衣小婢道：「姑娘請用點心，這是百寶千層糕。」

手藝絕佳，香氣襲人，白雲飄却不屑一顧，冷冰冰的道：「我不餓，拿走。」

青衣小婢的嘴好甜，聲如鶯啼，吐氣如蘭道：「喲，怎麼會不餓呢，自從來到我們這裡，兩天來不曾好好吃過一頓飯，瞧瞧，已經瘦了，三少爺看見一定會心疼的。」

紫衣小婢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是瘦多了，多少吃點吧，不給奴才面子，也該給三少爺一點面子吧，這些東西是三少爺叫我們送來的。」

一提起諸葛峯，白雲飄就情緒激動，不能自已。

她明白，諸葛峯對她的確不錯，非但未當作俘虜人犯，反而視若嬌客，禮遇有加。

心裡更一清二楚，知道諸葛峯在打什麼歪主意。

但白雲飄的心靈早已被花滿樓佔據，容不下小霸王，也容不下諸葛峯。

更何況諸葛峯詭計多端，用心不善，必定另有所圖，自己被擒來此，他就是罪魁禍首。

對諸葛峯，白雲飄只有仇，沒有愛。

兩名小婢的甜言蜜語，她根本一句也聽不進去。

青衣小婢偏不識相，鼓起如簧之舌，仍在繼續聒噪：「在諸葛世家的衆多公子少爺中，就數三少爺溫文爾雅，平易近人，不知瘋狂了多少豪門閨秀，迷煞了多少富室千金，可是，三少爺的眼光太高，就只單單喜歡白雲飄一人。」

紫衣小婢幫腔道：「能夠嫁給三少爺，是前世修來的福，別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諸葛世家家大業大，富甲一方，姑娘一旦嫁到北城，花大俠便是舅老爺，先知老人便是親家翁，兩家同心合力，定可擊敗南城，完成獨霸江湖的大業。」

言多必失，圖窮匕現，終於露出狐狸尾巴，這一切純粹是為了籠絡先知老人、花滿樓師徒的表面文章，白雲飄只不過是北城手中的一個籌碼而已。

白雲飄越聽越火，大發嬌嗔道：「妳們說完沒有？」

青衣小婢道：「完了，完了。」

「完了就滾吧。」

「是！是！」

「把東西帶走。」

「多少吃一點嘛。」

「吃不下，也不想吃。」

「那就先留着，等餓的時候再吃吧。」

小婢奉命勸食，怎敢原物帶回，二女滿臉惶恐，偷偷溜出去。

白雲飄憋了一肚子的氣，全部發洩在碗盤上，婢女甫走，便將蓮子湯、百寶千層糕連盤帶碗一起丟到門外去。

事有湊巧，諸葛峯正好來到門口，嚇得女婢花容大變，料定一場橫禍已是不可避免，千層糕、蓮子湯準會潑灑在三少爺身上，急忙緊閉雙目，不敢正視。

孰料，諸葛峯身手了得，臨危不亂，神乎其技地將碗盤接在手中，放回原處，笑容滿臉的道：「不喜歡蓮子湯、千層糕，換八寶粥、人參湯如何？」

白雲飄的話比冰天雪地中吹來的寒風還冷：「不必白費心機，北城的東西本姑娘一概沒興趣。」

「不想吃就睡吧。」

「睡不着。」

「我陪妳聊聊怎樣？」

「姑娘我寧願到外面去散散心。」

「好啊，在下奉陪，北城之內隨妳逛，隨妳玩，不會有人攔阻。」

「哼！」

白雲飄報以一聲冷哼，不理會諸葛峯，獨自一人衝出房門。

北城戒備森嚴，行沒三丈，便被二名北城高手攔下來，同聲道：「姑娘請回，望勿隨便走動。」

諸葛峯已隨後趕至，白雲飄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嗔怒道：「諸葛峯，你不是說可以通行無阻嗎，怎麼一出門就遇上攔路狗？」

一句攔路狗，罵得北城高手臉上發熱，諸葛峯亦覺面上無光，叱退屬下，笑臉相迎道：「姑娘誤會了，在下的意思是，與本少城主結伴而行，便不會有人攔阻，若是單獨行動，必然寸步難行。」

散心只是一個藉口，白雲飄夜遊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北城的環境地形，看能否找出一條脫身的路綫。

另一個目的則是暗中觀察北城的動靜，她深信，花滿樓必會前來施救，如能不期而遇，定可節省不少時間，減少不少危險，合師兄妹二人之力，一定可以殺出一條血路，恢復自由之身，從此，愛河永浴，比翼雙飛，一償相思之苦。

於是，在別無選擇的情形下，二人各懷異夢，漫步在北城廣闊的庭園中。

行進間，諸葛峯一直笑臉相陪，噓寒問暖，猛獻慇懃，期博美人一笑。

白雲飄却始終冷眼相待，彷若一座永遠不會溶化的冰山，將注意力投注別處。

夜風送爽，月明如洗，視線尚稱良好，可就是沒見心上人的一影半踪。

（未完・九）

上文提要：馬君武擔心悟空安危，獨自上峨嵋山，與玉簫仙子重遇，二人與峨嵋的高僧展開激鬥，馬君武因在船上受的內傷尚未痊癒，被衆和尚打至重傷，而玉簫仙子因擔心馬君武的傷勢，稍一分神，亦身受重傷，正當二人身陷險境，天龍幫的胡南平突然出現，暫解二人危機……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挺身護君武　痴心欲陪伴

兩人一直逼近到三尺外才一齊停步，星光下，打量來人，都是身穿長衫，年紀均在五旬上下，左面一個身着淡黃長衫，頭戴儒巾，手中搖着一尺八寸長短的一柄摺扇，右面的一個却是一襲青衫，背插九環刀，腰掛鏢袋。

胡南平對身着淡黃衫之人十分恭敬，手中雙輪交叉，躬身一禮。

那儒巾黃衫老者微微一笑，摺扇斜垂，左掌立胸還禮笑道：「胡壇主太多禮了。」

胡南平雙輪一收，回顧那身後老僧一眼，冷冷笑道：「老禪師好長的命啊。」

那老和尚呵呵兩聲乾笑，道：「我佛有靈，不肯超渡老僧，你叫我和尚怎麼個死法呢？」

那黃衫老者冷笑一聲，接道：「佛門既是不肯收留你，說不得我們要做件好事，助你一臂之力，使你早些解脫投胎了。」

那老僧面色忽然一變，兩目神光移逼在黃衫老者臉上，哈哈一陣大笑，道：「王施主不覺得太客氣麼？就是貴帮主蘇朋海，也不敢對老僧這等狂妄？」

那黃衫老者冷笑兩聲，還未答話，突聞一陣嬌喘之聲飄傳過來。

星光下，祇見一個勁裝少女急奔，她直奔到那黃衫老者身邊，才停止脚步，揮着頭上汗水，嬌喘吁吁的說道：「累死我啦！累死我啦……」餘音未落，目光忽的觸到了昏迷不醒的馬君武，祇見他靠在一個黑衣女人的身上，動也不動一下。

那黑衣女人半仰着嬌軀斜臥，嘴角間還不停的流出鮮血，但她神態却很安詳，緊緊的抱着馬君武，看不出一點痛苦神態。

這急奔而來的勁裝少女，正是天龍帮主海天一叟蘇朋海的愛女，無影女蘇飛鳳。

原來當日馬君武把她一個人丟在崇寧荒野，決絕而去之後，確實傷透了她一寸芳心，使她一腔熱情愛火，轉變成幽幽怨恨。

她看馬君武頭也未回的縱馬而去之後，再也忍不住滿腔悲忿，祇感千般委曲，一齊湧上心頭，坐在溪邊一株大柳樹下，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她愈哭愈覺傷心，一時間竟難收住，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突聞身側一個蒼沉的聲音喝道：「妳這孩子，怎麼會一個人坐在這裡哭呢？」

蘇飛鳳心頭一驚，止住哭聲，祇見一個身穿淡黃長衫，頭戴儒巾，手握摺扇，年約五旬左右，方臉長眉，文士裝扮的人，靜靜的站在她身後。

蘇飛鳳看清楚了來人是誰之

後，好似受盡了委曲的孩子，驟然見了母親一般，口中嚶了一聲，撲入那黃衫老者的懷中，一面哭，一面說道：「王叔叔，我被人家欺侮死了，我爹爹把我一個人丟到這遠遠的地方，也不來找我，讓我一個人受盡了別人的氣。」

那黃衫老者一聳兩道長眉，拂着蘇飛鳳頭上秀髮，說道：「有這等事？告訴我是甚麼人欺侮了妳，我一定替妳出口舒舒服服的氣。」

蘇飛鳳被他一逼問，心頭登時一震，呆了一呆，答不上話。

因爲這個黃衫老者，是天龍帮壇主中武功最好的一個，在天龍帮身份、武功，僅次於蘇朋海一人，蘇朋海收服紅、藍、白、黑四旗壇，都是先以武功把對方制服後，再動以說詞，唯獨對這位掌理黃旗壇的王寒湘大不相同，海天一叟四度造訪他隱居的雁蕩山，才把這位身負絕學的奇人說動，帮助他創立天龍帮，要和號稱武林九大主脈的門派，一爭短長。王寒湘不但武功絕世，而且還讀了一肚子書，他隱居雁蕩山三十年，大半時間都在研究五行奇術，八卦易理。

海天一叟創立天龍帮，短短二十年中能使勢力遍及大江南北，大半是借仗王寒湘籌劃之力。

蘇飛鳳自小就隨在父親身側，在天龍帮中長大，對這位王叔叔知之甚詳，他外貌看上去雖很文雅、慈和，但骨子裡却是冷傲至極，他很少親自出手對敵，但一出手却是毒辣無比，天龍帮創立了二十年，王寒湘祇親身臨敵兩次，一次是曹雄告訴她，一次却是她親眼看到。

她心中雖然恨透了馬君武，但要她說出馬君武那裡不好，她却又說不出來。一則馬君武本身無非議之處，再者她又不忍隨口揑造謊言相害，祇要她隨便說幾句謊話，馬君武就難逃王寒湘的掌下。

她心中打了幾百轉，仍是想不出該說些甚麼。

王寒湘看她沉忖良久，仍是不肯回答受了甚麼人的欺侮，心中忽生疑慮，臉色一沉，目光如電，逼視在蘇飛鳳臉上，一字一句的問道：「妳有甚麼難言苦衷麼？」

蘇飛鳳知他起了誤會，心中一急，觸動靈機，搖搖頭，答道：「我被峨嵋派的和尚把我抓到他們萬佛寺中，關在一座石洞裡，餓了好幾天沒有吃飯。」

王寒湘臉色漸漸緩和，微微一笑，道：「峨嵋派的和尚把妳關在萬佛寺中餓了幾天？」

蘇飛鳳仰臉略一思索，答道：「餓了二天。」

王寒湘笑道：「好！那我去把峨嵋派的掌門和尚超凡大師，抓回我們天龍帮去餓他二十天。」

蘇飛鳳嬌媚一笑，取出懷中絹帕，抹去臉上淚痕，道：「那我們現在就去，好不好？」她心中忽的想起了馬君武正單身涉險到萬佛寺，不禁心中大感焦急。

王寒湘笑道：「萬佛寺的和尚，又跑不了，晚去一天也沒有關係。」

可是蘇飛鳳那裡等得及，她想到了馬君武可能遇上危險，心中的怨恨早已完全消失，搖着頭，急道：「我心裡可恨死那些和尚了，我們還是早些去吧！」

王寒湘道：「紅旗分壇的胡壇主，和白旗分壇的葉壇主都和我一起來了川西，我們約好今晚在華陽相見，我們得先知會了他們後，才能到萬佛寺去。」

蘇飛鳳一聽說，胡南平和葉榮青都到這裡，心中越發高興，拉着王寒湘一隻手笑道：「叔叔，那麼我們早些到華陽去吧。」

王寒湘這人雖然冷傲，但他對蘇朋海却十分忠心、敬服，也很喜愛蘇飛鳳。受不住她一陣磨鬧，祇好點點頭，笑道：「好，我們就走。」話出口，人已縱躍而起。

蘇飛鳳施出全身氣力，拚命緊追，她綽號無影女，輕功造詣本深，施展開有如飛矢電奔。

兩人緊走一陣，在未到申初時光，到了華陽。

天龍帮的勢力，早已伸延入川，華陽設有分壇，兩人剛進華陽城，迎面來了兩個大漢。一見王寒湘，立時各以帮禮晋見。

兩人把王寒湘、蘇飛鳳帶到一處大客棧內，胡南平、葉榮青早已在客棧中相候。蘇飛鳳心中惦念馬君武，鬧着王寒湘立刻動身，三人被她一陣訴說、吵鬧，祇得立即動身，乘華陽分局快舟，直放嘉定，棄舟登陸，連夜登山。

蘇飛鳳輕功雖有特殊造詣，但無論如何難與這三位風塵奇人並論，她一疊聲催着人家快趕，但別人走快了，她又追不上。最後，還是王寒湘帶着她趕路。

衆人趕到萬佛頂下，已聞得峯上打鬥之聲，百步飛鈸胡南平一馬當先，施出全力攀登上峯頂。

這當兒，正趕上那中年女尼舉劍向玉簫仙子刺去，胡南平控鈸示警，救了玉簫仙子一條命。

緊接王寒湘和葉榮青雙雙躍到峯頂，蘇飛鳳最後上峯，瞥見馬君武偎在玉簫仙子懷裡，倒臥在場中。她略一怔神，驚叫一聲，縱身向場中撲去。

她急痛之間，那還顧得分清敵我，那縱身一撲之勢，正好直對超凡大師。

銅鉢和尚距離超凡最近，見蘇飛鳳來勢迅猛，誤認她撲擊超凡，

一晃身掄動手中銅鉢，直撲過去，口中還大聲喝道：「女娃兒膽子不小……」呼的一鉢劈去。

蘇飛鳳心急如焚，去勢似箭，那裡還能讓開銅鉢奇速的來勢。

眼看銅鉢就要擊在她的身上，突然一股勁風自蘇飛鳳身後點出，擊中和尚手中銅鉢，那百斤以上銅鉢，被來人用摺扇一點之勢，直蕩開去。

蘇飛鳳似乎已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呼的一聲，從超凡大師頭上掠過，落到馬君武身邊，兩臂一伸，把馬君武從玉簫仙子懷中搶了過來。她在慌急之下，那裡還顧及到衆目睽睽，伸手一摸，祇覺他前胸處還微微跳動，立時運氣行功，在馬君武胸前推拏起來。

這時，銅鉢和尚已被王寒湘摺扇迫退到一側，胡南平、葉榮青青鋼日月輪和九環刀都已握在手中，蓄勢待發。

祇有王寒湘神態仍然十分輕鬆，緩緩搖動着手中摺扇，神態平靜，若無其事一般。

他剛才出手一招，點蕩開攔擊蘇飛鳳的銅鉢，隨手又攻出二招，把銅鉢和尚迫退一側，目光移到場中蘇飛鳳的身上，看她由玉簫仙子懷中搶過馬君武，不停的在他前胸推拏，立時緩步向場中走去。

蘇飛鳳在馬君武胸前推拏數掌，仍不見他清醒過來，不覺心中發起急來，正感六神無主，忽聞王寒湘的聲音在身側响起，問道：「妳懷中抱的是甚麼人？」

蘇飛鳳霍然起身，拉着王寒湘衣袖，答道：「王叔叔，你快些救救他……」

王寒湘低頭看了看地上的馬君武一眼，冷冷問道：「這人是誰？你爲甚麼要救他？」

蘇飛鳳被問得微微一怔，道：「他救過我的命，我也要報答他一次……」

王寒湘冷然一笑，緩緩蹲下身子，左手在馬君武背心「命門穴」上輕輕拍了一掌，潛運眞力，瞬息間連走馬君武「腹結」「百會」「璇璣」三大要穴。

祇聽馬君武一聲長長的歎息，慢慢的睜開眼睛。

蘇飛鳳心頭一喜，蹲下身子，扶着馬君武坐起來，問道：「你看看我是誰？」

馬君武臉上緩緩現出笑意，吃力的點點頭，啓動嘴唇，似想說話，那知剛一張嘴，一口鮮血由胸中直噴出來，濺得蘇飛鳳滿身都是。

她啊的驚叫了一聲，兩臂一合，把馬君武上身抱住，眼中淚水一顆接一顆，滾落在馬君武臉上。

王寒湘一皺眉頭，側目掃了玉簫仙子一眼，祇見她圓睜着一雙星目，望着蘇飛鳳和馬君武，臉上神情十分奇異。

這一幕複雜的紛擾，祇看得當場幾位武林高手都有點憐憫之感。

王寒湘氣納丹田，仰臉一聲長嘯，嘯如龍吟，劃破長空，悠長清越，如金擊玉。那嘯聲並不尖銳刺耳，但當場幾位高人都聽得心頭一震。

那身材瘦小，長眉垂目的老和尚，忽的合掌當胸，高喧了一聲佛號，聲音緩長低沉，但却如怒獅猛吼，字字震人心絃。

王寒湘冷笑一聲，道：「我們括蒼山一別，轉眼就十八寒暑！想不到你越活越精神了，剛才那獅吼氣功，也較十八年前精進不少了。」

這灰衣老僧法名超元，爲峨嵋十三代弟子武功最高的一個，他和峨嵋派第十三代掌門人超凡大師，及銅鉢和尚超塵，施劍的中年女尼超慧，並稱爲峨嵋四老，但超元的武功成就却凌駕幾位師弟很多。

原來峨嵋派第十二代掌門人一通大師，共收了四個弟子，四人中以超元年齡最大，也是峨嵋門下十三代首座弟子，他入峨嵋門下廿年，超塵、超慧才相繼投入峨嵋門下，超元以大師兄身份，代師傳授師弟、師妹的武功。在一通大師圓寂的前兩年，超元因誤犯清規，被師傅逐出萬佛寺，要他行脚二十年，才許重返師門。

超元離寺門第三年，一通大師就功滿圓寂，坐化之前召來超塵、超凡、超慧三個弟子，攷詰武功、佛典，三人中以超凡成就較高，一通大師隨命超凡接掌第十三代門戶，這等廢長立幼，在武林規矩上講，本屬大忌之事，但因超元犯規遭逐行脚，餘下超塵、超凡、超慧，這三人之中祇有超凡才具最高，堪當大任，一通大師遂破例擢拔三弟子接掌了門戶。待超元行脚功滿歸寺，超凡已接掌了門戶十七寒暑。

他這廿年走遍了天下名山，性情轉變得十分恬淡，見三師弟接掌了門戶，並無半點怨忿之意，反而處處協助超凡，光大峨嵋門戶。

他經常和超塵出沒在江湖上，察看武林形勢，十八年前，他爲尋找藏眞圖，曾和王寒湘在括蒼山中見過一次，那次晤面，兩人雖未動手過招，但却各自運氣，比拚了一次內功。

王寒湘運氣作嘯，超元低吼呼應，相持頓飯工夫，難分勝敗，這當兒華山派的八臂神翁杜維笙，也趕到了括蒼山，兩人怕被杜維笙搶了先着，自動罷手息爭。十八年後，兩人又在萬佛頂上相遇。祇見

超元大師仰起臉，乾笑兩聲，道：「彼此，彼此，王壇主的功力，也較十八年前精進多了。」

王寒湘冷冷說道：「客氣，客氣，眼下我有一件事，想請教掌門。」

超凡大師笑道：「王壇主有話，儘管吩咐，貧僧當洗耳恭聆教言。」

王寒湘道：「貴派自鳴是武林中堂堂正正的門戶，爲甚麼竟把我們總壇主的千金，擄掠到萬佛寺來，這可是大背江湖規矩之事。」

超凡大師的目光緩緩移注到場中的蘇飛鳳身上，祇見她緊抱着傷勢慘重的馬君武，眼中淚水紛下，神態如痴如醉，對當前幾人對答之言，竟似毫無所聞。

數尺外橫臥着縱橫江湖的玉簫仙子也已是奄奄一息，但她似是拚耗着最後一口元氣，睜大着眼睛，凝注着馬君武和蘇飛鳳，她靜靜的躺着，神態十分安靜，毫無死亡前的驚怖之色。

他心裡暗唸了一聲佛號，轉過頭，緩緩答道：「王壇主說的不錯，貴帮蘇姑娘確曾被敝派弟子擄送到萬佛寺來，不過這中間並非無因而起，她用燕子追魂鏢連傷了本派中兩個弟子，鏢含奇毒，使兩個弟子當場斃命，這着辣手行徑，倒似是早有積念……」

百步飛鈸胡南平突然冷笑一聲，道：「江湖之上，動手比武，不是你亡，便是我死，施用暗器，也不算有背武林規矩，以衆凌寡，仗多求勝，那才是卑劣下流行徑。」

超凡大師看了胡南平一眼繼續說道：「我們把她囚禁在萬佛寺，但對她並沒有絲毫虐待之處。」

王寒湘仰臉望着天上繁星，冷冷的答道：「這件事起因如何，我們先不去談它，單就貴派擄掠本帮帮主女公子一事，貴派準備如何交代？」

超凡大師祇聽得心頭火起，沉聲喧了一聲佛號，正待答話，突聽蘇飛鳳啊的驚叫一聲。

大家轉頭望去，祇見馬君武忽的從蘇飛鳳懷抱中掙扎起來，踉蹌奔了兩步，又倒了下去。

他跌倒之處，相距玉簫仙子橫臥的嬌軀祇不過有兩尺左右，祇見他勉強翻動着栽倒的身子，從懷中取出一粒丹丸，伸長右臂，把手中丹丸送入玉簫仙子口中。

蘇飛鳳呆呆的站在他身邊看着，沒有攔阻，也沒有說話。

直待他把手中丹丸放入玉簫仙子口中，她才蹲下身子，扶着他坐起來。

玉簫仙子本已快到油盡燈枯，馬君武掙扎着把懷中一粒丹丸送入她口中時，她已經無力下嚥，但那粒丹丸入口後，自化成一股清香玉液，流入咽喉。

這粒丹丸，正是馬君武在船上相遇那身披藍紗的少女所贈，一粒他自己在嘉定江岸受傷後服用，懷中還剩下一粒，他心感玉簫仙子捨命相助之恩，神志略一清醒，就掙扎着把懷中僅存的一粒靈丹，送入玉簫仙子口中。

他祇想略盡心意，並沒有存着挽救玉簫仙子的希望。

但玉簫仙子服下靈丹之後，忽覺一股緩慢的熱流，由內腑逐漸向四肢散去，她內功本極精深，再被靈丹精奇的藥力一托，一口將消散的元氣，陡然回集丹田，氣息也由微弱忽轉暢順，她長長吸一口氣，暗中潛運功力，一挺身，竟被她躍站起來。

她從垂死的邊緣上忽然間重回到生命的領域裡，實是大出意料之外，不覺呆了一呆。

她似是還不相信自己眞的已獲得了生機，又暗中潛運內功，祇覺氣暢百穴，力走全身，竟似傷勢全好。

她伏身撿起地上玉簫，走到馬君武身側，低聲問道：「兄弟，你給我服的甚麼藥，你自己怎麼不吃呢？放在甚麼地方，我取給你吃好麼？」

馬君武神志已經清醒，搖搖頭，答道：「我祇有那……一粒……」

玉簫仙子祇聽得心中一震，兩行熱淚順腮垂下，抛了手中玉簫，握住馬君武兩隻小臂，搖撼着，泣道：「那你爲甚麼自己不吃，你……你這是何苦呢？」

蘇飛鳳半蹲嬌軀，扶着馬君武兩個肩頭，接道：「都是妳這個人不好，害得他變成這等模樣。」

玉簫仙子望了蘇飛鳳一眼，淒惋一笑，鬆開馬君武小臂，笑道：「兄弟！你等着我，待我殺了超凡後，我們一起死吧。」

說完，隨手撿起玉簫，縱身一躍，玉簫快如電奔，一招「笑指天南」，直向超凡攻去。

她剛由死亡邊緣掙回性命，陡然間發難突襲，實大出超凡意料之外，而且出手快如閃光一瞥，超凡想躲避，那裡還來得及。

就連銅鉢和尚超塵，和那守衛在超凡身側的超慧，也覺得有些措手不及。

就在這生死一髮的刹那，忽聞超元冷笑一聲，雙肩微一晃動，人已攔到超凡大師前面，左掌一迎，硬向玉簫迎去，右掌呼的平推而出，口中喝道：「妳要找死麼？」

語音甫落，緊接着响起王寒湘冷冷的聲音接道：「祇怕未必！」

右手摺扇一舉，不見他移步跨足，倏忽間已到了玉簫仙子左面，摺扇下沉，指襲到超元右腕脈門要穴。

三個人發動都夠快，快得使人看不清楚誰先誰後。

超元祇覺王寒湘點來摺扇，帶着一股尖風。

超元心知王寒湘一點之勢，已貫注了內家眞力，力能貫穿金石，自己雖然已集混元氣功，祇怕也承受不起，心念一動，右掌迅疾收回。

玉簫仙子急落簫勢，却正點擊在超元左臂上，祇覺如擊在堅冰硬鐵上面一般，玉簫被滑在一邊。

話雖如此，但超元也覺得被點擊之處，一陣巨痛難耐，心中暗暗驚道：女魔頭之名，果然不虛，在重傷瀕死之際，仍有這等功力，如果她在未傷之前，我縱有混元氣功護身，恐也難擋她這一擊。

但聞超元一聲低吼，收回的右掌又呼的劈出一股凌厲的掌風，直向王寒湘撞去，同時左掌一沉一送，逼擊向玉簫仙子前胸。

王寒湘似是早已有備，手中摺扇一着點空，人却借勢進半步，右掌「鐵騎突出」，五指半屈半伸，疾扣超元逼擊玉簫仙子的左掌，右掌摺扇忽的張開護住前胸。

超元拳風剛觸到王寒湘護胸摺扇上面，忽被一股斜出的力道滑在一邊，他全力一擊的劈空掌風，被王寒湘用滑字訣，借摺扇轉動的巧勁，輕輕撥在一邊。同時，右脚一招「魁星踢斗」，擊向超元小腹，右扇左掌隨後攻出。

三人並進，迅如電火，而且又都是專攻超元大師的要害，逼得老和尚無力再還擊玉簫仙子，祇得向後一躍退出七尺。

王寒湘冷笑一聲，疾追而上，扇掌齊施，瞬息間，攻出三扇，劈出五掌。

這一番急攻，搶盡先機，快得超元大師無法還手，被王寒湘掌扇迫得他步步後退。

玉簫仙子見王寒湘出手擋住了超元大師，一咬牙，揮簫又向超凡攻去，超慧挺劍躍出，接住她玉簫惡鬥。

銅鉢和尚超塵側臉望去，祇見胡南平、葉榮青捧輪橫刀，蓄勢一側，他知道，祇要自己一出手，兩人必將同時發動，超凡傷勢未愈，祇怕難以抵擋得住，他一時間不敢出手，手托銅鉢，守在超凡身旁。

王寒湘和超元交手到二十個照面，超元大師始終無法搶回主動，但他功力深厚，雖失先機，無法攻敵，但還可防守得住。

玉簫仙子重傷未癒，全憑一股銳氣，和靈丹神奇的藥力，支持着她和人動手，可是，這等精神力量，無法持久，她和超慧交手到十五個照面後，已感支持不住，臉上汗出如雨，手中玉簫漸緩，嬌喘吁吁，步履不穩。

那中年女尼正想借機施下辣手，先把玉簫仙子斬斃劍下，去一強敵，突聞百步飛鈸胡南平斷喝一聲，手中青鋼日月輪一分，兩團冷森森的青光，挾着凌厲的輪風攻到。

他出手一招「日月爭輝」，雙輪分襲上、中兩路，超慧手中寶劍正攻向玉簫仙子，一時想收劍封輪，那裡還來得及，逼得她向後連退三步，才算讓開雙輪。

胡南平這一擊逼退超慧，回頭對玉簫仙子說道：「妳的傷勢未癒，豈能久戰？快退到一邊休息去吧！」

如在平時，他這幾句話，必將惹起玉簫仙子的怒火，但此刻，她確已筋疲力盡，淡淡一笑，向後退去，走了兩步，突覺雙腿酸軟，跌坐在地上。

胡南平逼退超慧後，並不搶攻，手控雙輪，擋住超慧，眼光却投在王寒湘和超元身上。

這當兒，王寒湘和超元，已打到緊張關頭，超元已掙回主動，以峨嵋派「金剛拳」法迎敵，每出一拳，必帶着一股呼呼勁風，他功力比超凡深厚，同樣一套拳法，威勢却比超凡大了數倍。

王寒湘却以生平奇學蛇行八卦掌迎戰超元，祇見他一個身子，輕飄飄的，有如柳絮舞風，步履飄浮，全身不住搖搖蕩蕩，似乎沒法子站穩脚步，隨手攻出的掌勢，看上去也十分緩慢輕飄，有氣無力，一襲黃衫被超元大師拳風震得不停飄動。

一個拳如開山巨斧，一個掌似飄風柳絮，一個極剛，一個極柔，看得人眼花撩亂。

兩人交手到百招以上，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但超元「金剛拳」法，是一種剛猛拳勢，每攻一招，必然要消耗不少眞力，這等拳法，如遇上功力稍遜於自己之人威力最大，三五招就可以把對手擊敗。但遇上王寒湘這等身手人物，情勢就大不相同，他以極柔的蛇行八卦掌法，自己斂神蓄勁，養力不發，游走在超元身側，乘隙攻出幾招，逗引超元全力發掌，以消耗他的眞力。

所謂柔能克剛，超元雖然早已窺破王寒湘的心計，但他自持功力深厚，「金剛拳」威力強猛，王寒湘如不和他硬拚眞力，決不能接到百招，他自恃一身混元氣功，拳能碎石裂碑，最適宜和人硬打硬接。

那知王寒湘的蛇行八卦掌法，

是他隱居在雁蕩山時，見峭壁間羣蛇游行的啓發，潛心研究出來的一種掌法，再揉合以各種掌法之長，創出六十四式蛇行八卦掌，這一套掌法，不但極盡軟柔，而且還暗合了八卦變化，移步轉身，招招含蘊玄機，避敵出擊，暗含八卦生尅之理。這一套精奧奇學，正好克制住超元的「金剛拳」，待他覺出不對時，已攻出了有百招以上，全身眞力消耗大半，頂門上汗水隱現，拳風逐漸轉弱。細看對方，却是氣定神閒，接了他百招以上威猛絕倫的「金剛拳」，直似若無其事。

這時，他已明白當前敵人，是他生平中所遇的唯一強敵，如果再這樣打下去，即使不傷在對方手下，自己也要活活累死。

心念一動，拳法忽變，由凌厲無匹的猛攻，改作以靜制動防守，凝神含勁，運氣護身，不再出手搶攻，兩掌交叉胸前，雙脚隨着敵人身子而轉動。

祇聽王寒湘冷笑道：「聞名天下的『金剛拳』法，也不過如此而已。」掌勢一變，欺身直進，右手駢二指，點襲「氣門穴」，左手摺扇一張，攔腰掃去，兩招並出，快如雷奔。

超元吃了一驚，暗道：「這人武功果然與衆不同，摺扇若攻若守，使人難測虛實，看來今夜之戰，決難善罷其休，不作生死之搏，實難求勝……」他估不透敵人來勢，不敢出手化解，微一仰身，後退三尺，右掌却借勢運勁握拳。

王寒湘勝券在握，未免大意，見超元避招後退，立時移步追襲，摺扇一合，疾點「璇璣穴」。

他摺扇剛點出手，陡聞超元一聲大喝，右拳忽然迎胸劈出，這一拳蓄勢而發，非同小可，但覺一股奇猛勁道，排山倒海般直撞過來。

雙方距離既近，發難又出意外，王寒湘武功再好，也無法閃避得開，剛一出脚，拳風潛力已逼到前胸。

但他畢竟是久經大敵之人，內外輕功，又已到爐火純青之境，雙脚微一用力，隨着超元劈來拳風，凌空而起，這一來，消去了超元大半勁道。

雖然王寒湘應變夠快，但他仍被超元的拳風震得在空中翻了兩個觔斗，直飛出兩丈開外。

直待超元打出那一股拳風餘力全消，王寒湘才從空中落到實地，他有生以來，從未遇過這等事情，不禁怒火沖霄，一落實地，立時又縱身撲去，左手摺扇一招「腕底翻雲」，疾點「將台穴」。

超元揮拳擊腕，王寒湘沉扇變招，扇由合疾張，化「金雕展翅」，掃擊中盤，超元疾退數步，雙拳連續劈出。

王寒湘已被超元拳風震得內腑受傷，但他內功精純，逼氣護住傷處，不讓他即刻發作，閃身避開超元兩拳劈擊，施展開六十四式蛇行八卦掌法，繞着超元四週疾轉，步若行雲流水，身似靈蛇游走，左手中一柄摺扇，更是打得花樣百出，倏張倏合，忽劈忽點，配合着右掌迅如石火的攻勢，祇看得人眼花撩亂。

超元大師雖然凝集了全神迎戰，但仍無法預測到王寒湘攻勢的變化，有時，眼見對方由右側攻來，身法靈快至極，再加上王寒湘繽紛般的掌勢，不到廿個回合，超元大師已累得臉上汗水直滾。

超塵、超慧已看出大師兄身陷危境，若再打下去，不出十個回合，必然要傷在對方手中，不禁心中大急，正待出手接替，突聞王寒湘一聲冷笑，緊接着啪的一響，超元大師一個瘦小的身軀，從那縱橫的掌影中，直飛出七八尺遠。

脚落實地，人還不住搖晃，雖然未栽倒地上，但看樣子已受傷不輕。

超塵掄動手中銅鉢，大喝一聲直撲過來，那知王寒湘比他更快，人影一閃，已到超元背後，右掌隨着下落的身子，拍向超元背後「命門穴」。

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一經擊中，當場就得殞命，超塵還在途中，想救援已來不及，超慧更是驚得訝然失聲。

就在超慧驚叫之聲剛剛出口，王寒湘掌勢將落未落之際，陡見超元大師身子向前一傾，右拳隨勢向後打出。這一招，迅快已極，拳風直逼向王寒湘的小腹。

如果王寒湘掌勢不收，固然可以擊在超元大師命門穴上，置人死地，但超元這一拳反擊，亦必擊中王寒湘的小腹，處此情景，他不得不先求自保，身懸半空，陡然一側，讓開了小腹要害。

但這一來，他劈落的掌勢也失了準頭，祇聞兩聲悶哼同時響起，超元大師被王寒湘一掌打栽地上，王寒湘也被超元擊中右胯，脚未落地，又被打飛出六七步遠，一屁股坐在地上。

這不過是剎那間，待超塵躍到，兩人已各負重傷。

超塵扶起大師兄，那邊胡南平也躍落到王寒湘身側，扶他起來，王寒湘內功精深，強忍傷疼，冷笑一聲，問道：「大和尚，王某這一掌的味道如何？」

超元高喧一聲佛號，答道：「王壇主的掌力不小，祇是老衲這把老骨頭，還承受得住……」

王寒湘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接

道：「那麼再打幾回合玩玩如何？」

超元猛提一口眞氣，鎭壓住內腑傷勢，道：「好極，好極，老衲一定奉陪。」

王寒湘一晃身，又搶撲到超元大師身前，摺扇一揚當胸點去。

超元縱身一讓，隨手劈出一拳。

兩人心中都明白，這一次再動上手，不管誰勝誰敗，兩人本身傷勢都將轉趨慘重，最後必落個兩敗俱傷。

眼看兩人拳掌就要相接，忽的人影一閃，百步飛鈸胡南平破空躍落在兩人之間，雙輪一展，平向超元推去。

他這蓄勢一發，勁道奇猛，輪風似剪，把超元迫退數步。

超塵掄動手中銅鉢，迎向百步飛鈸攻去。

胡南平雙輪疾收，躍退三步後，冷笑一聲，道：「我們天龍幫，已柬邀你們號稱武林九大主派比劍，此一盛會，三年內定可實現，那時勝負之分，即可定霸主誰屬。今夜之事，到此爲止，恕我們沒有工夫多陪了。」

說完，轉臉又對王寒湘道：「幫主令諭不宜違犯，再說王兄身擔重任，似不宜爲一點意氣之爭，影響全局，尚望採納小弟之言，罷息今宵之爭。」

王寒湘知他是一片好心，勸息爭執，無非是怕自己傷勢加重，當下淡淡一笑，道：「胡壇主所言甚是。」

說至此，臉色突轉肅穆，望着超元，冷冷接道：「大師武功果然不錯，咱們今夜之戰，不如留待比劍之日，再作勝負之分。」

超元合掌笑道：「阿彌陀佛，屆時老僧定當奉陪。」

胡南平抬頭望望天色，已是四更過後，立時冷冷接道：「大師太客氣了。」說罷，大踏步從超塵身側許處走過，直奔到蘇飛鳳身邊。

蘇飛鳳席地而坐，抱着傷勢慘重的馬君武不言不語，靜靜的坐着。

在他們兩人數尺之外，盤膝坐着的玉簫仙子，她並沒閉目養息，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兩人，她臉上也很平靜，沒有絲毫特別的神色。

這是一幅充滿着沉痛、肅穆的畫面，沒有淚水，沒有哭聲，也沒有因憐惜產生的紛擾，祇是在那平靜中，潛存着一種感人的力量，使目睹這情景的人，都不覺油然而生感傷……

胡南平這時緩緩的走到蘇飛鳳的身邊，長長的嘆口氣，道：「蘇姑娘，我們走吧！」

蘇飛鳳轉過臉兒，望了百步飛鈸一眼，搖搖頭，笑道：「我不走啦，你回去對我爹爹說，要他把萬佛寺的和尚統通殺了……」她笑得十分自然，看不出一點激動，這說明她心中非常鎭靜……

子母神膽葉榮靑，祇聽得皺起兩條眉頭，道：「你要留在這裡？」

蘇飛鳳望了望懷中的馬君武一眼，道：「嗯！我要陪着他留在這裡。」

胡南平目光移注到馬君武的臉上，祇見他緊閉着雙目，兩腿平放在地上，上半身被蘇飛鳳緊緊的扶持住，嘴角間仍然不停的向外流着鮮血。

他搖搖頭，低聲說道：「他已經不行了，妳留在這裡也不能挽救他的性命。」

蘇飛鳳眨眨眼睛，滾下兩行淸淚，笑道：「我知道他不能再活多久了，所以我才要留在這裡陪陪他……」

胡南平道：「要是他死了呢？」

蘇飛鳳淡淡的答道：「他死了，我找個地方把他屍體埋起來，然後……」

胡南平急道：「妳父親名滿江湖，望重四海，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妳也不替他想想麼？這埋葬死人的事，豈是妳幹的麼？再說，他是崑崙派門下弟子，自有崑崙三子找峨嵋派的人算帳，快些放下他，跟我們一齊走吧。」

這時玉簫仙子緩緩站起身子，慢慢的撿起玉簫，欵步向蘇飛鳳身邊走去。

葉榮靑躍擋在玉簫仙子面前。

這時，王寒湘已初次運氣調息完畢，緩步走到蘇飛鳳身側，低頭查看她懷中的馬君武後，搖搖頭，道：「這人傷勢極重，祇怕難有回生之望了，妳還不放開手，扶着他幹甚麼？」

蘇飛鳳聽了王寒湘幾句話，頓時臉色大變，因她素知王寒湘之醫理精深，不輸她義父妙手漁隱招公義，她一直抱着馬君武不捨，目的就在使王寒湘自動出手相救。

她素知王寒湘爲人的性格，一向不隨便說話，聽他說馬君武已無可救藥，不禁肝膽俱裂，祇感一陣頭暈，如觸電流，雙臂一鬆，馬君武上半身突然跌臥在地上，她微微一呆，口中哭喊一聲，挺身躍起，又向馬君武身上撲去。

胡南平冷冷的哼了一聲，左手一探，抓住了蘇飛鳳向地上撲伏的身子，一把提了起來，沉聲喝道：「蘇姑娘，這是甚麼地方，妳不怕讓人笑話？」

王寒湘手點了蘇飛鳳的暈穴，向胡南平說道：「這是甚麼時候，你怎麼還責怪她！快帶她下山去吧！」

（未完・廿四）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花子幫等人把山賊的高台燒了，但山賊們仍不罷休，再造高台，並將高台靠近寨牆準備爬進寨裡，却被花子們用石頭狠砸，結果個個頭破血流。山賊的頭目叫天張不滿石太沖此計令他損失了一半的弟兄，決定回大別山，與他分道揚鏢，劉家寨才暫時得以安全……

三家爭提親　弄玄虛罵戰

「快樂幫主」一笑道：「靠我們大家一條心，老夫人，我拜別了。」

他笑着彎腰施一禮，可惜是個「和尚禮」，只不過有禮就好，劉家的人不計較。

劉家的人哈哈笑，「快樂幫主」也笑。

那劉太平拍拍「快樂幫主」笑道：「都是一家人了，別太多禮，走吧，我送你到二院門。」

「快樂幫主」點點頭，二人併肩往二門就走。

「哥，回來！」

劉太平猛回頭，發覺大妹子在叫他！他又轉回門口，道：「甚麼事？」

「拿去，送他甜甜嘴巴！」

劉太平接過來，發覺是幾個麥芽糖做的糖葫蘆，不由笑笑道：「眞有心吶！」

「哥！」翠花扭身回屋內去了！

「哈！」劉太平滿高興的。

走到「快樂幫主」面前，劉太平把幾個糖葫蘆一塞，道：「拿去吧，便我也吃不到，我這大妹子送你吃的！」

一笑，「快樂幫主」道：「生受了，代我謝謝！」

劉太平站在院門口對「快樂幫主」道：「容我喊你一聲『兄弟』，爲我大妹子多多保重了！」

一笑，「快樂幫主」頓覺自己好幸福，忍不住一手擱在劉太平的肩頭上，道：「兄弟不敢當，我心存感激了！」

他說完便走，輕快的走往前面的寨牆上去了！

他關心寨子的安全，就沒有再走入大廂房中探看一下「九節公」石不悔！

其實他如果此刻走入大廂房中，那才叫巧合理！

* * *

這時候，大廂房中，忽然有了哈哈笑！

笑聲當然是石不悔發出來的，這一天他那條受傷的腿好像有了知覺！

腿有知覺他未告訴任何人，但他可不是爲這件事才那麼高興的哈哈笑。

他是爲了有人又來爲「快樂幫主」提親事才忍不住高興得哈哈笑起來。

來提親的乃是西陵堡二堡主李士雄！

那李士艮不好親自來爲女兒小小提這門親，所以派李士雄來了！

李士雄見石不悔開懷，便也跟着一聲笑：「石兄，你多多費心了！」

石不悔收住笑道：「李老二，你把這擔子擱在我老花子的肩頭

上，我背着，我擔待了，只不過我有話問你！」

「請問！」

「時候不對，不好行儀式吧！」

「那當然，西陵堡不急在一時！」

「咱們是花子窮光蛋，沒有下聘的東西呀！」

「咱們都明白，不會計較這些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幾日我姪女好生的注意着貴幫主，她發現貴幫主眞能幹，有大將之風，身先士卒還足智多謀，這年頭正是保家衞國的良材，所以她是越注意心儀，越看越喜歡，吸，她請我這叔叔來提親了！」

「九節公」石不悔笑笑道：「小子呀，小子，我把你這小混蛋……」

李士雄一怔，道：「石兄，你，這是……」

石不悔忍不住的幾乎溜了口，聞言忙笑笑道：「不，不，沒甚麼，我只是覺得我們的幫主很有令女孩子喜歡的樣子，他走運了！」

李士雄道：「貴幫主可以不要用甚麼信物，咱們姑娘有，吸，你代爲收着，有機會送貴幫主，也算雙方訂了親，你看好不好？」

石不悔一看，好像是個拳大的小鏢囊，上面繡着一雙鴛鴦在戲水！

「這是……」

「荷包袋，只不過裡面裝的是十個金錢鏢！」

「金錢鏢？」

「用眞金打造的金錢鏢，十分珍貴！」

「九節公」石不悔取在手上瞧，沉甸甸的，一摸便知道是眞金製造的！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李老二，你回去轉告你的大哥李堡主，這門親事是訂成了。」

李士雄哈哈一笑，拍拍手便站起來：「我不打擾你老哥的休養，告退了，我立刻帶好消息送回去，哈哈！」

他眞愉快，就那麼哈哈笑着往左面的院中走回去，當然，左面小院中，住着李家的人，中牟西陵山下的李氏雙雄，可是個有財勢的大戶，如今這「快樂幫主」又多了這麼一門親戚，他是應該「快樂」！

* * *

他此刻十分快樂，因爲他把幾個糖葫蘆送給西門風四人之後，還剩五個。

「快樂幫主」見西門風四人每人吃着糖葫蘆一副饞饞的模樣，不由笑了。

這是荒年呀，粗糧也不易吃到口，那裡來的糖！

花子們更別想「看」到糖了！

「快樂幫主」笑笑，自己準備吃一個，收起四個留着以後慢慢的吃！便是在少林寺也不會吃過上面糊滿了芝蔴的糖葫蘆！

然而「快樂幫主」剛張口，他猛古丁發了楞，因爲他發覺附近十幾個花子正眼睜睜的直嚥口水！

這光景他怎麼會不發楞，這光景他還能張口吃下嗎？

楞然是刹那的，笑聲却是自然的。

「我他娘的吃了怕牙痛，這麼辦，你們大伙拿去吧，弄碎了每人嘗一點，甜甜口比我吃了牙痛好！」

他話說完，五個糖葫蘆已被他拋在花子羣中，「你們接好了，別搶！」

「嘩啦啦」一陣小小的騷動，五個糖葫蘆全碎了，花子幫的弟兄先是搶，後是禮讓一番，五六十個人都捏了一些放口邊！

這光景「快樂幫主」哈哈笑了！

劉大姑娘的糖葫蘆可不是用芝蔴沾上麥芽糖裡面是山楂的那種，而是全部用麥芽糖沾芝蔴熬出來的，特別好吃！

只不過「快樂幫主」沒吃到，他現在到了大廂房！

他聽到石不悔哈哈笑起來了！

* * *

「快樂幫主」聽得石長老的笑聲，便知道石長老正開心，至於爲何會開心，他就不知道了！

走進大廂門，「快樂幫主」也笑了。

石不悔立刻問道：「好小子，你笑甚麼？」

「快樂幫主」道：「聽了石長老的笑聲，我能不笑嗎？我當然要笑啦，哈……」

石不悔道：「我是因爲你的關係才笑呀，哈……」

「快樂幫主」道：「我的甚麼關係？」

石不悔舉着手上的荷包袋，道：「看，這是裝眞金的，金子做的金錢鏢，喂，小子，你見過金子嗎？」

「快樂幫主」還眞沒見過金子，他聽說金子是黃的，因爲在少林寺中的佛全身都是黃澄澄的，所以他想金子應該是黃的！

眞正四大皆空的和尚在那個年代裡還眞沒見過金子，那時候的空空和尚就沒見過。

慧明老方丈爲他起名空空，就是要他空而明空而見智，取其空空和尚之名，便也令空空眞的空空如也！

* * *

此刻，「快樂幫主」不去想從前，他一心想看那眞正的黃金是甚

麼樣。

眞正的黃金沒見過，當然啦，黃金打造的金錢鏢他就更沒見過了！

便是「九節公」石不悔吧，他也剛才見過沒多久！

有財的千金小姐學武藝，一大半是玩耍的，至於她們的兵刃甚麼，當然也只是拿在手上把玩的！

西陵堡在中牟縣的東南方，那兒相距汴梁城很近，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兩人還有「字號」在城裡，那道街上的金店就是他們開設的，老鳳祥金子店直到二百九十年後還開着，李家的金子多，大小姐的小小金錢鏢當然是用金子打造出來的。

甚麼叫「字號」？大街上開的商店就叫「字號」！

* * *

「快樂幫主」從石不悔手中接過那個精緻的荷包來，他低頭端詳還用手捏，荷包中果然沉甸甸！

石不悔已笑道：「好小子，我老人家就說嘛，人的時運來了，便城牆也擋不住的了！」

「快樂幫主」怔了一下，道：「怎麼說！」

石不悔道：「還用得說呀！」

「快樂幫主」吃驚的道：「石長老，難道這又是他們的那一家的訂情之物呀！」

石不悔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開竅了呀！」

「誰家的？」

「當然是女方家的人送來的！」

「快樂幫主」有些不高興了！

他轉臉看外面，院子裡沒有人，這才重重的道：「石長老呀，我發覺我是開了竅，只不過我也發覺你老人家却變得糊塗了！」

石不悔笑道：「難得糊塗呀，哈……」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我已經收了兩件訂婚之物，兩家之人我不知道要如何去應付了，你怎麼又收了人家這麼重要的信物，難道你老人家一生當花子眞的窮怕了，飢不擇食呀！」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小子呀，我老人家人窮志不短，甚麼樣的寶物沒見過？」

「快樂幫主」道：「那又爲何來者不拒？」

「爲你呀！小子！」

「爲我？唉，你是爲我製造麻煩了！」

哈哈笑了兩聲，石不悔道：「你眞的想知道內中眞正實情嗎？」

石不悔的話眞叫「快樂幫主」暗自一驚，怎麼的，這中間還有虛虛假假不實在呀！

立刻間，「快樂幫主」站起身，急忙走到大廂門，他伸出頭去左右看，見沒有人在附近！

人們自然沒閒情在附近，大伙睡的睡，守寨子的在寨牆上，這裡當然沒有人！

但「快樂幫主」的這個動作，也令石不悔暗自稱妙，因爲這也是反應佳的表現呀！

* * *

一個箭步走到大床邊，「快樂幫主」低聲問：「石長老，這內中還有甚麼不可告我之事？」

石不悔笑着的指頭點在「快樂幫主」的鼻尖上道：「小子呀！我老人家若不解釋說清楚，只怕你打從開始到現在都在迷霧裡打轉！」

他抬頭看門口，有些不放心似的！

「快樂幫主」道：「附近沒人了！」

石不悔這才低聲的道：「我老人家便老實的告訴你吧，咱們是甚麼人？」

「花子幫呀！」

「花子幫是幹甚麼的？」

「把乞討之人組合了走江湖找吃喝混個半飽不飽的苟延活命而已！」

重重的點點頭，石不悔道：「身份呢？」

「花子幫還有甚麼身份！」

「這麼說來，你也知道咱們是一羣喪失身份的人了？」

「不錯！」

「那我再問你，咱們有沒有權？」

「沒權！」

「有勢？」

「當然也沒勢，花子有權勢呀，人們都幹花子了！」

石不悔一笑，道：「你說得不差，但咱們一旦有了組合，江湖之上咱們仍然不受氣，對不對？」

「不錯，花子一樣不受人們的髒氣，咱們仍是一羣有骨氣的人！」

石不悔重重的點點頭，道：「有了組合怕甚麼？天王老子也不賣他的帳！」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收人家的東西就是咱們沒骨氣！」

「不對，不對，你把事情弄扭了！」

「快樂幫主」道：「這話怎麼說？」

石不悔道：「小子呀，這世上與咱們花子幫唱對台戲的人又是誰？」

「快樂幫主」一怔，道：「誰？」

「有錢的大爺們呀！」

「快樂幫主」道：「他們那些有銀子的人？」

石不悔道：「不錯，正是他們三家之人呀！」

「快樂幫主」冷冷道：「他們看不起咱們？」

石不悔道：「有錢的大爺三隻眼，沒錢的哥兒三隻手，大爺們有一隻眼看着，因爲天上有神仙，神仙比有錢的人自在逍遙多了，所以有錢的人多一隻眼看神仙，希望有一天當神仙！」

「快樂幫主」道：「神仙不一定都是有錢人才行呀！」

石不悔道：「所以有錢人永遠不會找到神仙，有錢之人最後同咱們一樣的兩手空空兩袖清風光赤溜溜的下地獄！」

「快樂幫主」一怔道：「有錢人爲甚麼下地獄？」

石不悔道：「有錢之人也最貪，貪而無厭是爲僵，僵者殭屍也，怎麼不下地獄！」

「快樂幫主」道：「我不信！」

石不悔道：「你不信？我可以証明呀！」

「如何証明？」

石不悔道：「簡單啦，你想一想，這世上什麼樣的人最怕死？」

「快樂幫主」道：「當然是有錢的富人怕死了，咱們花子不怕死。」

石不悔道：「爲什麼富人怕死？」

「快樂幫主」道：「一個人有了那麼多的銀子，沒花幾個就要死，他當然怕死。」

石不悔道：「不對！」

「怎麼不對了？」

「因爲富有的人有銀子的人怕死了入地獄，到了地獄那個罪可受大了。」

「快樂幫主」道：「眞的？」

石不悔道：「假不了，富人的三隻眼雖看天，他們永遠也成不了仙，所以怕死，死了下地獄，倒是咱們花子沒顧慮，陽間走一場，陰間找閻王算總賬。」

「快樂幫主」一笑，道：「說離譜了！」

石不悔道：「咱們問一問閻王，既然都是人，爲什麼叫我們當窮光蛋？哈！」

他忍不住的也笑了。

「你老盡開玩笑。」

「說了半天你沒開竅呀！」

「你老人家明言吧！」

石不悔道：「也罷，我這裡告訴你。」

他再往門口看，還對「快樂幫主」呶呶嘴。

「快樂幫主」再走到門口左右看，回過頭來搖一搖。

搖頭就是沒有人，石不悔這才開了口。

他對「快樂幫主」道：「小子呀，這是荒年呀，荒年的人貧多富少，沒有糧食誰也受不了，如果是承平年月裡……」

指指後邊，又道：「你就是靠在門邊高聲喊，喊叫着『爺爺大奶奶呀，剩飯給碗吧』，他們還心裡煩，說不定在屋子裡一聲叱『滾開』！」

石不悔這話，聽得「快樂幫主」一瞪眼。

石不悔却似十分平淡的道：「別看你小子如今在這劉家寨中有着呼風喚雨的本事，那是因爲他們在苦難中，沒有本事同山賊流寇拚一場，這才同咱們修了好，眞正的原因，還不是利用咱們呀！」

「快樂幫主」黯然了，他低下了頭。

石不悔又道：「小子呀，你再仔細想一想，他們說的是把女兒許了你，可是呀……」

他一頓，又道：「有個故事你知不知道？」

「什麼故事？」

「西廂記呀！」

「沒聽過！」

「那我就告訴你吧！」

石不悔想了想，才慢慢的道：「西廂記說的是有相府的相爺死了，這位相爺有位女兒崔鶯鶯，住在一廟裡爲她老爹行法事超渡，這廟裡住了個書生張君瑞，碰上了崔家姑娘驚爲天人，可是他自已也知配不上，人家是相府千金小姐呀！」

「快樂幫主」睜大了眼來聽。

石不悔又道：「不料來了山賊孫飛虎，孫飛虎一心想抓走崔小姐上山當他的壓寨夫人，那老夫人可急了，廟裡他當衆求人，有誰解了這次危，小姐必定嫁給他。」

「快樂幫主」道：「誰能救？」

「那位書生張君瑞呀！」

「書生怎打山賊？」

「書生有個好友叫白馬將軍，他寫了書信，找一名僧人冒死去送信，嚄，果然救了崔小姐。」

「快樂幫主」道：「崔小姐是張君瑞的了。」

「狗屁，老夫人翻臉不認帳，她不嫁她的姑娘了。」

「快樂幫主」冷冷道：「說話不算數呀！」

「此一時彼一時也。」

「快樂幫主」道：「可惡！」

石不悔笑了：「小子，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告訴你的了，有錢有勢之人，他們往往說話當放屁，你今天有助他們，叫他們脫褲子也願意，你若有一天靠上他們的門邊高聲伸手討什麼，鳥毛也不會給你的。」

「快樂幫主」道：「我明白了，石長老也怕他們兩家將來會後悔呀！哈……」

石不悔道：「至少你小子已收了他們貴重的訂金吧！」

「快樂幫主」淡淡的道：「眞有

這麼一天，我雙手送還他們呀！」

石不悔道：「雖有出息，却是傻蛋。」

「快樂幫主」道：「怎麼說？」

石不悔道：「有道是富人財多更愛財，花子無財笑開懷，富人怕死終會死，花子夢裡變成仙。」

「快樂幫主」一笑，道：「玄機之語，好像經文中也出現過。」

石不悔道：「中原花子幫都聽過一個故事，今天趁着寨外平靜，我老人家心情好，便說給你知道。」

「快樂幫主」雙腿盤膝，半垂首的坐在床邊，道：「石長老，我最愛聽故事，說吧！」

石不悔再一笑，他把荷包往「快樂幫主」的手上一塞，道：「你收着，以後見什麼風便轉什麼舵，他們不認帳，這些金錢鏢你就全部收歸幫有。」

「快樂幫主」把荷包往懷中一塞，道：「說故事。」

石不悔道：「我告訴你，你聽過汴梁城中有個相國寺沒有？」

「聽師父說過，很大的寺廟。」

石不悔道：「有一年二月二就抬頭，相國寺裡的老住持爲了答謝一位員外的捐獻，他暗中告訴那員外，『二月二的前一晚，相國寺大門牌坊下會來八個人，那八個人可不是凡人，乃八仙是也，你可以去求他們，如果你有仙緣，機會不可錯過。』

「那員外一聽可樂了，捋着鬍子忙回家，準備二月二頭一天趕去求八仙助他成仙了。

「却不料寺中老住持與這員外的話，被一個快要凍僵在寺牆下的花子聽了去。那個花子十五歲，搓着雙手直哈熱氣，他心中想，八仙前來相國寺，倒要前去求一求。這花子想的可多啦，如果八仙不理他，乾脆死在他們的面前，如果八仙他們連死都不救，還當的什麼仙？」

石不悔說到了興頭來，幾乎是口沫橫飛了。

「快樂幫主」微微笑，因爲故事之中有個小花子。

石不悔接道：「就在廟會前一晚，戲台熱鬧的在開鑼，忽見從南邊來了八個人，這其中還有女的呢！」

「快樂幫主」道：「八仙之中有個何仙姑呀！」

石不悔道：「誰都知道這何仙姑，這八人各有行頭，看上去是販賣什麼東西的，還有個拐子挑擔子，這拐子黑呼呼的瘸着一條腿，他挑的是牛肉鍋，他賣牛肉湯。」

「快樂幫主」道：「那是鐵拐李呀？」

石不悔道：「誰都知道八仙之中有個鐵拐李。」

他頓了一下，又道：「八個人站滿一條小巷子，嚄，他們還吆喝吶，忽然，出現一個人，這人正是那位員外有錢人。」

石不悔還忍不住的哈哈一笑，又道：「這員外怕別的不是八仙，他認準了鐵拐李，走上牛肉鍋邊，他就衝着鐵拐李跪下了。」

「幹什麼的？」

「仙爺呀，拉我一把去成仙。」

「你是大富大貴的人，你還不滿足呀，成的什麼仙？」

「求求李神仙，拉我一把吧！」

「我是李神仙，我還賣牛肉吶，你幹不幹這種油膩膩的骯髒活？」

員外仍然在苦求，他下決心不離去。

李神仙突然指着燒得旺旺的火，道：「員外呀，你眞有誠心、決心、恒心、狠心跟我去站仙班？」

員外忙點頭，道：「願意、願意、極願意。」

「你眞的要拋棄凡間的榮華富貴老婆孩子不要了？跟我去遊五湖四海嗎？」

員外點頭，道：「世上一切全是空，神仙才是不老人，我願意。」

李神仙似很嘉許的突然指着鍋下面的熊熊烈火對這位員外道：「進去！」

一怔，員外驚道：「你要我進入火裡呀？」

李神仙道：「把頭先伸進去，我再幫你抬雙腿，快，進去呀！」

「我……」

「你不是想成仙嗎？進去！」

李神仙幾乎要發火了，也打算去抓這位員外了。

員外一看情形不妙，這要是把頭伸入火裡面，不是死定了，他三思之後忙搖手，道：「燒死多痛苦呀，李神仙，你這是……」

「助你成仙呀！」

員外見他大手來抓，不當神仙了，他轉身便往相國寺內走去，他要問住持，神仙怎麼也玩人？

這位員外在寺內方丈室找到老住持：「不妙了，那位李神仙叫我把頭伸入火裡面，打算燒死我，這算什麼嘛！」

老住持一聽直跳脚，道：「快去，快去，他叫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火呀！」

老住持道：「你若把頭伸入火裡去，就會發覺火裡另有乾坤，樂園就在其中呀！」

那員外一聽之下拔腿就往寺外跑，他要往火中伸頭了，只不過他找遍相國寺，那裡還有那八個人

吶！

「快樂幫主」一聽也笑了。

他笑了一半又問石不悔，道：「不是還有個小花子嗎？他人呢？」

石不悔道：「有下文，有下文。」

* * *

「寺附近的那個小花子，他把這一切全看在眼裡面，他也有些猶豫，那有神仙要玩人的。

只不過當他發現那員外自寺裡奔出來的時候，小花子立刻明白那眞是八仙來到了。

小花子看着八仙走去的方向，立刻拔腿往南門外追去，他追到一片林子裡。

林子裡傳來哈哈笑，小叫化循聲走進林子裡，果見八個仙人圍坐在一起哈哈笑。

小花子剛奔到，又見李神仙站起來了。

小花子跟定李神仙，使得李神仙問他，「跟我幹什麼呀？小子！」

小花子跟着李神仙往一片亂石堆走，他苦兮兮的道：「老大爺呀，我在這世上多苦呀，既沒吃又沒喝，大冷的天沒衣穿，我連是誰生下我也不知道，你老如果不把我拉一把去修行，我可要罵人了。」

李神仙哈哈笑道：「你罵誰？」

小花子道：「當然罵你呀，見死不救當的什麼仙，你們就不是仙，一羣混帳王八蛋！」

「噗」！

嚄，小花子剛說出王八蛋三字，李神仙已在地上拉了好大一攤臭大便，熱呼呼的還在冒煙吶！

小花子忍不住還捏鼻子，臭嘛！

李神仙却哈哈一笑，道：「好，好，我幫你去修仙，你別罵我呀！」

小花子道：「你幫了我，我不但不罵你們，還要天天侍候你們的。」

李神仙突然站起來，他指着那一堆比牛拉的還多的黃澄澄大便，對那小花子吼道：「快，快趁熱吃掉。」

小花子一怔，道：「你叫我吃大便呀！」

「快吃，涼了就不好吃了。」

小花子道：「我罵了你，你就要我吃大便呀！」

李神仙道：「吃不吃！」語氣眞不客氣。

小花子聽得吃一驚，好像李神仙欲打人了。

不得已，小花子併起食中兩指在那熱呼呼的黃澄澄的帶冒煙的大便上戳過去，他不但戳而且攪和着。

「吃，吃了當神仙。」

小花子不攪還能忍，他這一攪更加的臭，臭得他直起了瘦兮兮的脖子就要嘔。

他嘔了七八聲未嘔出來，因爲他已有一天未吃東西了，肚子裡除了空氣還是臭空氣。

小花子實在吃不下那堆黃大便，忍不住抬頭看，他打算再求李神仙了，不料……

「咦」李神仙不見了。

小花子一怔站起身，黑夜間他發現空中八個人，飄飄蕩蕩的還看到李神仙正在其間。

小花子大聲吼：「我吃你的大便呀！李爺爺！」

小花子爬在地上去吃屎，才發覺地上一塊大石頭。

石頭是咬不動的，小花子痛得直叫天，他什麼也看不到了。

小花子慢悠悠垂頭喪氣的往汴梁城中走，這段路本不長，但他走到大天亮。

天亮了，小花子發覺兩指頭黃澄澄，他奇怪，爲什麼指頭變顏色？

小花子回去相國寺，他大着膽子去找老住持。

小花子見了老住持，他火大了，指着老住持就叫，他叫，和尚們還以爲他是小瘋子吶，就要把他拖出相國寺。

只不過老住持乃有道高僧，他要聽聽小花子爲什麼對他直抱怨。

小花子還眞的有理由，他抱怨老住持，既知八仙要來到，爲什麼不講清楚，如果他講清楚了，別說是一堆臭大便，便再加上一泡騷尿水，他小花子也毫不含糊的一馬掃全吃掉。

老住持問他怎麼一回事。

小花子便把遇上的事說仔細，老住持一聽之下，雙目兩眉往上挑，一把抓起小花子的手指看仔細。

老住持只一看，立刻仰天哈哈笑起來。

小花子急問：「你還笑呀，我一隻手兩種顏色了。」

老住持道：「小施主，有些事我是天機不可洩漏的，那會短我老僧的壽呀！」

小花子道：「我這手怎麼辦？」

老住持道：「太好了，哈……」

小花子道：「怎麼好呀，多難看，上面仔細聞還似乎有臭味。」

老住持道：「小施主呀，你發達了。」

小花子道：「我快兩天沒吃飯了。」

老住持立刻命和尚端來一碗盤子麵，小花子一見不客氣，一口氣吃了個底朝天：「賺你老一碗麵，我發達了？」

老住持道：「小施主呀，你這

食中二指是寶呀！」

小花子呵呵一笑，道：「甚麼，臭指頭成了寶？」

老住持道：「你聞是臭的，別人聞却是香的了！」

他一頓，拍拍小花子又道：「如果有人身上不舒服，你只要用這手指頭爲病人捏拿幾下子，那病人便會無藥而癒，奇妙無比呀！」

小花子道：「你老開我玩笑，何人叫我治病？」

老住持道：「這是八仙下凡施惠人間，却應在你小施主的身上了！」

老住持立刻召來一個掌簿和尚，吩咐道：「快在寺前貼告示，有人患疑難雜症者來寺，免費醫治！」

小花子一聽，驚道：「老和尚，眞有你說的那麼靈？」

老住持道：「你馬上會知道！」

還眞叫妙，果然有病人來寺醫病！

也眞叫絕，小花子的兩個指頭捏幾下，病就眞的好了！

於是，消息傳遍汴梁城，相國寺前擺長龍，大伙都來看病了，還眞的叫人難以相信，甚麼病也能治，到後來，小花子被人請去開藥房，他當大夫，那年頭不需醫師証，只要能看好病……唉……

老住持就爲那小花子叫不值，因爲小花子把救人之事去營利，被人利用敲病人的銀子，沒多久他的指頭不黃了，他的指頭也不靈了！」

* * *

「九節公」石不悔的故事說完了，他在喘氣！

「快樂幫主」也怔住了，他直瞪眼！

「石長老，你好像是那老住持，我是那個小花子了！」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我不夠格當老住持，老住持已入空門成了半仙體，你更不是小花子，所以嘛……」

「怎樣？」

「誰來提親都一樣，咱們都收訂親物，到了災荒之年過去以後，也許有那一家子不退婚的人，你小子也可以成個親，爲咱們花子幫的爭口氣！」

「快樂幫主」道：「萬一三家都不退，那可怎麼辦？」

石不悔道：「沒關係呀，三個你都要！」

「快樂幫主」道：「那會引起糾紛的！」

石不悔道：「沒關係，咱們就說，花子幫的規矩，幫主可以娶三個妻子，他們如果不同意，咱們不勉强！」

石不悔說完還哈哈笑！

「快樂幫主」道：「有幾分要賴，可也不過份！」

他站起來對石不悔一笑道：「石長老呀，我聽了你說的故事好像開了竅，人在世上算鳥毛，風吹雨打也會完蛋翹，我說這話可不是我已經看厭煩這世態了，反而我更想着咱們應該以這不值銀子的身子，幹上更多俠義之事，也就是多幹些叫人點頭的事情，也不枉世上走一趟，你老以爲我說的……」

石不悔拍巴掌，道：「對，對極了，咱們花子幫人的命不值錢，但照樣幹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在這中原把字號闖，太好了！」

「快樂幫主」宛似茅塞頓開，他對石不悔道：「石長老，我去寨門樓上了，我在等咱們兩個弟兄的消息，他兩人暗中盯上往信陽州去的那一百多流寇去了！」

石不悔道：「我也累了要休息，你就去吧！」

* * *

「快樂幫主」眞輕鬆，半帶笑的走到寨牆上，迎面就見西門風走過來！「幫主，你上來了！」

「快樂幫主」道：「可有甚麼動靜？」

西門風道：「沒有，甚麼也沒有！」

「快樂幫主」道：「你看那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會不會出事情？」

西門風笑了：「他兩人的精細比眞兔子還要精明，幫主放心就是了！」

「快樂幫主」站在寨門樓上不快樂，因爲他正爲他的兩個弟兄傷腦筋！

* * *

何止他傷腦筋，如今兔子王與竹竿李，兩人早就追上那批流寇們了！

兔子王個子小，爬在竹竿李肩頭上遠處望，因爲他兩人發現山崗的另一邊傳來人聲，還眞不少。

林子裡有人跑出來，那人邊跑邊在叫：「當家的，好消息，好消息呀！」

果然，一片荒林中奔出二十多個流寇來！

其中一個坐軟兜，那正是叫天張！

叫天張尖聲大吼：「快說，甚麼好消息？」

那奔來的人指着遠處大道上，道：「你們看，官兵們運的糧車呀，吱吱嚀嚀的雞公車一共七輛之多也！」

叫天張急忙支腿起來瞧，嚄，押車的只不過三十幾個腰上掛刀的官兵！

叫天張仰天哈哈笑了，「奶奶的，是他娘誰說的那句不負責任的話『天無絕人之路』，還眞叫矇對

了，哈！」

古懷今哈哈笑了：「頭兒呀，來對了！」

叫天張道：「娘的，早該叫你當我的軍師了！」

古懷今道：「現在當也不爲晚，糧食已在咱們的面前來了呀！」

叫天張一聲吼：「弟兄們，要吃飯也不難，大伙出刀要狠一點，吸，快快過去兩個軍的人，把那批官兵宰了，糧食推了來。」

他此言一出可不得了，一百多流寇的本來面目又露出來了！

再看三里遠處的運糧車，似乎快要推過小河了！

這裡流寇們一聲吼，宛如遠方打旱雷，早驚動了那批運糧的人！

運糧的想不到流寇們敢來信陽州，這兒距城不過二十里，誰敢往這邊走？

此刻見來了這麼多的流寇，官兵們拔刀便把糧車圍在河岸邊上了，想奪糧，那得打一仗！

* * *

「殺！」

「搶呀！」

這時候沒王法，明敵着吼叫搶，雙方刹時幹上了！

官兵們平日沒餓過，沒餓的人把命保，這與流寇們不一樣，流寇們早餓壞了，餓壞的人不要命，動上刀子便忘了自己是誰！

河岸上叮噹的幹，立刻就有人往河裡逃，逃的當然是官兵們，他們要把命保！

有十幾個傻瓜官兵挨了刀，挨刀之後才醒過來！爲甚麼不快逃！誰會爲幾車糧食把老命拚呀！

於是，刹時間官兵們放棄了雞公車，拔腿逃過河，抱頭就往城那邊跑了！

「哈……」

這批流寇們可笑開懷了，那叫天張笑了幾聲不笑了，他忽然開罵，道：「他奶奶的臭皮，劉家寨如果像這樣的容易到手，那就太妙了！」

一邊的古懷今笑道：「當家的，快了，快了！」

叫天張道：「怎麼快呀？」

古懷今道：「咱們有了這批糧，少說可以吃十天半月的，咱們回頭再回劉家寨，你看怎麼樣？」

叫天張笑笑道：「對，對，咱們快回頭，回去再把劉家寨圍上，娘的，叫天張不認輸，咱們用另外一種方法，非拿下劉家寨不可！」

於是，這批流寇不死心，已回過頭去圍劉家寨了。

那不只是劉家寨的糧多，劉家寨還有女人多呀！

* * *

叫天張完全是流寇的傳統作風，七輛雞公車上各有三百斤包穀，每百斤一隻大蔴袋裝，七車就是二十一袋糧，算一算就有二千一百斤。

這批流寇不足一百八十人，每人分了十幾斤裝在袋子裡，到了造飯時候支起鍋煮包穀，甚麼下飯的菜呀，人們想都不敢想，就這樣，比啃榆樹皮觀音土可就高級多了！

* * *

大伙分了糧，一個個往袋裡裝！

大伙有了糧，立刻便往南面走，往南面是去劉家寨，眼看着劉家寨的人又要遭殃了！

劉家寨這一次來了兩個善跑的人，花子幫的兔子王與竹竿李就在流寇們的前面奔。

那兔子王邊跑邊開罵，「他奶奶的老皮，這批流寇想回劉家寨泡上了，非要破寨才甘心呀！」

竹竿李也罵：「我去他奶奶的，回去告訴幫主，設法弄死這批狗娘養的！」

兩個人一邊罵一邊走得快，五十里很快的走回來，天色已快黑下了。

這兩人到了劉家寨的寨門外，兔子王已叫開了，「快呀，快把繩子垂下來！」

爲甚麼要把繩子垂到寨牆外？那是因爲寨門後堆了幾十隻裝了石頭的蔴袋，堵得寨門連動也動不了，想從寨門攻進去，一百個大力士也推不開。

* * *

寨牆上的人早看到是兔子王與竹竿李兩人回來了，一邊的西門風早就叫人把一根井繩垂下來，兔子王先往上攀，竹竿李在後面，兩人攀上寨牆上，「快樂幫主」先是一聲「辛苦了」，再問兩人，「回來這麼快，莫非……」

兔子王指着北方，道：「幫主呀，那批流寇又來呀！」楞了一下，「快樂幫主」道：「眞的？」

竹竿李道：「就快到了！」

「快樂幫主」道：「他們沒有吃的呀！」

兔子王道：「他們已經搶了官家糧！」

於是，他這才喘喘氣，仔細的又說了一遍！

「快樂幫主」怔了半晌，道：「再來必然不簡單，流寇們攻城掠寨的方法最多，咱們可得仔細應付！」

申屠雨道：「幫主，流寇們只不過七車糧，他們能吃多久？」

「快樂幫主」道：「省着吃足夠半月天！」

東方雷道：「幫主，咱們寨子的人也近百名吧，咱們中間有能

人，不如趁其不防備，迎頭痛擊去，殺了那個叫天張，他們就無頭兒了！」

司馬雪道：「對，我贊成！」

西門風道：「幫主你怎樣想？」

「快樂幫主」道：「咱們是花子幫，咱們死不在乎，無後顧之憂，席李二家不一樣，他們可是大戶人家呀，叫他們去拚命，成嗎？」

西門風道：「誰說咱們命賤，幫主，你可以去問一問，他兩家是否願意幹！」

「快樂幫主」道：「不用問，甚麼事情我擔待，咱們緊守劉家寨，且看流寇們想用甚麼陰手段！」

西門風四人是聽「快樂幫主」話的，但他四人還不知道，如今的「快樂幫主」已與席、李、劉三家有了親戚關係，而且他已是這三家未來的新女婿，所以說不論甚麼危難降臨劉家寨，他都得費盡心力去拚命！

他現在就是在擔這重任了！

* * *

二更天才剛到，嚄，遠處小河對岸，黑鴉鴉的出現一批人，叫天張帶着他的人馬又來了。

叫天張隔着河哈哈笑，他指着劉家寨大聲叫，「弟兄們，休忘了劉家寨中有女人呀，哈！」

這也算是激勵手下人的一種方法！

土匪攻城掠寨之前，土匪頭子就會發佈一項口頭命令，那是常常有的事！

有的土匪海盜還會刀指城寨大聲吼：「弟兄們，殺進去，燒殺搶姦玩三天，你們他娘的要盡興吶！」

想也知道，土匪們聽了多快樂，其實這是要土匪們爲他賣命，似這樣的攻城寨死的人也最多！

死的人再是多，土匪頭子還活着，眞正拚老命的頭子太少了，因爲，能踩在人頭上發號施令的人，這個人才不是笨猪！

其實不論是甚麼年月時代，起哄的人是傻蛋，起哄之後，不是完蛋便是一身痲煩，扮的是打手可憐人，事成是那鼓動的人，鼓動的人不出面，出面的多是被人罵成王八蛋！

若是不信你看看，叫天張又在鼓動了！

他鼓勵士氣是一項大陰謀，只見他把人馬分成兩部份，一部份不斷的攻向劉家寨的寨牆下，他們看上去是攻城，而且還抬着竹梯子！

另一半人去幹甚麼了？還眞妙，誰也看不出那批人要幹甚麼！

要說這叫天張也算是用兵的人材，十三年流寇生涯，聽得多見得廣！

聽得多當然懂如何用兵去打仗，見得廣大小戰役他就數不清，如今只因爲人少才在這小小的劉家寨吃了癟！

* * *

叫天張把一半的人分去攻寨，可不許他們眞的攻上寨，他的人馬一百八，不能再折損了！

一百個人分三批，頭一批攻寨之後叫罵一陣再換人，他們的第二批再撲到寨牆外，每個人揮刀吆喝叫，每個人也破口罵，就好像這劉家寨原是他們的一樣。

第二批累了再換班，第三班的人再去罵。

叫天張可自在了，他坐在軟兜子上不下來，他還有燒酒喝，喝得他直叫好！

爲甚麼他還有酒喝，原來運糧的那些官兵們出外辦事，也不知誰家開了地窖的酒罈子被他們鼻子尖聞到了，官兵們當然不客氣，弄了不少裝在酒袋裡！

叫天張的人搶糧食，雞公車把手上掛的燒酒袋，如今都被叫天張弄來了。

叫天張有了酒，他在林子裏可樂了。

當然，他聽了劉家寨那面在開罵，他更高興，他正等着攻進寨中大幹一場了。

其實，叫天張心中有暗盤，要不也不會緊盯劉家寨不放手了！

叫天張的暗盤當然也是他的如意算盤，他打算攻進劉家寨，他把劉家寨裡所有的人殺光，他便搖身一變當良民，因爲李闖王已完蛋，大清軍好像堅壁清野銳不可擋，直下南方而來了。

叫天張知道流寇的日子不好混了！

且不說叫天張談笑喝酒用兵之事，再看看劉家寨中的光景。

劉家寨自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把所見的消息帶回來之後，「快樂幫主」立刻奔入大廂房，他要去求教「九節公」石不悔了。

石不悔剛剛睡醒坐起來，見「快樂幫主」神色緊張的走進來，立刻問道：「好小子，外面好像又熱鬧起來了。」

「快樂幫主」急走幾步到大床前，道：「石長老呀，情況好像吃緊了。」

石不悔道：「說說看。」

「快樂幫主」立刻把寨外的情況講一遍。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叫天張這小子，他又在弄什麼玄虛了？」

「快樂幫主」急問：「什麼玄虛？」

石不悔道：「用兵之道誠乎一心，攻城之策虛虛實實，這兩句話嘛……」

（未完‧七）

上文提要：毛不凡雖然盜不到「太極圈」，卻發了筆橫財。太極圈落在黃瓦手上，她準備和師父阮羊稱霸武林。小余、辛沁探知阮羊從交趾國來中原，辛沁和父親辛勤一起盜得太極圈，辛勤懇求阮羊爲女兒用「賒命延壽大法」延長壽命，阮羊得到太極圈，答應施法，衆人暗中監視，只見鬼影幢幢，若隱若現，果然有點法術……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物可通神　何人據有

辛沁道：「『太極圈』放在他的面前蒲團之下，伸手可及，接近他時，以他的修爲可能覺察。」

辛勤道：「爲父總要冒險一試，你們二人速離此處，在南方五七里外山崖上的隱蔽處藏好，那兒有個秘洞。」

「爹，我知道那兒的秘洞，的確是個好的藏身處。」

「爹得手之後，會去找你們，但你們一天內不可出洞，因爲這個老怪太厲害了，爹會小心，不必躭心。」

辛沁道：「爹，萬一他警覺了而翻臉無情呢？」

「爹要迴避他還不成問題。」

「爹，千萬小心，要是讓爹身陷危險之中，女兒百身莫贖！」

「不會的，快走吧！」

兩小離去，卻不放心，仍在附近隱身監視。

必要時，以兩小的造詣，也是兩股不可忽視的實力。

辛勤自然知道這事的凶險。

在外面看清了室內的情況，他不走正門，自左邊窗中射入，這窗子是開着的，他的輕功造詣極高，身子像一片飛絮落在室內。

阮羊打坐如故，似乎懵然不知。

那「太極圈」就放在他的面前，身子往前一探就可以取到之處。

如果再走近些，辛勤知道太危險了。

他知道自己的深淺，也知道對方大概的深淺。

他必須盡快決定一種方式。

於是他再前行三步，此刻他距阮羊只有四五步左右了。

辛勤輕輕地，緩緩地伸開右手五指，然後緩緩地收縮。

這樣就能發出吸收之力。

放在阮羊面前的「太極圈」開始緩緩地離開地面上昇起一尺半左右，然後似要向辛勤這邊移動。

他當然可以使「太極圈」快速移過來。

只不過那會發出聲音，即使是那麼一點聲音，只怕都瞞不了阮羊，但是，如此謹慎小心，還是不成。

阮羊怪笑一聲，長臂一伸就抓住了「太極圈」。

辛勤大吃一驚。

他絕對未低估阮羊，卻沒想到他如此厲害。

辛勤泰然道：「前輩可知我爲何要來取這『太極圈』嗎？任何事總要有個原因吧？」

「是偷，不是取！」

「不，偷此圈的不是我。」他說了黃瓦騙去太極圈的經過，似乎根本不顧女兒的生死而令人扼腕。

阮羊道：「老夫以爲事實不會如此！」

辛勤道：「東西是那兩個年輕人的，自應取回。」

阮羊怪笑一陣，道：「此寶既入我手，再也不會轉手的了，辛勤，我本來當你爲親人，現在你自行了斷吧！」

辛勤道：「阮羊，我想問你件事。」

「你叫我什麼？」

「阮羊！」

「放肆，我乃黃瓦之師。」

「你是她的師父與我何干！況且，看你的行爲，正是所謂有其師必有其徒，你在中國不受歡迎。」

「你自絕還是由老夫動手？」

辛勤道：「有句話我還沒問你。」

「你沒有資格問老夫。」

「阮羊，你要說實話，你不久前爲小女作法『續命』，眞的已爲她續命五年了嗎？你騙不了人的！」

「桀桀……」阮羊怪笑而不答。

「阮羊，你很卑鄙，像黃瓦一樣，就算沁兒只是她的外甥女也算是近親吧！由此推斷，她說已爲沁兒『賒命三年』，只怕也是胡說八道了。」

「關於這件事，老夫沒見到，不便置評！」

辛勤厲聲道：「你是她的師父，自應該知道，連你自己都不具備這等法力，她又如何能成？」

阮羊怪笑中，站了起來。

辛勤退了三步。

他站在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方位上。

阮羊道：「辛勤，我相信黃瓦不會怪我殺了她的丈夫，你也要認命。」左手持「太極圈」，右手就要有所行動。

辛勤提聚了九成五的內力，雙手推出。

這當然就是類似「劈空掌」的力道了。

辛勤的功力，比「九指居士」高明多多。

他和「盤古上人」及「鳳先生」差不多。

這股力量簡直大得驚人。

阮羊自然也知道辛勤是中原數大高手之一，他雖托大，也不敢太輕敵，右掌推出。

兩股洶湧的暗勁一接，反震之力大過兩股力道相接之力的本身。阮羊只退了半步，辛勤退了兩步。

雙方的實力大致已可試出來了。

即使阮羊也用了九成以上的內力，他卻是單掌。

辛勤已有心理準備，絕不作無謂的犧牲。

他能保住不死之身，就等於爲中原保持一份實力。

所以他退到兩步半時，已穿窗而出。

阮羊「桀桀」怪笑，道：「想走嗎？」

掌力一吐，整個窗子連窗框都飛出屋外。

勢道之驚人，眞是無與倫比。

阮羊飛出窗外時，三道凌厲的掌勁由三個角度襲到，他可以猜到這三個人都是什麼人了。

「蓬蓬」聲中，氣流爆開，塵土激濺飛揚。

阮羊只退了一步半。

三個人各退了兩步。

原來三人中除了辛勤，另二人正是小余和辛沁。

他們見辛勤入屋，實在放心不下，又折了回來。

他們看到了窗內的異象。

事實阮羊只是聽到了室外二人弄出的細小聲音，才提高了警覺，而不是室內的辛勤弄出了聲音。

阮羊一出屋，兩小就全力出手。

兩小大駭。

阮羊看看三人，怪笑道：「丫頭，妳也要和太師父作對，沒有掂掂斤兩，估估自己的身價嗎？」

辛沁道：「你是誰的太師父？你是個騙子！」

「我是騙子？」

「當然，你根本就沒有爲人『續命』的法力！」

阮羊道：「對，當今世上，誰也沒有這等法力！」

小余厲聲道：「沒有而說謊，更是卑鄙，黃瓦更不是東西，老賊，你納命來吧！」

小余一上，辛氏父女非立刻配合出手不可。

辛勤已看出，小余的身手本來稍遜辛沁，但自小余這次和鳳先生共處數日，功力大進，已非昔比。

就看剛才接了阮羊一掌，他比辛沁少退了半步即可見一斑。

這種情況是絕對裝假不得的。

這一次三人不和他較內力。

辛氏父女招術相若，小余卻是另外一派。

尤其是小余剛學的，都是鳳先生最近三五年來精研而成的，眞正是功參造化，非比等閒！

阮羊雖厲害，怎奈這三人都算是中原的精英。

老怪雖能立於不敗之地，要勝他們卻也不易。

三十招後，老怪並未沾到便宜。

小余道：「前輩，咱們一定要一鼓作氣把『太極圈』奪回來！」三人趕緊攻擊，狂烈無比。

只不過老怪的底子太厚了，五六十招下來，三人沒有沾到什麼便宜，合力搏擊之下，卻也沒有失

招。

就在這時，又來了兩人。

原來是小毛和秦蝶。

小毛在那「陰陽會」外等得不耐煩，又不敢貿然進去，只好和秦蝶回來看，竟發現辛沁已回，却未通知他。

他本來一肚火，但仔細想想，他和秦蝶在一起，一天要來好幾次，也許辛沁看到他們正在玩得起勁，不便招呼而逕自回到這兒來了。

二人當然也知道這老傢伙是何人，不免震驚於他的功力之深，二人立刻全力出手加入搏殺行動。

阮羊雖是功力高明，力敵這五人也力有未逮。

更重要的是，他已得到了「太極圈」。

有此寶在手，目前實在沒有必要在此和他們糾纏。

阮羊一有退意，辛勤立刻看出。

辛勤道：「大家再接再勵，別讓他跑了。」

阮羊狂笑道：「辛勤，你眞以爲老夫會怕你們嗎？老夫只是不願意用『太極圈』傷你們而已。」

辛勤道：「各位小心『太極圈』！」

阮羊自扁盒中取出「太極圈」時，竟被那「太極圈」的震動力帶了個跟蹌，可見此寶之玄奇。

此圈一出現，衆人也亮出了兵刃。

除了秦蝶用鐝之外，全部用劍。

只不過小毛和老毛一樣，用的是一尺七八寸長的短劍。

阮羊一揮「太極圈」，突然感覺圈上有一股怪力量在這一揮之下，使他的右臂麻酥酥地，竟然脫手而出。

「太極圈」飛出，却把這些人的兵刃震擊出手。

只有辛勤的劍未出手，虎口却差點被震裂。

「太極圈」震飛了四人的兵刃之後飛上天空。

此圈在空中發出龍吟之聲，且閃閃發光。

然後向數十步外草中落去。

所有的人都希望及早發現此寶的降落點。

此刻距「太極圈」的降落點最近的是小余。

他隱隱看到深草中有個女人接了去，還翻了個觔斗。

在深夜中，本來看不清約十來步外那女人是誰。

但是，由於不久之前小余見過這女人，他以爲是她。

另外的一些人當中，辛勤和阮羊二人和這「太極圈」的降落點差不多，阮羊先撲了過去，却未見到那女人。

原因是降落點處地勢低，是個山溝的斜坡。

阮羊像瘋了一樣，撥草尋找。

他估計降落地點不錯，却找不到。

辛氏父女及小毛等也要去找，小余阻止了。

爲何要阻止？大家還都不甚明瞭。

只不過他們都信任小余。

就連辛勤和小余認識不久，也對他有某種程度的瞭解。

阮羊找不到就大肆咆哮，把附近地上的深草都連根拔起，大約有十丈方圓之地光禿禿地一目瞭然。

只不過「太極圈」已經不見了。

阮羊明明看到小余距離落點最近。

只不過小余並未到落地處找尋，別人也沒有。

阮羊以爲有點怪異，故作找尋之狀却突然發難。

這老怪一旦施襲，老實說，場上諸人除了辛勤一人大約勉强可以閃過之外，沒有任何一人能辨得到。

他本想生擒小余。

只不過小余機警閃得快，「刷」地一聲衣袖被抓破，却未被抓牢，小毛倒楣，他是閃不過去的。

他就在小余約三步以外的地方。

能抓住小毛也成。

阮羊看出，他們這些年輕人的情感很好。

衆人大驚，但不敢冒然撲上救人。

阮羊道：「小子，你一定看到『太極圈』下落，飛到何處去了？或者被什麼人偷偷取走溜掉了！」

他是問小余的。

阮羊以爲在當時只有小余能看到一切。

小余道：「你放了他我就告訴你。」

「你說了我就放人！」

「你老怪的信用太差，先放人再說！」

也許是老怪以爲先放了人，如果小余失信，他仍然可以生擒一個小輩的作人質，所以立刻放了小毛，小毛退到小余身邊。

「小子，說！」

小余道：「我不敢說看得很清楚，但在黑夜來說，加上『太極圈』上射出的七彩斑爛光彩，我大致看清了。」

「誰？」

「這是個婦人，似乎……似乎有點像……」

「小子，你少吊胃口！」

小余道：「不是吊胃口，而是

實在也不敢太確定！」

「說呀！到底像誰？」

「只怕說了你們也不信，頗像辛沁。」

「像她？」衆人都以爲小余胡說。

只不過他們立刻就想到那是誰了。

甚至辛勤父女也立刻猜到小余的動機了。

只是小毛和秦蝶二人還沒有想到他這麼說的動機。

當然，辛勤父女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人。

阮羊大聲道：「你是說很像黃瓦？」

小余道：「我是說像辛沁，只不過年紀大得多了。」

這麼說更具有說服力，使人相信必是黃瓦。

阮羊信了。

因爲他相信黃瓦對此寶必然更有興趣，只不過阮羊還不知道此寶是剛自黃瓦處盜來的，所以他連方向也不問，立刻向正南狂馳而去，大袖飄拂，有如飛騰。

因爲東西兩邊地勢高，一目瞭然。

只有南方地勢低，拾到「太極圈」的人可能向南方逃了。

現場上靜了一會，辛沁道：「心齋哥，你眞的……」

小余搖搖頭。

「怎麼？你是胡說的？根本未看到是誰？」

「看到了！」

辛勤道：「看到的不是黃瓦？」

「是的，大叔，原諒我，打算造成他們師徒的誤會！」

辛勤道：「他們師徒不懷好意，罪有應得，不知你看到拾得『太極圈』之人是誰？不便說嗎？」

小余四下看看，然後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

辛勤楞道：「會有這等事？」

小余道：「大叔，我知道您不信。」

「這種事我的確不大相信。」

「大叔，『陰陽會』中石槽內的人到底是死人還是活人？」

辛勤道：「半死半活，也可以說有的已死，有的還算活人。」

小余道：「我們馬上去印証這件事。」

* * *

阮羊狂追六七里，發現一個背影。

這老賊不由大爲興奮，果然被他追上了。

甚至他發現這女人的確有點像女徒黃瓦。

「好啊！妳和爲師的較上勁哩！渾帳的東西！」

追入鎮中，慢了一步，失去了踪影。

只不過他找了不久就被他找到了。

黃瓦在一家清眞館吃牛雜湯。

由於夜深，大館子都已關了門。

阮羊見她叫開了一家客棧的門，他也自側面翻了進去。不久，師徒二人在客房中見了面。

「恩師！」黃瓦大喜，道：「您老人家來了爲什麼不到本會去？近來我才風聞你老人家來了！」

阮羊冷冷地道：「我來了不是擋了妳的路？」

「恩師，您說什麼？」

阮羊道：「妳還要朦騙我？」

黃瓦茫然道：「恩師，我朦騙你什麼哩？」

「『太極圈』呢？」

「『太極圈』？恩師也知此事？」

「妳以爲只有妳一人知道？」

「恩師，別提了，徒兒得到『太極圈』不久，就被人盜走了，依徒兒猜想，八成是辛勤這個負心漢。」

「妳是說多久以前得到了『太極圈』的？」

「大約一個月前左右。」

「何時丢失的？」

「大約三五天前。「太極圈」不見了，辛勤也不見了。」

阮羊回想辛沁去取「太極圈」時，本來小余要去的，後來由辛沁去，八成是回到會中和她父親聯手偸走了「太極圈」，所以辛勤才會在那兒一起出現還和他動過手。

阮羊道：「妳剛才去了何處？」

「徒兒好像在附近見過兩個人，一個人像毛不凡之子毛樂天，另一個女人像太平天國的公主秦蝶。」

「那女人是太平天國的公主？」

「是的，她雖把洪宣嬌本名改爲秦蝶，我還是知道，她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妹妹。」

阮羊一想，這說法十分可能，小毛和秦蝶的確是以後才到的。

黃瓦道：「徒兒以爲，小毛在附近，小余及辛沁也必在附近，但找了很久沒有找到。恩師爲什麼不信徒兒的話？」

阮羊早已看出，她身上沒有「太極圈」，那不是可以藏在身上的小東西。

阮羊道：「可是有人說『太極圈』被妳弄走了？」

「誰說的？」

「余心齋。」

「師父見過他們？」

「是的，就是今天。」阮羊說了一切。

黃瓦大怒道：「這小子分明是嫁禍，甚至使我們師徒因誤會而衝突，這小子居心至毒。」

阮羊道：「他這個謊說得也很絕，不由不信。」

「怎麼？恩師還以爲在我手中？」

阮羊道：「現在爲師相信那東西不在妳的手中。」

「師父，會不會仍在辛勤那些人手中？」

阮羊道：「以當時的情況來說，不大可能。」

「師父，我們去盯上他們，暗中偵察一番。」

「黃瓦，會中眞空，妳放心嗎？」

黃瓦道：「恩師，就是辛勤要造反，他的力量也不夠，我的心腹遍佈每一部門之中，他一有叛意，我馬上就會知道的。」

阮羊道：「妳爲辛沁施行過『賒命大法』？」

「是……是的，師父。」

「妳眞能！」

「師父，我怎麼成？」

「那妳是騙她哩？」

「是的。」

「爲什麼？」

「我恨黃紅。」

「自己的姊妹，爲什麼弄得如此惡劣？」

「那不能怪我。」

* * *

辛氏父女返回「陰陽會」，小余和小毛暗中潛入。

秦蝶留在外面。

他們入會第一要務就是印証一件事。

來到地下窖中，去找一個石槽。

他們要找的石槽中泡着哪一個人？

那是齊琳公主。

在那長草中，接住了「太極圈」的女人頗似齊琳。

誰也沒有看到，只有他看到了。

要不，他也不認識齊琳，或者以前見過，也會記不清了，但最近阮羊還施法引來了齊琳的靈魂。

是不是靈魂？或者是她的屍體？

反正齊琳格格是死了，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們終於找到了齊琳的遺體。

小余駭然發現，齊琳的衣衫款式、花色以及髮型及頭飾等等，完全和那夜被阮羊施法引去時一樣。

到此，小余不信也不成了。

阮羊即使不能「賒命」、「續命」，至少他的邪法能招魂引鬼，來去陰陽，這一點似乎不容置疑。

辛沁道：「哥，是她嗎？」

「是的，一點也不錯，衣衫和髮型都和那夜一模一樣。小毛，偏勞你在她的遺體下找找看。」

小毛摸過，甚至把遺體抱起過，却沒有「太極圈」。

辛勤道：「小子，看錯人了吧！」

小余道：「大叔，我也不敢說鐵定是她，但我以爲不大可能看錯了人。」

原來這兒一些死人或半死人，都是黃瓦或她的心腹弄來的，有時施法，就可以讓他們出去活動。

像少林八大長老之一的性空大師、武當四大護法之一的長春子、終南派副掌門人高雨，以及華山高手裴登。

他們都是半死人，被泡在石槽中，留作製造武林糾紛的籌碼，只要他們互相殘殺，或被派出去作些壞事，這四大門派便變成了衆矢之的了。

正因爲這是黃瓦弄的花梢，辛勤從不過問這些事，也沒到這些地窖中來過，所以不清楚。

小余道：「這就想不通了。」

辛勤道：「這事有點玄了吧！」

辛沁道：「爹，我也以爲心齋可沒有看錯，她會不會把『太極圈』放在別處？」

這句話實使小余的靈感一動，道：「有了，小毛。」

小毛道：「什麼事？」

小毛很不願此時問他有關齊琳公主之事，因爲他和齊琳的事是不正常的交往，爲她搓過背的交情。

小余道：「齊琳格格在郡王府出現過對不？」

小毛吶吶道：「是的。」

小余道：「咱們馬上去郡王府。」

辛沁道：「小毛，齊琳是不是還在別處出現過？」

小毛道：「有，那只是客棧，並不是落脚處。」

於是四人立刻退出「陰陽會」，去了郡王府。

秦蝶也跟了來，道：「小毛，要去何處？」

「大姐先別問。」

「怎麼？還怕我知道？」

「這不是我個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妳要原諒我。」

秦蝶很不高興。

小余却也很佩服小毛，把公事和私事分得很清楚。

小余對辛沁道：「小沁，這是不是也要施點法術。」

「對！但那要看是否要把齊琳格格引出來？」

「妳能把她引出來？」

「可以。」

「假如咱們是純粹來找『太極圈』的呢？」

辛沁道：「如果在郡王府中找不到『太極圈』呢？」

「這……」

「這就是了，如果在郡王府中也找不到『太極圈』，我就要施法引她出來，叫她把『太極圈』取來。」

「眞能做得到？」

「我可以試試看。」

小余却想出了點子，要小毛留在郡王府，也就是齊林格格以前出浴，且要他搓背的大院子中。

小毛說他有點怕了，原因是已知她是死人。

小余道：「小毛，齊琳對你有偏愛，不會難爲你的。」

小毛道：「人鬼打交道，我開了先例。」

小毛還是答應了。

郡王府的主宰是已歿的郡王多昆的姪子多博。他經常不在家，而齊琳格格生前住的院落也繼續空着。

由小余和辛沁把他送入府內，然後二人在此院外隱伏。

三更過後，小毛在外室內聽到了水聲。

那是由浴室中傳來的。

小毛有點毛骨悚然，把燈芯挑大了些。

「小毛……小毛……」一聽就是齊琳的口音。

小毛驚、喜參半。

驚的是人鬼又要見面，喜的是，可能爲好友作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爲小余也好，爲了辛沁也好，他願付出一切。

他怯怯地來到浴室門外。

眞不知道她現在是什麼樣子？是否還和從前一樣？

「進來呀？不要爲我搓背了？」

小毛直覺地感到背上一股涼意向上流竄。

他進入浴室，視野中的景象似乎能一下子擴散心頭的寒意，她蹲在池中，胸部已裸出來。

特大而不鬆垂的雙乳，和即將熟透的桃子一樣。

尖端處還有一抹粉紅色。

小毛呆了一下，這是黃花大閨女才具有的乳頭。

齊琳還是黃花大閨女？

他走近池邊，蹲下來爲她搓背。

背部搓完又搓前面，這次她沒有拒絕。

他的手滿把盈握地捂在雙峯上。

他似乎完全忘了她是淬在石槽中的屍體。

「小毛，你的手。」

「格格，我一時忘情。」

齊琳道：「你我不大可能，倒也不是由於你的出身不好或外表不怎麼英俊，實在是……」

小毛以爲是因爲人天永隔之故。

熱水蒸發出她胴體上的肉香，在燈光下其白如脂如玉。他忽然貼上，啣住了右邊的乳頭。

齊琳笑作一團，道：「小毛，你很會調情。」

小毛此刻不能說話，一旦開口，乳頭就脫落溜出口外了。

他吸吮着，齊琳痙攣成一團。

她雖老了不少了，却眞是個老處女。

小毛一邊吸吮，一邊使他的雙手在她的腰上往下滑，到了大腿根處，就不再下滑了，似想深入不毛之地。

「小毛，不可以……」

「格格……」

「小毛，我挺喜歡你，但不可能。」

「爲什麼？是不是我們在兩個世界中？」

「也不完全爲此。」

「到底爲了什麼？」

「我生前已嫁人，對方對我不忠，所以我也有點走調作爲報復，但如再進一步，就不好！」

小毛道：「我尊重格格。」他的手離開了那部位。

「小毛，你主動找我一定有事。」

「是的，格格。」

「有事就說吧！」

「『太極圈』在格格手中？」

齊琳突然色變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小毛道：「受至友之託，要回原屬於他的東西！」

「這東西是誰的？」

「小余的。」

齊琳道：「東西不在我身邊。」

「格格，還給人家吧！他們急需這東西。」

「這東西對我也重要。」

「對妳？」

「對，由於『太極圈』是無數大儒的精氣所聚，不可勝計的聖賢之書的精英蘊育而成，可以通神。」

「通神又如何？」

「人死不能復生，但我可以憑它而位列仙班。」

「妳是說人死之後有了它可以不經六道輪迴？」

「對了！」

「格格，我那朋友很需要此物，這樣成不成？他用完之後再送給妳，這樣等於一舉兩得。」

齊琳斷然搖頭拒絕了，道：「小毛，我可以在另一方面滿足你，喏！」她連擊三掌，她的貼身侍女梅枝和愛蓮已來到浴室門外。

小毛舊情復熾似地望着二女。

二女向齊琳行禮，然後向小毛招招手。

小毛失了魂似的跟她們來到另一院中。

他欣賞她們的無遮下的胴體。

也觸摸了她們的胴體，一夜纏綿之後，小毛道：「梅枝、愛蓮，妳們一定知道格格手中有個『太極圈』吧？」

二女點點頭。

小毛道：「那東西有什麼用呢？」

二女道：「用處可大了。」

小毛轉彎抹角地道：「那東西放在何處？」

「不知道，反正被格格藏了起來。」

小毛此刻無心和她們鬼混，主要是想套出「太極圈」的藏匿地點。似乎已經失望了，二女也不知道。

目前這兩個少女的狀態稱之爲「離魂」，還不算是死亡。

第二天小毛把一切經過告訴了小余。

小余稟告了辛勤。

辛勤道：「我雖在邪會中這幾年，還沒有和死人打交道。那麼白天齊琳又在何處？是不是又回到『陰陽會』的石槽中去了？」

小余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必須找到「太極圈」，就必須要對付齊琳格格。

可是齊琳是個死了的人，她能在陽間走動，主要是黃瓦的妖術，這種邪術在現實中也能常常見到。

巫術中有一種和逝去的人打交道的媒介人物。

有人稱之爲巫婆，她們似乎先天就具有半陰半陽的通性，有人不信，以爲她們在胡說八道，欺蒙鄉愚。

也有人實地試驗過，似乎不能不信。

例如：某人兒子死了，去找的巫婆在百里之外，根本不識，在她作法之下，那死去的兒子附體，說出的一切完全相符。（附在巫婆身上）。

甚至有些話就是那兒子臨死前發高燒時所說的話，而嗓音也一模一樣，這又如何去否定它？

辛勤道：「既然齊琳的屍體在『陰陽會』中，說不定『太極圈』仍在黃瓦手中，循這條路去找沒錯。」

余心齋道：「大叔的看法八九不離十！」

辛勤道：「還是我回去設法吧！」

辛沁道：「爹，您目前回去也很危險的！」

辛勤道：「我知道，我會小心！」

「女兒和您一道回去。」

「不必！這樣吧！你們在會外守候，如我一天一夜不出去，那就是有了麻煩，你們千萬別入內涉險。」

* * *

毛不凡走調過了火，這老傢伙太荒唐了。

他開起妓院來了。

在他一生，手中的錢隨來隨去，從不積錢。

只不過老了之後，才想到不能不爲自己留點老本。

同時也要爲兒子成家而傳宗接代。

他手中有不少的銀子，就在這大鎮上買下一家妓院。

眞正是越老越沒有出息了。

老賊還眞行，經營得頭頭是道，財源廣進，原因是他有個老相好的，以前在開封妓院中作鴇母。

這天晚上，已經很晚了，院中靜了下來。

毛不凡和他的老相好鴇母紅花在後樓上對酌。

一天當中只有此刻他們才能坐下來談談。

「紅花，生意還不錯。」

「還湊合，不過開銷也大。」

「就算開銷大，還是會有盈錢的。」

「到年底結帳才知道。」

毛不凡也知道，這女人明吃暗吃，必然上下其手。

這種女人那會不弄私房錢？

毛不凡心裡有數，必要時把這老梆子換了，近來有個二十七八歲的姑娘由新野來此，聽說下海才半年。

（未完・十五）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